

国 民 党 残 军 写 真

主命金三角

张伯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生命金兰

张伯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民党残军写照——



国民党残军指挥官张伯金



国民党残军指挥官李尔



国民党残军指挥官李尔



国民党残军指挥官李尔



989698

国民党残军指挥官李尔——美斯乐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亡命金三角：国民党残军写真/张伯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

ISBN 7-5004-2914-2

I. 亡… II. 张…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7336 号

责任编辑 冯 斌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 www.cass.net.cn](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新丰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插 页 2

字 数 345 千字 印 数 1—25 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云南起义之后，蒋介石命汤尧调集川滇余部围攻昆明，昆明陷入战火之中。为了解除卢汉之围，迅速歼灭汤尧率领的国民党最后这支顽敌，陈赓兵团奉命急赴云南。

1950年1月15日，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三十七师打下蒙自，占领机场，切断汤尧空逃台湾的退路。17日，拿下个旧城之后，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18日，汤尧的第二十六军二三七师被歼，19日，第八军三师在红河口被人民解放军堵住，师长田仲达不得不向人民解放军投降。接着，人民解放军又在元江歼灭汤尧的第八军四十二师、四十四师、九十三师，第二十六军的一六一师、一九三师，并活捉汤尧。最后，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渡过元江，迫使教导师和第二十六军一七〇师的李正轩和孙进贤率部投降，云南彻底解放，宣告了蒋介石在大陆的军队全部彻底被消灭。

但是，仍有少数零星残军冲破人民解放军的围剿逃窜国外，进入缅甸境内的金三角地区。他们是李国辉少将团长率领的国民党第八军二三七师七〇九团八百余人；谭忠率领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残部六百余人；蒙宝业率领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前身中国远征军第六军九十三师流落西双版纳的在乡军人二百余人；西双版纳大土司刀栋梁率领的护乡团一百余人；李文焕率领的护乡团二百余人，

For 83.10

总计兵力有两千余人。

这些残军逃入金三角之后，在李国辉的统一领导下，长期盘踞在金三角一带。他们一方面在云南边境从事反共活动；另一方面开始经营鸦片。后来，李弥受蒋介石之命来到金三角，并从台湾空运七百余名骨干充实这支残军，同时在金三角招兵买马，使残军发展到两万余人，这就是世界上臭名昭著号称“三万雄师”的金三角鸦片军阀队伍。1961年，缅甸政府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配合下，对这支靠鸦片为生的残军进行南北夹击，使得残军四处逃亡，蒋介石不得不下令要他们撤回台湾。

可是，以段希文为首的一部分残军拒绝撤台，逃进泰国北部的深山老林里，建立了以美斯乐村为中心的残军基地。多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泰国政府接纳了他们，准许他们加入泰国国籍，残军及其后裔在泰国生根，变成泰籍华人，从而结束了金三角国民党残军的历史。

目 录

第一回 毛泽东挥手西南征剿

蒋介石挣扎左右挨打

1

蒋介石想凭借四川天险与云南组成一个大西南反共阵地，与人民解放军作最后一搏。……李国辉此刻心中甚为不安，他担心万一再打败仗，他的家人、部下会成为丧家之犬。于是打算“退守滇南，必要时退到缅甸……”

第二回 卢汉昆明起义助平戈

李弥公馆就擒玩诡计

18

李弥被带进二楼的小会议室，只见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宪兵西南战区副司令李楚藩、军统昆明站站长沈醉等十几位高级长官全被扣押在

这里。李弥心中暗道：完了，没有一点儿指望了……

第三回 春城解放残军逃蒙自 台北接批败将去海南

35

会议一开始，汤尧便宣读了老蒋对李弥的任职电报，接着他开始训话：“诸位，现在是云南的非常时刻，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为了共商如何扭转云南战局。下面，咱们还是先听听新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李弥将军的意见。”谁知李弥一张嘴却说出……

第四回 李国辉感叹兵败山倒 匪团长施暴百姓遭殃

53

李国辉点了一支烟道：“他奶奶个七孙，我一点儿都不理解，国民党怎么垮得这么快？”

“好……太好了……曲儿美……人更美……”一个少将军官向那姑娘走来。他是出了名的大色狼……

第五回 神兵天降两崖城解放 败将急逃一山口拼杀

70

“报告！急电！”就在此刻，报务主任急急忙忙跑进来对汤尧报告：“在蒙自以东的文山发现共军大

部队!”“什么?……”汤尧吓得急忙站起来抓过电报,“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是不是情报搞错啦?……”

第六回 元江勇夺汤司令被俘

战场私逃邓克保漏网

87

战士们开始打扫战场,搜寻汤尧的下落。在山上的一个破庙里,躲着二三百名残军,人民解放军的枪口对准了他们,“汤尧在吗?”没人答话。“汤尧出来!”只见一个瘦老头儿慢慢地从人群里站了起来……

第七回 李正科官厅衙举白旗

孙进贤无量山交枪械

103

早晨,残军阵地上出现了一个手举白旗的中校军官,他一手举白旗,一手向解放军阵地招手,并喊道:“解放军兄弟——我是奉命谈判的,请不要开枪——”

第八回 退往边界李国辉苦撑

逃入缅甸无娘儿落泪

120

刀栋梁、蒙宝业、叶文强全副武装急急忙忙地赶来,刀栋梁一把拉住李国辉的手道:“总指挥,完啦!完啦!共军已经全部占领了车里,二七八团全团被歼,罗团长被

打死，谍患下落不明……总指挥快撤吧，共军马上就要打到这里。”

第九回 异域逃亡残军遭苦难

绝境求助主子无奈何 136

李国辉一见电台台长面部表情不对，一把夺过电报，只见上面写道：“你部情况已清楚，但是政府无能为力，请你们自谋出路。”李国辉气得把电报撕得粉碎，大吼道：“给我再发，就说如果政府不管我们，我们就投奔共产党去！……”

第十回 小勐棒孤军安营扎寨

大其力缅兵布阵提防 152

大黄牙四十多岁了，也娶了一个十六七岁的黄花闺女。那天，他咧着大嘴，乐呵呵地挽着新媳妇的胳膊来看他的连长。胡大虎一见，指着大黄牙道：“你这个王八羔子，都这么大岁数了，娶一个这么小的漂亮姑娘，你不觉得是作孽吗？”

没过几天，邓克保担心的事就发生了……

第十一回 缅将通滕强迫出国土

侨领襄助力保留缅邦 168

“没什么好解释的！我现在代

表缅甸政府正式通知你们：缅甸国土不可侵犯！限你们十天之内撤出我们的国土！不然，我军将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到时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甘拉少校义正辞严地下了最后通牒。

第十二回 死里逃生残军躲劫难

战场失利缅将暂退却

185

胡大虎来到山崖下的一个天然冲凉处，脱光身子，站在那股水下，任凭山水冲洗。他一边擦身子一边哼唱道：“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十五挂红灯……”“叭——”“叭叭——”……他大叫一声：“不好，缅甸军来啦！”

第十三回 困兽求生死战老缅兵

残军得救立足金三角

201

大黄牙用同样的方式袭击了缅甸军三个军营后，一头钻进他老丈人家中。岳父一见大黄牙带着几个人进来，急忙把他们拉到屋里说：“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到处都是缅甸军，你们还敢下山来？”“奶奶的，他不让我们安生，我们也不让他们痛快！……我非把他们闹得鸡犬不宁！”

第十四回 蒋介石派将直入缅甸

李国辉扩军攻打云南

217

“台湾来电？……他们来电干什么？”李国辉早已对台湾没兴趣了，因此态度十分冷淡。“好消息！”“他们能有什么好消息！奶奶个七孙，咱们是被老蒋抛弃的没娘娃，别指望他们！”“的确是个好消息，总指挥，你听我给你念念电文。”……李国辉听完，激动得热泪盈眶……

第十五回 反攻大陆李弥遭失败

盘踞邻国败将逞威风

233

李弥一接到各处的报告便知不妙，立刻撤回缅甸孟茅，同时传令部队火速后撤。可是，所有的部队全被人民解放军紧紧包围了……李弥电令不惜一切代价撤回缅甸……

第十六回 收复国土缅兵大围剿

保住地盘残军死拼杀

248

“叭叭叭”，三颗信号弹升空，无数的炮弹落入缅军军营之中，缅军军营和山寨竹楼顿时火光四起，浓烟冲天，喊杀声、枪声、炮声、军号声响彻整个山谷。残军突然从苗家山寨北路杀过来……

第十七回 蒋委员长下令撤台湾

李总司令密谋留缅甸

265

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控告台湾入侵缅甸，蒋介石迫于压力决定把残军撤回台湾。李弥极力主张留缅，李国辉却坚决主张撤台，两派争执不休。

第十八回 愚将无能金三角失和

李峰斗气野山谷丢命

281

柳元麟决定先将吕维英治服，宣布撤销吕维英九十三师师长之职。但吕维英一怒之下宣布脱离柳元麟，独自成立“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一军，他自封为军长，盘踞孟养、孟歇等地，与柳元麟分庭抗礼。柳元麟火冒三丈……

柳元麟虽然完成了整编任务，却仍然无法控制全局。此时他又做了一件狠毒的事……

第十九回 柳元麟绝威剪除异己

众头领争权各闹独立

298

“柳总指挥给我有手令，不信你自己看！”张伟成说着，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吕维英接过来一看，只见纸上确为柳元麟的亲笔字：“命令：即刻抓捕吕维英，如吕反抗，就地正法！”吕维英看罢，气得

将纸撕得粉碎，大骂道：“柳元麟，我操你八辈祖宗！……”

第二十回 联欢会狂语反攻大陆

除夕夜惊慌逃命邻国 314

柳元麟不以为然，又继续讲道：“反攻大陆的时刻即将到来，我们将在1961年向大陆发动全面进攻，力争上半年打到昆明，下半年攻到北京……”话还没讲完，四处枪声大作，人们顿时大乱，柳元麟被这突然的变化惊呆了。

第二十一回 柳元麟无奈撤台离缅

张苏泉寻机借尸还魂 323

1961年3月初，台湾当局派出“外交官”，监督柳元麟从老挝撤台。两架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往返于老挝和台湾之间，不到十天，空运任务结束。从此，金三角结束了柳元麟时代。留下的张苏泉为了藏身于金三角，主动投靠坤沙门下……

第二十二回 泰王慈悲暂许留佛地

段孝滑头合谋骗老蒋 339

一年过去了，五军驻地周围的山上罂粟花盛开，香气袭人，段希文在这里又重操旧业，种起了鸦片，办起了海洛因加工厂。五军上

下全军动员，要靠鸦片打一场经济翻身仗。段希文为他的新村取名叫“美斯乐”……

第二十三回 缴军械美斯乐遭突袭

藏武器杨晓刚救大难 356

“稍息——立正——”段希文大吼一声，又向差猜行礼。之后，他解下腰中的佩刀，单腿点地，双手将佩刀举过头顶。在场的官兵，谁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顿时，几千名残军和家属“哗——”地一下全跪在了地上……

第二十四回 当雇佣军接受生死令

换定居权赌命叭当山 371

“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泰国答应给我们上户籍，发身份证，但这是有条件的。只有我们彻底消灭了游击队，才能换来这些。我们这么多年四处流浪，到处挨打，我们的女人和娃娃遭了多少罪？我们再也不愿这样下去了！我们要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她们换来一个生存的地方……”

第二十五回 剿灭游击队立功受奖

定居美斯乐招安泰国 387

叭当山一战只用了五天时间，

段希文获得全胜。可是国民党残军在这一仗中死亡七十多人，伤残三百多人。当残军阵亡将士的尸体抬回莫斯乐和唐窝时，村子里一片嚎啕，其状惨不忍睹……

来说完的话

397

第一回

毛泽东挥手西南征剿 蒋介石挣扎左右挨打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一曲《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北京天安门上空，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推翻了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的统治；她标志着蒋家王朝的覆灭；她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此后，毛泽东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命令：进军大西南，肃清川滇一带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实现解放全中国的宏图大业。

此时的蒋介石只剩下胡宗南、宋希濂、白崇禧、余汉谋四个集团军和四川、云南小股地方部队。并且，还处于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此时的蒋介石心中又恼又怒，又恨又怕。过去，他凭借手下那几百万大军，成日无休止地“清剿共匪”，“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就连日寇侵我中华的最危急时刻，他都不曾停止“剿共”。可是，剿来剿去，“共匪”不但没有被剿灭，反而越剿越多，越来越强大，以致他的几百万大军反被“共匪”消灭得只剩下这几十万残兵败将了。昔日被“清剿”的“共匪”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他的“民国政府”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代替。昔日的“匪”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的主人，而他

这个“民国大总统”却反而成为蒋匪，他哪肯咽下这口气。

俗话说：“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这话一点儿也不错，蒋介石虽然已经感到他必败无疑，但是，他非跳跳墙、咬咬人不可。这就是一个失败者在绝望时的必然表现，这就叫垂死挣扎。

蒋介石想凭借四川自然天险与云南组成一个大西南反共阵地，与解放军拼个鱼死网破，做最后一搏。可是，他的如意算盘只是一场梦。

宋希濂和胡宗南两人，此时如同惊弓之鸟。他们不得不作最后的打算：“退守滇南，必要时，可以退到缅甸。”如果真听了他们的，还真会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解放大西南造成一定的困难，至少会拖延解放大西南的进程。谁知，偏偏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头脑不好使，他坚决反对宋、胡的主张，作出“死守四川，与共军决战”的错误决定。应该说，是蒋介石自己加速了自己灭亡的时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神速，使得蒋介石心惊肉跳。刘邓大军的二野及四野迅速封锁滇缅边境，对蒋家王朝在大陆最后的这些残军实施了战略性的包围，把胡、宋等死死地封锁在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战场。

1949年12月9日下午5时，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下了一道命令：命驻昆各部将领务必在12月9日下午9时前到卢公馆参加军政联席会议。

第八军军长李弥接到命令，便立刻想起蒋介石对他的叮嘱：“卢汉不太可靠，要防止他反叛！”

李弥不敢草率参加会议，为了防止意外，他立刻召集参谋长杨也可，副军长曹天戈、柳元麟，副官邓克保等人在八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八军军长李弥是何许人也？据资料记载：李弥，号炳仁，云南省莲山县太平街人。1902年3月出生，1926年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

生。中等个头，相貌慈和，睿智，粗黑的短眉，眉梢微下垂，笑眼，高鼻梁，额头光亮。在四川赖心辉部任过连、营、团长。1936年李弥在江西熊式辉的三十六军任职时，熊部被陈诚的部队包围，惟李弥以团指导员身份将该团带往赣西北，并致电蒋介石：“我是你的学生，为什么要我们缴械？”此举使他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任命为改编后的第五师副师长。

抗战时期，李弥在武汉保卫战中率部缴获日军枪支三百余支，受到陈诚的嘉奖，升任荣誉第一师师长，不久升为第八军副军长，当时的军长为何绍周。松山战役后，何绍周调任云南警备总司令，李弥接任第八军军长。同时，第八军调属中国远征军长官部指挥，开往云南。该军下辖一六六师、荣一师、一〇三师，全部美式装备，团以上单位设有美军联络官及美军教练。1946年9月调离云南开赴广州，然后乘美军船舰抵达青岛，参加内战。其一六六师四九六团在青岛附近全军覆没。1948年第八军扩编为第十三兵团，李弥任司令，下辖第八军、第九军、第三十六军，参加淮海战役，全军被歼，李弥只身潜逃。李弥先逃到济南，再由青岛逃往上海。到上海后，他收容第十三兵团残军，重组第八军，由曹天戈、柳元麟两个浙江人任副军长，在江西弋阳一带补充兵员。1949年9月，第八军奉命由江西开赴湖南芷江，拟开往重庆，但蒋介石忽然发觉云南不稳，强逼卢汉同意第八军转赴云南。于是第八军由芷江经贵州松桃，四川秀山、黔江、泸州，再进贵州毕节，进入滇东宣威、沾益一带。

经历过战争风雨的李弥大胆而不失谨慎，因此，他对卢汉这次会议十分担忧，便召集四位部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卢汉利用陆军总参谋长汤尧来昆明之际，召开军政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是不是‘鸿门宴’，我心中拿不准，所以，想听听你们四位的意见。”李弥对四位部下道。

参谋长杨也可点了支香烟，吐了一口烟雾慢吞吞地说：“我看这次会议不是个好兆头，卢汉早就有反叛之意，龙云又在香港利用

宣传工具对他步步进逼，万一他利用这次会议把众位高级将领扣押，逼大家跟他反叛，那可就糟透啦。”

“我看卢汉不敢，至少现在他还不敢。”柳元麟道。

“说说理由？”李弥问。

“这不是明摆着吗，卢汉虽是省政府主席、省绥靖公署主任，可是，他手下只有滇军七十四、九十三军，都是云南地方部队，充其量只有三万余兵力。政府军有二十六军，还有咱们八军，加上中央炮校、五个宪兵团近十万大军。难道他卢汉就不想想后果？”柳元麟道。

“话是这么说。不过，卢汉如果真的想反叛，他一定会有对付这十万大军的办法，不然，他决不会轻举妄动。卢汉可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呀！”邓克保插嘴道。

“他有什么屁高招！除非他向共军搬兵。可是，共军的刘、邓大军正在四川对付宋希濂、胡宗南。陈赓又远在广西的南宁对付白崇禧。等共军抽出兵力来昆明救援，恐怕卢汉的尸体早就化为一堆白骨啦。你们说是不是！”柳元麟手挥折扇哈哈大笑道。

参谋长杨也可咳嗽了两声道：“不要忘记，这次会议是把所有的高级将领都集中到昆明，万一这些将领在昆明被扣押，十万大军群龙无首，还有什么战斗力？”

“这次是总参谋长来昆明，如果不去也不好交待呀！”曹天戈说了一句。

“为了防备不测，咱们应该做到有备无患。俗话说‘狡兔三窟’么。会，我还是准时去参加，由副军长柳元麟和副官邓克保陪我同往。为防万一，我走后由副军长曹天戈代替我指挥，部队立刻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如果我真被卢汉扣押，他肯定逼我向你们下达反叛命令，我就用‘李炳仁’这个名字下达命令，那就说明我已失去自由，卢汉已经反叛，你们立刻调动部队进逼昆明，明白吗？”李弥道。

“明白！”四人道。

“好啦！就这么办！柳元麟、邓克保，咱们现在就去昆明！”李弥命令道。

“是！”

李弥与柳元麟、邓克保直奔昆明去了，曹天戈立刻下达命令，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第八军二三七师七〇九团团长江国辉接到战备命令之后，心中很是紧张，尽管他还不知道战备命令是针对谁的，但是，国内战局的急速变化，不得不令这位年轻的少将团长担忧。

李国辉是河南南阳人。1910年8月15日，他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初中毕业后，便从军于第八军何绍周手下，从士兵、班长一步一步地当上少将团长。他是一个性格刚烈的将领，火爆脾气，但却粗中有细，重义气，与他的河南籍老乡军士团结甚密，十几位老乡结拜为把兄弟，是他在军中的支柱和骨干。

李国辉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结发妻子，名叫唐兴凤。唐兴凤虽然天生丽质，却偏爱舞刀弄枪，而且枪法不错。两人十分恩爱，从未红过脸。唐兴凤与李国辉结婚五年，一直没能为李国辉生下一男半女，唐兴凤常为此事伤心掉泪。谁知，三个月前，她突然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使得二人惊喜万分，从此，小家庭又多了一份喜悦和人生的乐趣。

李国辉此刻心中甚为不安，他担心万一再打败仗，他与他的家人、部下会成为丧家之犬，无家可归。于是，他召集副团长张复生、一营营长董亨恒、二营营长洪彬、三营营长陈良、四营营长刘飞、副官沙松和警卫连连长唐兴伍开会。这五位不但是他的忠实部下，而且还是他的铁哥们儿，唐兴伍还是他妻子唐兴凤的弟弟。

众人聚集在团部一间临时会议室中，还没等正式开会，人们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听说卢汉要叛变？”刘飞道。

“何止他一个！”洪彬说。

“据说白崇禧已被陈赓赶到了海南岛。”陈良说。

“看来，总统真要退到台湾去啦！”董亨恒说。

“要是卢汉反叛，咱们就没地方去啦！”

“……”

李国辉用手敲了敲桌子，大家都静了下来。他说：“弟兄们，咱们都是生死与共的铁哥们儿，又是同一条战壕中爬出来的残兵败将，说句实话，国内的战局大家十分清楚，我军的惨败是无法挽回啦。刚才我又接到军部命令，全军立刻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一举动，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卢汉反叛。万一卢汉真的反叛，云南的局势将会如何？我想大家都会很清楚。所以，我请大家来商议一下，咱们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一旦卢汉反叛成功，共军进入云南，咱们怎么办？”

“大哥，你说咋办就咋办，怎么都中，我听你的。”三营营长陈良道。

“放狗臭屁！要是那样我还用得着让你们说。”李国辉不高兴地说。

“大哥，我有个主意，不知该讲不该讲。”二营营长洪彬道。

“有话就说。”李国辉道。

“如果卢汉反叛，咱们就学卢汉！”洪彬道。

“放屁！”李国辉一听勃然大怒。

“我说洪彬三哥，你还真能想得出来，什么点子不好，可你却只想到一个反叛，亏得你还是一位堂堂的国军中校营长。”唐兴伍道。

“大哥，难道你还看不到吗？自1946年7月内战全面开始以来，国民政府共投入四百三十万人的大军与共军作战，而且，又有装备精良的海军、空军，其中有四十五个师为全美式机械装备。共军参战人数只有一百二十万。可是，经过三年的争夺战之后，形势急剧变化，国军一败涂地，整个中国基本上都被共军占领，只剩下四川和咱们云南这点残兵败将。如果卢汉反叛，又会导致不少残军学着

卢汉的样子反叛投降中共，我们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共军在中国大陆已经代替了国民政府。我们现在已经成为真正的国民党残匪，试问，再与中共顽抗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够啦！”李国辉大吼一声，止住了二营营长洪彬滔滔不绝的话。

“大哥，请你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只有这条活路啦！”二营营长洪彬依旧争辩道。

“啪！”李国辉冲到洪彬面前，使劲抽了他一个大嘴巴。骂道：“我看你个七孙还敢胡说八道！”

“大哥！”洪彬“扑通”跪下，大哭道：“大哥，我们都是生死与共的把兄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就这样一个个地去送死！”

“怎么？你害怕啦？”李国辉抓住洪彬的衣领，把洪彬提起来问。

“不！我洪彬什么时候装过熊，大哥，咱们都死了有什么要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可是，咱们都是拖妻带子啊！咱们都死光了，她们怎么活啊！大哥！”洪彬道。

“大哥，我看洪彬三哥说得在理，咱们不能不考虑后路，万一有个好歹，我们的家属怎么办？”唐兴伍也被洪彬的话深深打动了。

“投降共匪，谁要是再提我就毙了谁！你们知道，咱们亲手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共产党同咱们有血海深仇。退一万步说，就是中共能放过咱们，那些穷光蛋能放过咱们吗？洪彬，你有这个想法大哥不怪你，可是，咱们决不能投降共军，那是白白送死。好了，咱们还是另想个办法吧。”李国辉道。

“我来讲两句。洪彬的主意不能用，咱们只好走另一条路，万一卢汉反叛成功，我们失利，咱们的部队只有南撤。也就是说，撤到云南边境的车里（西双版纳）。如果这个主意可行，咱们现在就得派出一支小部队，先把家属送走，免得打起来之后来不及。”副团长张复生道。

“车里可是个世外桃源，在抗日战争时，那里曾是咱们的老窝。”副官沙松赞同道。

“我赞同!”

“我同意!”

“我看可以!”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这倒是个好主意，万一共军打到车里，我们就退入缅甸。”李国辉道。

“我也同意这个办法，不过，这也是一个下策!”洪彬说。

“我还告诉大家，如果真的打起来，不管什么时候，能打则打，不能打则退，万不可硬拼。请记住，保住我们手中的实力，只要保住实力，咱们到哪儿都不怕，明白吗?”李国辉道。

“明白!”众人说。

“好!就这样决定。唐兴伍!”李国辉道。

“有!”

“你从警卫连中抽调三十五名精兵，由你带领保护家属向车里转移!让副连长孙杰暂代你的职务。”李国辉命令道。

“是!”

“不!团长，让唐连长多带几个人，把咱们队伍中最年轻和最精干的入选出百十个保护家属安全转移。万一我团垮了，这一百多人的精良小分队便是咱们今后的本钱。”副团长张复生道。

“想得周到，这样，每个营选出三十名最优秀的，并且，装备齐全，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唐兴伍任连长，即刻护送家属出发!”李国辉道。

“是!”

众人走后，李国辉留下唐兴伍，对他又吩咐道：“兴伍，你姐姐是我心中的神，没有她，我活着就如同个死人，这次派你护送家属撤退，就是让你好好地保护你姐姐，把她交给你，我是最放心不过的啦。”

“姐夫，放心吧!只要有我在，姐姐绝对安全。”唐兴伍道。

“好，我这就放心啦，不过，你要特别小心，你姐姐已经怀孕

三个多月了，千万别把我儿子弄丢啦！”李国辉拍着唐兴伍的肩头笑着说。

“姐夫，你就一百个放心吧。”

“好！我把全团十几位家属都交给你啦。你到车里，找当地宣慰使刀栋材，他是那里的最高傣家首领，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会帮助你的。”

“我知道啦。”

“这一百五十人的武装可是咱团的宝贵财富，你要好好地把他们带好。”

“我明白。”

“车里还有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他是二战退役的老军人，名叫叶文强。此人又是车里二战退役军人的总代表，在当地很有威望，你去拜访一下，请他多多照顾咱们的家属。”

“是！”

“你转告叶文强，让他把车里二战退役军人都组织起来，防止共军打到那里，等我们撤到车里，可以联手共同抵抗共军。”

“我一定照办。”

“好了，你去准备吧。等我到了车里，为你挑一位傣家姑娘，你岁数不小了，也该成个家啦。”

“我不要，我只想好好照顾你和姐姐。”

“傻小子，我和你姐姐能跟你一辈子？好了，去吧，我要去见你姐姐啦！”李国辉说罢，又在唐兴伍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李国辉与唐兴伍分手之后，便回到他临时的家中。

唐兴凤二十八岁，比李国辉小了十一岁，长得娇小玲珑，风流俏丽，穿衣打扮干净利落。她性情机敏，慧心多识，胆略才智超凡脱俗，而且又能吟诗作画，虽不能与名家相比，却也算得上秀外慧中了。

她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爷爷曾是清末宫内大臣，孙中山革命成功，她爷爷便携带家眷归隐故里湖南武岗。父亲唐士其又是国民

政府军第十六兵团的一位师长。1945年4月中旬，在湘西会战时的武岗激战中，唐士其死于日军的炮弹。日军对武岗城内的人民群众进行了两天两夜的大屠杀，城中火光冲天，街头血流成河。唐家除了她与弟弟唐兴伍侥幸逃脱之外，其他人全部葬身于这场浩劫之中。唐兴凤带着弟弟逃出武岗城池，被当时第八军营长李国辉救下，于是，她就嫁给了李国辉为妻，当时的唐兴凤只有22岁。

唐兴凤不同于一般女性，她平日喜欢穿一身军装马靴，仿男人行止，常常带着卫兵逐奇猎异，行为不拘小节，性格奔放。加上她谈吐风趣，使她格外脱俗，具有特殊风韵。李国辉恰恰就是喜欢她这些。

李国辉急急忙忙地回到自己的家，举目一看，却没有唐兴凤的人影，他正要出去寻找，突然间感到背后有一个硬东西顶住他的腰部，只听有人说：“你的不许动，我是皇军大大的。”

李国辉知道是妻子在恶作剧，于是，故意对唐兴凤道：“嗨！花姑娘的大大的好，我的投降。”他说着猛一回身抱住唐兴凤，唐兴凤也两手抱住李国辉的脖子哈哈大笑起来。李国辉将唐兴凤放在床上道：“花姑娘，我的要亲亲你的。”他说着，紧紧地搂住唐兴凤，两人一阵狂吻之后，李国辉伸手摸了摸唐兴凤的肚子道：“我儿子怎么长得这么慢，这肚子老不见大。”

“傻大兵，才三个月，你急什么？”

“我想知道儿子长得是个什么样子。”

“我知道。”

“什么样子？”

“像个兔娃子！”

“你是老母兔子！”

“你说正经的，等儿子长大，你想让他干什么？”

“你说呢？”李国辉反问道。

“你先说。”

“你先说。”

“不嘛，我就是要先说。”

“好吧，我先说就先说，我想让儿子将来跟我一样，当一名国军将领。”

“没出息！”

“怎么，当一名国军将领有啥不好！”

“当个少将团长有啥稀奇，还不是让共军打得到处乱跑。”

“那你想叫他干什么？”

“你猜猜看。”

“你想让他当个大老板？”

“不是。”

“那就是让他当个科学家。”

“不对！”

“医生！”

“不对么。”

“我猜不到。”

“你真笨。”

“那你说让他干什么？”

“我要他将来当总统。”

“哎呀，我的娘唉，你千万别乱说，让人家听见了要掉头的。”李国辉吓得急忙捂住唐兴凤的嘴。

唐兴凤拿掉李国辉的手道：“有啥可怕的，到了这个份儿上，咱们的蒋总统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丢下你们这些残兵败将成日挨打，还要高喊什么‘灭共’、‘保卫国民政府’、‘收复失地’，有什么用？要这样的总统干什么？还不如让咱儿子当，省得成日听别人瞎指挥！”

“我的姑奶奶，你小声点好不好。”

“国辉，说句实话，你看国民政府还有救吗？”

“我明白你的话，可是，咱们有什么办法，只能走一步说一步啦。今天我又接到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可能是防止卢汉反

叛。”李国辉道。

“你说卢汉会反叛吗？”

“这很难说，不过，很多迹象表明，卢汉很可能反叛。”

“如果卢汉真的反叛，后果将会怎样，你想过没有？”

“怎么没有想过，刚才我已经与几位弟兄共同商议过此事，决定先把你们家属撤到车里，作最坏的打算。”

“撤到车里，要是共军打到车里，我们还向哪里撤？老挝？缅甸？泰国？”

“谁还能去想那么多，只有再作打算啦！”

“也好！奶奶个熊，咱们实在走投无路，干脆上山当土匪去，谁也别想再管咱们。”

“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我已经让兴伍去准备了。我给他一百五十人的精锐小分队保护你们去车里，马上就走。”

“好吧，我看也只有如此啦！不过我得提醒你，与卢汉打起来之后，你可要多长几个心眼，现在谁的兵多谁就是王，只要咱们的兵在，就会有活路。”

“我明白。”

“……”

再说那卢汉，他真的要起义反叛蒋介石吗？

是的，李弥并没有猜错，卢汉真要起义。

卢汉起义，应该说是蒋介石逼的，是他自己把卢汉逼到了他的对立面。卢汉为什么要反叛老蒋，这还得从龙云事件说起。

抗战中期，云南省在中国的战略地位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工业、农业、矿业上讲，云南省已经成为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重要基地。更重要的是，云南又是国民政府重要的对外门户。当时国际援助物资的输入全靠滇缅公路这条通道。因此，蒋介石对云南的控制也越来越紧，这就引起了“云南王”龙云的不满。

龙云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加强了对云南经济的控制，他自印

新钞，对抗蒋介石的经济掠夺，使得蒋介石大为恼火。

龙云一直反对国民政府军进入云南省，可是老蒋却不断地把正规军开往云南。这也使得龙云十分担心，他私自扩编了滇军七个师，这就是滇军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师，龙云自任总司令。让他的亲信龙绳武、龙绳祖、卢俊泉、潘朔端等任各师师长。使老蒋最不能容忍的是，他私自扣押美国援华军用物资来装备这七个师。同时，他还向老蒋提出：“不准中央宪兵在郊区驻扎和执行任务”、“中央部队调动不能经过和驻扎市区”等等。

另一方面，龙云保护反蒋人士，凡是反蒋的政治、军事人物，只要逃到他那里，龙云便加以保护，昆明一时成为反蒋人士的避难所，把蒋介石气得大骂龙云是“共产党”。

1945年7月中旬，也就是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夕，蒋介石终于下决心解决云南问题。他先调重庆的杜聿明去昆明布防。乘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调滇军主力卢汉的部队到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同时，他又调动他的嫡系第五军、第二〇七师进驻昆明，占领了昆明的军事要地。到了10月2日，解决昆明的全部部署完成，蒋介石召集行政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长陈诚、国民党中央常委李宗黄、第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关麟征等要员开会，宣布正式改组云南省政府方案：

“一、政治改组：免除龙云云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免除陆崇仁省民政厅厅长职务并所兼各职；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李宗黄为民政厅厅长。在卢汉未到职前，由李宗黄代主席。

二、军事改组：免除李济琛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特任龙云为该院院长之职。昆明委员长行营、昆明警备司令部、昆明宪兵司令部一律撤销。昆明行营主任、陆军副总司令、云南省军管区司令龙云，即免除其所兼各职。

三、昆明行辕原独立旅、炮兵团、高炮大队、交通兵大队、宪兵等，皆归昆明防守司令部指挥。云南各机场，统由昆明防守司令

部派队接防。”

同一天，杜聿明在昆明召开军事会议，宣布了蒋介石这一命令。第二天凌晨，龙云便带领他的少量嫡系部队，在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与杜聿明的部队交了火，到了4日，李宗黄与胡英上山劝说龙云，龙云见大势已去，也只好借此罢手。从此，龙云结束了他对云南十八年的统治。

卢汉回到昆明接替了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卢汉与龙云都是彝族人，又是至亲，他们都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窗，两人素来感情甚密，有着胜似骨肉同胞的友谊。龙云的失势，使卢汉十分不满，但是，他又不得不摆出十分镇静的神态。

卢汉决定起义，有他的主观因素，也有他的客观原因。他本来就对老蒋整垮龙云大为不满，再者，老蒋用他，又把他监控起来，这也使卢汉十分恼怒。但是，这些都不是关键因素。卢汉反叛老蒋的主要原因是他在政治上的敏感。三年的国内战争使得老蒋一败涂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成为现实。跟着老蒋与中共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共又派出可靠人员秘密接触卢汉，传达中共希望他起义，站到中共这一边来的诚意，卢汉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作出了一个聪明的选择，决定反叛老蒋，武装起义。

卢汉心很细，为了起义能够圆满成功，他严格保密，暗地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壮大反蒋声势，他派出卓立秘密到达四川，暗中与当时任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的刘文辉、四川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川陕边防军总司令潘文华进行磋商，商量共同起义反蒋。

当时的卢汉虽是省政府主席、省绥靖公署主任，但兵力却非常单薄，只有滇军七十四军、九十三军听他指挥。如果草率起义，必然遭到多出他兵力三倍以上的围攻。而人民解放军当时又远离昆明，无法立刻支援。

卢汉派出宋一痕秘密去北平（北京）向中共中央请示起义的事

宜，当时周恩来对云南起义十分重视，指示卢汉，在人民解放军还不能直接援助的情况下，不能草率起义，以免给云南起义军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到了12月初，卢汉认为起义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决定利用陆军总参谋长汤尧来昆明之际，想把驻守在昆明左右的各部将领控制起来，逼迫他们举兵起义反蒋。

应该说，陆军总参谋长汤尧最精明，也最幸运。12月8日傍晚天刚黑，他正在卢汉为他安排的住处看报纸，卢汉手下一位不知姓名的副官进来，对他道：“参谋长真有诸葛军师之才呀！”

汤尧听了放下手中的报纸微微一笑道：“我一个堂堂的陆军总参谋长，得到你一个小小的少校副官夸奖，不知此时此刻你是何意？”

“当年司马懿大军二十万威逼阳平城，诸葛亮兵少城空，眼看难逃被擒之祸，可是诸葛先生却城门大开，独坐城楼操琴不乱，吓跑了二十万大军，成为千古佳话。想必总参谋长也知道这个故事吧？”

“当然知道。”

“今天天气闷热，看来一场暴雨不是今夜便在明早，参谋长却心静安详看报养性，部下实在是佩服之至啊！”那位副官说罢转身便走。

汤尧一听，吓得毛骨悚然。心中暗道不好！卢汉要谋反，我怎么能在坐以待毙。于是，他急急忙忙从省政府大楼出来，要了一辆小车，直奔郊区机场，乘上自己的专机，直飞成都去见老蒋。

汤尧见到蒋介石，把那位副官的原话向老蒋说了一遍，老蒋听了之后，半晌没有说话。他心里也十分清楚，万一卢汉反叛，那就意味着他在大陆的最后一块落脚之地丢掉了。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卢汉真要反叛，他又能把卢汉怎么样呢。爹死娘改嫁，有什么办法。再说，他不希望这是个事实，在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卢汉反叛之前，他还不能做出任何行动，如果立刻下令围攻昆明，

那不是等于逼卢汉反叛吗？老蒋头上冒出几粒豆大的汗珠。

“校长，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不然，可就来不及啦！”汤尧心急如焚地道。

“时间不早了，你也累了，先去休息吧，让我考虑一下再说。”老蒋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对汤尧道。

汤尧走后，蒋介石心情十分沉重，他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扶着椅子勉强站起来，望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心如刀绞，这么大一个中国，仅仅只有三年时间，由姓“蒋”改为姓“共”，他怎么也不甘心。他感到这个变化实在太快，快得使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进入11月之后，他在军事上一败涂地，中共的第二野战军三兵团与第四野的一半兵力，沿川鄂、川湘公路西攻宋希濂部。宋希濂就那么不经打，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兵团司令钟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活捉。中共第二野战军五兵团一路攻下黔西、大定、毕节，堵住了驻川康部队撤退云南的后路。为了扭转战局，他不得不来重庆亲自收拾残局。14日他来到重庆，才知道四川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糟。他知道，要稳住四川，必须先解川东之危。于是，他一面召集王陵基、顾祝同等人了解军情，一方面又命令宋希濂向涪陵转移。同时，命令罗广文的第十五兵团在綦江、南川布防，阻止共军西进。谁知，23日，罗广文部与共军激战于冷水场、水江石一线，经四天四夜苦战，罗广文部又是一败涂地，被逼退到木洞场一带，立足未稳便被共军围住全部歼灭，只有罗文广只身逃回重庆。接着，南川、惠民失守，29日，人民解放军直逼重庆郊区。他吓得魂不附体，立刻乘飞机离开重庆来到成都。他刚走，人民解放军就攻下重庆，宣布重庆解放。他丢了重庆，又立刻布防成都，想阻击人民解放军进入成都，计划集中二十六军在自流井与内江一线阻击中共向乐山方面进军。并且，准备重新全面部署川中作战计划，在成都与中共决一死战。可是，还没等他来得及部署这一计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三兵团和四野的一部分兵力，分别沿成渝公路、绵璧公路向西大举进攻。12月1日至5日，璧山、永川、荣昌等地

解放。接着，内江、资阳、遂宁等地也相继解放。与此同时，他连续接到贵阳、赤水、合江、泸州、宜宾、自贡、荣县失守的报告。他的二十七、四十四军被人民解放军打得四处逃散，胡宗南四面受敌，其部下裴昌会的第七兵团和李振的十八兵团纷纷起义。顷刻间，胡宗南三十万大军所剩无几。

蒋介石面对这种局面，不由得潸然泪下，他叹道：“天要灭我！”

“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多少也得睡一会儿。”这时，儿子蒋经国进来对他道。

“唉！这个时候我怎么能睡得着呀！经国，你来得正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蒋介石擦了擦眼睛道。

“有什么事，请爸爸吩咐。”

“我问你，万一云南卢汉反叛会是什么后果？”

“这……”

“不要有顾虑，怎么想就怎么说。”

“如果卢汉反叛，后果对我们很不利，我们将会失去大陆的最后一个反共基地，也就是说，我们彻底输给了中共！”

“说什么我也要保住云南，卢汉手下兵力不多，驻云南的八军和二十六军决不会让卢汉得逞。”蒋介石气得大声说道。

“可是，卢汉既然公开反叛，他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再说，中共也决不会袖手旁观。”

“中共的部队进入昆明需要一定的时间，只要八军、二十六军忠于我，卢汉的反叛就是自取灭亡。我相信，我不会这么快就完了！”蒋介石说罢，一挥拳头，向地图上的昆明猛地砸去。

“爸爸，事情还没到这个地步，我们只是猜测，我想，卢汉不会反叛，至少现在还不会。”

“娘希匹，树倒猢猻散，老子白养了这些败家子儿！”老蒋怒气冲冲地道。

第二回

卢汉昆明起义动干戈 李弥公馆就擒玩诡计

12月9日下午8时55分，李弥乘坐的军用吉普车到达昆明五华山，直奔省政府大院。

吉普车在大院里停了下来，邓克保立刻跳下车，把后面的车门打开，李弥慢慢腾腾地从车中钻了出来。还没等他抬起头来，突然发现冲过来一队荷枪实弹的滇军士兵，这些士兵个个杀气腾腾虎眼圆睁，一下子就把枪口对准了他与他的部下。

李弥不由得全身打了个寒战，他顿时感到情况不妙。他强作镇定，在心中对自己道：李弥啊李弥，你可要沉住气，淮海大战全军覆没我都逃出来了，千万小心别把脑袋丢在这个地方。

李弥毕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立刻恢复了平静，装出无事一般，拍拍身上的灰尘，又理了一下军容，对那些士兵微微一笑道：“怎么，卢主席今天这么客气，使用这种方式来迎接我李某人。”

“对不起，李军长，我奉命来迎候你，请你跟我走吧！”一位滇军中尉军官向他行礼道。

“好吧！请前面带路！”李弥道。

“对不起，上面有命令，请交出所有的武器！”那位滇军中

尉说。

“不得无礼，我们是奉命参加军政联席会议的！”柳元麟上前道。

“我们只是奉命，请不要为难我们！”滇军中尉说。

“好吧，执行命令！”此时此刻，李弥心中十分清楚，反抗是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他取下身上的小手枪递给那位滇军中尉。接着，柳元麟、邓克保和驾驶员都交出了武器。

“按照上面的命令，只准李军长一人进入省政府大楼开会，其余的人去另一个地方。”滇军中尉又道。

“你们搞什么名堂？”柳元麟大吼道。

“执行命令！”李弥知道，反抗没用，他对手下一挥手道。

柳元麟和邓克保被带到另一个地方，李弥被带进省政府大楼二楼的小会议室中，他一进门，只见国民党西南长官张群、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宪兵西南区副司令李楚藩、军统昆明站站长沈醉等十几位高级军政长官一个也不少，全被扣押在这里。李弥心中暗道：完了，没有一点儿指望了。此时此刻，他反而佩服卢汉如此精明，一夜之间，把整个云南的军政大员全部软禁在一起。这不能不说卢汉有些本事。本来，他感到十分恐惧，可是，当他看到大家都和他一样上了卢汉的当，倒觉得没什么可怕、可气、可后悔的了。当大家向他投来各种表情的目光时，他又感到可笑，看来，西南军政界不只他一个笨蛋。于是，他一抱拳对众位微笑道：“诸位长官，小弟来迟一步，请各位久等啦！”

“李军长，这个时候你还有心开玩笑！”余程万道。

“这是什么时候？大家不都是应邀来开军政联席会议吗？有什么不开心。”李弥无所谓地道。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你看这像开会吗？”李楚藩没好气地说。

“有什么不像？大家不是都到齐了吗？”李弥笑嘻嘻地走到余程万身边坐下来，接着说：“余军长，不知道今天开会是什么内容，

是不是卢主席要犒赏我们这些中央军？”

“李弥！闭上你的狗嘴好不好，你不说话谁也不会把你当成哑巴！”张群生气地骂李弥道。

要是在平时，李弥会一个立正向张群说个“是！”可是今天，李弥并不怕张群。他对张群道：“哟呵，对不起，我没看见咱们的最高长官张长官也到了，兄弟失礼了！”李弥说着，就地给张群行了个军礼。

张群被李弥气得鼻子都歪了，他一转脸，再也不理李弥了。

“卢主席到——”

突然，走廊里传来一声吆喝，众人一听，急忙站了起来，等待这位将要决定他们命运的重要人物。

卢汉在几位全副武装的滇军警卫保护下，来到这个小会议厅中，顿时，屋中鸦雀无声，静得令人可怕。

卢汉向众位军政长官看了一眼。

此时，人们从卢汉那铁青的脸上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个个心里都十分紧张，就连张群也不由自主地全身打颤。他们好像一批被押进法庭的罪犯，等待法官对他们的判决。

卢汉大声说道：“我向全国宣布：从现在起，云南滇军脱离蒋介石的领导，正式武装起义，归顺中国共产党，你们这些人已被正式扣押！”

屋里的人好像早就预料到了，谁也不敢说一句话。

“诸位，国内的局势想必大家都很清楚，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之后，错误地认为他兵多将广，挑起内战，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屠杀自己的同胞，逼迫中共和全国人民一同拿起武器奋勇抵抗。我们有多少同胞死于这场不该发生的国内战争啊！经过三年的较量，蒋介石已经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中共在这场战争中越战越强。三年时间，也就是这短短的三年，中共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基本上解放了整个中国，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彻

底完蛋了。诸位，请你们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中共能够战胜强大的蒋介石国民党？为什么蒋介石垮得如此狼狈，而且，又如此之快？不是因为别的，那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是非正义的，不得人心。中国共产党的反击才是正义的，所以，他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他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这场三年的国内战争是一场正义和非正义的较量，当然，非正义的一定会输给正义的，这场战争就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死心塌地地跟着蒋介石与人民为敌、与中共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只有武装起义，投靠中共，与全国人民站在一块儿，这才是我们的惟一出路。大家应该认识到，也必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我们真正的政府；只有毛泽东才是我们真正的领袖。在座的各位军政长官，你们都是我们云南的高级将领，又是我多年的长官、同事、朋友，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不希望你们走错路，你们要清醒一下头脑，认清大局，起来与我一同起义，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共同推翻蒋介石的最后统治。请诸位放心，我卢某人并没有什么恶意，更不会加害大家，只要你们与我一同起义，我保证，中共对你们的过去会既往不咎。当然，如果有人死心塌地的去反共到底，与中共为敌，与人民为敌，坚持走死亡道路，那么，我也只好把他当敌人。我希望诸位不要逼我，我给大家三天的考虑时间，何去何从你们自己选择。”

“卢主席，如果我反对你背叛校长，你将如何处置我？”张群终于鼓起勇气，向卢汉问道。

“很简单，我会把你押送北京交给中共，至于新政府怎么处置你，那是人民政府的事，与我卢汉无关。”卢汉毫不客气地道。

“看来我们只有跟你一同反叛啦！”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道。

“你们只有两条路，一是弃暗投明，命令你们的部队与我一同起义；二是顽抗到底，那么，我只好把你们当成阶下囚。好啦，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吧，想好之后，随时随地来见我，我就在这二楼的办公室里耐心等待诸位的选择。”卢汉说完，便离开众人，回他的

办公室去了。

这一夜是卢汉一生中最忙的一夜；这一天也是他一生中最兴奋的一天。

他回到办公室刚坐下，五华山值日营营长徐振芳进来问：“报告主席，今天升不升旗？”

“升！”卢汉道。

“升什么旗？”

“当然是五星红旗！”卢汉哈哈大笑道。

“是！”

五华山下的省政府门前，警卫营全体官兵与军乐队列队完毕，8时整，卢汉亲自走下省政府办公大楼，与警卫营营长徐振芳一人拉一条绳，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将昆明第一面五星红旗高高升起。

卢汉升完国旗，接着命令宋一痕给设在香港的联络处发急电，告诉他们昆明在12月9日正式起义。

接着，他又下令用预约的密码向西康的刘文辉、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发电告云南正式起义。同时，向云南省全体军民通电起义。

张群半卧在会议室的沙发上，他紧锁双眉，陷入了幽梦般的回忆。

12月7日，他受蒋介石的委托到了昆明，与他同来昆明的还有秘书周君亮等五人。

当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一生与蒋介石感情甚笃，这一点，连老蒋也承认。老蒋在台湾一次会见张学良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学良啊，你知道吗？我这一生中有四位姓张的好朋友：第一位是张大千，可惜呀，他去了西方国家，现在也不理我啦；第二个是你张学良，在西安你搞兵变，一下子就把我半壁江山让给了共产党；第三位是张治中，我让他去北平谈判，他却投靠了中共；第四位就是张群，昆明反叛被扣押，还好，卢汉还有点交情，又把他放回了台

湾。”从这几句话中不难看出，张群与老蒋的关系非同一般。

张群早年东渡日本，在东京振武学堂求学时与蒋介石相识，他们成为同窗好友，从此结下生死之交。1919年时，孙中山命蒋介石赴四川任警察厅厅长，可四川军阀熊克武拒不接受，蒋介石进退维谷。那是老蒋很困难的时候，张群知道后，立即给他送去六百大洋、二斤银耳和其他一些急需的生活用品，使得老蒋很受感动。

张群与卢汉的私人关系也亲如同胞。此次来昆明的主要任务是受老蒋之托，说服卢汉同意把国民党一系列重要机构搬到昆明来，为“国民政府”迁移昆明做准备。可是，张群一开口，卢汉就以“云南穷乡僻壤，元气未复，民心浮动，再来机构不是上策……”等等理由断然拒绝。令张群无可奈何，只有打电话向成都的老蒋汇报。老蒋听了之后对张群说：“你明天带着龙泽汇到成都来，当面说说云南的事。”龙泽汇是云南昭通人，与卢汉、龙云都是彝族老乡，是国民党第九十三军中将军长。龙泽汇虽是老蒋信得过的人，可是，他更是卢汉的亲信。卢汉很高兴，他又建议让余程万和李弥同去。卢汉让余程万和李弥去成都是想把这三个军长打发走，给他起义留个方便。

12月8日，张群带着九十五军军长龙泽汇、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八军军长李弥来到成都见老蒋。

老蒋见到他们四人的第一句话是：“卢汉的病好了没有？”卢汉这段时间常常装病。不过，他在这个时候戒鸦片是真的。卢汉知道，共产党人是不准吸鸦片的，所以，在起义之前，他戒了鸦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卢汉起义的决心之大。

龙泽汇急忙回答道：“好多了，戒烟之事，主要是看毅力，谢谢总裁对卢主席的关心。”

谁知，此时老蒋猛将话头一转，向龙泽汇问道：“如果共军窜到云南，卢主席会怎么办？”

“遵照校长指示，把云南变成坚实的反共基地，积极防御，尽

力抵抗！”龙泽汇早有思想准备，他立刻回答道。

“要是抵抗不住呢？”老蒋又问。

“向滇西撤退到大理一带。”

“谁说向滇西撤？现在政府是非常时期，需要你们为国效力。”

“我们现在有困难呀。”

“有什么困难？”

“武器不足、没有军饷、汽油无来源，不信你问问他们俩。”龙泽汇把目光投向余程万和李弥，余程万和李弥都说是这样。

“这算什么，我给你们全部解决，我马上命令给你们送去。”老蒋一口答应。

“那我们就可以与共军血战到底啦！”龙泽汇道。

接着，老蒋又像作报告一样，给他们讲了全球反共的大好形势，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以及美国的对华态度等等。

中午，老蒋陪他们共进午餐，胡宗南、俞济时、盛文作陪。

张群等人在当天下午回到昆明，杨适生代表卢汉去机场迎接张群等人。张群由杨适生陪同去了昆明卢汉的新公馆。三位军长各走各的路。到了晚上6时，杨适生和杨文青约刚从香港回来的林南园陪张群吃晚饭，张群突然接到蒋介石从成都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老蒋告诉张群，卢汉有反叛行动。这个消息虽然使得张群大为吃惊，但他依然半信半疑。不过，事实上，他似乎已经觉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张群想到这些，不禁叹道：“大势已去矣！”

龙泽汇是这次起义的主谋之一，他从机场回来直接去了卢汉那里，卢汉一见到他便问：“没什么问题吧？”龙泽汇微微一笑道：“连老蒋也被我唬住了。”卢汉哈哈大笑道：“太好啦。”

接着，卢汉把一张纸递给龙泽汇又道：“看看这个行不行？”

龙泽汇一看，是一份邀请电文，上面写道：

本日张长官莅昆，订于今日（9日）下午9时正在青莲街

卢公馆开会。各军、各单位关于请示和需要请领的一切事项，须先行分别列单，到会时自行呈出。特此通知。

到会人员：李弥、余程万、龙泽汇、李楚藩、童鹤龄、沈延世、沈醉、马瑛、谢崇文。

主任：卢汉

9日下午5时

龙泽汇看罢笑着道：“把我们也列入软禁名单啦。”

“我把你和马瑛、谢崇文列入通知，实际上你们三人不必来。”卢汉道。

“什么时候正式行动？”

“今晚10时就要行动。”

“好！我去准备。”

就这样，昆明起义在一片寂静之中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第二天，卢汉起义的通电送到了一列火车的车厢中。这时，毛泽东主席乘坐的专列正驶向苏联莫斯科，毛泽东12月6日离京启程，首次代表中共中央出访苏联。

毛泽东将卢汉的起义通电拿在手中，只见上面写道：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各政委、全国各军政委员会、各省、市人民政府、各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鉴：

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夙已归心，仁者终于无敌。抗战八年，云南民主思潮普遍三迤，革命原有历史，响应何敢后人。不意胜利甫临，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私心滔天，排斥异己，遂发生云南政变，且借机将数万健儿远戍东北，地方民众武装剥夺殆尽，全省行政首脑形同傀儡，以特务暗探钳

制人民之思想，以警察宪兵监视人民之行动，诛求无厌，动辄得咎，官兵束手，积愤莫伸。父老则冤苦填膺，青年则铤而走险，人民革命洪流，实已席卷地下，解放全滇，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决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遏阻，只以压力太大，不忍轻率从事，重苦人民。汉主持滇政，匆匆四载，效傀儡之登场，处孤孽之地位，操心危而虑患深，左支吾而右竭蹶，懔威胁之多端，实智穷而力拙，既负滇人，复负革命。年来居心行事，无不以云南一千二百万人民之祸福为前提。此中委屈，不敢求谅于人，亦不敢求恕于我，若执形迹而罪我，虽百死而不辞。时机未至，不委屈忍耐，权为应付，时机已至，不惜任何牺牲，解放云南。兹以坚决行动，尽应尽之义务，但求有利国家有利人民，爰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并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所宣布之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及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对川、黔、滇、康宣布之四项办法，暂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至于汉个人只求云南解放之完成，即当引退而待罪。如有反动势力危害乡邦，汉当率三迤健儿负弩前驱，迎头痛击，完成人民解放大业。谨此宣言，诸维公鉴。卢汉率全体文武官员暨全省民众叩亥佳印。

毛泽东看完卢汉的通电非常高兴，他乐呵呵地道：“对做了大好事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毛泽东说完，又立刻让中央办公厅回电给卢汉，电文道：

昆明卢主席勋鉴：

通电敬悉，极为欣慰。昆明起义，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的迅速推进，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希望团结全省军政人员与人民游击队共同维护地方秩序，消灭反动残余，并改善官兵关系，

为协助人民解放军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云南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亥灰

卢汉在10日上午十点多钟接到张群给他写的一封求饶信，信上道：“……我没有军权，留下也无用，望念昔日旧交，放我离昆，感恩不尽，保证此后到外国当寓公，决不搞政治活动了……”

卢汉见到张群这封诚实的短信，流下了眼泪。不管怎么说，他与张群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到了这个地步，他稍手硬一点儿，张群不知到老会受什么样的苦。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不能为了立功让老朋友去吃那么多的苦。可是，要放走张群，他又如何交待，卢汉左右为难。他在屋里足足想了近半个多小时，最后决定还是放了张群，不然，他到死也感到对不起老朋友。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心腹龙云青。

12点钟，龙云青把张群和他的秘书周君亮带到楼下，让两人上了吉普车。跟着，全副武装的绥靖公署警卫营营长徐振芳也上了车，护送张群去了机场。

张群不知道卢汉要把他怎么样，却坚持要下车。龙云青怎么劝他都不听，并嚷嚷道：“要杀，就把我杀死在这里！”

龙云青没办法，只得告诉他是去机场。

“真放我？！”张群问。

“快走吧，不然会来不及的。”龙云青说。

张群与周君亮终于到达巫家坝机场，登上了一架英国飞机。在那简陋的机舱中，张群老泪纵横地对龙云青道：“卢主席爱护桑梓宣布起义，我完全赞同。对于卢主席重义放我，我张某人至死不忘！请转达我的谢意。”

“你能理解就是对卢主席的最大谢意啦。”龙云青道。

就在这时，负责机场的空军团长邹容君上来阻拦，不让飞机起飞。龙云青怎么向他解释他都不听，他只有一句话：“未奉卢命，

不予放行。”正巧，龙泽汇及时赶到，传达了卢主席的命令。

飞机终于起飞了，刚刚升空，又遭到不明真相的士兵的机枪扫射，还好，没有打中。英国的飞机载着张群和周君亮离开了昆明。

蒋介石得到卢汉正式起义的消息，气得五官都挪了位置。

应该说，卢汉起义对于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使他想死守云南的美梦化为泡影。因此，他立刻传陆军总参谋长来见。

汤尧奉命来见老蒋，一进门，老蒋劈头就问：“云南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校长。”汤尧道。

“娘希匹，我有哪一点儿对不起他卢汉，这人一点儿良心都没有。”

“校长，事情已经这样啦，讲什么都晚啦。还是想法挽救一下局势吧。”

“我命令你立刻回昆明，组织八军和二十六军，并调动中央炮校及云南所有可以调动的兵力，强攻昆明，消灭卢汉，把李弥、余程万等人解救出来！”

“是，校长，我一定尽力去办！”

“一定要成功！”

“是！”

汤尧奉命赶回云南，蒋介石依然放心不下，又立刻召见胡宗南，对他下达了死命令：死守成都，保卫大西南，只要坚持三个月，最多四个月，整个局势就会转变。你明白吗？”

“我……”胡宗南真的不太明白。

蒋介石看胡宗南听不懂他的话，于是又道：“上月25日，我在重庆曾会见过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夫妇，他表示：希望国军能在大陆上支持六个月，当有美国出兵支援。如果苏联出兵支援中国共

产党，因而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有决心和力量打这个仗。因此，只要我们保住大西南，坚持三四个月，美国就会出兵保护我们、支援我们，我们大陆的战局立刻就会得到转变。”

胡宗南听罢心中暗道：美国人尽放臭屁，再过三四个月大西南恐怕早已找不到国军的一兵一卒了。可是，他却不敢说出口，他只是顺着老蒋道：“校长说得极是，我一定死守成都，誓与成都共存亡。”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啦。你要记住我的话，死守成都，决不能让中共进入成都！”

“是，校长！”

“我去台湾，这里就交给你啦！”

“是！校长，我一定效忠党国！”胡宗南嘴上这么说，心里别提有多气。他心中道：说了半天你逃台湾，让我们来当这个替罪羊。

老蒋把成都交给了胡宗南，于当日下午1时35分从成都的凤凰山起飞，慌慌张张地去了台湾。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大陆了。

再说卢汉，他把李弥和余程万找来办公室，对他两人道：“你们俩是八军和二十六军的军长，我相信你二人不会做出愚蠢的事。因此，起义临时军事委员会会有你二人的名字，我想，你二人不会反对吧！”

“卢主席，感谢你对我和余军长的信任，不过，我与余军长既然是起义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你就不该把我们二人与沈醉等人同等对待吧？”李弥是位十分滑头的人，他说的话有板有眼。他在心中盘算，一定要借卢汉之手逃走。可是，卢汉也绝非等闲之辈，他听了李弥的话之后，哈哈大笑道：“好，说得非常好，我就等你这句话。余军长，你呢？”卢汉又转身问余程万。

余程万不像李弥，大脑比较简单，人又很老实，他此时能有什么话可说呢。不过，卢主席问到自己，也得说一句，于是他道：“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我余某也只好听天由命啦！”

“痛快!”卢汉知道李弥在与他要滑头,余程万讲的可是心里话。卢汉转身到桌子前亲自斟了三杯酒,分别递给李弥和余程万道:“来,感谢二位对起义的支持,为我们的起义成功干杯!”

“干杯!”李弥和余程万举杯道。

大家一饮而尽之后,卢汉说:“李军长、余军长,既然你们都表示起义,那就请二位给你们的部分发报,要他们就地待命接受改编吧!”

“这……”余程万有些为难。

“唉!余军长呀,你怎么这么糊涂,既然起义,就要执行总指挥的命令。”李弥心中有谱,因为他临行前对部下有交待,他不怕卢汉的这一招。可是余程万不同,他根本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

“对!还是李军长明理。”卢汉道。

“好吧,那我就按照你的意思向军部和各师发报。”余程万道。

李弥和余程万在卢汉亲自监督下,分别向自己的部下发出了电报。

余程万没有一丝一毫的假,别管他心里怎么想,他还是老老实实地按卢汉的指示向他的部下发出了“就地待命,接受改编”的命令。可是李弥却玩了个鬼把戏,他卖给卢汉一件“假冒产品”。他按照出发前与部下商议好的暗语,署名为李炳仁。当然,这一招卢汉没有料到,他也想不到李弥会有这一手。

可是,卢汉从李弥和余程万二人的神态上早就看出他们是被逼无奈,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拥护起义。卢汉也早料到他们会这样做的。所以,卢汉把李弥和余程万安置在龙泽汇家居住,龙泽汇又是龙云的长子,对起义是忠心耿耿决无二心的。他们俩住在龙泽汇家,也可以让龙泽汇劝说他二人真心起义。同时,卢汉又派赵成伯、李鸿英作陪,劝说二人以大局为重。

12月11日,卢汉接到毛泽东、朱德的第二封电报,电文如下:

昆明卢主席勋鉴:

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

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速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二将军指挥，并望通令所属一体遵行下列各项：

（一）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

（二）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4月21日布告与今年11月22日刘、邓二将军的四项号召，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接收。

（三）逮捕重要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

（四）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又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面谅解计，似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专此，并希裁复。

毛泽东 朱德

12月11日

卢汉看了电文，心中十分激动，他立刻组织人马认真修改电文稿，迅即发往北京。朱德总司令看了电文稿之后，亲自作了字斟句酌的审定。又告诉卢汉：“昆明通电新稿读悉，为了便于全国人民之接受，还请进行修改。”

卢汉又一次修改之后，电报中央。

却说八军副军长和参谋长接到李弥打来的电报，知道李弥已经被卢汉扣押在昆明。

曹天戈与杨也可决定立刻召开军事会议。也就在这时，陆军总参谋长汤尧也赶到了八军军部。

汤尧刚刚进入八军军部，又接到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给八军的命

令：国防部与云南各部的联络，一律改由陆军总部承转，并宣布汤尧为陆军副司令兼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原八军副军长曹天戈为第八军军长。原第二十六军副军长彭佐熙升任第二十六军军长，又将第八、二十六、八十九军编为第十兵团，由王伯勋任司令官，曹天戈为副司令官，负责指挥讨伐卢汉。

汤尧看罢电报，立即通知各军师以上的将领到八军所在地沾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几个小时之后，各军师以上将领到达八军军部，由汤尧亲自主持，召开了云南讨卢紧急军事会议。

“各位，你们都已接到国防部的命令，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今天请各位将领来这里，主要是研究兵进昆明，讨伐卢汉之事。众所周知，现在是我中华民国生死存亡之际，作为一位国军将领，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我想这不用我说，你们都知道。云南是我们最后一个反共阵地，如果失去这个阵地，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彻底失败。因此，这次讨伐卢汉十分重要，只能取胜，决不能失败，否则，我们将无退路。因此，我要求众位将领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夺下昆明，各部必须在16日早晨6时整集结于昆明城外，8时整开始全面进攻。进攻时，重点放在破坏各要道和昆明重要军事基地上，为巷战做好准备。大家明白吗？”汤尧道。

“明白！”众人回答。

“好啦！你们立刻回去准备！”

“是！”

卢汉从未经受过这样的压力，他日夜都坐镇在司令部，处理着突发事件和拟定作战计划。他向部下下达了“确保昆明，固守待援，与援滇的解放军内外夹击，歼敌于昆明近郊”的命令。为了防止南路敌军从滇池偷袭昆明，他派人将滇池沿岸所有的船只一律集中到大观楼附近，日夜派人守护。他又与中共云南省委取得联系，让游击队在昆明四周破坏公路、铁路，迟滞敌军的行动。12月13

日，卢汉亲自签发一项命令：“各坚守部队，必须坚守阵地，努力杀敌，非有命令，不得撤退，如有战斗不力，擅自撤退者，坚决以军法从事。”

就这样，卢汉依旧放心不下，因为敌我悬殊太大，如果敌军猛攻昆明，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昆明会很快被攻破，起义就会失败。正在卢汉心急如焚之际，有人送来刘、邓发来的电报：

急 昆明卢主席勋鉴：

佳、文两电敬悉，至为佩慰。逮捕反革命分子，诚为人民睽瞻之事，此举实属必要。尚希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直电所示各项切实执行。我们已派陈赓、宋任穷两将军率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请与协同，并令所属妥善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护地方秩序，听候接收，继续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认真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迅速建立联系，协同进行上述工作。至于云南各项善后事宜，俟陈、宋两将军到达后共商办法，呈请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执行。

专此敬复，并致人民革命之礼。

刘伯承 邓小平

12月13日印

卢汉刚看完这份电报，又有人送来一份刘、邓加急电报：

昆明卢主席勋鉴：

兹派陈赓、宋任穷两将军□日率三个军兵力入滇。主力两个军由纳溪、叙永、毕节、赫章、威宁至宣威，限亥号（11月20日）到达。一部由百色、剥隘至富、文山限亥梗（12月23日）到达。

刘伯承 邓小平

亥元（12月13日）

卢汉看了这两份电报，一拍大腿，“好！云南有救啦！”

到了16日上午8时，第八军、二十六军在汤尧的亲自指挥下，开始向昆明发起猛烈的进攻。参加攻城的还有“中央”炮校的两个炮营和五个宪兵团。他们兵分七路，三面包围了昆明。整个昆明炮火连天，硝烟滚滚。

“昆明告急！”

卢汉知道不好，如果这样打下去，起义军寡不敌众，一定会吃大亏，弄不好就会造成起义失败。卢汉急忙拍电报给重庆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向他们发出“昆明告急”的电文。

刘伯承与邓小平接到昆明的电报，知道情况十分危急，便立刻命令广西的陈赓，让他们火速救援昆明，阻击云南最后的残军，以免他们逃到国外。

陈赓根据刘、邓的指示，命令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杨勇，要以最快、最急的速度赶往昆明，以解昆明起义部队之围。

杨勇司令员接到命令，立刻借用刚刚起义的国民党第十九兵团的军车，并又租借贵阳长途汽车站所有的车辆，组成一支快速机械化部队，拼死急奔昆明救援。

陈赓又派出一支先遣队，急奔滇南阻击敌军南逃。

但是，远水难解近渴，两支部队远在千里之外，赶到昆明是需要时间的，昆明之危一时无法解救。

（本回电文均引自樊强《辉煌西南》，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第三回

春城解放残军退蒙自 台北挟批败将去海南

此时的陈赓面临着两大任务，南宁歼敌任务艰巨，又要入滇南阻击南窜之敌救援昆明，两项任务都事关重大，不容半点迟疑。

陈赓把部队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留南宁继续歼敌；主力进入准备入滇前的行动；立刻派出第十三军四个轻装团与第四野战军的两个师急速西进滇南。

当时云南国民党军队拥有八个师六万余人，并且都是美式装备，武器精良。陈赓派出的先遣部队只有六千余人，兵力对比只是十比一。再说，敌军离边境线只有三天的距离，而陈赓的部队从南宁赶到滇南，按正常行军速度需要十五天时间，这个反差太大了。

陈赓根据这种情况，动员全体官兵紧密配合，拧成一股绳，要做到“快、巧”，来一个出敌不意，出奇制胜。

他决定并命令以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两个师为南路，由百色出发，经富宁、文山，直插马关、河口、金平地区，封锁中越边境，切断汤尧集团南窜国外的陆上通道；以第十三军为中路，由南宁经百色、富宁、砚山，直插开远、蒙自，并抢占蒙自机场，切断汤尧空中逃窜的后路。又以十七军一部在富宁一带牵制敌军，支援

桂滇黔边区纵队主力配合卢汉起义部队坚守昆明。余者一部分配合野战军各部作战，兵团机关和第十四、十五军兵分两路进军昆明。

到了18日，汤尧的部队开始由东路、南路向昆明逼近，他们先后占领了巫家坝飞机场和五里多的汽车站，已经攻入市区逼近日楼。而且，他们还从海南岛调来飞机，对昆明城区轮番轰炸，配合汤尧攻城，眼看昆明城池就要被攻破。

此时李国辉的七〇九团已经进入昆明市郊潘家湾，正与对面的滇军九十三军的一个团“激战”。

李国辉让他的手下把战壕工事修得特别好，摆出要与对方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战斗打响之后，整个昆明战场，就数李国辉七〇九团打得最“激烈”，“杀声最响”。阵地上炮声轰鸣，烟火遮天，枪声大作，杀声响彻天空。

滇军九十三军四〇二团的起义将士，面对李国辉的猛烈“攻击”，怎敢怠慢，全团死守阵地，拼命还击，防止七〇九团向他们发起突然的进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滇军四〇二团感到这仗越打越不对劲，对方的炮弹乱打一气，根本没有向他们阵地准确地打过一发炮弹，不是前，就是后。如同雨点般的子弹全是从他们空中而过，一天一夜的“激战”，两军并无一人死伤。最后，滇军四〇二团终于明白，李国辉无意打这一仗。于是，他们也使用同样的手法与李国辉对放空炮。四〇二团的任务是坚守阵地，阻止敌军向前推进，所以，他们只要能守住阵地就是胜利。

第八军和二十六军在攻城时与李国辉的想法近似，他们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并不想大举进攻昆明，只想在城外造成拼命攻城的声势，逼迫卢汉放出李弥和余程万。至于沈醉等人，他们并不关心。正是因为他们有这种心态，才为昆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祝希同和汤尧却与他们不同，他们两人决心攻克昆明，活捉卢汉，彻底消灭起义部队，救出众位军政要员。可是，参战部队并不全力配合，各部将领各有各的私心，作战情绪不高。他们知道，如

果死拼硬打，把部队打光了，那就成了光杆司令。这次作战不同于兴旺时期，一仗下来，部队损失多少，立即能补充上。这个时候，老蒋都逃到台湾了，谁顾谁。

七〇九团的作战方法，深得其上司二三七师师长李彬甫的赞赏，他从内心佩服李国辉的精明。因为他的部队少死一个人就等于多一个人，这本账他很清楚。

前方打得天昏地暗，而此时的李国辉却正与一营营长董亨恒、二营营长洪彬、三营营长陈良在指挥部打麻将。他让副团长张复生一个人在前沿阵地指挥各营进行无休止的疲劳战。

就在此时，师部派人来传达命令，并带来一大包传单。

李国辉一边打牌一边问：“又有屁命令？”

“命令你部派一个营向叛军发起冲锋，把这些传单撒进叛军阵地，立刻撤回原地。”来人道。

“传单上写的是啥七孙？”李国辉一口河南话问。

“传单上只有一句话：‘不放了李弥和余程万两位将军，就攻进城去，活捉卢汉！’”

“净吹死牛皮！好！放那里，我马上就叫人办。”李国辉漫不经心地道。

“是！”来人行礼后就走了。

李国辉继续玩着牌，一营营长董亨恒道：“团长，师部的命令也得办一下，不然不好交待。”

“好吧，看来你可以当我这个团长啦。”李国辉说。

“啥话，我要能当团长，你最少也得当上军长。”

“这辈子就别再想啦。通讯兵！”李国辉道。

“有！”

“快去把副官沙松叫来！”

“是！”

片刻，副官沙松进来道：“团长，你叫我？”

“不叫你叫谁！”

“有什么事?”

“你把这捆传单带上去，交给三营一连，让胡大虎想办法把这些屎传单给我撒到对面的叛军阵地上。告诉他，能送则送，不能送就把它烧掉，要是死一个弟兄，我就扣他一个月的军饷!”李国辉命令道。

“我明白!”沙松叫了一个士兵背起传单就出了屋。

三营一连连长胡大虎当时三十一岁，长得膘肥体健，一脸的络腮胡子，不识一个字，是个粗鲁汉子。他是连长中最吊儿郎当的一个，但是作战勇猛。他出生在河南省平顶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河南人。

胡大虎身边有一个非常机灵的贴身警卫，此人名叫马蛋，刚刚十八岁，长得十分精神，浓眉大眼，说话油腔滑调。他也是个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这小子在打仗时也是个亡命徒，从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三年前，胡大虎在半路上捡到他时，他已饿得奄奄一息。他是东北人，满口东北话。这小子自从跟了胡大虎之后，运气特别好，打了多少次仗，他在枪林弹雨中钻来钻去，从未负过一次伤。在淮海战役中，连长胡大虎负了重伤，他硬是从铺天盖地的子弹中把胡大虎救了出来。因此，胡大虎对待他亲如兄弟，当然，他对胡大虎也视为亲兄长一般。在平日里，谁要是说他连长半个不字，他都会与别人拼命，就是上司他也不会放过。

在前沿阵地上，胡大虎坐庄，手下围了一圈，正在赌博。今天胡大虎手气特别坏，每次的点子从来未超过五点。不是一点，就是二、三点，多数还是死牌。部下们见连长背气，便拼命下注，胡大虎面前从三个赌注猛增十二个，眼看胡大虎就要输个家底朝天，所以急得全身是汗。马蛋在一旁急了，上前一推连长道：“妈拉个巴子，老子就不信这个邪!”

“中! 帮我治治这些七孙。”胡大虎知道自己口袋里所剩无几了，再赌下去，恐怕要丢人了。

他们这种赌法叫三张牌九点，花脸为零，每人最多三张牌，

两张也可以。先发两张牌后，如果两张牌是八点、九点，便可亮牌，如果两张牌不超过五点，还可以要第三张牌。但是，三张牌就是九点也不许赢两张牌的八点。赌法很简单，可是赌注却可大可小。小则一元二元，多则十万百万。当然，像胡大虎这样的也只能赌个一二元票罢了。

马蛋往桌前一坐，“哗哗哗”洗了一下牌，那动作如同一个赌场老手。当然，这些都是跟胡大虎学来的。他把牌洗好，向桌上一放道：“来，有种的就下！”

人们都瞪着眼看着马蛋不肯下注。马蛋一见骂道：“妈拉个巴子，怎么啦？都断气啦？”

“马蛋！你坐庄有没有钱？”大黄牙孙二问。

“他妈拉个巴子，老子没有钱你们就剁我手指头！”

“他奶奶的，马蛋是替我赌，你们怕个屁，老子有的是钱！”胡大虎在一旁助威道。

“要得！”大黄牙一口四川腔道。

众人立刻在自己门前下了赌注。马蛋每人发了两张牌后，大家都拿起牌看自己的点子。马蛋一看自己的牌，却是一张皮蛋和一张A字，只有一点牌。胡大虎气得在一旁大骂道：“姐哩个死×，又死了个七孙！”

“急什么？还有一张牌呢。”马蛋说着又对众人道：“诸位，按顺序要牌，1注，要不要？”

“要！”

马蛋从牌上起了一张给他，只见1注把牌向桌上一放道：“八点。”

接着是大黄牙2注要牌，大黄牙领了一张牌道：“老子也是八点！”

“七点！”

“六点！”

“八点！”

“……”

十二门牌，最小的也是六点，胡大虎在一旁连声叫苦道：“不中啦！咱们死定啦！”

“说啥丧气话，看我这张牌，一定会是个八点，你信不信！”马蛋对胡大虎道。

“净吹死牛×，如果真是八点，老子甘愿为你端茶点烟！”胡大虎道。

“马蛋，如果这张牌真是八点，老子给你五倍的钱！”大黄牙道。

“对，算我一份！”

“我也算一份！”

“……”

大家七嘴八舌地表示。

马蛋望了望众人道：“妈拉个巴子！要赌就是十倍，整头数好算账。”

“你输了有没有钱赔我们？”大黄牙道。

“咱们连长的皮包里还有三根条子，难道还赔不起你们？”马蛋道。

“对对对！老子是有三根条子，有本事的拿去。不过，马蛋，咱们还是赌小一点儿好不好？”胡大虎心中暗道：我的小爷，我什么时候有三根条子，要是输了，你不是让我丢人嘛。所以，他劝马蛋赌小一点儿。

“好，就押十倍，大家说好不好！”大黄牙道。

“好！”众人道。

“看我的！”马蛋说着，便伸手抓了一张牌，他起到手连看都没看，猛向桌子上一摔道：“八点！”

牌面一落，众人都愣了，正是一个方块八。此时，连长胡大虎高兴得抱着马蛋的头就亲了一下，大声道：“我的小爷，这一下全捞回来啦！”

“老子还得贴本呢。”大黄牙有气无力地道。

众人不能耍赖，只得掏钞票。

胡大虎把钱收起来，马蛋却向连长一伸手道：“烟！”

“是是是！”胡大虎急忙掏出一支香烟递到马蛋嘴上，又给他点上火。

“茶！”

“是！茶。”胡大虎立刻给倒了一杯茶，递给马蛋。

马蛋得意地吐着烟圈对连长道：“连长，天天都是我这样伺候你，今天轮到你伺候我一下啦！”

“是是是！咱们以后轮着伺候！”胡大虎道。

“妈拉巴子，再干！”

“副官到——”

“立正——”

马蛋等人一听团里副官来了，吓得立刻离开坐位，跑到连长身边。大黄牙急忙去收桌上的纸牌，可是来不及了，沙松副官已经进了屋。

沙松一进屋，向四周看了看，最后把目光落在纸牌上。“你们正在干什么呢？”

“报告沙副官，我们正在研究如何打垮对面的滇军！”胡大虎报告道。

“真的？”

“真的！”

“放屁！正在研究九点吧！”沙松板着脸道。

“小来西！”胡大虎嘻皮笑脸地道。

“团长命令把这些传单撒到对面滇军阵地上去！”沙松道。

“怎么撒法？”胡大虎问。

“那是你的事。不过团长有个原则，如果死一个人就扣你一个月的军饷！”

“是！”

沙松说完，转身走了。

胡大虎等沙松走远了之后对大黄牙道：“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班啦！去，把它处理掉！”

“连长！怎么个处理法！”大黄牙问。

“还要我教你？”

“妈拉个巴子，怪不得你当了十几年的兵还只是个班长，猪头！拿到外面一把火不就送走啦！”马蛋在一边插嘴道。

“是！”大黄牙高兴地答道。

“这是马蛋说的，我可没有这样说。”连长胡大虎道。

八军、二十六军向起义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炮击，他们都高呼：“还我们军长！”并且，又在前沿撤出传单，扬言：“不放出两个军长，就立刻攻进昆明，活捉卢汉！”

蒋介石发出命令，先拨给八军、二十六军各部共十万大洋，并许诺，如果攻破昆明，可以“自由行动三天，并给以重奖”。

为了解昆明之围，卢汉决定加强对李弥和余程万的劝降工作。

李弥和余程万都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当时，陈赓是他们的首长，还当过他们的授课老师。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原是中国远征军，抗战中、后期，他们都在缅甸抗击过日军。抗战胜利之后，远征军部队都调回内地各个战场，只有二十六军一直留在云南和缅甸，因此，二十六军从未与中共作过战，这对争取余程万投诚是十分有利的。

李弥也有争取的可能性，虽然他多次与中共为敌，死心塌地地跟随蒋介石，可是，近来的时局变化对他很不利。他的妻子龙慧娱与吴奇伟的妻子是同胞姐妹，吴奇伟已于10月上旬在广东宣布武装起义，这直接影响到老蒋对李弥的信任，因此，争取李弥起义也不是没有可能。

范子明和与他同行的李大利、郑峰三人，在龙泽汇家与李弥、余程万见面，龙泽汇引见之后，范子明把陈赓的亲笔信交给李弥

道：“这是陈赓司令员给你们二位的信。”

李弥拆开信，只见陈赓在信中写道：

李弥、余程万二位将军：安

久别数年，不得相见，想必二位将军一切均好。

二位，我以一位老朋友的身份真诚地劝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蒋介石反动派已经彻底垮台了，他亲自挑起的这场国内战争，已把他自己送进了地狱。你们二位应该明白，蒋介石反动集团为什么会失败得这么惨、这么快？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是非正义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才是正义的。所以，全国人民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应该说，这场战争是正义和非正义的一场较量，事实证明，人民胜利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请二位清醒头脑，立即站到人民这边来，对于你们的过去，我们共产党人既往不咎。希望你们带领自己的部队，与起义部队并肩战斗，保卫昆明，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感谢你们！代表人民感谢你们！

具体问题由我派出的代表范子明等向二位当面细谈。

祝

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陈赓

1949年12月15日

李弥看罢之后，把信递给了余程万，余程万又认真地看了一遍。

范子明等他们看完信之后，微笑着对二位道：“二位将军，我们司令员派我们三人专程来送这封信，并让我们带来他的问候，希望二位军长不要辜负他的一片诚意。”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余程万道。

“范先生，说句老实话，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啊！”李弥道。

“李将军，你认为蒋介石还信任你吗？吴奇伟是你什么人？你心中自然知道。他夫人与你夫人是一奶同胞，我与吴奇伟个人关系又十分亲密，10月份吴奇伟已经宣布武装起义，试想，蒋介石能再信任你吗？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蒋介石集团与人民为敌，不得人心，这三个月来，他如同过街老鼠，处处挨打，早已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当前，全国已经基本解放，只剩下四川和你们云南这一点残兵败将，蒋家王朝的日子已经不多啦，试问，你们再顽抗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当然，我们这次奉命前来见二位将军，主要是希望二位将军能够认清局势，以大局为重，命令你们的部下停止抵抗，为的是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但是，我们决不是来求和的说客，如果二位甘愿与人民为敌，顽抗到底，那么，我们只有奉陪到底。”范子明道。

“不不不！请不要误会，我与余军长决无他意。”李弥急忙道。

“那么，你们是什么意思呢？”范子明问。

“我是说，我们有我们的难处。你看，我与余军长被软禁在这里，我们的部下又在城外攻城，我们下命令他们又不听，你叫我们有什么办法？”李弥道。

“那依你之见呢？”范子明问。

“这……”

“李将军，你有什么话就直说。”范子明道。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李弥和余军长，就请放我们回去，我保证命令我们的部下起义。为了让你们相信我，我可以用我的太太龙慧娱作人质。你们也知道，我和太太关系十分好，我决不会不顾及她的安危的。”李弥道。

“对对对，李将军说得对，只要我们一回去，就立刻让部队停止攻城，拥护起义。”余程万也说。

“我看没什么问题。至于你们是不是起义，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不过我可以先告诉你们，就算你们回去之后继续负隅顽抗，也挽救不了国民党失败的命运。我们大不了多浪费些子弹、炮弹罢

了。当然，我相信你们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地步。”范子明道。

“当然，当然！”

“我还可以先向你透个底，你也知道我军历来运动神速，目前，我军兵分九路，正向这里急速运动。说不定今天夜间或明天上午，昆明市郊就会出现我军的先头部队，到那时你们再决定起义恐怕就来不及了吧？”范子明道。

“我向苍天发誓……”

“用不着，我们共产党人从不信这个，也从不让别人起誓。我们看的是行动！”范子明道。

“这么说，你们同意放我们回去？”李弥问。

“这我可作了不主，你们的事是由起义临时军事委员会说了算。不过，我们可以向卢汉建议。”范子明道。

“谢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李弥道。

为了稳住八军、二十六军，暂缓昆明危机，卢汉接受了范子明的建议，于19日晚上放了李弥和邓克保，但是，留下柳元麟作人质。

李弥回到八军军部，同大家打了个照面，什么都没有说，随即去沾益休息去了。

二十六军见卢汉放了李弥，没有放出他们的军长余程万，便在20日下午向起义军发起猛烈进攻，并高呼：“还我军长！”

卢汉命令将二十六军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双手捆起来，又在他的腰间拴上两枚手榴弹，派人掌握拉火线，让他站在前线阵地命令二十六军停火。

二十六军的人一见石补天出来喊话，立刻停了火。二十六军一停火，卢汉立刻派人用汽车把余程万、石补天等人送出城，还送了很多银元，说是慰劳二十六军官兵的。

余程万一回到二十六军，二话没说，便命令部队火速撤退到宜良，连汤尧都没去见。

当夜，汤尧得到二十六军突然后撤宜良的消息，气得火冒三

丈，立即打电话给二十六军，可是余程万却不接电话。汤尧没办法，又打电话问八军情况，谁知，八军听说二十六军已撤走，也都纷纷退到大板桥。汤尧只得命令李弥来大板桥，在大板桥召开紧急会议。

汤尧先到达大板桥，一见到曹天戈，他便破口大骂道：“你纯属猪头，给你兵权你都用不好，如果你不想干，我另找人干！”

“报告总长，你不知道，二十六军一撤走，八军孤掌难鸣。再说，弟兄们非要撤退，我拦也拦不住。”曹天戈道。

“你是干什么吃的？一个军长，连自己的部队都无法指挥！”

“二十六军不是早撤了吗？光骂我们有什么用。”曹天戈不服气地道。

“好吧，这事儿过去就算了。你快去准备一下，通知师以上的将领到军部开会，李弥马上就到。”

汤尧正等着众位将领开会，又接到老蒋从台湾拍来的电报，电文上道：

“……命令李弥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代替卢汉……”

李弥一到，汤尧立刻把老蒋的电报拿给李弥看。李弥看罢，只是微微一笑，没有表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自己对部队失去了指挥权。

会议一开始，汤尧便宣读了老蒋对李弥的任职电报，接着他开始训话：

“诸位将领，现在是云南的非常时刻，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为了共商如何扭转云南战局。下面，咱们还是先听听新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李弥将军的意见。”汤尧说着带头拍手欢迎。

谁知李弥一张嘴却说出一句让众人吃惊的话，他道：“我要讲的话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撤’，并且，越快越好。二十六军后退宜良是一个英明的决定！”

李弥的话使众人目瞪口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都把目

光盯在汤尧的脸上。此时，汤尧虽然对李弥的话十分恼火，却不便发作，他想再听下去。

“诸位！”李弥又道：“现在就算我们有能力攻下昆明，活捉了卢汉，大家说还有什么意义？难道说我们面前的敌人就是卢汉吗？不是。卢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在中共已派出九路大军正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昆明，这可是如同天兵天将的几十万大军。我们现在数数一共还有几个人，满打满算十万。这个数目已是超额数了吧？一旦这九路人马杀到这里，我们逃都无处可逃。如果我们现在开始撤还来得及，再晚了，可就来不及了。共军的行军速度我是领教过的，他们快得使你无法相信。我可以毫不客气地告诉大家，首先声明，我不是吓唬大家，说不定马上或半个小时之后，咱们的周围就会出现共军的先头部队。你们信不信我不管，反正我信。”

“你的意思向什么地方撤？”汤尧也被李弥的话所震动，他认为李弥讲得有道理，因此，他问道。

“只有两个地方可以撤：一是向北，入川、滇、康边境，向西昌的顾祝同总司令和胡宗南靠拢，与他们的部队会师。”李弥道。

“我看这个方案不妥。你刚从昆明出来，还不了解整个西南战局的情况。12月19日，宋希濂中将所属的两个兵团十万余人全军覆没，宋希濂被共军活捉。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蒋委员长让他死守成都，手下三个兵团，兵力达到几十万，可是，共军把他打得只剩下三几万人了，成都眼看就有失守的危险。如果北上，我们就没退路了。”汤尧道。

“第二条路是南下，我们穿过呈贡，直奔蒙自。我们可以以蒙自为中心，四周又有开远、个旧、建水、石屏，这一片是农业基地，物产特别丰富，交通又发达，有铁路、公路，蒙自还有机场。如果共军南犯，我们顶不住，只要保住机场，还可以撤台。万一机场失守，我们还可以向金三角撤退。”李弥道。

“我看第二个方案可行。共军作战历来神速，我们南下蒙自，离边境只有一百多公里路，万一蒙自机场出了事，还有退路。北上

就没有这些好条件了。”曹天戈道。

“这么说，我怪罪余程万是错的？”汤尧问。

“这个时期，就算他做错点事也不能去怪他，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团结，共同对抗中共。”李弥道。

“我看，要决定撤就快撤，免得再出意外。”八军参谋长杨也可道。

“好！就这样决定，南撤，立刻执行！”汤尧道。

“我同意。不过，二十六军那里你必须亲自去一次，与余程万谈谈，解除他心中的疑虑。”李弥说。

“你们准备南撤蒙自，我这就去二十六军。”汤尧说着站了起来。

余程万一声不响地撤到宜良，他有他的主意。他被卢汉等人的劝说动了心，因为他觉得这都是事实。解放军随时都有打到这里的可能性，就凭他们云南这点残兵败将怎能阻挡解放军？这是自欺欺人。所以，他一回二十六军，立刻把部队拉到宜良。一到宜良，他便立刻召集师以上的将领开会，准备劝说大家跟随卢汉起义。

却不知，蒋介石在余程万被扣押期间，派去云南省政府秘书长丁作韶至二十六军做代军长彭佐熙等将领的工作，胁迫部分官兵反对起义。在会上，余程万孤掌难鸣，他的主张遭到丁作韶等人的坚决反对。逼迫余程万不得不继续拥蒋反共。

余程万心中左右为难，一怕上面老蒋的不满和怀疑；二怕下面师、团长不与他一心；三怕解放军打过来不会轻饶他。他只能暂且靠拢汤尧、李弥，以图自保。他盼交通恢复之后，把自己的部队拉到海南岛，以余汉谋、薛岳等为靠山，躲避解放军的打击。所以，他把部队带到宜良，打算随时随地南撤。汤尧来到二十六军之后，又安慰了余程万一番，使他的心情稍好一些。

12月23日，新华社发表了卢汉起义的通电，全文如下：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各政委，全国各军政委员会、各省市人民政府，各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鉴：

云南人民自民国以来，对民主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企望夙深。护国讨袁之役，早已昭然在人耳目。抗战军兴，更举全滇人力物力贡献国家。我三迤父老，原期抗战胜利、国土光复之后，中国即可实现和平统一，致力于民主、富强、康乐的新中国之建设。不料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革命，排斥异己，为巩固其一党独裁的血腥统治，不惜穷兵黩武，残民以逞，破坏政协，挑起内战，以美帝为后台，阴谋消灭澎湃发展中的人民革命势力，致使我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重陷于水深火热的深渊；民族生机为之摧残殆尽。汉辱主滇政，忽已四载，昧于时势之归趋，慑于蒋匪之威胁，未能及时团结军民，抵抗强暴，坐令数万健儿，被调于反人民之战场，千百青年，受难于反革命之毒手。反躬自省，负疚良多。今当全国解放大业即将完成之际，蒋匪仍执迷不悟，横施压力，妄图将其残余势力撤退来滇，作最后的困兽之斗，时势至此，已属忍无可忍，爰径征询全体军政同胞的同意，顺应全滇父老的要求，即日宣布与蒋匪领导下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断绝关系，全滇自动解放，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并暂时组织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公私财产，听候中央人民政府暨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并竭诚欢迎解放大军早日入滇接管。今后汉等誓以至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民主、自由、和平、康乐的新中国而奋斗。

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卢汉

亥元 22 时印

蒋介石在台湾收听到卢汉的这个起义通电，气得咬牙大骂卢

汉。骂了一阵之后，自知没趣，便坐下来休息。然后，命令云南几位将领来台湾，他要亲自召见他们。

汤尧、李弥、余程万三人从蒙自坐飞机去了台湾，蒋介石召见他们时，先把余程万训斥了几句；接着又表扬了汤尧为“国”尽忠的表现；随即决定：第二十六军立刻从蒙自空撤台湾接受整训，所有武器和装备留给八军。由汤尧回云南组建第八兵团，并让他兼任司令。曹天戈为副司令兼第八军军长，石建中为副军长，孙进贤为准备成立的第九军的军长，田仲达为副军长。分别坚守蒙自、个旧，利用红河沿岸的高山屏障与解放军作战。

余程万回到宜良，立刻命令部队退到开远一带，因为他得知杨勇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昆明。

余程万把军部设在蒙自，立即召集众将官开会，宣布全面撤军。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他竟敢违抗蒋介石“空运撤台”的命令，擅自宣布把整个二十六军空运海南岛。

余程万有他的想法，他认为老蒋已经不信任他了，如果撤到台湾，他将失去兵权，不知什么时候老蒋一翻脸，他那吃饭的家伙恐怕就会丢掉。而海南岛上有他叔叔余汉谋，余汉谋在海南岛被称为“海南王”，他把二十六军撤到海南岛不但有了靠山，而且，两军合兵之后，将来可以建立“海南岛王国”，独立于中共与老蒋之间。

彭佐熙一听余程万要把二十六军空撤海南岛，立刻火冒三丈，他指着余程万道：“你安的什么心？我告诉你，台湾我不去，海南岛我更不去！”

彭佐熙心中明白，二十六军如果进入海南岛，他将永远逃不出余程万的手心。自他代二十六军军长之后，他早已在背后拉拢各师各团的将领，排挤余程万，不让他再重新回来任二十六军军长。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余程万的军长已经名不正、言不顺了。两人的争权斗争，此时才真正公开化。彭佐熙也反对去台湾，更反对去海南岛，他想把二十六军拉进越南。因二十六军是中国远征军第六

军改编成的，这个军的九十三师是国民党惟一由广东、广西官兵组成的部队。在这几十天的动荡中，桂系首领白崇禧多次派人与彭佐熙联系，劝他把二十六军撤到越南去，与白崇禧已进入越南的两万残军合兵。

余程万没有料到彭佐熙敢当着众位将领顶撞他，气得一拍桌子指着彭佐熙大骂道：“你他妈的敢顶撞老子，我看你是不想活啦！”

“你他妈！告诉你余程万，这个部队现在我说了算！”

“我是军长！”

“你的军长早就不存在啦！在你被卢汉扣押期间，蒋委员长已经任命我为军长啦！”

“我现在回来了，二十六军我有权调动。”

“我是蒋委员长任命的，有任命状，你如果有本事让蒋委员长再下达一个撤我的命令，我立刻将军权交给你。”

“你……你……”余程万没了词。彭佐熙讲得在理，此时，他才真正感到他已经失去了兵权。

彭佐熙见余程万软了下来，便主动心平气和地说：“余将军，如果咱们都把心静下来，好好地谈，我彭佐熙也不会不讲道理。不管怎么说，我是你亲手提拔起来的部下，我不会做绝情的事。”

“有什么好说的。”

“最起码有一条咱们的观点是相同的。”

“哪一点？”

“都反对撤台！”

“不错。”

“这就好办，咱们俩的争执是你要把部队拉去海南岛，我反对。咱们不如这样，你要去海南岛我不拦你。二十六军中，还有不少你的亲信，如果他们同意跟你去，我可以放他们跟你走，包括师级将领。怎么样，我彭某人对得起你吧？”

“好吧，算你个王八蛋还有点良心。”

于是，二十六军便向全军发出通令，愿随余军长去海南岛的将

士，可以自愿去。可是，二十六军绝大部分都是两广的人，结果，只有一位副师长、两个团长、一个营长在内的两千来人自愿跟了余程万。余程万用飞机把他们运去了海南岛，他也一起去了海南岛。

汤尧知道这件事之后，便来到二十六军大发雷霆，骂余程万不忠不效，是“国军”的败类，又指斥彭佐熙无能。

第四回

李国辉感叹兵败山倒 匪团长施暴百姓遭殃

李弥的贴身副官邓克保是一位文弱书生，1924年出生在南京秦淮河畔。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商人，有钱供儿子读书。邓克保很用功，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毕业。老子有心让儿子继承父业去做生意，可是儿子却视金钱如粪土，一心一意去当兵救国。经人推荐，给李弥当了个普通副官。后来李弥发现邓克保很能干，便提升他为贴身副官。邓克保一生只是一个当副官的命，直到他离开军职时，依旧还是一名副官。

邓克保非常疼爱他的妻子政芬，政芬是他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同学，邓克保从军后，政芬便弃家跟随邓克保。政芬自与邓克保结婚之后，从未离开过邓克保，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娃娃，大的是女儿，五岁，名叫安岱，儿子是小的，刚刚两岁，取名叫安国。

邓克保在屋里抱着女儿安岱，妻子政芬搂着儿子安国，邓克保看着政芬，心中不由得一阵心酸。他伤感地对妻子道：“政芬啊，我真对不起你，跟着我，让你受了不少苦，我真恨自己无用。”

“克保，快别说这些了，能跟在你身边，是我最大的幸福。你看，有这一儿一女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成日东征西战，害得你与娃娃担惊受怕，我心里不安呢！”

“别净说这些丧气的话了，克保，你还记得在大学时，我向你第一次示爱的那首诗吗？”

“当然记得，当然记得。就是到死，我也忘不了那首诗。”那首诗写道：

时光是那么的美好，
太阳是那么的灿烂，
朵朵的鲜花，
在太阳的抚爱中弄姿，
在时光中吐艳。

我只是一朵正在怒放的玫瑰，
我把万物生命的太阳热恋，
啊！伟大的太阳，
是你吐出那有生命的时光。
给我带来爱的呼唤。
你是我活着的生命。
你是我活着的浪漫。

“你还记得那么清楚？”政芬道。

“那可是咱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日子。”

“是啊，人生之中，总有那么一段最值得怀念的时光。”

“政芬，国民党政府已经基本垮台了，云南这个弹丸之地早晚也保不住，中共大军正步步向我们逼来，我真害怕。唉！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自古道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你又不是主将，想那么多干什么。俗话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你怕什么？”

“你不知道，要是共军真打过来，主将们早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受苦的还不是咱们。”

“报告！七〇九团团长求见！”突然，勤务兵进来报告，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快快有请！”邓克保一听是李国辉来了，急忙放下怀中的安岱，站起来迎了上去。也就在此时，李国辉已经进了门。

李国辉与邓克保两家关系十分要好，他们关系好的主要原因是两位太太都是知识分子。她们一见面，就有共同的话题，什么李白、杜甫，谈起来没个完。后来，她们干脆就结拜为干姐妹。所以，他们两家如同一家人一般。

“李大哥，你还好吗？”邓克保问。

“好个狗屁！”李国辉毫不客气地一屁股坐在屋里的竹椅子上接着说：“他奶奶个七孙，兵败如山倒呀！弟妹，快给我弄杯茶喝，渴死我啦。”

政芬急忙放下娃娃，给李国辉倒了一大缸凉茶，李国辉一仰脖子，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政芬，你去帮忙做几个好菜，今天我与李大哥好好喝上几杯。正好，昨天我从街上买了两瓶老烧酒。”

“真的？那我就不走啦！政芬，你快去吧。哎，对了，你看我什么脑子，安岱、安国，快快过来，你看，伯伯给你们买的糖果。”李国辉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糖果。

“快去拿，谢谢你伯伯！”政芬对娃娃道。

安岱大些，她上前亲了一下李国辉道：“谢谢李伯伯。”

李国辉两只手轻轻拍拍安岱的小脸说：“安岱真美！”

“我呢？”小安国在一旁看着李国辉偏爱安岱，对李国辉道。

“你呀，你是男子汉大丈夫，是不是？来，也与伯伯亲亲！”说着李国辉把安国抱在怀里亲了一下。

“你呀，这么疼娃娃，再过几个月，兴凤姐给你生个胖小子，还不把你乐坏了？！”政芬在一旁道。

“是呀，我多么盼着她快给我生个胖小子。可是，嗨！真他奶奶的倒霉，偏偏赶上这个时候！”李国辉生气地叹道。

“你快去伙房吧！”邓克保对政芬道。

“好！”政芬说着抱起安国，拉着安岱出了屋。

邓克保拉了一把竹椅子坐在李国辉对面，他叹了一口气道：“这日子到底还有没有个头儿？”

李国辉点了一支香烟道：“快了，共产党的大军一到，咱们不是死就是当俘虏。他奶奶个七孙，我一点儿都不理解，国民党怎么垮得这么快？说完就完啦！”

“有什么办法，兵败如山倒嘛！”

“我看，咱们败就败在这些当官的手中，平日能说会道，一打起仗来个个是熊包。就拿我们八军来说吧，李弥还算有点能耐，可是现在又失去了兵权，让一个狗屁不通的曹天戈当军长。论打仗，老子教他十年也不冒账！”

“汤尧更是个大草包，可是有什么办法，不是照样当咱们最高司令吗？大哥，你比我强，不管怎么说，你手下还有一个团的兵马，就是国军全完了，你手中有这么多的人，还怕弄不到一碗饭吃。可是我，手中只有一个班的勤务兵。”

“你呀，就是不听我的，要是早些下去，最少现在也弄个营长干吧！”

“我不比你，打仗我可是个外行。”

“我这次来，是想让你把弟妹和孩子立刻送到车里去，我们团的家属早已到了那里。不然，共军真打到这里，你拖儿带女的怎么办。”

“她不肯离开我。”

“你好好跟她解释一下嘛。”

“好吧。”

“这样，你如果把她的工作做通了，就告诉我一声，我派人把她娘儿仨送到车里去。”

“谢谢你。”

“如果做不通，你也要记住，万一发生意外，你立刻带着她们

向车里撤，我会在那里等你。你放心，只要有大哥在，决不会让你们受苦。”

“我明白大哥的意思。”

“这个年头儿，多留条后路没错。兔子还知道挖三个洞呢，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

“来啦！”这时，政芬端进菜来，邓克保拿出那两瓶老烧酒，两个人痛饮起来。

李国辉在邓克保家多饮了几杯，被两个随从架到他的吉普车上。车子离开总司令部，便向他的营地开去。路上车子颠簸，李国辉便昏昏沉沉地闭上了双眼。

李国辉的部队驻扎在离蒙自只有二十多华里的平田镇。平田镇地处个旧城和蒙自中间，是个小镇，过去非常冷清，街面上的生意不太好，因为东有蒙自，西有个旧，买卖自然多在大城市，小集镇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可是，自国民党军队开到这里之后，平田镇就热闹多了，生意也红火起来。饭店、赌场、妓院便成了这里的主要“产业”。

三营一连连长胡大虎，带着贴身警卫马蛋在街上转悠了一会儿，胡大虎感到肚子有点儿饿，便对马蛋道：“马蛋！你饿不饿？”

“有点儿！”

“奶奶个七孙，走，喂喂脑袋去！”胡大虎说着，带着马蛋向一家饭店走去。谁知，刚刚到饭店门口，迎头撞见四川佬大黄牙和他手下的四个兵。大黄牙一见连长要进馆子吃饭，便上前给胡大虎行了军礼道：“报告连长，八班老班长孙二向你报告！”

“你个龟孙腿好长，老子总是撇不掉你个赖熊。”胡大虎指着大黄牙道。

“连长，从你当班长、排长、连长，我大黄牙一直跟着你，要想让我离开你，除非共军把我这吃饭的家伙拿去，否则，你休想赶

走我!”

“中中中，老子服了你。正好，我和马蛋都饿啦，今天你请客，中不中?”胡大虎道。

“要不得，你是连长，哪能让我这个小班长请客呢，你们说对不对?”大黄牙说着向四位手下使了个眼色。

“对!连长请客!”

“连长，就请我们吃一顿吧!”

“……”

大黄牙手下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帮着大黄牙说话。

“大黄牙，咱们这样，先进去吃，等吃完之后，咱们赌一把，谁输了谁付账，怎么样?”马蛋在一旁插嘴道。

“这个主意中，大黄牙，干不干?”胡大虎问。

“这……”大黄牙本来想说“行”，可是，他一想，自己身上没有钱，万一输了那不就砸了，因此，他一时没有了主意。

“妈拉个巴子，害怕了，要是不敢赌就滚远点。”马蛋道。

“谁不敢!赌就赌。走!”大黄牙又一想：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到时候真输了，我没钱，他能剥我不成。

七个人进了饭馆，在一张八仙桌四周坐了下来。饭馆的伙计急忙上来倒茶，并问他们道：

“老总，请问吃点什么?要什么酒?”

“有好吃的都弄上来，有云南老烧酒更好，没有老烧酒就随意拣好的弄几瓶!”胡大虎道。

“好的，马上就来!”伙计说着，便转身安排酒菜去了。

时候不大，一席丰盛的酒菜端了上来。胡大虎、大黄牙便与手下弟兄们吃喝起来。大黄牙提出要与连长猜拳，胡大虎哪里服气大黄牙，于是，二人“八个八个，三星、五奎，六六大顺，七个巧”地干了起来。两人拳逢对手，不分上下，三下五除二，四瓶老烧酒，有三瓶进了肚，众人也都有了七分醉意。

就在这时，有位年近花甲的银须驼背老汉，手提一把二胡来到

桌前向胡大虎道：“老总，听首曲儿吧！”

“去去去！老子哪有这份闲心听曲儿，快滚！”胡大虎连看都没看老头儿一眼。

大黄牙一抬头，看见老汉身后站着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那小姑娘虽然衣破发乱，面黄肌瘦，却不乏姿色。大黄牙看着看着便神魂颠倒，流出了口水。

胡大虎正与大黄牙战得来劲，突然见大黄牙如同中了邪，他不由得顺着大黄牙的目光转身看去。当他见到老汉身旁那位小姑娘时，也惊得目瞪口呆，心中暗道：乖乖，是不是七仙女下凡啦！

“老总，行个好，听一曲吧！”老汉又向胡大虎道。

“听听听！”胡大虎想都没想地道。

“请问老总想听什么曲儿？”

“锅底下扒红薯，拣熟的来！”胡大虎一口河南话道。

小姑娘身子一动，向前走了一步，嗨！那一动不要紧，可把胡大虎和大黄牙迷住了。那小姑娘微晃身子，如同垂柳被轻风一拂，身姿好像月中嫦娥、浣纱西施。胡大虎与众人都把两眼睁得大大的，死盯着面前的小姑娘。

二胡一响，小姑娘在乐曲中面带羞涩，轻姿俏动，便唱起歌来：

我带着家乡的歌，
飘流他乡。
时代的风云，
使我心灵遭到难以愈合的创伤。
战争的硝烟，
使我迷失方向。
我到处漂流，到处流浪。
每逢佳节月圆，
我躲在异乡的山谷里，
放声大哭一场。

我是一位无家可归的孤儿，
流浪，
流浪，
流浪，
没有终止的流浪。

“好！奶奶个七孙，唱到老子心里去啦！”胡大虎大声喝彩道。

“好是好，就是太悲了！”大黄牙已经不知什么时候流出几滴眼泪来。

“妈拉个巴子，老子就是个流浪汉！”马蛋道。

“别打岔！听下去！”胡大虎摆摆手道。

我带着家乡的歌，
飘流四方，
风云的变幻，
使我无法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
战争的硝烟，
使我异域逃亡，
我到处漂流，到处流浪。
每逢佳节月圆，
我都登上山坡的顶峰，
 举目面向北方。
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流浪，
流浪，
流浪，
没有终止的流浪。

“好！太好了！曲儿美，这人更美！”随着一阵说笑，一位身着

将军服，戴有少将军衔的中年军官，漫步向那姑娘走来。

“坏啦！连长，你知道他是谁吗？”大黄牙小声对胡大虎道。

“不认识，不过，看样子是个二红砖，烧不熟！”胡大虎道。

“岂止，我告诉你，他是二十六军一六一师四八二团团长田乐天，是个出了名的大色狼。你看着，这小妞今天要遭殃了！”大黄牙道。

“什么？奶奶个七孙，他就是田乐天？”胡大虎大惊道。

“没错，我认识他。”大黄牙道。

“好一个田乐天，老子正要寻他出气，没想到今天让老子撞上了。马蛋、大黄牙，准备好，看我治他！”胡大虎对部下道。

“连长，他可是少将，咱斗不过他！”大黄牙提醒道。

“怕个屁，他是二十六军，咱们是八军，他管不了咱们。再说，这里是八军的地盘！”马蛋说。

就在这个时候，那位名叫田乐天的少将军官正在调戏着那位唱曲儿的小姑娘。

“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干嘛要卖唱，干脆跟着我，当个小姨太太吧！”田乐天说着，便伸手去摸那小姑娘的脸。小姑娘吓得急忙躲到老汉的身后。

“老总，你可不能这样，我孙女还小，求求你啦！”

“小？小更好，小的更好玩，大家说是不是？”田乐天嘻嘻哈哈地对四个贴身卫士道。

“是，哈哈……”

“老总，我儿子也是国军的一位将军，他原在远征军第六军九十三师当团长，名叫李峰。我们来这里是找他的。”老汉道。

“李峰？李峰早就死了，六年前死在缅甸，骨头恐怕都变成土灰了，你上哪儿去找他？还是让你孙女跟着我吧。来，这里有两块大洋，作你的路费回老家去吧，你孙女归我啦！”

“老总，你不能这样，我给你磕头啦！”老汉说着，“扑通”向地上一跪，连连给田乐天磕头。

“好你个糟老头子，不识抬举！”田乐天猛一抬脚，一下子就把老头踢出丈余。那老头儿已是古稀之年，加上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本来身体就虚弱到了极点，怎么受得了他这一脚。老头儿倒地之后，头重重地撞在石壁上，口吐鲜血，一命呜呼。

田乐天的一位士兵走上前去摸摸老头儿的鼻息，对田乐天道：“团长，这老头儿死啦！”

那小姑娘惊魂未定，一听爷爷死了，不顾一切地扑到老汉身上，放声痛哭：“爷爷……”

“这个糟老头子，怎么这么容易死。也好，这小姑娘就是咱们的啦！哈哈……”田乐天一阵大笑之后，便对手下一挥手道：“把这小妞给我弄回去！”

“慢！少将先生，你把这个老头儿打死就算完事啦？这可是一条人命呀！”胡大虎上前对田乐天道。

“咱们国军可是有军纪的呀！”大黄牙在一旁助威说。

“放屁！你们是哪部分的，小小一个上尉连长，竟敢与我这样说话！我看你们是吃了豹子胆啦！”田乐天道。

“我没有豹胆，只有人胆。不过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老子管定啦！”胡大虎大怒道。

“对！我们管定啦！”大黄牙也鼓动道。

“管！”

“无法无天！”

“杀人抵命！”

“凭什么打死人？”

“国民党就败在你们这号人身上！”

大黄牙手下一起哄，围观的群众也纷纷大喊起来。

“反了！别说打死个臭老头子，就是把你们全毙了，等于多杀几只鸡！弟兄们，把小妞给我带走！”田乐天对手下命令道。

“你敢！”胡大虎一点儿也不示弱，上前拦住田乐天。又道：“谁敢动这位小姑娘老子决不客气！”

“吆呵！那我就让你尝尝我枪膛里的子弹是个什么味道。”田乐天说着便去掏枪。没等田乐天摸到枪把，胡大虎等人的枪口早就对准了田乐天的脑袋。

其实，田乐天只是想利用他的地位压压对方，却没有想到胡大虎根本不买他的账，而且还把枪口对准了他的脑壳。这时的田乐天不免有些害怕了，他知道，这里是八军的地盘，他们二十六军的驻地远在二十多华里之外的地方，如果打起来，他占不了便宜。田乐天想到这里，决定找个台阶下，尽快脱身。所以，他微微一笑，装作无事一样，抬手慢慢推开胡大虎的枪道：“好！有种！我这辈子就喜欢你们这么有种的汉子。今天的面子全给你，怎么样？交个朋友，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八军哪个部队？”

“朋友我不想与你交！”胡大虎道。

“为什么？”田乐天问。

“因为你不是人！”

“那么，你可以告诉我你是哪个部队吗？”

“八军二三七师七〇九团三营二连，连长胡大虎。”

“你……”田乐天吓得浑身打了个寒战，真没有想到，他今天在这里撞见了冤家对头。

“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个地球是那么大，又是这么小！”胡大虎用枪指着他道。

原来胡大虎与田乐天早就有仇结。三个月前，八军奉命开往云南南方，当时八军驻防蒙自，二十六军驻防中越边卡河口，两军离得不远。李国辉的七〇九团驻扎白云寨。在白云寨，胡大虎爱上了一个山村姑娘，名叫黄少娟，两人情投意合。黄姑娘祖籍又是河南许昌人，与胡大虎祖籍平顶山很近，黄姑娘的父母也很乐意，于是，决定半月之后给他们办婚事。谁知，一天夜间，七〇九团奉命调防三十华里之外的乐诗冲驻防。到白云寨接防的是二十六军一六一师四八二团，团长正是少将田乐天。

田乐天来到白云寨，发现黄姑娘的姿色，便把她抢到手，强行

让黄姑娘陪着睡觉。黄姑娘向田乐天苦苦哀求，并告诉田乐天，她已许配了七〇九团的胡大虎连长。田乐天是个出了名的色狼，怎肯放过黄姑娘，便奸杀了黄姑娘。黄姑娘的父亲为了给女儿报仇，去乐诗冲找胡大虎，胡大虎闻讯大怒，连夜带领全连一百多号人，偷袭了田乐天的团部，造成田乐天部死伤二十余人，胡大虎也伤亡六人。可是胡大虎却连田乐天长得什么样都没见着，就被军法处判处死刑。团长李国辉爱兵如子，便找师长李彬甫。李彬甫知道胡大虎是李国辉的把兄弟，又从李国辉口中了解到事实真相，也气愤田乐天的不义行为，他便去军部找李弥，由李弥把胡大虎保了出来。这个仇，胡大虎发过毒誓，非报不可。没想到，冤家路窄，他们在这里不期而遇，被胡大虎抓个正着。所以，田乐天心虚，如果在他的防区，他会一点儿都不在乎。可是，今天他是在七〇九团的防区。

“好！我田乐天不与你一般见识，我让你，咱们走！”田乐天想逃。

“不许动！不然老子就开枪啦！”胡大虎大吼道。

田乐天手下也有四位贴身卫士，他们一见胡大虎来真的了，也立刻掏出枪，与此同时，胡大虎手下的枪口正与他们对峙。

正当他们持枪各不相让的时候，李国辉的吉普车到了这里，车子在街上被围观的人群挡住。

李国辉对贴身卫士周强道：“去看看怎么回事？”

“是！”周强急忙下车钻进人群，一会儿工夫，周强回来报告：“团长，不好啦，二十六军的田乐天与三营的胡连长正举枪对峙！”

“胡闹！快去调一个连来应急！”李国辉知道情况不妙，他对另一个卫士许松山道。

许松山领命急忙找人去了。李国辉从车上下来，带着周强，推开人群直入饭馆。

“住手！”李国辉一进饭馆对众人大吼一声。

众人一听，急忙把枪收了起来。田乐天认识李国辉，他一见李国辉，上前行了个军礼道：“李团长，看看你的部下……”

李国辉没有理他，只是对胡大虎道：“这是怎么回事？”

“报告团长，他无故杀了卖唱的老汉，又抢人家黄花闺女……”接着，胡大虎从头到尾把事情经过向李国辉报告一遍。李国辉听罢，走到正哭得死去活来的小姑娘面前。他蹲下，又看了看死去的那位老汉，对小姑娘道：“小妹妹，你家是哪里的？”

小姑娘哭着道：“我们是山东菏泽人，我还没有出世时，爸爸便离开家，前几年日本人进了山东，我家七口人被日本鬼子杀得只剩下我和爷爷啦。爷爷便带着我一路唱曲讨饭来找我爹。听说我爹在云南的二十六军九十三师当团长。”

“他叫啥名字？”李国辉问。

“李峰。”

“李峰？！”

“你认识我爹？”

李国辉点点头。

“叔叔，你带我去找我爹吧，我给你磕头啦。”小姑娘立刻趴在地上给李国辉磕头。

“李峰早死啦！”田乐天插嘴道。

“放屁！”李国辉对田乐天骂道。

“我爹真的死啦？”小姑娘一听他爹死的消息，便流着泪问李国辉。

“听说他只是负了重伤，后来被当地一位山民救下。你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他的。小姑娘，叫啥名字？”

“我叫李小慧。”

“小慧，别怕，有叔叔，叔叔给你作主。”李国辉站了起来，走到田乐天面前道：“田团长，你看怎么办，她——可是我们战友的娃娃呀！”

“我不是故意的。死个臭老头子，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田乐天满不在乎地说。

“田团长，要是你爹被人打死，你会怎样？”李国辉问。

“李团长，我劝你少管闲事，我田某没时间与你磨嘴，对不起，我要走啦！”田乐天说着就要走。

“慢！田团长，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你的防区，我根本不管。可是，这是我的防区，你在我的防区打死人，上面追查下来，我怎么向上面交待？再者，你看看，这么多的群众，我又用何话去向他们交待？”李国辉道。

“你想怎么样？”田乐天问。

就在此时，许松山带来一个连的兵力冲进饭馆，把枪口指向了田乐天。

“下了他们的枪！交军法处！”李国辉命令道。

“你……”还没等田乐天说出口，他与他的手下全部被缴了械。

“押送军部！”李国辉一挥手，手下便把田乐天等人推出门外。

“胡大虎，你把李老汉找个地方埋了。”李国辉道。

“是！”

李国辉又走到李小慧面前，拉住她的手道：“小慧，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爹，咱们走。我先给你安置个地方，等我抽出空来，再把你送到家里去见你娘。”

“爹！”李小慧大哭一声，跪在李国辉面前。

“别哭，从今后，爹不会再叫你受一点儿委屈。将来有机会，咱们一块儿去找你亲爹。”李国辉说罢，拉着李小慧出了饭馆，坐上他的吉普车，押着田乐天等人去了军部。

“他奶奶个七孙，老子真想毙了他！”胡大虎看李国辉走远了道。

“连长，这酒还喝不喝啦！”大黄牙问。

“喝个屁！店家，付账！”胡大虎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块光洋大叫道。

大黄牙嘻皮笑脸地道：“连长，让你破费啦！”

“诸位老总，这顿饭算我请客，你们谁都不要付了。”这时，饭馆小老板走过来说。

“那怎么行，我们怎好白吃你的！”胡大虎道。

“就凭刚才你们能为我们老百姓作主。如果国军都能像你们这样，天下就太平啦。”店老板道。

“好吧，多谢你啦！走，把老头儿抬上！”胡大虎对手下命令道。

众人把老汉的尸体抬出饭店，找了个牛车，把尸体拖走埋了。

李国辉到了军部，把田乐天交给军法处之后，又把李小慧送到邓克保那里，让李小慧暂与邓克保一家住在一块儿，他便回团部去了。

1949年12月30日凌晨，刘、邓向云南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发出最后的通电，全文如下：

李弥将军、余程万将军及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全体将士们：

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除了你们两个军之外，已经全被我们歼灭了。

我们在进军华南、西南以来，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就扫光了白崇禧、胡宗南两部匪军。其横扫之势，你们都已领略，无须更多地赘述。

在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将军的起义响应下，西南数省已迅速解放。所有起义官兵，都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欢迎，都有了光明的出路，都在安安稳稳地欢度新年。茫茫中国大地，只有你们两个军，孤零零地龟缩在云南，还未找到归宿，这是你们的不幸，也是你们执迷不悟的结果。

全中国都解放了，蒋介石只剩下几个孤岛，眼看不久也就解放，你们何苦还在云南转呢？你们又能在云南转多久呢？即使你们想逃到越南，人民解放军也已做好堵击你们的准备，你们岂能逃脱？纵使有些残兵败将，可以逃到越南，流亡外国，

又有什么出路呢？一则是被法国人关禁闭；二则是被法国人骗到保大的部队里当伪军，这又怎样能解救你们的命运呢？与其被法国人侮辱，怎能比得上在国内走向光明，谋求好的归宿好呢？

而且，纵使你们逃到天涯海角，人民解放军是必然追寻你们到天涯海角的！就是你们逃到台湾，也终究逃不脱这一天。因此，摆在你们面前的大道只有一条，就是立即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军队，站在人民方面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向来实行宽大政策，不论何人，只要他真正悔过自新，确有事实表现，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一概表示欢迎。

现在你们可以考虑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希望你们赶快觉悟，赶快派代表到昆明，找卢汉主席接洽，并与七十四军联络。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回头是岸，望勿一误再误。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

政治委员：邓小平

1949年12月30日

也就在此时，汤尧、李弥、余程万等高级将领都集中在总司令部收听通电全文。

汤尧关上收音机，微微一笑对众将领道：“诸位听了中共的最后通牒有何感受？”

“放狗臭屁！”李弥道。

“我看咱们已经是山穷水尽啦！”田仲达说。

“我认为咱们还没有到无路可走的地步，大不了退到澜沧江以西，建立反共根据地，与中共打一场游击战！”石建中道。

“就算中共占领了全云南，咱们可以退到缅甸、老挝，后路大着呢！”李弥说。

“李主席讲得好，咱们的后路又大又宽，不要听共产党乱嚷。不理他们！”

第二天凌晨4时，南宁大地还在一片沉睡之中，人民解放军十三军三十七师接到军部命令，紧急向云南的蒙自挺进。

1月13日，三十七师以惊人的速度赶到国民党军集结地蒙自附近。

三十七师从南宁至蒙自，行程两千余华里，只用了十三天的时间，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算是个奇迹。事后，不少外国军事家都说：“只有共产党的军队才能创造出这样的长途行军世界纪录。”

三十七师一进入蒙自地界，师长周学义便立刻向军长周希汉发报，请示任务。十三军军长周希汉高兴地对政委刘有光道：“周学义真是个飞毛腿！”他立刻命令三十七师，以最快的速度先拿下蒙自机场，切断国民党军空中逃窜的退路。

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立即部署攻打蒙自机场的作战准备。

蒙自吃紧，国民党军被解放军三面包围。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会来得这么快。

14日凌晨，汤尧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二十六军从蒙自机场全部空撤台湾。汤尧立刻在蒙自城内总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传达二十六军紧急空撤台湾的命令。

（本回电文引自刘斌武《陈庚兵团征战记》，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五回

神兵天降两座城解救 败将急逃一山口拼杀

参加汤尧在蒙自总司令部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的有二十六军军长彭佐熙、八军军长曹天戈、云南省主席李弥，还有两个军的各师师长。

会议一开始，李弥便首先传达了蒋介石空撤二十六军回台湾的命令，后又宣布八军改编为第八集团军的方案。

众人一听，谁也不说话。他们心中都十分难过，有的人竟哭出声来。

八军一〇七师师长孙进贤沉不住气，怒气冲冲地指着李弥道：“现在共军步步逼近，我们本应该两军合力共同抗敌，在这个关键时刻却要把二十六军撤回台湾，还要扩编第八兵团，我看是老头子昏了头！”

“闭嘴！委员长这样决定，有他的用意，还需要你来指责吗？”汤尧大怒道。

“眼看共军兵临蒙自，咱们得有个万全之策才行啊。我看孙师长说的不是不在理。”二十六军二三七师师长李彬甫说。

“还有什么眼看，共军作战历来神速，说不定已经在蒙自附近部署兵力了。”二十六军一六一师师长韩濯道。

“你说得也太过头啦，共军再快，也不会快到这种地步吧？”李弥道。

“报告！急电！”就在此刻，报务主任急急忙忙跑进来对汤尧报告。

“念！”汤尧没好气地说。

“在蒙自以东的文山发现共军大部队！”

“什么？……”汤尧吓得急忙站了起来，他抓过电报纸看了一遍道：“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是不是搞错情报啦？”

“快去回电问问，在这个紧要关头弄错情报是要砍头的！”李弥指着报务主任道。

“是！”报务主任回身下去。

这个电报，给在座的将领们当头一棒，会议立刻乱了套。

“司令！快控制机场！”

“司令！快开始南撤吧！”

“快进山吧！”

“撤向车里！”

“去缅甸！”

“去越南吧！”

“还开个尿会！”

“……”

“吵什么！共军还没到，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亏得你们还是国军的高级指挥官！”汤尧大吼道。

“大家沉住气，就算共军真过了文山，要打起来，还有一定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位指挥员，最重要的是冷静！”李弥安慰众将道。

“对嘛！要冷静，共军一路急行军，经过数天的劳苦，犹如强弩之末，势不可穿鲁缟，再说，那只是一支先头小股部队，有什么可怕的！”汤尧尽量平静下来，对众人道。

“报告！”报务主任又进来报告说：“据确切侦察，文山一带的

小股共军不是陈赓的先头部队，而是小股地方游击队！”

“看看，我说共军不会这么快吧！”汤尧一听，长长出了一口气道。

其实，逼近蒙自的正是陈赓手下的十三军三十七师，只是他们的情报一时还弄不清楚。

“诸位不必担心，我们现在还有七万兵力，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凭借滇南天险，完全可以阻击共军！”李弥道。

“我提出这次作战的三个方案：一是立刻在蒙自严密布防，加强对机场的控制，掩护二十六军全部撤台。等二十六军撤台之后，八军主力放在东线的马塘、文山、莲花塘一线，守住河西岸，阻击陈赓部队西进。”汤尧道。

“二十六军立即交出蒙自各处防区，今天散会后，必须把防区移交八军。八军进入防区，立刻准备进入马塘、文山、莲花塘各地要塞，在河岸构筑工事，万不可让共军渡河！”

李弥和汤尧想得不坏，可是，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解放军三十七师已经占领了马塘、文山、莲花塘，后续部队正向蒙自快速集结。

“只要我们打败陈赓的第四兵团，我们就有把握在滇南站稳脚跟。只要我们在滇南立足下来，我们就可以扩军备战，组建第八兵团，再攻下昆明，北进入川，逐步扩大基地，直到恢复大陆全部失地。”汤尧到了此时，还在做美梦。

“我们的装备和给养从哪里来？”八军四十四师师长石建中问。

“你们不要忘记，美国会源源不断地从中印滇南国际通道运过来的。”汤尧道。

这一点汤尧没有说错，滇南国际通道的确能起到这个作用。可是，有无大批军用物资再运进中国，只有天知道。

“诸位，第二个方案，如果八军战败，共军占领蒙自，开远的一〇七师和普雄的教导师立刻撤到元江、红河西岸，四十四师占领南沙，三师守在曼耗，二三七师守莲花塘一线，我们要凭借元江天

险，把共军堵在元江东岸。”汤尧说。

“元江两岸山高坡陡，江水湍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共军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别想渡过元江。”李弥说。

可是，他们自己能不能渡过元江，这还是个问号。李弥与汤尧一唱一和，只是想给他们的部下多打打气。

“第三个方案，如果元江再次失守，我们便全军退到车里。在那里，我们照样能建立反共基地。”汤尧道。

“车里可是个好地方，万一共军兵犯车里，咱们就进入缅甸的金三角地区。金三角，那可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资源丰富，山高林密，我们可以以金三角为核心，建立金三角反共基地，与共军长期打游击战！”李弥道。

“听说金三角里面种的都是鸦片，如果真去那里，我们不就成了鸦片军啦！”李彬甫说了一句笑话。汤尧和李弥也笑了。

“依我说，干脆进入金三角，建立第二个台湾，总比去台湾那个鬼地方好。我不去台湾。主席、司令，把我调入八军算啦。八军的师长中，有谁要去台湾，我愿与他对换。”吕维英师长大声说道。

“休得胡说八道，执行命令！”汤尧板着脸说。

吕维英一看，把头一低，不再做声了。

“这次行动关系到我们这个部队的生死存亡，希望大家坚决执行命令。散会之后，要立刻行动，执行第一方案。如有违抗，就地正法！决不姑息！”李弥道。

散会之后，李弥便去了机场，乘飞机去西昌，与胡宗南商议“军务大事”去了。汤尧与曹天戈亲自把李弥送上飞机。

可是，汤尧和曹天戈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与李弥的最后诀别。

1月15日凌晨，三十七师的先头部队摸到了蒙自机场的东侧。

“红星，红星，我是天猴，我是天猴，请回话，请回话！”报话员向总部呼叫。

“天猴，天猴，我是红星，我是红星，请你回话，请你回话！”
报话机里传来了对方的呼叫。

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急忙夺过报话机道：“报告红星，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请指示！”

“天猴听令，火速拿下机场，占领蒙自，不许放敌军空撤台湾！”这是十三军军长周希汉的声音。

“天猴明白！”周学义放下报话机，对通讯兵命令道：“速传令各团长立刻来这里开会！”

“是！”

时间不长，各团长都到齐了，周学义在夜幕中对众人道：“据我方侦察，敌人还未发现我军的行动，这对我军行动十分有利。我命令：一一〇团傅一宗听令！”

“一一〇团傅一宗听候命令！”

“我命令你团取道石洞，急速扑向机场，给我狠狠地打，不许一架敌机升空！”

“是！”

“一〇九团顾永武听令！”

“一〇九团顾永武听候命令！”

“命令你团配合一一〇团，绕过蒙自县城，堵住可能从个旧增援的敌人。只要能坚持四、五个小时，兄弟师团就可以到达！”

“是！”

“一一一团许立山听令！”

“一一一团许立山听候命令！”

“命令你团急奔横湾，堵住从机场南逃的敌人。你的担子最重，机场可能有几万要撤台的二十六军官兵，他们在机场打响之后，会疯狂地南逃。你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堵住他们，能堵住多少堵住多少！”

“是！”

“副师长吴效闵随一一〇团行动，政委雷起云随一一一团行动，

我和师部随一〇九团行动！明白吗？”

“明白！”众人道。

“好！出发！”周学义命令道。

一一〇团团团长回到团部，与副师长吴效闵、团政委张谦碰了个头之后，傅一宗命令三营直插机场，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一营二营配合三营，从两翼攻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三营长安玉峰是员虎将，三十来岁，他领命之后，带领全营官兵，摸着黑，不顾一切地直扑机场。当他们赶到机场时，只见机场灯光通明，有几架飞机正准备起飞。

“动作要快，决不能放走一架敌机！”安玉峰对手下命令道。

“营长，放心吧，如果飞上天一架，老子就跳到天上把它按下来！”二连长罗光说。

“闭嘴！休得开玩笑，要放走一架飞机，我就毙了你！”安玉峰对罗光道。

此时的蒙自各处，刚刚完成换防任务，二十六军已有三分之一的部队家属集结到机场正准备空撤台湾。机场已经交给八军三师管辖，守卫机场的是空军地勤保卫大队和外围驻防的八军三师三〇二团的一个营。

三营尖刀连连长胡卫雄带着一百多人已经摸进了机场，可是，空军保卫大队一点都没有发觉。尖刀连五班班长李华堂带着十几个人，干脆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什么人？”值勤的敌人突然发现前面来了一支小队伍，警惕地端起枪，其中一位军官大声喝问。

“自己人！”李华堂满不在乎地答道，并加快了步子。

“口令！”敌军官又问。

“这就是口令！”李华堂与手下突然向敌人扔出几颗手榴弹，接着又是一阵射击。那“轰轰”的爆炸声和如同鞭炮一样的枪声混在一起，值勤敌军多数在这曲“战歌”声中倒下，余者回头便跑。

“追!”尖刀连连长胡卫雄在后面大吼一声,一百多人的部队直冲机场的停机坪。

机场在一片混乱中拉响了警报,那几架已经发动起来的飞机一看不好,便争先占领起飞的跑道。

“冲上去,打掉它!”胡卫雄大吼着,边打边冲了上去。

“冲啊!”五班长李华堂冲到最前面,一架飞机在跑道上被李华堂与他的战友拦住,十几颗手榴弹连续投向那架飞机。只听得一声巨响,飞机在一团火光中炸成两截。后面的一架飞机来不及刹车,撞进火海里,接着又是一声爆炸,那架飞机也被报销了。这时,三营的另两个连也从两侧打响,机场上总共十来架军用飞机,三下五除二,就成了十几个大火球。

“尖刀连!冲进空军基地指挥部,控制机场!”营长安玉峰命令道。

“是!”胡卫雄一挥手大叫道:“同志们!冲向空军基地指挥部!”

胡卫雄一声命令,一百多名官兵,拼命向机场的指挥部冲去。

空军保卫大队队长从梦中惊醒,他慌慌张张地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这时有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报告道:“报……报……报告队长,共军打……打……打进来啦!”

“混蛋!什么共军?事先一点儿情报都没有,怎么可能是共军?”大队长到了这个时候还不相信是人民解放军攻到他的床头上来了。

“要不,就是游击队!”

“走!出去看看!”

他的话音刚落,李华堂带着几个人已经冲进他的屋里。

“不许动!”

“动就打死你!”

敌空军大队长十分机警,他一把抓住值勤官,闪电般地躲到值勤官身后,举枪就要向李华堂开枪。这时,几只枪同时开火,两人

立刻被击毙。

李华堂上前踢了踢那位大队长道：“奶奶个熊，与老子干！你是找死！”

“铃铃……”大队长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

“班长，接不接！”有位战士问。

“接！”李华堂两步跨过去，抓过电话，只听电话里有人道：“是机场指挥部吗？”

“你是谁？”李华堂问。

“我是汤尧，你是什么人？”电话中道。

“你真是汤尧吗？”

“少废话，你到底是谁？机场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李华堂一听是汤尧便来了劲，他一手拿电话，一屁股坐在桌子上对汤尧道：“汤尧，我真想见见你个王八羔子，我们的人都想念你！”

“你到底是谁？”

“我是你爷爷！”

“混蛋！我毙了你！”

“我告诉你汤尧，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军三十七师一一〇团三营尖刀连五班班长李华堂，你李大爷，你听见了吗？……怎么没有声音啦？”李华堂放下电话又道：“汤尧真没礼貌，也不打招呼就把电话挂啦！”

手下几个战士见班长那个样子，都大笑起来。

“笑什么？快！下去消灭敌人！”

机场警卫大队有一个营的兵力，都驻扎在机场西侧的小坡下面。这时，他们已经从惊慌中清醒过来，以营房为掩护，与三营的二连展开了枪战。

机场的西侧，是部分二十六军准备空撤的先头部队和家属，这些人为了保护家属，便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阻止三营的一连和三连向前推进。由于敌军数量高达万余人，使得两个连无法前进一步。

营长安玉峰一看情况不妙，便决定先集中兵力拿下机场警卫大队，再回头吃掉西侧的重兵。于是，他命令一连与二十六军先头部队对峙，自己便带着二连与三连会合，集中兵力打掉机场警卫大队。

“同志们！冲过去，消灭他们！”两个连的三百多名官兵如同猛虎下山，直冲敌营。

警卫大队的官兵是空军地勤保卫部队，很少参加实战，他们一听解放军打进了机场，又见飞机全部被炸，早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多数人一见解放军冲了上来，回头便逃。只几分钟时间，空军基地的警卫大队便全部解决了。可是，驻扎机场外围的八军三师三〇二团二营是负责机场安全的部队，他们接到命令，急忙赶赴机场救援。三营长安玉峰又带领部队与他们拼杀在一起。

汤尧知道丢了机场会给整个部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他命令八军三师三〇二团全团奔赴机场救援，企图夺回机场。可是，三〇二团却遭到解放军一〇九团的埋伏，伤亡巨大，不得不退回去。汤尧命令个旧的二十六军一六一师派两个团增援机场。谁知，一〇九团在半路上如同垒了一道铜墙铁壁，那两个团与一〇九团拼杀几个小时，都无法通过。

机场上准备空撤的二十六军万把人，有一半都是家属和娃娃，他们一见机场丢失，飞机被炸，撤台无望，又怕家属不安全，便组织向西撤退。却不知解放军一一一团正半道上埋伏着。当他们一进入伏击地，团长许立山一声命令，阵地上便打得天昏地暗。二十六军一了解放军在这里设下埋伏，不知有多少人，不敢恋战，只好各自为战，四处逃窜。一一一团一口气把他们赶出数十里。

真乃兵败如山倒！机场上空已经飘扬起五星红旗了。

丢掉机场，使得全军大乱。这时的汤尧，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控制局面了。

到了下午两点钟，解放军三十八师赶到蒙自投入战斗。汤尧一见大势已去，立刻发出命令，让二十六军留下一个团死守个旧，其

余部队立刻向西撤，要以最快的速度撤到元江，渡过西岸，准备施行第二作战方案。

就在此时，李弥从西昌返回蒙自，当他的座机飞临蒙自机场上空时，看到机场一片火海，他目瞪口呆，自言自语“完了！完了！彻底完蛋啦！”

“军座，共军已经占领机场，无法降落，怎么办？”手下向李弥问道。

“他妈的，还用问吗？去台湾！”李弥大吼道。

飞机一抬头，直升高空，向台湾飞去。

留守个旧抵抗解放军的是二十六军一六一师八四一团，团长李通接到命令后，气得咬牙大骂韩濯师长：“狗日的，好事没我的份儿，这样的事却找到老子头上！”可是，军令难违，没办法，硬着头皮也得打。

陈赓发出命令：中路三十七师、三十八师，立即向个旧、建水、石屏进军，穷追残敌，消灭这支国民党残军。南路一五一师、一一四师直逼元江东岸，阻止残军渡过元江。北路边纵第十支队、第九支队和卢汉的起义军，从北向南杀，力争把残军消灭在元江东岸。

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与政委雷起云商定，一一〇团三营进驻蒙自，营长安玉峰任城防司令，负责组建第一个俘虏营，并且，担任蒙自机场的保安任务。一〇九团两个营迂回个旧西边，另一个营配合一一一团一个营绕到个旧北面，一一一团另两个营负责南面，一一〇团两个营负责东面，形成四面包围个旧城的局面，准备在个旧再打个漂亮仗。

17日天一亮，三十七师便下达了进攻个旧城的命令。

猛烈的炮火把个旧城炸得几乎要翻个，守城的残军八四一团在死亡中挣扎。团长李通命令：“退却者就地枪毙！”这下可苦了八四一团的官兵，他们只得死守城池。三十七师虽然火力很猛，却接近不了城池，因为个旧县城的城堡工事修筑得特别好，工事里又架着

无数挺轻重机枪，拼命向攻城的解放军扫射，使得攻城部队伤亡惨重，一时无法拿下个旧城。

师长周学义亲自跑到一一〇团，问团长傅一宗：“你是怎么搞的，大江大浪都过来啦，一个小小的个旧东城门你却拿不下来？”

“师长，你等着，再有两个小时，我拿不下东城门，你就把我脑袋砍下来！”傅一宗道。

“两小时？干脆，你到那边睡觉去，我另换个团长！”

“好！师长，一个小时内我保证拿下东城门。同志们！全团跟我攻城！奶奶的，我就不信老子会在个旧翻了船！”他说罢，便带着官兵冲出掩体。

傅一宗来到前沿，组织了一个敢死队，准备强攻东城门。

“你们听着，把重机枪、六〇炮、火箭筒都给我对准城门，狠狠地给我轰！掩护敢死队攻城！”傅一宗命令道。

霎时间，东城门战火飞扬，硝烟滚滚。城楼上的残军被炮火打得无法还击，敢死队趁机冲上城门。可是，当他们冲到城门时才发现城门早已被封死了。

傅一宗立刻派人送上去十包炸药，敢死队在城门下放好炸药，点上火，只听一声震天巨响，城门被炸开，敢死队五十余人如同雄狮冲入城内。

只有十来分钟，东城门便被攻破，团长傅一宗哈哈大笑道：“狗日的，再难还能难住我老傅？”

东城门一攻破，一一〇团便冲进城内，西、南、北三面的城门也相继被攻破，这时的国民党残军乱作一团，团长李通不得不举起了白旗。

个旧解放了，这一仗共歼敌一个团，俘虏五百余人，活捉团长李通。

李国辉的七〇九团，跟着师长李彬甫的师部向石屏方向撤，可是，当他们进入建水以南的格尼大山时，遭到解放军三十八师先遣

部队的伏击。李彬甫立刻命令二三四团和二三五团突围夺路。

这里是一个大山谷，上面的山口是惟一通道，要想通过这里，必须抢占这个山口。如果不能立刻夺取山口，整个师就有被堵在这里等死的危险。可是，山路很窄，别说两个团难以展开，就是一个连也很难展开。

二三四团派人冲锋，通往山口的道路上已经堆积了上百具尸体，山口如同老虎口，上去多少被吞掉多少，使得李彬甫一筹莫展，大伤脑筋。

其实，守在前面山口上的人民解放军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如果说给李彬甫听，他决不会相信对方一个排的兵力能死死拖住他整整一个师。可是，这的确是真事。

守在山口上的人民解放军是十三军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五连三排，总共三十一个人。

三排长郭存胜比李彬甫的二三七师先头部队早到五分钟，当他们发现山下有万余敌人正向这里涌来时，排长郭存胜立刻决定一面火速向上级报告，一面组织人力阻击敌人。

李彬甫被堵在山下，警觉到如果不能尽早攻克山口，万一共军大军一到，他便会成为瓮中之鳖，难逃全师被歼的后果。于是，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夺下山口。他命令所有的炮一起向山口乱轰，并组织三个强攻队，作第一、第二、第三梯队，轮流强攻。

山口上被炮弹炸成一片火海，三十一位战士死伤过半，可是，他们咬紧牙关，死守山口，使得敌军无法前进。

强攻队在重武器的配合下，开始了第八次冲锋。

“同志们！只要能把敌人堵在这里，就算我们全排都战死也值！”郭存胜向战士们喊道。

“排长，放心吧，只要我们还剩下一个人，决不会放敌人过这个山口！”七班长道。

“排长！咱们不能这样打，万一敌人用火箭筒等杀伤力很强的

武器向我们进攻，咱们会全部完蛋，如果大家都牺牲了，那不是等于放走敌人吗？”负了重伤的九班长道。

“你说怎么办？”郭存胜道。

“我建议把十几位负伤的同志留下，阻击敌人，你们九个人去那边山洞里隐蔽起来，我们如果战死，你再派四个人过来阻击敌人，那四个人光荣了，剩下的五个人还可以抵挡，这样可以多争取点时间。等大部队赶到，山下的敌人一个也跑不了。”九班长道。

“好主意，不过我得留下，你带他们八个隐蔽起来！”郭存胜道。

“我能动吗？不要争了，这是非常时刻，快！排长，敌人冲上来了！”九班长大吼道。

“唿——”果然，敌人开始使用火箭筒，那熊熊的大火猛烈地扑了上来。

“快走排长！”九班长又在喊。

“能跑的快跟我躲进山洞！”郭存胜此时，再也不能犹豫了。

残军强攻队先用火箭筒开路，霎时间，三排阵地烈火熊熊，树木、乱草全被大火点着，三排留守的战士在火海中咬着牙向敌人还击。

大火虽然对守山口的解放军战士形成巨大威胁，同时，也给强攻的敌人带来麻烦，他们谁都不敢冲进前面的火海。师长李彬甫一见强攻队不敢越过火海，便向强攻队下了一道命令：“停止不前者，就地处决！”

这道命令真起作用，强攻队立刻冲进火海，向山口逼近。

“班长，敌人又冲上来啦！”

“给我狠狠地打！决不能放过一个敌人！”九班长大吼道。

一排子弹向强攻队打了过去，接着，十几颗手榴弹又投向敌群，敌军的强攻队又被全部消灭在山口下。

敌军像发了疯般的向山口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山口上的九班长与十来位伤员全部战死了。

就在此时，郭存胜命令八班长带三名战士冲了上去。

残军强攻队的先锋已攻上山口，四名解放军战士冲上去一阵拼杀，又把他们压了下去。

残军被击退，八班长捡到一支火箭筒，还有两发炮弹。他高兴地拿起火箭筒对战士道：“乖乖，敌人在这个时候给咱们送来这玩意儿，真是救了咱们的急呀！喂！谁会使用这东西？”

“我会！”一名青年战士道。

“好！它归你啦，不过，只有两发炮弹，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命令不许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明白吗？”八班长道。

“明白！”

残军又一次冲锋，八班长命令还击，可是，他们只有四个人，在残军强攻队重武器的进攻下，不到三分钟，又牺牲了两名战士。八班长立刻命令使用火箭筒，两发炮弹也射向残军强攻队，残军又被压了下去。

“开炮！开炮！把山口给我炸平！”李彬甫气得暴跳如雷。

“轰轰轰……”一发又一发重型炮弹准确地落在山口上，山口上被那无数的炮弹炸得黑烟遮天，沙石四溅，八班长与另一名战士被炸身亡。排长郭存胜带着四名战士又扑上山口。

这时的李国辉团，在二三七师的尾部担任后卫，前面长时间受阻，李国辉知道不妙，他想，如果再攻不下前面的山口，共军大军一到，那么，他们全师一个也逃不掉。共军既然在前面设下伏兵，就不能排除后面有追兵。李国辉坐不住了，他找来四位营长和副团长，共同研究对策。他们决定必须丢掉所有重东西，轻装南逃，抛开大部队，从南边的树林中寻一条小道，逃出这个是非之地。

他们决定之后，便悄悄地、一声不响地钻进了森林中，都没向李彬甫打招呼。

不能不说李国辉是个聪明人，这次他能逃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包围，就说明了这一点。早在卢汉起义时，他就感到时局对他们不利，他就立刻决定把全团家属子女送往车里。由于七〇九团中无一位家属随军行动，使他们行军作战十分方便，没有一点拖累。如果

七〇九团与其他残军部队一样拖儿带女，这次，他也逃脱不掉人民解放军的包围。正因为有李国辉的存在，才会有金三角国民党残军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后话。

再说，在山口上阻击敌军的三排，只剩下排长郭存胜和四名战士了。他们又打退了敌军几次冲锋之后，四名战士也先后牺牲了，他也负了重伤。这次山口阻击战，三排三十一个人，用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打退敌军二十四次冲锋，消灭六百余人，三排除排长郭存胜以外，全部战死。

郭存胜虽身负重伤，却毫无惧色，面对山下近万敌军，他准备一个人与敌军作最后的较量。就在此时，解放军三十八师一一三团赶到山口。三十七师一〇九团又在残军二三七师尾部打响了。

三十八师师长徐其孝抱住遍体鳞伤的郭存胜，激动地说：“英雄啊！英雄！我要向上级报请，为你记特等功！”

“不！应该给他们报特等功！”郭存胜指着牺牲的战士说。

“好，是你们三排换来了这次胜利！”徐其孝说着，让人把郭存胜抬了下去。

“向敌军发起总攻！”徐其孝一声命令，顿时，山上、山下，枪炮轰鸣，杀声冲天，敌军二三七师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二三七师除了李国辉的七〇九团之外，全部被歼。二三七师师长李彬甫下落不明，有人说他被击毙了，也有人说他掉进山沟里摔死了。还有人说他从大森林中逃到了外国。十年之后，李彬甫真的在缅甸出现了。

再说李国辉，逃出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后，日夜不停地向南逃窜，过了元江之后，又向西南逃出八十余华里。之后，副团长张复生对李国辉道：“团座，不能再走啦，咱们得找个地方喂喂肚皮了，大家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部队得休息一下，不然会全部倒下。”

“好吧，咱们找个小山村，把山村封锁起来，只许进不许出，咱们在那里休息一天。”李国辉道。

他们又走了半个小时的路，手下报告，前面发现一个苗人山寨，山寨有五六十户人家。李国辉立即命令：“进入山寨，封锁道路！”

李国辉与手下一千四百余人进入苗寨之后，立刻都拥进苗人的各家各户，强迫苗人拿出粮食，为他们做饭。

苗人山寨位于底马镇以南的高山密林中，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以打猎为生，本来生活就很难过，突然闯进来一千多口人，使得山寨无力招架，但是，谁也不敢抗拒这些带枪的败军，只好听任他们抢去口粮。

七〇九团在这个山寨住下，把整个山寨中的粮食、牛、羊、鸡、狗等等凡是能吃的都一扫而光。山寨的人们被他们逼得哭爹叫娘。李国辉本来决定连夜南行，可是，他的手下实在太累了，都纷纷吵着在这里休养一夜。李国辉无奈，只得同意众人的意见。

苗人山寨的头领是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此人胆大心细，他看到这些国民党军队如此欺压他的山民，十分恼火，可是，他又没有能力反抗，更使他担心的是，还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走，如此下去，他们的山民非全部饿死不可。于是，他便在夜间找来十几位猎手，带着十几支猎枪，钻进山寨北面的丛林里，商议如何赶走这些军人。

“大家都想想办法，不然，咱们都活不成了。”头人道。

“有什么办法，咱们又斗不过他们。”

“那我们也不能等死。”

“拼了！”

“对！跟他们拼啦！”

“反正是个死！”

“……”

“拼了？”头人突然有了主意，他对众人道：“我有办法啦。”

“快说，有什么好办法？”

“他们这支国民党军队是被解放军追得无处可逃，你们没看到，

他们一进山寨饿得那个样子。我想，只要咱们在山上一齐放枪，大喊共军来啦，他们保准就吓跑了。”头人道。

“对！这个主意准行！”

于是，他们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在山寨不远的丛林中一齐开枪，并大叫大喊：“共军来了，共军来了……”

突然的枪声把敌军惊醒，李国辉如同惊弓之鸟，他立刻命令全团撤离，仓皇钻进丛林之中。

苗人用他们的聪明智慧赶走了李国辉一个团的军队。

第六回

元江争夺汤司令被俘 战场私逃邓克保漏网

说到元江红河口一战，令人啼笑皆非。

事情是这样的，1月18日下午5时，人民解放军一五一师奉命追击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部命令务必要把敌二十六军消灭在元江东岸，决不能让敌人越过元江。可是当时一五一师的位置在敌军尾部，如果在敌军屁股后面一打，敌军会逃得更快，他们就会逃过元江。更重要的是，敌人的先头部队正在元江的红河口渡口抢建浮桥，如果浮桥建成，敌人就会逃走，这样，就完不成完全、彻底把二十六军消灭在元江东岸的任务。

二十六军当时由军长彭佐熙率领，下属一六一、一九三师和九十三师部分残军总共一万五千余人，都在这条路线上。因此，这一仗非同儿戏。

要想堵住二十六军主力，必须封锁红河口渡口，破坏敌人的浮桥，使二十六军无法渡过元江。也就是说，一五一师要派出一支神兵，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红河口，堵住敌人。

可是，要从敌军尾部插到敌军的前面，那也不是一张嘴就能办得到的事。

怎么才能超过敌人占领红河口呢？绕道根本来不及。一五一师

的将领们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从敌军队伍中穿过去，直奔红河口。

这可是一个大胆的冒险作战方案，两军作战，要从敌军的尾部混进敌群，又得从敌军队伍里穿过，赶到前面去拦截敌人，这可是在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事。但是，当时也只有这条路可走。

一五一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四五二团。四五二团立刻决定选拔八十名年轻力壮、又有作战经验的战士，组成一支神兵，完成这次任务。担任这支神兵队长的是一位名叫盖万合的排长。

团长交待了任务之后，递给他一封从敌军中刚刚缴获的密信，这封信是汤尧写给二十六军军长彭佐熙的亲笔信，由一个大信封装着，信封上有汤尧的亲笔字：“面交二十六军军长彭佐熙亲启。”落款是“汤尧书”。

团长对盖万合道：“盖万合同志，这封信虽然是前天汤尧写给彭佐熙的旧信，但是，可以唬唬他的手下，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它。”

“我明白！”盖万合道。

盖万合领命，带领八十名战士，从二十六军尾部直追二十六军主力。

身穿少校军服的盖万合，带着八十位“国军”官兵正急急地走着，突然，二十六军后尾部队从山道上的树林中大喊道：“什么人？举起手来！”

“解放军长官，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是八军司令部的。”盖万合故意慌慌张张地道。

“噢，自己人！”说着，从树林中跳出十几个人来，为首的是一位少尉军官，当他走到盖万合面前时，一见是位少校长官，急忙行礼道：“报告长官，二十六军三连一排排长钱新奉命后卫。”

盖万合装作急忙镇静还礼道：“我还以为你们是共军呢！”

“你们从兵团司令部来？怎么从后面上来啦！”钱新问。

“他妈的！我奉命给你们军长送密信，这个倒霉的差使！哎，你们军座在哪儿？”盖万合问。

“在最前面。”钱答道。

“好吧，弟兄们，快，赶上去！”盖万合一挥手，便又急忙向前赶去。

盖万合很快赶上了大部队，他们便挤进拥挤在狭窄山道上的残军中间，并急急忙忙往前赶路。他们的急速行军，引起了后卫团团长朱怀昌的怀疑。朱怀昌见盖万合带了七八十号人，急速穿梭在队伍中间向前赶路，心中暗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后卫只有我三九七团，并无其他部队，就算有其他部队，他们也只会跟随大军行动，决不会这么急忙赶路？

“干什么的？”朱怀昌向盖万合喊道。

盖万合停下脚步，上下看了看朱怀昌，很不情愿地给朱怀昌行了个军礼道：“少将先生，我可没有时间和你多说话，有屁快放！”

“你是哪个部队的？为什么这么急赶路？”

“少管闲事，误了我的大事，我就毙了你！”

朱怀昌一愣，心中暗道：这小子是什么人，一个小小的少校，竟敢这般口吐狂言，难道他们是汤尧的亲兵不成？不然，决没有这么大的口气。但是，也得弄清楚。“对不起兄弟，我是负责后卫的，请你说清楚。”朱怀昌道。

“好吧！我是兵团司令部汤司令手下的副官，奉汤司令命令，给你们军长送紧急密信。这回你知道了吧？”

“我怎么能相信你的话呢？”

“你想让我证实自己的身份？”

“不敢，不过你如果能让我看看汤司令的手迹，我什么都相信。”

“放肆！密信你也敢看？”

“不敢，我只想看看信封。”

“滚！别误了我的时间。”

“对不起，你要不让我看就不能放你们过去！”

“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

“为了部队的安全，我不得不这样做。请原谅。”

“好吧!”盖万合这才不紧不慢地从口袋中掏出汤尧那份“密件”，亮在朱怀昌的面前道：“少将先生，需要不需要拆开看看?”

朱怀昌一见汤尧的亲笔信，吓得脸上立刻变了色，他知道，私看密件是要掉脑袋的。朱怀昌急忙向盖万合行礼道：“我该死，我该死，是我耽误了你的时间。”

盖万合把信又装进口袋中对朱怀昌道：“团长先生，你能否派一位营长或你的副官带上几个兵在前面为我们开道，一直把我们送到军部?”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朱怀昌说着回头喊了一声：“刘副官!”

“有!”

“你带几个兵，为兵团司令部的人开路，要一直把他们送到军部，明白吗?”

“明白!”

“好!你们走吧，对不起，误了你的时间!”朱怀昌又给盖万合行礼道。

“多谢啦!”

刘副官带着几个士兵在前面开路，行军更加方便，而且快得多了。

“闪开!闪开!”

“快闪开!”

“躲到路边去!”

刘副官在前面驱赶着路上的官兵，大呼小叫着。路上的官兵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一支特别小分队，都是一些惹不起的人，便纷纷躲在路边，让盖万合等人急速通过。

路上的残军，如同逃难的灾民，他们拖家带口，大人叫，孩子哭，女人骂，吵吵嚷嚷，行动特别缓慢。有的家属干脆坐在路边上

不走，闹着要死要活。

盖万合一行，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急行军，在凌晨十二点半到达红河渡口。

红河渡口上的浮桥早已架好，二十六军的兵马已经过桥两千余人，军长彭佐熙、一六一师师长韩濯和一九三师师长吕维英刚刚渡过浮桥。这时正通过浮桥的是九十三师二七七团。

他们来到元江红河渡口东岸，盖万合对刘副官道：“刘副官，你们不要送了，我们自己过江。”

“好吧，你们走好，我们在这里等部队。”刘副官为送他们，嗓子都喊哑了，他们正不想再送，一听盖万合说让他们停止送行，都十分高兴。

盖万合一行走上浮桥，对身后的人小声道：“执行1号！”

“执行1号！”

“执行1号！”

“……”

战士们在黑暗中一个传一个。

此时的元江江面上十分寂静，渡桥上的士兵三三两两，有气无力地行走在浮桥上，没有一个人说话。江水流得并不是太急，从表面上看，江面如同一个丢在地面上的镜子。这天夜里，正是农历的十二月初二，月亮正好是在地球的另一端，所以，红河口的夜色十分黑。

在深夜中行军，在夜幕中逃亡，在昏昏迷迷中昏昏迷迷，谁都不太注意谁，谁都不会想到，他们中间会有自己的敌人，当然，他们也不可能想到。

“轰——轰——轰——”

突然，几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如同当空的闪电霹雳，硬是把那沉睡的夜幕撕开了。

随着几声巨响，浮桥连同浮桥上半走半睡的残军官兵随着一个个巨大的水柱，被抛向高空，又掉进江水中。

“共军来啦——”

“共军来啦——”

“……”

一声又一声的喊叫，把这些逃亡中的军人吓得心惊肉跳，魂飞胆破。他们好像在噩梦中惊醒，一片惊叫。当他们看到江面上惟一可以使他们逃命的浮桥被炸，个个陷入一片绝望的恐惧之中。

冲到元江西岸的盖万合等八十余人，便向已过江的残军尾部杀去，残军此时弄不清怎么回事，谁也不敢抵抗，只顾拼命逃窜。

解放军一五一师在敌二十六军后面一路追杀，残军被困在山道上无力抵抗，便纷纷举手投降。到了第二天上午九点多，二十六军除军长彭佐熙、一六一师师长韩濯和一九三师师长吕维英带领两千余人渡过元江逃亡外，其余人马全部被俘。

彭佐熙带领部分人马一路南逃，路经绿春、平河进入越南，当他停下来时，发现只剩下百十人了。

18日，汤尧还在石屏，他在石屏召开了他一生军事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八军军长曹天戈、一七〇师师长孙进贤、四十四师师长石建中、三师师长田仲达、教导师师长李正轩等人。

在这次会议上，人们没有了往日那种神气十足的将军风采，个个神情惶然，满面愁容。他们坐在破旧的竹椅子上，希望汤尧能在这个会议上给他们带来一些好消息。

当汤尧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又感到失望了，从汤尧的脸上、眼睛里，众将们已经发现他们的前途灰暗、渺茫。

汤尧强作精神，先咳嗽两声，清清嗓门道：“诸位，现在我军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最危急的时刻，我们要镇静，不要惊慌失措。你们应该明白，我们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们精诚团结，坚定信心，我们一定能克服面前的困难，战胜敌人，走出困境。当然，失败和损失会有的，这也是难免的，

不要说我们，诸葛亮还有打败仗的时候呢。不要一打败仗就灰心丧气，跟死了娘老子一样，要振作起来。”

“司令，你让我们怎么振作起来？现在共军大军压境，如同洪水，势不可当，得有个万全之策才行啊！”孙进贤说。

“是啊，自蒙自与共军初战到现在才短短两天时间，我们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状态，损兵折将，四处逃散，溃不成军。这样下去不要几天，咱们就会被共军吃掉！”石建中道。

“我们虽已经退到了石屏一带，但是，石屏不是安全之地，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地退到元江西岸，执行第二作战方案。”田仲达说。

“我军行动太缓慢，营以上的军官绝大部分都有家属同行，给行军增添了不少的麻烦，这个问题不解决，会给作战带来很大的困难。”曹天戈道。

“怎么解决？把她们统统丢给共军？”李正轩没好气地说。

“把她们都毙了更好！”石建中火上加油。

“好啦！不要说的那么难听。下面我宣布命令！”汤尧道。

众人一听命令，立刻站了起来。

“一七〇师师长孙进贤！”

“有！”

“教导师师长李正轩！”

“有！”

“命令你们两个师为右路纵队，由孙进贤兼总指挥，迅速撤向元江东岸，抢占元江大铁索桥，为全军西撤做准备！”

“是！”

“四十四师师长石建中！”

“有！”

“三师师长田仲达！”

“有！”

“命令你们两个师为左路纵队，由石建中兼总指挥，从左路火

速向元江大桥进军。”

“是！”

“兵团司令部与八军军部跟随左路军西撤！”

“是！”

“各路大军，从元江铁索桥通过，占领元江西岸，利用有利地形和元江天险，把共军堵在元江东岸，不许放一个共军过江，一定保证我们第二作战方案的顺利完成！”

“是！”

一个小时之后，八军四个师与八兵团总部兵分两路向元江铁索桥进发。

三师当时在建水，田仲达回到建水，从19日才开始西撤。可是，人民解放军三十七师这时已经绕到了他们的前面，封锁了三师西撤的道路。正当田仲达走投无路时，二十六军九十三师在云南地方边纵十支队的追击下一路南逃来到建水与田仲达的三师会合。田仲达十分高兴，他与九十三师师长叶植南商定，由三师顶住西路共军，九十三师向南突破南路拦截的小股共军，打开南路，两师协力共同南撤，改道元江南沙渡口撤退。

九十三师冲破南路人民解放军的防线，拼命南逃，却不顾田仲达了。田仲达在九十三师南逃后，陷入了人民解放军三十七师和边纵的包围，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战，三师损失惨重，田仲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宣布投降。

逃出去的九十三师只有二七七团和二七九团，加上团部，总共不到两千五百人。可是，人民解放军的速度惊人，死死地咬住尾部紧追不放。为了能摆脱人民解放军的追击，师长叶植南把二七九团团团长叫到面前说：“高显琪团长，你跟随我多年，现在我们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不命令你，我只能求你，希望你留下阻击共军。为的是使咱们全师官兵和家属们安全撤离，你能坚持多久坚持多久。”

“师长，请你放心，我拼死也要保护师部和家属安全撤离！”高

显琪道。

“我在车里等你！”叶植南含着眼泪道。

“保证完成阻击任务！”

二七九团留在山口，就地展开，构筑工事，开始阻击人民解放军。

其实，追击九十三师的不是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而是边纵十支队。

边纵十支队副大队长周永年带着手下，紧追九十三师不放，想全歼九十三师。当他们追到这个无名山坡时，遭到了埋伏和阻击。

周永年是个急性子，他一见追击受阻，以为是少数替死鬼掩护大部队撤退，便组织冲锋，想尽快夺取阵地，追击残军。没想到遇到猛烈抵抗，两次冲锋都失败了。周永年此时才从对方火力上判断出阻击他们的不是少数部队。

要想立刻拿下阵地，看来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不及时消灭这个拦路虎，前面的残军就有逃脱的可能。周永年立刻请求三十七师增援。三十七师接到边纵的报告，派出一支由两个连组成的小分队，跑步支援边纵。

为了不让敌人跑掉，周永年留下二十几个人与残军正面作战，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他带领百十人从残军左侧迂回到他们身后，埋伏在那里，等三十七师增援部队一到，他与正面部队两面夹击敌军。

高显琪只注意前面的解放军了，做梦都没有想到周永年还会有这么一招。

等三十七师小分队赶到，高显琪腹背受敌，在猛烈的炮火下，二七九团死伤无数，高显琪不得不投降。

可是，九十三师师部和一个团，已经远逃南沙镇渡口。师长叶植南点点人数，只剩八百余人了。

八军在汤尧的指挥下，兵分两路向西撤退，企图抢占元江铁索桥。

负责追击八军的解放军三十七师，并没有从敌人后面追击，师

长周学义认为，那种“赶羊”的追击方法不能以最快的速度歼灭敌人，他带领全师，在边纵派来的向导指引下，多绕了七十华里山路，想在元江以西二十公里处拦截残军，然后抢占铁索桥，把残军消灭在元江东岸。可是，当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发现敌人已经占领了元江铁索桥。两路残军在这里会合之后，正向元江西岸进发。

“师长，这么多敌人，这下咱们肥了！”副师长吴效闵道。

“不太好吃啊，太肥了胃口就受不了啦。”政委雷起云道。

“是啊，太肥了就不那么容易入口了。”周学义两眼盯着山下的敌人说。

“师长，打吧，让我冲下去，拦腰咬他一口！”一〇九团团长顾永武性急地说。

“师长！下命令吧！还考虑什么？”一一一团团长许立山道。

“我想，咱们还是绕到元江边上，先抢占元江大铁索桥，只要我们把铁索桥一堵住，还愁吃不掉他们！”周学义对政委雷起云道。

“好！就这样决定！”雷起云说。

“顾永武！”

“有！”

“我命令你以最快的速度绕道到元江铁索桥，抢占铁索桥，堵住敌人！”

“是！”

“慢！师长，你怎么老是这么偏心，一有好事总是忘不了顾永武？”一一一团团长许立山不服气地向师长周学义道。

“服从命令，其余的尾随一〇九团，进军元江江岸！”周学义命令道。

“是！”许立山虽没抢到先锋队的任务，也只好暂时认了。

可顾永武在临行时又气他道：“老伙计，等你赶到时，我再让你啃个骨头吧！”

“混球！老子会有仗打的！”许立山气呼呼地道。

没有想到，一七〇九团还没有到达元江铁索桥，边纵却抢先赶到了，他们立即向正在过桥的国民党残军发动攻击。

孙进贤带着残军一七〇师师部和教导师师长李正轩先到达铁索桥，他们两人过桥后，在桥西岸找个地方，一边指挥部队过桥，一边吃点东西。

就在此时，对岸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接着，枪炮声越来越密，也越来越紧。铁索桥东头的官兵拼命向这边跑，他们边跑边喊道“不好啦——共军打到桥头啦——”

“这不可能！难道他们会飞？”孙进贤不相信这是真的。

“老兄，如果是真的，我们也跑不掉啦。”李正轩道。

“为什么？”孙进贤问。

“有这座铁索桥，共军会立马追上我们。”李正轩道。

“我把桥炸掉！”孙进贤咬牙道。

“聪明！”李正轩微微一笑说。

“工兵连，准备炸桥！”孙进贤命令道。

“什么？炸桥？咱们的人还没过完呢！”

“执行命令！”孙进贤大吼道。

“是！”

部下没有办法，立刻命令工兵连组织炸桥。

铁索桥上拥挤着一百多名官兵正向西岸逃窜，孙进贤连看都不敢再看一眼大桥，只听一声巨响，大铁索桥连同桥上一百多名残军被掀进了元江。

“孙进贤——我操你妈——”

“孙进贤，我日你祖宗！”

“孙进贤，你不得好死！”

“……”

对岸的残军拥挤在桥头上，破口大骂孙进贤，还有的举枪向对岸射击。

孙进贤叹了一口气，对李正轩道：“有什么办法，只能委屈汤

总司令啦!”

“走吧，再不快逃，说不定又从什么地方冒出一支共军!”李正轩道。

其实，在桥东岸攻击桥头的不是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三十七师一〇九团还没有赶到，攻击桥头的是边纵十支队的一个小分队。他们奉命侦察铁索桥，可是当他们来到这里时，一见残军正在过桥，不顾兵力单薄，向桥头发起攻击。边纵小分队几十个人，很快被残军打退。但是，他们却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把孙进贤和李正轩吓坏了，他们在惊慌中炸掉了大铁索桥，把国民党残军多数留在了元江东岸。

三十七师一〇九团赶到桥头以后，与边纵小分队会合，再次攻击残军。残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后退缩。

汤尧一听铁索桥被孙进贤炸掉，气得大骂孙进贤“不忠不效”、“国军的败类!”为了挽救眼前的败局，他不得不改变西逃计划，准备南逃，改道南沙镇渡江，采取“舍车保帅”的措施。

舍哪个“车”才能保住他这个“帅”呢?只有舍八军军长曹天戈。曹天戈是个草包军长，过去他在李弥手下，是一个从不做主的闲职副军长，对作战没有什么本事。

汤尧把他叫到面前，对他说：“曹军长，你都知道啦，咱们惟一的一条生路又被孙进贤这个王八羔子给断送了，这一万多人全堵死在这里，你看怎么办?”

曹天戈不知怎么回答，他只是脱口道：“全凭总司令吩咐!”

“好!那我就命令你带领所有的八军将士在这里与共军决一死战!不成功便成仁!”

“是!不成功，便成仁!”

“为了保护咱们军的宝贵文件和家属们，请你带着兄弟们拼杀，把共军阻击在这里，咱们都战死没什么关系，可不能让文件和家属们落到共产党手中给共了产!”

“司令，我明白，就是拼死，也为你争取时间，渡过元江!”

“我只带一个团的兵力保护家属和兵团司令部撤退，其余的人我都给你留下！”

“你可以多带几个人走，我能顶得住。”

“你要把所有的炮都用上，集中火力，集中兵力，摆出与共军决战的样子，死拼硬打，只要能坚持六个小时，我就可以把家属和总司令部撤到元江西岸。六个小时之后，你们立刻西撤，咱们的第二作战方案看来也落空啦，只有退到车里执行第三作战方案啦。我在车里等你。”

“你放心走吧！六个小时，我顶得住！”

汤尧万般无奈让大草包军长曹天戈当了个死“车”，来保他这个“帅”。

不得不说说邓克保，因为邓克保在后来的残军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八军石屏会议之后，邓克保便知道情况不妙，他便有心私逃车里。但是，他不敢，因为他知道私逃的后果。

从石屏西撤，他带着妻子、两个娃娃、李小慧及其卫兵，跟随部队向元江铁索桥撤退。当走到半路时，传来元江大桥被孙进贤炸掉的消息。邓克保感到后果比他想象的更糟，于是，他把妻子和李小慧拉到路边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咱们不如趁着黑夜私逃。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跟随大部队越是危险，不如咱们自己找条路走。”

“对了，咱们的卫兵中有一个叫阿吉的人，听他说，他就是这一带人，可以找来商议一下。”妻子政芬道。

邓克保一听，惊喜万分，立刻对小慧道：“小慧，快去把阿吉叫来！”

“好的！”小慧转身去喊阿吉。

阿吉是一位苗族人，约四十岁上下，前几年在家乡时，地方头人要杀他，他跑出来当了兵。他听邓克保叫他，便立刻跑来行礼

道：“长官，找我有事？”

“你是这一带人吗？”

“是，长官！我家是南沙镇人。”

“太好啦！你对这一带熟悉吗？”

“这里我太熟了，不瞒您说，这个地方各山寨都有我的亲戚。过去我是个猎手，元江两岸哪里没有我的脚印？谁不认识我阿吉？”

“好好好！阿吉，我问你，我邓克保平日对你如何？”

“回长官，我明白您的意思，本来我想劝您私逃，可是又不敢，如果长官信得过我阿吉，我带你们一家逃出这个地方，我保证安全地把你们送到车里。”

“我谢谢你啦！”

“长官，要走快走，趁天黑。”

“好，你知道从哪里下路吗？”

“你跟着我下路便是！”

“好，你牵着骡子，带着夫人和小慧在前，我会紧跟你的。”

“是长官！”

阿吉牵着骡子，骡子两边的篮子里分别装着安岱和安国，他们睡得正香。这时天依旧很黑，邓克保装着抽烟，看看手表，正是清晨四点十分。

趁着天黑，阿吉牵着骡子很快地钻进了另一条小山道，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密林之中。邓克保的四名贴身卫士紧跟后面，保卫着邓克保一家私逃。

天慢慢地亮了起来，脚下的山路可以看清楚了，他们的步子也越来越快，谁都知道，早一分钟离开这里，就会多一分安全。他们谁也不说话，森林中静得怕人，只有骡子的蹄声和众人的脚步声。

天亮了，太阳从东方升了起来，山中的万物已经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众人面前。

“妈妈，我饿。”小安岱突然醒来，在骡子背上的竹篮子里伸着脑袋，两只手扒在竹篮子的边沿上。

“我饿——我饿——”安国也在另一个竹篮子里叫了起来。

政芬急忙跑到骡子旁边，伸手摸着儿子安国的头道：“安国乖，再忍忍，等会儿让你爸爸去给你找些吃的。”

“妈！不！我饿，让爸爸快些吆！”

“乖孩子，听话！”邓克保看着两个可怜的娃娃，含着眼泪道。

“不要急，前面有个山寨，我姑妈就住在这里，咱们去我姑妈家吃饭，好好喂喂娃娃。”阿吉说。

“真的？”邓克保说。

“不骗你。”

时间不大，他们果然见到一个山寨。

邓克保一行十几个人进了山寨，来到阿吉姑妈家大吃一顿，喂饱了两个娃娃。他们不敢久留，只是脱下军装，改换成当地人的服装，带上一些干粮，又继续赶路了。

邓克保在阿吉的帮助下顺利地渡过元江，到达车里，与早到车里的李国辉一家会面。

再说曹天戈，他奉命阻击三十七师，被三十七师包围得死死的。周学义一声令下，全师开始全面出击。曹天戈面对着四面包围他的解放军，硬着头皮拼命抵抗。不到十分钟，他的阵地上便黑烟滚滚，杀声振天。他的手下死伤不计其数，在三十七师的攻势下节节退缩，最后退到一个山洼之中。在解放军“缴枪不杀”的喊声中，曹天戈不得不慢慢地举起他的双手。

“谁是曹天戈？”

“我是。”曹天戈有气无力地回答。

“汤尧呢？”

“他向那里跑啦。”曹天戈向汤尧逃跑的方向指了指说。

周学义师长高兴得一拍雷起云的肩头道：“好！要活捉汤尧！”

“我建议，谁抓住汤尧，就给谁记特等功？”雷起云道。

“如果是哪个连队抓住汤尧，就给他记集体大功！”周学义补充说。

“立刻向全师传达这个决定!”雷起云道。

“好!”

三十七师指战员得知汤尧就在他们面前，又接到师部的决定，情绪更加高涨。这时的三十七师，已经一天一夜一口干粮未进肚了，可是，他们个个都不觉得饿，他们只有一个愿望：“活捉汤尧。”

时间不长，汤尧便被追上来的三十七师困在二塘山的一个山头上，残军四十二师师长石建中指挥着手下仅有的两千来人，拼命抵抗三十七师。

周学义命令部队强攻残军。山谷中军号齐响，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冲了上来，石建中被一发炮弹击中，炸得连尸骨都找不到了。两千余残军不到一个小时全部被歼。山上阵地上的枪炮声慢慢停了下来。

三十七师开始打扫战场，搜寻汤尧的下落。在山上的一个破庙里，躲着二三百残军，当人民解放军的枪口对准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举枪投降。

“汤尧在吗?”

没人说话。

“汤尧出来!”

还是没人说话。但是，只见一位瘦高个老头儿慢慢从人群里站了起来。

“我就是汤尧。”

“你是总司令吧?”

“几分钟之前还是，现在不是啦。”

“现在是什么?”

“是战俘。”

第七回

李正轩官厅街举白旗 孙进贤无量山受枪械

再说，孙进贤与李正轩带领残军一七〇师和教导师逃过元江，没命地向西南逃窜，企图以最快的速度抢占他们最后一个军事基地——车里，与那里的部分残军会合，实现他们最后一个作战方案。

孙进贤一面逃，一面组建第九军，他自封为九军军长，任命教导师师长为副军长。为了扩军壮大势力，在逃亡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两光”政策，就是把沿途的粮食抢光，把沿途十五岁至五十岁的男性山民抓光，用来扩充他们的军队。

但是，追击他们的人民解放军咬住他们的尾巴不放，使他们无法脱身。李正轩知道事态十分严重，便追上孙进贤，对他道：“军座，我们得想个办法摆脱尾部共军的追击才是。”

“好，我们坐下，好好商议一个对策。”孙进贤说着，从马背上下来，在路边的一棵大树底下坐了下来，勤务兵递过军用水壶，孙进贤一口气喝下半壶，把水壶递给勤务兵。这时，李正轩过来，坐在他的对面，递给孙进贤一支香烟，自己也叼了一支，两人边抽烟，边谈了起来。

“据我方情报获悉，追击我们的部队不全是中共的正规军，他们一部分是卢汉叛军的两个团，领头儿的是副师长邹谷君；另一部

分是‘边纵’第九支队的第四十一团。”李正轩说。

“在我的情报中，还有中共三十七师的小股部队。”孙进贤补充道。

“因此说，如果我们不及早摆脱他们，会给我军造成很大的威胁。军座，得有个万全之策才行啊！”

“我们必须快速渡过墨江，力争早一天到达车里。为了摆脱他们，为我们争取时间，我们采取两个办法：一是从现在起，我们在部队尾部通过的沿途险要山口、山谷中埋设地雷，这样可以阻止敌人追击的速度；另一方面，等我们过了墨江之后，用一个团的兵力沿思普大道向南，把追兵引开，我们主力向北一拐，沿江北上，绕道南进。”孙进贤道。

“好办法！这样既可以拖延敌军追击的时间，又可以甩开他们的追击。”李正轩说。

“你的任务是负责尾部安全，我负责先头部队，咱们要紧密配合，尽快摆脱敌军，赶到车里。”孙进贤道。

“放心吧，我一定让你满意。”李正轩笑着道。

“你万不可粗心，共军向来作战神速，千万别让共军把你包了‘饺子’！”孙进贤说。

“我李正轩这辈子恐怕也不会有这种命运。”

“但愿如此，快去吧！”

两人起身，各自指挥自己的部队去了。

追击残军一七〇师和教导师的，正是卢汉起义部队的两个团和“边纵”的一个团。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亲自带着两个营也急追上来。

残军的行动立刻被尾追的“边纵”九支队第四十一团发现，团长命令手下，沿墨江急行军越过老雾山，抢占墨江，控制有利地形。“边纵”是地方武装，人员来自山区穷苦山民，他们都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地形道路都很熟悉，他们的行动十分快。在2月2

日早上6时，他们便来到墨江，占领了墨江的官厅街。

同时，卢汉起义军两个团，在副师长邹谷君和党代表张伯林的率领下，也赶到墨江与边纵会合。

正当他们准备向残军发起攻击时，人民解放军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带领两个营的官兵也赶到了墨江。周学义一到，立刻展开部队，把残军教导师一千六百余人包围了起来。

上午9时30分，周学义发出命令：“向残军发起攻击！”

李正轩做梦都没有想到人民解放军来得这么快，这么多，又这么猛。他被困在一个杂草丛生的无名高地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硬着头皮与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

李正轩组织了三支突击队，每队一百人，妄图冲破人民解放军的包围圈夺路南逃。可是，人民解放军三路人马紧密配合，向残军发起猛烈的进攻。

三支部队中，只有边纵带有八二炮和六〇炮，边纵团长命令两炮齐发，一时间，残军阵地上烟火冲天，炮声隆隆，残军教导师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在杀声震天的混战中，李正轩的第一支突击队开始突围。人民解放军三支部队沉着应战，还没等残军突击队接近人民解放军阵地，一百名突击队员就命归黄泉了。

李正轩又命令第二支突击队冲锋，结果与第一支突击队的命运一样。李正轩急了，他亲自指挥第三支突击队冲锋。同样，第三支突击队也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李正轩手臂上也中了一枪。

李正轩一屁股坐在山石上，对天长叹一口气道：“老头子呀老头子，我实在对不住你，我还有妻儿老小，没法成仁，我只有投降啦。”于是，他举起白旗，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了。

当天晚上，周学义带领起义军和边纵的一个团及人民解放军两个轻装营，又在墨江的南京街拦住了孙进贤的一七〇师。

南京街只是一个仅有十五户人家的小村庄。三十七师一〇九团五连最先赶到，他们来到这里，立刻沿南京街左侧的山梁抢占有利

地形，迅速消灭了一七〇师的一个警卫班，控制了南京街村的制高点，掩护大部队夺取南京街。

孙进贤组织“敢死队”，向五连发起进攻，妄图夺路而逃。

五连是轻装部队，人少弹药不足。而残军人数多达四千余人，弹药又十分充足。五连是出了名的“洛阳英雄连”，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他们面对着超出自己几十倍的敌人，不但没有害怕，反而精神十足，寸步不让地与残军拼杀在一起。

孙进贤原认为人民解放军只不过一个连的兵力，在短时间内就会消灭掉，不会费多大力气。可是事实相反，他的敢死队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除了留下几百具尸体之外，一点儿都没有占到便宜。气得他哇哇直叫，大骂部下是“饭桶”、“脓包”。

整整打了数小时，孙进贤没有向前推进半步。

“洛阳英雄连”打退敌人无数次冲锋之后，全连指战员也伤亡过半。连长袁义秀负了重伤，生命垂危，指导员王引生挑起指挥全连阻击敌人的任务。这时，他们的弹药也所剩无几了。

“同志们，你们说，我们这个连是什么连？”王引生问大家。

“洛阳英雄连！”英雄们齐声道。

“对！我们是洛阳英雄连。我们的旗帜是用鲜血染红的！我们必须用生命捍卫连队的荣誉，为我们的红旗增添光彩！”指导员王引生挥着拳头说。

“为党争光！为国争光！”

“同志们！现在，我们的子弹、手榴弹已经快用光了，我希望大家发扬我们英雄连的英雄精神，子弹用尽，我们就是用石头，也要把敌人打下去！坚持到底，为大部队合围争取时间！”

“指导员，你就放心吧，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人，敌人就冲不上来！”战斗英雄周继武道。

在指导员王引生的鼓舞下，全连在阵地上开始摆起“石头阵”。大家冒着敌人的炮火，把山上大大小小的石头搬到阵地前面垒了起来。

孙进贤指挥残军再次向五连发起大规模进攻。

王引生命令：“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向敌人开枪！”因此，当残军猛向人民解放军阵地冲锋时，却发现对面阵地上死一般地寂静，当他们接近阵地时，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报告军长，共军阵地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好！共军吓跑啦！快！命令部队快速占领共军阵地！”孙进贤高兴地道。

“是！”

“冲啊——”冲锋部队一见共军阵地上没人了，便大着胆子向五连阵地扑来。

六十米，五十米，三十米。

“放石头！”王引生一声命令，霎时间，无数的大小石块互相撞击着，沿着阵地斜坡滚了下去。残军面对着这些无法躲开的石块抱头就逃。可是，谁也无法逃避这从天而降的飞石，他们被石头打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同志们冲啊——”正当残军一片混乱时，王引生大喊一声，端着刺刀冲出了战壕，五连所剩五十几位指战员个个如猛虎下山，同敌人展开了一场白刃格斗。已经被石头击伤的残军冲锋队伍无法与五连拼斗，很快，冲到五连阵地前面的百十名残军又埋在了五连阵地前。

孙进贤一看情况不妙，知道共军大部队会很快赶来。于是，他命令手下一个团继续进攻五连，他带着三千多名残军躲进了无量山之中。

下午五点，解放军追击部队全面到位，向一七〇师发起进攻，不到半个小时，便攻克残军，这才发现一七〇师主力早已撤出阵地。

师长周学义立刻决定，派出一支小分队尾追敌人，给他们造成精神威胁和错觉。

他带领的三十七师“主力”是由一一〇团和红军团凑在一起的

部分指战员，共四百来人。为了迷惑敌人，他们的代号分别为一〇一师和一〇二师，让敌人误认为这两支战斗部队是两个师的兵力。他们由周学义带领取小道绕到敌军前面拦截敌人。从南京街小村赶往敌人前面的黄草岭，总共一百八十华里山路，周学义命令部队必须在这一夜赶到目的地。

三十七师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从极度疲劳中投入战斗，一直未睡过一个好觉，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布满了血丝。他们个个嘴唇干裂，渗出点点血珠。有一半的官兵腿已浮肿，走起路来趑趄趑趄。这一夜，三十七师又来一次急行军，也是最艰苦的一次急行军。在长期的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个个都懂得把握战机的宝贵。有时，相差几分钟，就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他们更知道急行军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接到命令之后，谁都没说话，就匆匆忙忙地进入山林，消失在灰蒙蒙的夜幕之中。

他们在行军中边走边吃着干粮，喝着冷水。连小便他们都是边走边尿，谁都不愿掉队。

三十七师中的指战员，大多数来自北方，他们对南方亚热带山地丛林行军缺乏知识。夜幕中的南方丛林使人窒息。他们对瘴气不以为然，在他们的脑海中，瘴气只是传说中的一种神话。恶性疟疾的传染，更使他们无法理解。可是，当一些官兵闯入瘴气区倒毙时，他们才知道瘴气比敌军更可怕。当传染上恶性疟疾时，他们才知道疟疾在这里可以夺去人宝贵的生命。一路上，他们的鞋子被磨破，浑身上下被荆棘划破流着鲜血。络绎不绝的蚊虫扑面而来，咬得他们全身肿起了一个又一个大包。他们当中，有一半的人已经发起高烧，有的两腿开始抽筋。还有的已经倒在山路上无法再爬起来了，非战斗减员数字以惊人的速度上升，使得师长周学义焦急万分。

但是，人民解放军毕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他们克服各种难关，在这一夜之间走完了一百八十华里山路，第二天拂晓终于到达目的地黄草岭。

残军一七〇师师长孙进贤怎么也不会想到人民解放军在一夜之间能赶到他们前面。因此，他们到天刚亮时还大摇大摆地行走在黄草岭山下的山道上。他们正向山上行军，突然，一一〇团一营营长丁振先大吼一声“打！”顿时，枪声大作，残军遭到突然袭击，被阻击在山下。

孙进贤如同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他立刻组织残军向一营发起疯狂的进攻，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夺取黄草岭，向车里逃窜。他们发起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进攻，却无法攻破一营阵地。这时一〇一团和红军团全部到位，使得残军更无法前进一步。一直对峙到2月6日上午，边纵第九支队四十三团也赶到这里投入了战斗。

又是一天一夜，到了2月7日的早晨，残军阵地上出现了一个手举白旗的中校军官，他一手举旗，一手向三十七师阵地招手，并喊道：“解放军兄弟——我是奉命谈判的，请不要开枪——”

“请过来吧！”红军团副团长周峰向来人喊道。

那位中校军官上来之后，向周峰点头哈腰地道：“兄弟，我是一七〇师情报科科长陈子强，是奉我们军座孙进贤的命令与贵军谈判的，请给予方便。”

“欢迎，请去见我们首长。”周峰带着陈子强来见师长周学义。

“陈先生，对于你的到来，我军表示欢迎。我向你们表示，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停止对抗，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周学义说。

“是是是！我们知道，共军一向都是这么做的。”陈子强说。

“当然，我们也不怕你们耍阴谋，打也好，谈也好，随你们的便。不过我可以公开告诉你，你们已经被我们死死地包围起来啦。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投降，争取宽大处理；二是顽抗到底，那你们只能葬身在这个荒山野岭之中了。不相信，咱们可以试试。”周学义说。

“长官，具体怎么办，我们军座要亲自和你们谈，我只是来转达孙军长的话。”陈子强道。

“那好，我可以派人与你一道去见你们军长。周师长！”周学义转身对周峰道。

“有！”

“你带两个警卫员，随陈子强去见孙进贤，看他有什么屁放！”周学义道。

“是！”

周峰是一位胆大心细的团级指挥员，他知道这件事的分量。接受命令之后，他立即把全身口袋搜索一遍，把口袋中的文件和东西全部留下交给周学义，只带了一位名叫郑小涛的警卫员，随残军情报科长陈子强去了。

陈子强与周峰并肩同行，突然向周峰问道：“你们周师长对人真客气。”

“他是我们军长！”周峰立刻对陈子强道。

“对对对，我说错啦，是周军长。”陈子强也急忙改口道。其实，陈子强怀疑他们面前的部队只是不足一个师的兵力，他想从周峰口中得到证实，没有想到周峰看出他的心思，未能诈出实情。

陈子强边走边偷看人民解放军阵地，很显然，他是想借此机会来侦察一下人民解放军的兵力情况。

“陈科长，你真想看清楚我军在此地的部署吗？”周峰单刀直入地问。

“不不不！兄弟没有这个意思，兄弟没有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让你看也无关紧要，因为我们两个师的兵力已经把你们团团围住，还有起义军和边纵一个师的兵力配合，你们就是会飞，这次也插翅难飞了。”

“那是，那是。”

“我们不想用武力解决，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的队伍中，有不少家属，她们都是无辜的，你说是吗？”周峰想从陈子强口中了解一点残军目前的思想状况，这有利于谈判。

“你说的极是，不过，我们一七〇师与其他师不同，我们师的

大部分家属都住在昆明，随军的也有，但不像其他师，全跟随部队。”陈子强说了实话。

“这也是你们能几次逃出我们包围圈的重要原因。”

“是的，没有那么多的家属随军，行动就快些。”

“但是，你们的家属在昆明，你们不是更牵挂自己的亲人吗？你说是不是？”

“谁说不是，谁的亲人谁不牵挂？只要部队一停下来，大家都唉声叹气，说这辈子也别指望与家人团聚啦！”

“这要看你们怎么做，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马上就可以去昆明与亲人团聚。”周峰边走边说。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说话算话。”

“听说我们在昆明的家属早被你们给镇压了！”

“胡说！这是造谣！”

“……”

“你们千万不可听信这些谣言，我向你保证，你们的家属在昆明安然无事。”

“……”

周峰与陈子强一边走，一边从他的口中了解到他们最大的顾虑是担心自己的家属，带家属随军的人担心逃不出包围而受到伤害；家属在昆明的人担心与亲人永久离别。

一七〇师师部设在乌鸦山半山腰的一个小村寨中。陈子强把周峰带进一个傣家竹楼里，竹楼里有十几位“国军”军官，他们的军衔大的是少校，小的是中尉，看来，这很可能是他们师部的一个部门。

周峰一进门，这些军官们个个点头哈腰地向周峰行礼。周峰潇洒大方地还礼后乐呵呵地道：“兄弟们，你们辛苦啦。”

“你们辛苦，你们辛苦！”有位少校军官点头向周峰道。

陈子强毕恭毕敬地道：“周师长，你在这里稍等一会儿，我去

请孙军长。”

“好吧。”周峰对他挥手道。

“那好，请周师长坐，我去去就来。”陈子强说着下了竹楼。

周峰大大咧咧地坐在竹椅子上，警卫员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抽了一支递给周峰，周峰叼在嘴里，警卫员郑小涛又划着火柴给周峰点上烟，周峰用力吸了一口，慢慢吐出一股白烟。这时，他好似想起了什么，突然对警卫员郑小涛道：“哎，你怎么不把香烟给兄弟们抽，俗话说烟酒不分家嘛！”

郑小涛急忙从口袋里掏出那盒烟，每人递上一支。这些平日花天酒地的国民党军官，此时个个好似正害鸦片瘾的乞丐，他们接过香烟急忙点上，一口接一口地抽了起来，顿时，小竹楼里烟雾弥漫开来。

这些军官们，一边抽着烟，一边向周峰身前靠近，他们好奇地看着这位解放军师长。

“长官，你们天天还有这么好的烟抽？”一位中尉军官问周峰。

“我们当兵的也抽这种香烟。”警卫员郑小涛抢着回答道。

“当兵的与师长都抽一样的香烟？”

“我们人民解放军官兵平等，当官的有什么，当兵的就有什么。”郑小涛说。

“当官的能和当兵的吃一样饭？”

“当然一样。”

“我军向来官兵一样，比如现在，我们吃牛肉，士兵一定吃牛肉，我们吃饼干，士兵也吃饼干，在生活上，我们是官兵平等的。”周峰道。

“你们如今还有肉吃？”一位上尉军官惊奇地问。

“当然有。”周峰道。

“如果你们的后勤供应不上，你们还会有充足的粮食吃吗？”

“我们从不会缺粮的。”周峰道。

“为什么？”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当地老百姓都会主动把粮食送来。”周峰道。

“可是，老百姓见了我们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如今我们别说吃的，连口清水也喝不上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周峰问。

“……”

“让我来告诉你们，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来自老百姓之中，人民解放军爱护人民，保护人民，人民群众当然也就会把我们人民解放军当成自己的亲人。他们当然会给我们送粮、带路。”周峰说。

“那是，那是，我们拥护和平谈判！”那位少校军官道。

“你们明白就好，我们人民解放军并没有把你们斩尽杀绝的想法，只要你们主动放下武器，不要再与人民为敌，早日站到人民这一边，我们十分欢迎。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摆脱困境，吃上饱饭，才能保证你们随军家属的安全，也才能与你们的亲人团聚……”周峰抓住这个机会，正面向他们做思想工作。在场的“国军”军官们，个个听得都很认真。

就在此时，陈子强带着孙进贤进来，众军官这才散开。

“周师长，这是我们军座，孙军长。”陈子强介绍说。

孙进贤急忙上前，先行军礼，又伸出一只手道：“对不起，对不起，兄弟来迟一步，让周师长久等啦！”

周峰道：“只要有诚意，再等一会儿也值得。”

“好！爽快，我喜欢你这种性格，来来来，请坐，咱们好好谈谈！”孙进贤说着，拉周峰坐下。

参加谈判的人员有副师长姚良知、李德元、政训主任刘启丸，还有情报科科长陈子强在坐。

孙进贤身体比较胖，他坐在竹椅子上，把竹椅子压得吱吱直响。他晃动着肥大的脑袋道：“我们对这次和平谈判寄予很大的希望，也请贵军能给我们一次机会。”

“咱们还是开门见山，请说吧，有什么条件？”周峰一针见血地道。

“好！我们三个条件。”

“请讲。”

“第一，我们必须在建水缴枪。”孙进贤说罢看了看周峰的眼神。

“这绝对不行！我们军长的命令是就地缴械！”

“弟兄们有顾虑。”

“有什么顾虑？”

“这里的山民对我军有成见，若是我们缴了枪，他们会向我们攻击的。”

“这个由我们负责，我们完全可以保证你们部队的人身安全。不过，这也说明你们军队平日无恶不作，到处烧杀抢掠所造成的后果。一个军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当然会打败仗。因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反抗，这才是聪明的选择。”

“是是是！只要贵军能担保我们的人身安全，我们可以放弃这一条。”孙进贤见周峰口气坚决，便放弃了第一条。

“我军说话算话！那就说说第二条吧。”周峰道。

“第二条，不能把我军和我们的随军家属分开，要给她们牲口骑，保证她们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损失。并且，立刻供应她们口粮，不使她们再挨饿。”孙进贤道。

“这一条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军向来有宽大政策，并且，对过去既往不咎。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决不虐待，不杀害、不侮辱每一位投降的官兵和家属，也不会搜腰包。不要说你们，就是你们的司令汤尧，现在吃住得不是很好吗？我想，你们也知道我军一贯的政策。”

“好！我相信贵军的政策！”孙进贤道。

“这一条我们接受。”

“第三条，得有个名义，我们不能叫投降，只能叫起义。”孙进贤道。

“这不行！事情到了这一步你们怎么算得上起义？你们应该明

白‘起义’这个词的含义。这一点我没必要向你们解释。”周峰十分严肃地道。

“不行就算，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一条！”副师长姚良知暴躁地说。

“姚副师长，你认为你还有多大能耐？据我所知，你太太在昆明又为你产下第四胎，前三胎她为你生下三个千金小姐，你想不想知道她这次为你生下个什么？”周峰不紧不慢地道。

“她已经生啦？”姚良知一听周峰的话，态度立刻软了下来。

“生过了，我向你报个喜，她为你生了个大胖小子，现在正住在我人民解放军六〇三医院里。”

“我有儿子啦？”姚良知惊喜地道。

“是啊。不过，如果你还想顽抗到底，我想，这后果你应该是知道的，我不希望你儿子见不到父亲。”周峰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姚良知的心，他禁不住潜然泪下。

“我知道，你们以为你们手中还有三千多名‘精兵’，可是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现在已被我们三个师的兵力紧紧地围困在这里。没有人来救你们了，你们是大陆上最后一支孤军啦。就算我们现在停止攻击，只要我们困你几天，你们这三千多人，不是饿死也是渴死在这里。我军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惨状，所以才派我来与你们谈判。如果你们不相信，那就请你们试试！”

“当然，当然，周师长说的话一点儿不错。不过，这个‘投降’二字太难听了，一时间，我们还无法接受。”孙进贤道。

“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这样吧，不叫投降，也不能说是起义，我看取中间，就叫投诚吧！”周峰聪明地提出了建议。

“对！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词呢？”孙进贤一拍大腿道。

“不过我得先声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这还得回去请示我们军长，只有他点头才能算数。”周峰道。

“好吧，你回去请示请示，给我们一个答复。”

周峰与孙进贤谈判结束之后，回到师部向师长周学义作了详细

的汇报。周学义十分高兴，立刻派人向残军传话：“同意把投降改为投诚。”

第二天早上，孙进贤派人过来传达残军意见：“就地缴械投诚。”

到此为止，国民党第八军、二十六军基本上全部解决了，只有二十六军的二七八团和八军的七〇九团逃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逃入云南南方边境的车里。

人民解放军十三军三十七师又接到命令，立刻南进，日夜兼程直奔车里，追击残敌。

再说李国辉带领着他的七〇九团钻进丛林之后，一路南逃。他们不敢走大道，怕再遭人民解放军的阻击。他们沿着丛林中的小山道，摸索着南进。

南部边陲的丛林，多是原始森林。热带的森林，像一座巨大的迷宫。那无边无际的林海，重重叠叠，看不到尽头。本来，热带雨林的景色极富色彩。这里的山道弯弯曲曲，时上时下，到处充满着野性、生机和原始的诗韵。可是，他们此时却无心欣赏这里的自然风光，反而觉得这里无比恐惧。

“团长，是不是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部队太累了，再说，咱们已经一天一夜没吃着东西啦！”副团长张复生对李国辉道。

“不行，我们现在还没有逃脱共军的追击，万一共军追上来，咱们谁也活不了。”李国辉道。

“部队无法再坚持了。”张复生说。

“这样吧，如果发现山寨，咱们再作打算。告诉弟兄们，只有坚持走下去才有活路。”李国辉道。

“那好吧。”张复生只好回身又向前走。

又走了近两个小时的路，张复生向李国辉报告说前面发现一个很大的山寨。李国辉一听十分高兴，对张复生道：“复生兄，你带一个营的兵力进山寨，其余的人在这里休息。进山寨之后，你们要

以说服为主，向山民们讲清道理，多给他们些银两，买他们的粮食和牲畜。当然，他们如果不卖，也可以用强制性的手段，但是钱一定多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千万不要伤害山民，不然，我们真的没办法活下去啦！”李国辉道。

“是！我知道应该如何做。”

李国辉命令部队在丛林中休息，张复生带着三营进了山寨。

这个山寨是苗人的山寨，山寨里住着七十来户人家，这些居住在深山的苗人，由于长时间与世隔绝，当他们见到几百个手持现代化武器的军人进入他们山寨时极为惊慌。他们知道自己决不是这些军人的对手，所以，能躲的都躲了起来，不能躲的只好钻进破烂的草房中听天由命。

三营进了山寨之后，尽管张复生一再交待不许伤害山民和强迫他们拿出食粮，可是，这群如同饿狼一般的败军早把张复生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们一进山寨，就开始了掠夺性的抢劫，把山寨中的粮食和牲畜一扫而光。

张复生把抢来的粮食分给各营，又开始宰杀牲畜。饱餐一顿之后，他们又开始向南行军。

又过了一夜，太阳刚刚露头，李国辉的先头部队突然发现“敌情”。这些草木皆兵的家伙不问三七二十一便与对手交上了火，打了十几分钟之后，才发现他们的对手不是解放军，而是一六一师四八二团田乐天的部队。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田乐天不是被李国辉押送军部军法处治罪了吗？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呢？原来，八军长彭佐熙认为田乐天是二十六军的人，在这个时局比较混乱的非常时期，他不便轻易治田乐天的罪，所以，又把田乐天送回二十六军。二十六军军长曹天戈却不以为然，就把田乐天放了，田乐天自然又回到四八二团当他的团长去了。

田乐天虽说打仗没有什么本领，但是论逃跑，他比谁都跑得

快。前面一打起来，他便带着手下溜之大吉了。但是，他却没有在南方丛林中逃生的经验。他在大森林中转来转去，却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追击，曾三次遭到人民解放军阻击。但是，田乐天不恋战，这边一开火，他那边便带着部分残军又溜跑了。三次遭阻击之后，他身边只有一百六十来号人了。

李国辉见了田乐天道：“田团长，咱们又见面了，怎么样，这段时间你过得还不错吧？”

“总算老天有眼，我大难不死。”田乐天道。

“我看是老天无眼。”李国辉带刺地道。

“共党还没灭，我田乐天怎么会死呢，你说是不是？李团长。”

“我看，共产党之所以打败咱们，就是因为国军中你这样的败类太多了。”

“我不想与你争论，现在是共军当前，咱们还是以党国利益为重。咱们还是携手共同抗敌，争取早早逃脱共军的追击为好，怎么样？”

“好吧，咱们一块儿走！”李国辉道。

“依我说，咱们暂时在这里休息一下，部队太疲劳了。”田乐天道。

“可以。”李国辉也考虑到过度疲劳会把部队拖垮，再说，这时两团会合，人也多了，胆子也大了些。但是，由于两个团矛盾太深，他们之间互相不信任，仍然互相戒备。

胡大虎一听说田乐天与他们会合了，又有了精神。他来到团部找李国辉，一见面便道：“团长，田乐天与我胡大虎不共戴天，你让我带领我的部下，把他灭了算啦。”

“不中，现在是我军最危难的时期，共军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冒出来。咱们自身难保，怎么还能闹内讧，互相拼杀，决不能这样做！”李国辉对胡大虎阻拦道。

“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咽不下去也得咽！”

“他不就一百多个人吗？”

“十几个人也不行！”

“我不服！”

“不服也得服！你如果敢胡来，我就军法论处！”

“……”胡大虎气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

“啪啪啪……”突然，北方响起了急促的枪声，把李国辉吓得面如土色。

“不好了，共军追上来啦——”有人向李国辉报告。

李国辉急忙起身，命令部队向南撤。但是，南面也响起了枪声。李国辉脑袋嗡地一声，大叫“不好，我们被共军包围啦！”

第八回

退往边界李国辉苦撑 逃入缅甸无娘儿落泪

这次围攻李国辉和田乐天的部队是地方游击队。李国辉为了突破包围，与田乐天两支部队联合，冲出游击队的包围圈，向中缅边境逃去。

他们一口气逃出百十华里，才敢停下来暂时喘口气。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刚刚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胡大虎带领着他的一个连，向田乐天发起了猛烈进攻。

田乐天被胡大虎打得又丢下四十来具尸体，向越南境内逃去。

李国辉气得打了胡大虎两个大耳光，又把他臭骂一顿。胡大虎却十分得意，他总算出了口恶气。

李国辉的太太唐兴凤此时已经身怀六甲，但是，从前方传来的消息却越来越让她日夜不安。

这天，她实在憋不住了，让卫兵去找弟弟唐兴伍。

唐兴伍一听姐姐叫他，立刻赶回来见姐姐。

唐兴伍一推开姐姐的门，便问道：“姐姐，找我有事吗？”

“我想知道近来有没有你姐夫的消息？”

“姐。”唐兴伍坐下说：“近来传来的消息十分糟糕。听说，在

汤尧被俘之后，教导师和一一七〇师师长都已被俘。八军和二十六军基本上全部被共军消灭了。”

“没有你姐夫的半点消息？”

“有。”

“有他什么消息？”

“有的说他们部队在元江被歼灭，我姐夫被俘；也有人说他们逃过元江，在去江城的半路被共军阻击，我姐夫战死；也有人说七〇九团全团溃散，我姐夫下落不明。”唐兴伍低着头道。

“我的妈呀，看来他是凶多吉少啦！”唐兴凤说着痛哭起来。

“姐！你别哭，这都是传言，没有一个是确切消息。”唐兴伍劝道。

“你不要骗我啦，现在整个国民党军队已经彻底完了，他李国辉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闯不过这一关。”唐兴凤哭得更伤心了。

唐兴伍是个老实人，不会劝人，面对姐姐的哭声，只会跟着流泪。

唐兴凤哭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满面泪水的弟弟，对他说：“兴伍，你先去吧，让姐姐好好休息一会儿。”

唐兴伍擦擦脸上的泪水对姐姐说：“姐，你怀着孩子，千万不要太伤心。”

“我知道啦。”

“我走啦。”唐兴伍说着，走出了房间。唐兴伍刚到街上，只见有人朝他大喊大叫道：“李团长回来啦！李团长回来啦！”

唐兴伍上前抓住他问：“哪个李团长？”

“嗨！还有谁呀！是咱们团长李国辉！”

“真的？”

“你看，他来啦！”那人向远处一指，唐兴伍向前一看，果真是李国辉。他激动得向李国辉大喊一声：“姐夫——”正要跑过去，突然想到快些告诉姐姐，于是，他飞奔地向唐兴凤的住处跑去。

李国辉看见了唐兴伍，在后面喊了他一下，可是唐兴伍已经没

有了踪影。

“姐姐，姐姐，我姐夫回来啦！”唐兴伍一头钻进唐兴凤屋里，大叫道。

“你又骗我！”唐兴凤不相信这是真的，她依然躺在床上没有动弹。

“姐，快，快起来！我姐夫真的回来啦。”唐兴伍上前一把把唐兴凤从床上拖起来道。

“真的？”

“他正向这边走来，我先来告诉你一声。”

“快！快把镜子拿来，让我打扮一下。”唐兴凤急忙让唐兴伍去拿镜子，她在慌乱中穿上了鞋，就在此时，李国辉推门进屋。

当李国辉站在唐兴凤面前时，唐兴凤愣了，她简直不相信站在她面前的就是李国辉，只见他满脸伤痕累累还带着斑斑血迹，下巴上的胡子足有一寸多长，全身上下的军装破烂得几乎难以遮体。她立刻意识到，她的丈夫是死里逃生，她“哇”地一声哭起来扑到李国辉的怀里。李国辉抱着她道：“还哭什么，我不是好生生地回来了吗？”

唐兴伍见他二人团聚，便不声不响地走了去。

“兴凤，这段时间你受苦啦！”李国辉坐在床上，抱着唐兴凤道。

“我还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呢。”唐兴凤流着眼泪道。

“我李国辉福大、命大、造化大。”

“这时候你还有心说笑。”

“哎，咱们的儿子还听话吧？”李国辉一只手摸着唐兴凤的肚子道。

“你看你……”唐兴凤一句话还没讲完，只见唐兴伍又闯了进来，高兴地对李国辉夫妇道：“姐，姐夫，你看谁来啦？”

“谁？”

“我！”随着一声熟悉的口音，邓克保破门而入。

“是你呀，克保！”李国辉推开唐兴凤，站起来扑向邓克保，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此时，邓克保激动地泪流满面，紧紧地抱着李国辉不放。

“克保，政芬她们呢？”李国辉突然想起政芬她们，便推开邓克保问道。

“都……在……门外！”邓克保道。

“政芬！”唐兴凤听说政芬她们都来了，高兴地向门外喊道。

这时，政芬、李小慧带着娃娃安岱和安国从门外进来。李国辉上前抱起安国，唐兴凤抱起安岱亲了又亲。唐兴凤也满面泪水地道：“咱们总算活着团聚啦。”

邓克保、李国辉等人冲了凉，换了衣服，暂时洗掉了逃命的狼狽相，唐兴凤命令火房做了七八样好吃的菜，两家人围着桌子边吃边聊起来。

“国辉兄，国军现在已经彻底完蛋了。在大陆，你现在已经是国军最高指挥官啦！下一步怎么办？”邓克保问。

“是啊，国军现在只剩下我这两千人马的队伍啦，反共大业的担子我不挑也得挑起来啦。”李国辉说罢，喝了一大口酒。

“你的担子不轻啊！”

“我打算连夜开个联席军事会议，共同商量个办法。你看如何？”李国辉问。

“你想开就开吧，我又不是你的人，问我有何用。”

“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八军、二十六军也不存在了，咱们要收罗逃到这里的残兵，并把当地原国民党留下来的退伍军人集中起来，壮大队伍，准备抗共。你就留在我的身边吧，咱们共同完成反共大业。”

“我？”

“不是你还能是谁。”

“好吧，我们共同来收拾这盘残局吧！”

这天夜里，李国辉在车里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军事联席会议，参

加这次会议的有二十六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团团长罗伯刚和副团长谭忠、原中国远征军第六军九十三师流落在西双版纳的在乡军人首领蒙宝业和叶文强、当地傣族首领刀栋材和邓克保等人。

会议由李国辉主持。李国辉首先在会上作了一番演讲，他说：“……如今国军的处境十分危急，咱们的第八军、二十六军已经彻底完了，只剩下逃到这里的几千人的残兵败将了。但是，车里并不是一个安全之地，共军会随时随地打到这里。因此，我们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来对付共军，不然，我们将会被共军消灭在此地。今天召集大家来，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成立一个高度集中的临时军事指挥部，便于统一指挥在这里的所有部队共同抵抗共军。只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部门，选拔一个有能力的总指挥官，才能谈得上抵抗共军的统一计划。因此，请诸位发表高见。”

“李团长所言极是，我们的部队不能没有人指挥！”蒙宝业道。

“我看，咱们就推举李国辉当我们的总指挥吧！”刀栋材大声说。

“对！李国辉最胜任！”

“我拥护！”

“……”

众人齐声推举李国辉，李国辉站了起来，他两手一抱拳对众人道：“多蒙大家抬举，既然大家都推举我为总指挥，那我不客气啦。可是，咱们得把丑话说在前面，将来如果有谁敢违反我的军令，到时候你们可别说我李某不给你们面子！”

“总指挥放心，一切都听从你的指挥！”二七八团团团长罗伯刚一拍胸脯道。

“好！我现在任命罗伯刚少将任临时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并兼二七八团团团长。”

“是！”罗伯刚行军礼道。

“任命邓克保为总参谋长！”

“是！”

“任命蒙宝业为直属大队大队长，叶文强为副大队长！”

“是！”

“任命刀栋材为地方军区司令！”

“是！”

“命令：二七八团驻扎车里一带，紧急修筑工事，随时准备阻击共军！”

“是！”罗伯刚道。

“全部家属先撤到中缅边境小镇勐宋，总司令部设在勐宋。一旦我军失利，可以保证部队退入缅甸，这个行动由邓克保负责！”

“是！”邓克保道。

“其余各部集中部队，加强防御，随时随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

“是！”

“……”

解放军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率主力一路向南追击残军，吴效闵副师长率一一四团的两个营，日夜兼程，尾追残军，经过八天八夜的行军，终于进入车里地界。可是，由于当时通讯落后，吴效闵副师长与周学义师长失去联系，在到达车里澜沧江渡口时，却意外地与边纵第九支队政治部主任唐登岷率领的机动营会合。于是，两支部队暂时合为一体，在吴效闵的统一指挥下，继续追击残军。

当部队追击到橄榄坝时，残军却忽然没有了踪迹。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吴效闵不敢贸然向前追击，决定暂住橄榄坝，一是让部队暂时休整一下，二是利用这个时间召开一个紧急军事会议，分析敌情。

吴效闵主持会议，他在会上说道：“同志们，现在我们追击的这股逃过澜沧江的残匪，多半是以二十六军二七八团和第八军七〇九团为主的一些散兵，估计人数在二千五百人左右。他们与当地傣族地方武装会合，躲藏在边境一带。大家知道，这一带都是原始森

林，是各种野兽出没的地方，加上热带雨林的恶劣环境，会给我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才能彻底消灭这股残匪。”

“我认为，我们决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应该乘胜追击！”唐登岷主任说。

“追击敌人也要摸清敌情，在不明敌情的情况下，如果贸然长驱直入，有可能遭受残匪的埋伏，给我军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一四团赵培宪政委道。

“如果等查明敌情再追，我们就有可能失去战机。”

“这里与缅甸近在咫尺，我们必须尽快封锁要道，卡断残匪逃往国外的退路。”

“我们可以边侦察、边追击，在侦察、追击中寻找残匪的踪迹，只要发现目标，我们便可以集中兵力，穷追猛打。”

“我看咱们可以把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担任搜索追击的任务；一部分紧急赶到边境的出口要道，在那里截断残匪退路。”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谈出个人意见。吴效闵最后决定：“由我带主力急速赶到中缅边境，封锁残匪，拦截残匪外逃。由侦察股长王尚勇挑选五名精干人员，组成一支侦察小分队，向前侦察残匪行踪。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抓几个‘舌头’，弄清残匪情况。唐登岷主任率边纵九支队机动营尾随侦察小队，随时随地配合侦察小分队行动。”

散会之后，各部领命分头行动。

王尚勇今年四十来岁，他长得高大魁梧，敦敦实实，好像半截黑塔，紫红的脸皮上已经刻有了风霜和劳累的皱纹，高高的鼻梁上那两只大眼炯炯有神。他是抗战初期参军的老八路，当过侦察兵、侦察参谋，曾多次神出鬼没地出现在敌人眼皮底下，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老侦察员。

王尚勇挑了五名队员，边纵又从队伍里挑选了一名出生在车里

的傣族游击队员给他当向导和翻译。当天下午，他们从橄榄坝出发，向南化装侦察。

王尚勇一行七人，化装成当地的“佛爷”，大摇大摆地走在山道上。“佛爷”是当地群众对傣族和尚的尊称。在西双版纳，和尚的地位极高，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见到“佛爷”，都必须合掌屈膝行礼。因此，他们化装成“佛爷”，不容易被人怀疑。

阳历二月份的天气，如果是在中国北方，那正是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天，可是在西双版纳，却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

王尚勇等人头顶烈日，双脚赤裸地走在滚热的山石路上，十分警惕地搜索着四周的动静。他们七人分为三组拉开距离，很顺利地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寨。

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他们来到离南峇镇不远的一个石桥上。就在这个时候，迎面走来七位骑马的残军官兵。王尚勇一行这时想躲都来不及了。王尚勇当机立断，对手下命令道：“七对七，连锅端！”

“是！”

侦察员们开始向这七位残军运动。

这七名残军官兵根本没有注意这七个迎面而来的傣族“和尚”。因为在西双版纳，村里村外，身披橘黄色袈裟的和尚到处都是，他们谁能想得到这七个“大佛爷”是人民解放军！

正当这七个“和尚”与他们擦身而过时，王尚勇猛地大吼一声：“不许动！”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带的是团长的货！”一位中尉军官急忙下马，对王尚勇点头哈腰地道。

“统统下马！”王尚勇用枪指着那位中尉军官命令道。

“是是是！”中尉军官转向他的六名部下命令道：“统统下马！”

另六个人在惊慌中下了马，侦察队员们立刻缴了他们的械。

“请问你们是哪部分的？”这位军官已经从王尚勇的一口北方话中猜出对方不是傣族和尚，但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是人民解放军，只

以为这些人是总部的稽查队。

“你认为我们是哪部分的？”王尚勇反问道。

“长官，你看，这都是公开的秘密，有话好说嘛……”中尉军官到了这个时候还没意识到这几个身穿袈裟的“大佛爷”是人民解放军。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王尚勇对他们大声说道。

谁知那位中尉军官一听笑了，他指着王尚勇道：“开什么玩笑！说吧，要多少钱？”

“少废话！走！再多说一句我就毙了你！”王尚勇对他大声命令道。

“是是是！”

王尚勇的小分队押着七名俘虏和七匹马，带着被缴来的六长一短枪支，立刻钻进了山林。进了丛林，那位中尉军官才回头胆怯地向王尚勇问道：“你们真是共军？”

“我们不是人民解放军，难道你们是？”王尚勇道。

“我的妈呀，我们死啦！死定啦！”到这时，这七名俘虏才吓得全身发抖。

王尚勇押着残军官兵来到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村庄，找了个民房开始搜查并审问俘虏。

经过搜查发现，马上驮的口袋里装的全是鸦片和银元。

“你是哪个部队的？”王尚勇开始审问。

“第二十六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中尉答道。

“你是什么职务？”

“二七八团后勤参谋。”

“去干什么？”

“奉命去车里送鸦片。”

“你们团长和副团长是谁？”

“团长罗伯刚，副团长谭忠。”

“团部在什么地方？”

“在南峰。”

“为什么设在南峰?”

“因为那里有个机场，必要时，可以空撤台湾。”

“你们总指挥是谁?”

“总指挥是李国辉，副总指挥罗伯刚，参谋长邓克保。”

“总指挥部设在哪里?”

“总指挥部设在勐宋，第八军的七〇九团在那里。”

“……”

通过审问，王尚勇基本弄清了残军的情况，又进一步了解了敌人的武器装备、部队编制、工事构筑和各部代号等等情况。王尚勇立刻派人将情况报告吴效闵副师长。

十几个小时之后，吴效闵带领主力到达这里，并在这里部署了一举消灭残军的具体作战计划。

按照吴效闵的命令，人民解放军集中兵力，首先包围并拿下南峇，切断残军空撤的道路。

当夜，也就是2月17日凌晨1时20分，吴效闵的部队到达边境重镇南峇的西北山林里。吴效闵命令王尚勇带领侦察小分队在前面开路，主力便从四面开始合围残军。

王尚勇带领着他的队员一步一步逼近敌人阵地。这时，残军阵地上的一个流动哨抱着卡宾枪在阵地上来回地走动。王尚勇匍匐到敌哨兵脚下猛扑过去，敌哨兵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王尚勇拖到一个大石头后面。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如果敢吭一声，我就立刻杀了你！”王尚勇说罢，松开捂在敌哨兵嘴上的大手。

敌哨兵吓得全身哆嗦，急忙说：“不敢！不敢！”

“说，这里有多少人？”

“这里有一个排，二十八人。”

“你愿不愿意立功赎罪？”

“我是被抓来当兵的，你们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只要长官

能放我回家就行。”

“等打完这一仗一定放你回去!”

“我给长官磕头啦!”

“不需要，你给我们带路!”

“是!”

那位哨兵带着王尚勇等人摸了上去，在一个大草房中，二十多个人正在梦乡之中，“不许动”“缴枪不杀”的喊声把他们惊醒，这些人在迷迷糊糊的梦境中就当了俘虏。拿下残军前沿哨所，竟没开一枪。

吴效闵亲自审问了残军排长，从他口中了解到南峽二十六军二七八团在这里的兵力只有八百余人，其中有一个连的兵力在机场担任守卫。并且还了解到残军二七八团团长罗伯刚正在南峽。

吴效闵考虑敌军前哨已被吃掉，一旦敌人发现，将会造成敌军外逃的可能。于是他立刻命令：火速消灭残敌二七八团，活捉罗伯刚!

一一四团二营与边纵游击队配合承担攻打龟山残军二七八团主力的任务，一营则承担火速占领机场的任务。

2月17日凌晨，正是1950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残军二十六军二七八团半个团的兵力近七百人，在龟山脚下的营地中睡得正香，忽然，“轰隆”一声巨响，把他们从梦中惊醒。

“冲啊!”

“缴枪不杀!”

“……”

随着喊声，如同暴雨般的子弹打了进来，霎时间，有一半人还没摸到枪就命归黄泉了。其余的残军在一片恐惧中四处逃散。不到半个小时，七百来人除有四百多人被俘之外，其余的全被歼灭。残军二七八团团长罗伯刚在这场战斗中被击毙。与此同时，飞机场一百多名残军也被一营一举歼灭。

天亮之后，吴效闵命令部队打扫战场。龟山下又恢复了平静。

十点多钟，吴效闵正在观察四周的环境，突然发现从南路开过来一队人马，吴效闵立刻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从南而来的人马正是二七八团的二营和三营一个连，总共有六百余人，为首的是二七八团副团长谭忠。

谭忠昨日下午接到团部命令来龟山集中，他们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才来到这里。此时，他们并没有发现这里已被人民解放军占领。正当他们准备进入龟山营地时，人民解放军突然向他们发起进攻。谭忠一见不妙，命令部队立刻后撤。

残军边打边退，谭忠带着五百多名残兵钻进原始森林，越过国境，逃入缅甸。

吴效闵在消灭了二七八团之后，立刻扑向中缅边境小镇勐宋，想以最快的速度歼灭最后一支残军李国辉的七〇九团。

再说李国辉，他在国民党军的团级指挥官中是一位十分聪明的少将团长。他心中明白，国民党八百万大军已被共军消灭了，就他这一点儿少得可怜的军队，如果与共军正面对抗，不要说他一个李国辉，就是十个、百个、千个也无法挽救国民党的失败命运。应该说，李国辉很幸运，自从国民党挑起内战以来，他很少正面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卢汉起义之后，他也没有与共产党军队正面拼杀过一次，因此，他的部队伤亡很少。

这是1950年3月9日的早上，青白色的曙光和淡淡的晨雾交融在一起，点染着云南南方边境的山山水水。慢慢地，天边又透出一些紫红色，跟着，东方的朝霞变成一抹深红，一轮红日拔地而起，横着的是霞，直射大地的是光，万物在一片金光中渐渐明朗起来。

李国辉夜里睡了一个好觉，他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门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伸了伸懒腰。这时，他太太唐兴凤挺着肚子走过来对他道：“国辉，快洗个脸吧，饭已做好了，正等着你呢。”

“克保和政芬都起来了么？”李国辉问。

“早都起来啦。”

“克保呢?”

“出去了。”

“去哪儿啦?”

“说到前沿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等他回来一块儿吃吧。”

“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让通讯兵去找他一下。”

“好吧。”唐兴凤说完，叫了一个通讯兵去找邓克保。

李国辉洗漱完毕，邓克保也从前沿阵地回来了。

“有情况吗?”李国辉问邓克保。

“没有。”邓克保说。

“没有就好哇，我现在真怕呀!”

“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就凭咱们这几个人能挡什么……”

“快吃饭吧。”李小慧过来对他们两人道。

“走吧，先吃饭，人是铁饭是钢。”邓克保拉着李国辉来到饭桌上。

两人坐下，一边吃一边谈。

“克保，如果共军突然出现在咱们这里，我们该怎么办?”李国辉问。

“组织部队拼命阻击共军，保护家属立刻撤退。”邓克保道。

“向缅甸撤?”

“只有这条路啦。”

“报告!刀司令与蒙队长、叶副队长来啦。”突然，手下向李国辉报告。

“快请。”李国辉一边说，一边放下碗站了起来。邓克保也放下手中的筷子站了起来。

这时，只见刀栋材、蒙宝业、叶文强全副武装急急忙忙地走过来。李国辉从他们三人的神色中已经看出情况不妙。

他们三人见了李国辉和邓克保，也顾不上军人礼节了，刀栋材一把拉住李国辉的手道：“总指挥，完啦！完啦！”

“快坐，快坐，坐下慢慢说。”李国辉对他道。

“还坐什么，共军已经全部占领车里，二七八团全团被歼，罗团长被打死，谭忠下落不明，我们被共军打得死伤无数，好不容易才逃到这里，总指挥，快撤吧，共军马上就要打到这里。”刀栋材带着哭腔说。

“你还有多少人？”李国辉问。

“只有一百多人啦。”

“你们呢？”

“还有二百余人。”蒙宝业道。

“好！快让弟兄们吃顿饱饭，咱们就在这里与共军拼个鱼死网破！”李国辉挥着拳头道。

“总指挥，万万不可，共军人太多。再说，咱们要是都被打死了，咱们的家属们怎么办？”蒙宝业道。

“……”李国辉一低头，没有说话。

“总指挥，快撤吧！”刀栋材劝道。

“你们先去安排弟兄们吃饭，我和参谋长商议一下。”李国辉说。

“那好，我们先走啦！”刀栋材等人说完便走了。

李国辉与邓克保又重新坐下。邓克保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递给李国辉一支，两人点上烟，李国辉把目光投向邓克保说：“克保，你说怎么办？”

“做最坏打算，火速转移家属！”邓克保道。

“现在就转移？”

“火速！明白吗？”

“通讯兵！”李国辉明白了邓克保的用意，他立刻转身喊道。

“有！”

“传达我的命令，火速将家属往缅甸撤退！”

“是！”通讯兵转身便跑。

“克保，咱们两人分一下工，我负责阻击共军，你负责转移！”

“是！”

“轰轰轰……”

就在此时，人民解放军三十七师从三面包抄过来，顿时，勐宋的残军阵地上炮火连天，枪声大作。

“来得这么快！”李国辉惊慌地对邓克保说。

“总指挥，咱们快行动吧，不然，咱们全完啦！”邓克保说着，转身就跑。

此时，人民解放军三十七师全部主力都集中到了勐宋，师长周学义亲自到前沿指挥部队。

勐宋位于云南边陲大勐龙以南的大山之中，它是离边境只有三华里的小村庄。为了不使残军逃脱，师长周学义命令一〇九团从东面进攻，一一〇团从西面进攻，一一一团和一一四团从正面进攻，三路大军直攻勐宋。

李国辉为了尽快摆脱共军的围剿，命一营在左，二营在右，三营在前阻击人民解放军，四营保护家属撤退。

人民解放军虽然攻势很猛，但是由于离边境太近，加上地形易守难攻，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封锁边境仍然是十分困难的事。

残军边打边退，很快就退出勐宋，向边境撤退。一个小时之后，枪炮声渐渐停了下来，李国辉已经退入缅甸境内。

望着这支残军逃出国境，周学义气得直跺脚。

李国辉逃进缅甸的山林里，一口气跑出三十余华里，在一个山坡上，他命令部队暂时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此时，外逃的残军七〇九团官兵只有七百四十多名，刀栋材的地方武装一百二十余名，蒙宝业的人马有二百三十多名，共有一千一百人左右，家属有四百余人，总共有一千五百余人。

李国辉与邓克保站在山坡上的一个高处，面向北方，陷入沉思。

李国辉想起，蒋介石“以云南为基地，重振旗鼓，收复山河”的话好像言犹在耳，可是转眼间几十万大军一败涂地，他们被赶出

国门，真成了丧家之犬。他明白自己只是一个少将团长，不要说他也不是蒋委员长的爱将宠臣，老头子很可能连他李国辉的名字都不知道。打仗！打仗！他在为谁打仗，他落到了什么，到头来，落得个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的下场。李国辉心如刀绞，泪水夺眶而出。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啊——”李国辉双膝一软，跪在了地上，放声恸哭起来。

此时，全军一千五百余人也跟着跪在地上大哭起来，那哭声惊天动地，鬼神惨然，不忍目睹。

几分钟之后，李国辉突然站起来，他从怀中掏出手枪，向空中连开三枪，顿时，哭声停止，一千五百多双眼睛都盯着他们的最高指挥官。

“谁再掉一滴眼泪老子就毙了他。我告诉你们，老蒋不管咱们啦，共产党把咱们赶出了国门，我们成了一支没人管的孤军啦！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活？我告诉大家，从现在起，我们要靠我们自己啦！现在我宣布，愿意跟我走的，咱们进入金三角，靠咱们手中的枪杆子，重新打下一片江山，我就是金三角的王。我不勉强谁，谁要是不跟我，请自便，山下就是共军，你们可以去投降他们，我决不阻拦你们！”李国辉对众人大声说道。

“我们跟着总指挥！”

“重新打天下！”

“……”

众人异口同声地道。

“好！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们的首领，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谁要是背叛我们这支队伍，我就把他剁成肉泥！”

李国辉带着他的队伍进入了金三角，成了金三角国民党残军的开山鼻祖。

第九回

异城逃亡残军遭苦难 绝境求助主子无奈何

对世人来说，金三角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各国政府视之为罪恶之地，瘾君子们视之为天堂，冒险家们视之为乐园。

关于金三角的传说很多，香港、台湾、美国等地有不少关于金三角的故事，也拍过不少有关金三角的电影、电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给金三角披上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

其实，金三角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神奇，它本身也和世界上其他土地一样，只是一块富有生命力的土地。

这里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原始森林覆盖全境。这里人烟稀少，毒蛇猛兽、蚂蟥毒蚊肆虐。二战时期，中国远征军曾在这里与日军浴血奋战，战况惨不忍睹，十万大军有六万将士战死在这里。

要说清楚金三角，就必须追究它的发展历史。

70年代，盘踞金三角近三十年的鸦片大王坤沙曾说过：“西方人教会了我们种鸦片，我们现在送还给他们。”这话虽然是针对国际禁毒组织说的，有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成分，但从金三角的发展历史考察，也不无道理。

早在18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产品过剩，市场销售越来越困难，他们把魔掌

伸向世界各国，到处殖民并扩大他们的市场。

英国在东南亚并吞了印度、缅甸之后，又对中国垂涎三尺。但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独立、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国家，又有自己的手工业，他们不需要英国的洋货，没有必要购买那些洋货。相反，中国的茶叶、生丝、药材、瓷器却在西方国家销路很广，对外贸易一直占据有利地位，每年都有四百万至五百万两白银流入大清国库。

英、美资产阶级没办法把他们的产品打入中国市场，就丧尽天良地把毒品鸦片偷偷运进中国，毒害中国人民。

18 世纪后期，英国以印度为中心，开始把鸦片输入中国大陆。到了 19 世纪前期，英国对中国输入的鸦片急剧增加，1800 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是二十四万斤（二千箱），到 1838 年猛增到四百八十万斤（四万箱）。英国在 18 世纪中期向中国输入的鸦片已占中国进口鸦片的 40%。这么一来，中国每年有上百万乃至几百万两白银流入洋人之手。

清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不得不发出禁烟令，发起禁烟运动。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英国侵略者的破坏，一系列的禁烟令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1839 年 1 月 8 日，清政府下决心禁烟，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查禁鸦片。

1839 年 6 月 3 日，林则徐亲临虎门，销毁了二万零三百八十三箱和二千余麻袋的鸦片。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史上的重大胜利，也是世界禁烟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一行动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大灭了国际毒品集团的威风。

英国人并不甘心失败，公然派军舰进攻中国，发动了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以清朝的失败告终，与英国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英国人得手之后，肆无忌惮地把鸦片大量运入中国，中国人深

深地陷入了鸦片的毒害之中，从此，中国人成了“东亚病夫”。

大量的鸦片需求，使得英国人不断扩大在东南亚种植鸦片的面积。印度生产的鸦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中国市场，于是，他们发现了金三角。

金三角鸦片种植地最早源于缅甸东北部和云南南部的掸邦山区。这里气候温和，平均海拔一千米，山地土地肥沃，年平均气温在10℃左右，为亚热带雨林气候。掸邦山区山高谷深，森林茂密，峡谷之间的平地又多，不但是农作物生长的理想之地，更适合罂粟生长。而且，高山峻岭的自然屏障，更有利于毒品封闭性种植和防止军事攻击的需要。

英国人在这里试种鸦片已经有很长时间了，那么，为什么缅甸政府会允许英国人在这里试种鸦片呢？这还得翻开缅甸的历史才能说清楚。

缅甸在1044年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1824年、1852年和1885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先后发动了三次侵缅战争，以武力并吞了缅甸的全部国土，将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份。1920年之后，缅甸人民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1932年，缅甸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了“我缅入党”（即德钦党），领导缅甸人民掀起民族解放运动，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在1937年将缅甸从印度分离出来，由英国派出总督直接统治。1942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侵缅战争时，为了共同的利益，中美出面组成中、美、英、印、缅五国抗日联军共同抗日。抗日结束之后，1948年1月8日，缅甸才算真正独立。

英国人把第一颗罂粟种子撒入缅甸掸邦山区的土地里，是在1824年第一次武力入侵缅甸后的第二年。他们在那里手把手地教会山民们种植罂粟，又教他们如何割收鸦片。经过多年的试种，当地少数民族掌握了种植罂粟和收割鸦片的技术。山民们从中得到了比原先种庄稼多出几倍、十几倍的好处，自然对种植鸦片有了兴趣。就这样，鸦片种植面积在掸邦的土地上逐年扩大。

起先，掸邦山区山民只管种收鸦片，英国人从他们手中收购，

掸邦人民从来不愁鸦片卖不掉。一直到 1948 年，英国人依然收购着掸邦山区的鸦片。缅甸独立之后，英国人才放弃收购。

英国人不收购鸦片了，掸邦鸦片的出路成了大问题，大量的鸦片就在缅甸、老挝、越南、泰国等地自由泛滥，这就给当地一些草头王以可乘之机。于是，各地大、小毒品商人纷纷出笼，金三角毒恶渐渐孕育而生。

如今，好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在金三角称雄的毒商都是中国人，比如鸦片将军罗星汉、鸦片大王坤沙等等。

英国人并吞缅甸之后，在 1886 年，他们用枪炮威逼懦弱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会议缅甸条约》，把面积约五千六百平方公里的云南边境果敢、班洪、板弄等四县割让给英国人种植鸦片。因此，这里的山民们到现在依然把自己当成中国人。

李国辉带领的国民党残军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进入金三角地区生存，就是由于有以上的历史因素和自然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他们不可能如愿以偿地生存在金三角。

李国辉能顺利进入金三角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中国远征军在这里打下的基础。

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与当地的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共同抗日的岁月中，这里的山民与中国军队互相保护，互相支援，生死与共。这种友情使得当地山民视中国军队为亲人。在抗战中，有几千名受了重伤的中国远征军官兵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照顾和保护，可以说，他们用生命保护了抗日官兵。而且，这几千名官兵康复以后，多数都已娶了当地姑娘为妻，永久性地在他们中间生存下来。从此，在这片深山老林里的人，开始学习汉语，开始学习中国的生活方式，也开始有了中文教育。

李国辉能顺利进入金三角的另外一个有利因素，就是缅甸国内当时的政治时局。

缅甸长期以来在行政机构上都是十分松散的，它一直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行政机构，它的制度很类似中国西周时代的分封制，

中央政府的权力不能有效地行使到地区。各地方民族首领为世袭头人，这些头人享有很大的特权和独立性，他们不但有独立的政治机构，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武装。缅甸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复杂，他们不但经常互相发生武装冲突，而且，与中央政府也长期对立，使得缅甸中央政府毫无办法。

1948年缅甸独立时，三十三个世袭土司联合成立掸邦。掸邦虽然在形式上有了一个统一的政权，但实际上权力仍然掌握在各大土司手中。后来缅甸政府逐步削弱和废除他们的权力，这又引起了各大土司拥兵与中央政府对抗的局面。因此可以说，金三角内居住的十几个山地少数民族，他们自己好像从来就没有关心过他们是那个国家的人。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这个地区，这里的山民就认为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正是由于这些条件，才给了李国辉一个亡命金三角的机会。

李国辉率残军一路南逃，他们没有想到，缅甸边防那么“通情达理”，那么“理解”他们的处境，在他们进入缅甸国土时，没有一个边防军和一个边防警察去阻拦他们，更没有谁让他们出示“出国护照”，使他们毫无阻拦地进入了金三角。

这里的参天大树遮天蔽日，零零碎碎的日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洒落在地上。人们的脚下，散发着一股股落地树叶和腐烂树干的臭气。一到夜晚，原始森林里更是令人恐惧。那些白天藏匿在草丛里的蚊虫扑面而来，那巨蚊如小蜻蜓大小，飞动时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响。无以计数的巨蚊，好像以师、团规模出动的轰炸机，无论你怎么驱赶，它都不停地向人们脸上和全身俯冲。只要它们一落在人身上，那又尖又硬的长嘴立刻就会刺入人身，几秒钟时间，这些干瘪的蚊子就能把它们肚皮充盈成一个鲜红的血球，而人被刺的地方就会立刻起个大包。吸血蝙蝠在夜幕中呼呼地扇动着带肉的翅膀，它们在人们头顶上飞来飞去，趁人不注意便猛地飞到人身上，用尖利的嘴吮吸人血，只要人被它咬上一次，几天之内都会浑身无力。

在这里，瘴气也是十分可怕的，到现在为止，瘴气不知吞噬了多少活人，但仍有许多人无法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无色无味。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有大批的将士死于瘴气。就是当地山民，一说到瘴气，也无不色变。据山民们说，瘴气是山里的山妖魔鬼吐出的毒气。当然，这种毫无科学根据的传说不足为信，但它也说明瘴气是一种十分可怕的毒气。

这些隐蔽在秀美风景下的“敌人”，对李国辉率领的国民党残军却一点儿也不“同情”、“照顾”，相反，倒把他们当成了“美餐”。就在他们向缅甸南方逃亡的当天夜间，他们遭到了巨蚊、吸血蝙蝠、蚂蟥等的轮番袭击。他们拖儿带女，艰苦地行走在乱草丛生的山路上，一股恶风带来一场瓢泼大雨，全军上下谁也没有雨具，只有任其冲洗。只穿着一身单衣的人们被大雨浇得衣服紧贴肉体，把他们冻得个个全身发抖。

邓克保与政芬夹杂在人群中间，两个娃娃由四个卫士轮换抱着。邓克保一只手握住政芬的手，另一只胳膊抱着她的上身，政芬全身依偎着他，在雨水中艰难地行走着。就在此时，邓克保听到身后“呼”地一声，急忙回头看去，只见一只猛虎扑向他身后的一名卫士。邓克保慌忙把政芬搂在怀中扑倒在地，还没等他掏出手枪，那只猛虎就叼起那个卫士蹿进草丛不见了。后面的卫士在忙乱中举枪向草丛中打了一梭子子弹，可是，老虎还是把人给叼走了。邓克保爬起来，扶起吓得全身发抖的政芬对众人道：“快！大家一个挨一个，不许留空间，枪上膛，随时对付可能发生的情况。”

一个卫士被老虎叼去，谁也没有说话，谁也没有去追，因为谁都知道，一切都晚了。

第二天早上，东方的太阳好像没有发觉夜里发生的事情，它照样慢腾腾地从山顶上露了出来。李国辉站在山峰的路口上，回首望着正在爬行的队伍，真想大哭一场。在他的戎马生涯中，他带着七〇九团也曾南征北战过，但从未经历过这么艰苦的行军。

这时，有两个卫士搀扶着唐兴凤走过来，他赶紧走过去，把唐

兴凤拉到身边，坐在草地上，让她靠在一块石头上，他坐在她的身边，紧紧地拉着她的手道：“兴凤啊，你跟着我受苦啦！”

“别这么说，能跟你在一块儿，再苦我也能熬。”唐兴凤苦笑了一下说。

“不！都是我没用……”李国辉充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你摸摸这儿，瞧你这个调皮儿子，正在这里练拳脚呢！”唐兴凤说着，把李国辉的一只手按在她的肚子上。

李国辉轻轻抚摸了一下她的肚子说：“奶奶个七孙，将来儿子长大了，就是捡屎吃，我也不会让他当兵。”

“是不是让部队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副团长张复生走过来向李国辉问道。

“好，让大家都上来，在这里好好晒晒太阳再走。不过，要加强警戒！”李国辉说。

“是！”张复生领命走了。

“国辉，你们部队上的事我从来没有过问过，可是今天我想说几句。”唐兴凤道。

“说吧，我想听听。”

“我记得曾国藩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外境之迁，未可滞虑，置而遣之，终履夷涂。’也就是说，在逆境之中，不可常有忧虑，心中应常有光明，终究会走上坦途的。你说是吗？”

“说得好！说得好！我明白你的意思。”

“明白就好，在这个时候，气馁是你最大的敌人。只要你坚定信心，我们就一定能战胜面前的困境。”

“兴凤，你真是我的好太太！”李国辉激动地紧紧握住她的手说。

这时，勤务兵送过来一盒饼干，李国辉接过来把饼干拆开，拿出一片放进唐兴凤的嘴里。唐兴凤一边吃着饼干一边道：“你也吃点。”

“我吃，我吃。”李国辉说着，把一片饼干送进自己的口中。

“总指挥，我想和你谈谈。”邓克保走到李国辉身边道。

“坐下吧，我也想和你谈谈。”李国辉一只手拍拍草地说。

“嫂子身体怎么样？”邓克保问。

“没什么。哎，政芬和娃娃怎么样？”唐兴凤问。

“还好，不过安国现在有些发烧。”

“那还不快让军医看看。”李国辉一听，紧张地说。

“没什么，刚才李贤法军医亲自给他打了针，也吃了药。”

“可不能大意啊！我们再苦，也不能苦了娃娃们。”李国辉说。

“两个娃娃身体本来就很弱，如今又是这个情况，你俩口子要特别小心。”唐兴凤道。

“我知道，不过，你也不可大意。”邓克保说。

唐兴凤没有说话，她微笑着点了点头。

“哎，你想说什么？”李国辉问。

“你说，我们这是去哪里？”邓克保问。

“谁知道去哪里。先走出这可怕的原始森林再作打算吧。”李国辉道。

“咱们的电台还没有联系上？”

“没有。不过我想一定会联系上的。”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快些与台湾联系上，不然，我们将无法生存。”

“咱们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还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远。目前，咱们的干粮和药品都不多了，我建议干粮要有计划地分配，家属和娃娃多分点，其余的人少分点，药品也尽量用在她们身上。”

“你说得对。立刻通知军需参谋执行。另外，通知所有的官兵，如果发现比较大些的动物，比如说马鹿、羚羊、野猪等，可以开枪猎杀。”

“好，我马上下达命令。”

“让部队好好在这里休息一下，等到下午1点钟再行军。”

“是!”

下午1点钟，部队又开始行军。

整个部队置身在充满野性的浩瀚的原始森林中，路在哪里？何处是尽头？等待他们的前方又是什么？在整个残军中，没有人知道。他们走呀，走呀，队伍中不时传来猛虎把人叼走的消息。

走到第六天的下午，队伍突然大乱，接着就有人向李国辉报告说，一群人不人鬼不鬼的野人，从他们队伍中抢走了两个士兵。李国辉命令立刻寻找这两名士兵。可是，一位傣族士兵却告诉李国辉这是野人在抢人祭谷子。李国辉问，什么叫祭谷子？那位傣族士兵告诉他，每年这个时候，野人都会出来抢一个至两个外面的人，把他们的头砍下来挂在竹竿上，然后才去种谷子。李国辉听罢，摇了摇头，一挥手说：“继续前进!”

行军速度越来越缓慢，他们每天行走的速度不足五十华里。森林也越来越密，地上腐烂物也愈走愈厚。从这些迹象上看，他们一时很难摸出原始森林。

同时，官兵也正忍受着疾病摧残，人们的体质急剧下降，死亡人数也一天比一天多。染上南方雨林病——疟疾的官兵已经占了十分之一。这种要命的疟疾与大陆内地的疟疾完全不同，北方的普通疟疾药奎宁对这种病一点作用都没有。在行军途中，一个个身体很壮的人会突然倒地呻吟、发抖、流泪，但是，只要在地上躺上半个小时，便自动消除，发病者又会自己爬起来继续行走，只是阵阵呕吐，全身无力。再过七八个小时，又会发作一次，第二次发作要比第一次严重，如果得不到特效药的及时治疗，发作间隔就会越来越短，病情会很快恶化。体质弱的，发作三四次后，便会倒在路旁永远也爬不起来了。李国辉带领的残军行军到了第八天，光是死于这种病的人就有四十多人。

邓克保的女儿安岱也病了，并且病情突然超过了安国。安国在军医的精心治疗下精神有了好转，可是安岱的病情却越来越重。她

一时昏迷，一时清醒。尽管李贤法军医用尽了所有医疗招术，都无法使安岱病情好转。

“李医官，就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娃娃退烧吗？”政芬搂住安岱，带着哭腔问站在一旁的军医。

“没办法，这种疟疾病没有特效药是无法治愈的。”李贤法道。

“安国怎么能脱险？”政芬问。

“安国是被雨淋之后的重感冒，当然比较好治。”

“李医官，我求求你再想想办法。”李小慧道。

“我会的。”李贤法说完走了。

政芬紧紧地搂着昏迷不醒的安岱，伤心地哭着道：“娃娃，妈对不起你，你可要坚持住啊。”

“婶子，别急，相信李医官会有办法的。”李小慧也满面泪水地道。

“小慧——”这时，胡大虎捧着一块足有七八斤重的熟肉跑过来。

“哪儿弄的肉？”李小慧急忙站起来接过胡大虎手中的肉。

“我们打的羚羊，刚烤好，香极了，快给娃娃们吃。”胡大虎道。

“我要吃肉。”安国伸着两只手向李小慧道。

“来来来！让叔叔喂你。”胡大虎说着，上前撕了一小块儿，又用手撕碎，蹲在地上，一块儿一块儿地把羚羊肉送进小安国的嘴里。小安国连嚼也顾不上嚼就吞进了肚里。

“乖孩子，慢慢吃，叔叔那里多的是，从今天起，叔叔不会再让你挨饿了！”胡大虎看着饿得可怜的孩子掉下了眼泪。

“大胡，谢谢你啦！”政芬道。

“嫂子，可别这样说，我们再苦，也不能让娃娃挨饿。”胡大虎说着又走到政芬面前，上前摸了摸安岱的头说：“这娃娃病得不轻啊。”

“有什么办法，烧退不下去。”李小慧道。

“奶奶个七孙，这李贤法个狗日的光会吃干饭。”胡大虎骂道。

“不能怪他，他已经尽力了。”政芬道。

“他也很不易啦，这么多病人，全靠他一个人，再这样下去，我看他也支撑不住啦。”李小慧说。

“唉！我当兵都快二十年啦，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罪，真他奶奶的窝囊！”

“连长，快！三班副不行啦！”突然，贴身卫士马蛋跑来报告。

“奶奶个七孙，这是第六个啦！嫂子，我走啦。”胡大虎与政芬匆匆打了个招呼，便与马蛋走了。

李国辉带领残军和家属在原始森林中艰难地走了整整十二天，在4月24日上午10时23分，他们终于走出了原始森林，看见了山下有一个山寨。

“我们走出来啦！”

“我们有救啦！”

“……”

当人们看见山下那袅袅炊烟时，便一齐狂呼起来，另一些人却瘫倒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来。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李国辉命令三营一连胡大虎下山侦察。胡大虎带领一个排下山，时间不大，胡大虎蹦跳着回来，他边跑边挥动着手中的帽子向李国辉大喊：“山下都是自己人！”

“什么？在这里竟有自己人？！”李国辉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等胡大虎跑到他的面前，他指着胡大虎问：“你说什么？”

胡大虎喘着粗气说：“总指挥，山下住的是二十六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部分官兵，有六百来人，领头的是副团长谭忠。”

“什么，谭忠在这里？”李国辉一听，高兴得流下了热泪。

“总指挥！快命令部队下山吧！”胡大虎道。

“总指挥……”这时，谭忠也从山下跑上来，他边跑边向李国辉喊着。

“谭忠……”李国辉一见，激动得顾不上全身的疲劳，向谭忠跑去。

两人一见面，便扑上去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高兴得哭出声来。

“原以为只有我们冲出来了，没想到你们也冲出来啦。”谭忠道。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里还能与你会合。”李国辉道。

“这下好了，我有主心骨啦！”谭忠松开李国辉说。

“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李国辉擦着脸上的泪水道。

“走！快让弟兄们下山，一听说你们来了，我就立刻下命令让各部炊事班给你们准备饭。怎么样，饿坏了吧？”谭忠道。

“还是你想得周到。”李国辉把手一挥，对手下弟兄们道：“谭忠为我们准备了饭，快下山吧！”

李国辉与谭忠并肩下山，边走边谈。

“总指挥，你们来得太是时候啦，这也是咱们命不该绝！”谭忠道。

“我早就说过，天无绝人之路！”

“哎，太太怎么样？”

“还好。”

“没问题吧？”

“没问题，就是行动不大方便。”

“千万要小心才是。”

“我明白。”

“跟你一起出来的还有什么人？”

“邓克保、刀栋材、蒙宝业、叶文强等人。”

“邓克保和娃娃怎么样？”

“还好，只是女儿安岱病得不轻。”

“这里离泰国美塞很近，可以想办法把她送到那里去看病。”

“现在病号很多，部队已经快要垮了。”

“我已从美塞购买了很多治疟疾的特效药，等会儿让军医官给他们治疗一下。”

“好！太好啦。”

“和你说实话，如果你晚到一天，咱们就见不上面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决定明天早上开拔去泰国。”

“去泰国干什么？”

“去找泰国的台湾使馆，让他们帮助我们撤回台湾。”

“你想去台湾？”

“不是我想，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们六百来人怎么办？还拖儿带女的，不去台湾去哪儿。”

“你想得也对。不过，我觉得台湾只有蛋子儿大，咱们这么多人一下子拥进台湾，将来不饿死也得困死。”

“好了，遇到了你，一切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等休息一下，咱们俩好好商议一下。我就不信，天下这么大就没有咱们的活路。”

“天无绝人之路！”

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深夜，两位残军将领围在油灯旁，开始商量将来的出路。

“李将军，在我们这支孤军中，只有你一位少将，你是当然的最高指挥官，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谭忠递给李国辉一支烟道。

李国辉点上烟，嘴里吐着白色的烟雾，他叹了一口气道：“还是那句话，天无绝人之路。我的想法是，我们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台湾不会不管我们的。咱们先在这里休整部队，与台湾联系，等台湾方面的指示。”

“电台还没有与台湾联系上？”

“我命令他们正在联系。”

“你说，政府还管我们吗？”

“废话，我们是堂堂的国军！你放心，只要能与台湾联系上，他们会立刻向我们空投物资，或帮助我们撤台。”

“他们还会给我们送来药品和经费吗？”

“会的，到时候我们会什么都有，再也不会受这份罪了。”

“报告，电台已与台湾联系上啦！”台长进屋向李国辉报告。

“他奶奶个七孙，这下好啦，快向台湾发报，要求他们立刻向我们空投，补充给养，并向他们报告我们的处境。”李国辉一拍大腿，高兴地命令道。

“是！”台长转身出去了。

“怎么样，我说么，天无绝人之路。”李国辉哈哈大笑地说。

“这下好啦，咱们有指望啦。”

“哎！你想不想去台湾？”

“想。”

“尿，台湾有什么好？弹丸之地。再说啦，政府那么多官员，咱们算个什么，还不如在这里打游击呢。”李国辉道。

“万一政府让我们全部撤台呢？”

“真到了那一步，也得听政府的。”

“报告！”这时，电台台长拿着一份电报稿进来。

“怎么样？台湾是不是要我们撤台？”李国辉问。

“不！恰恰相反！”台长道。

“空投的事呢？”

“……”

“怎么啦？”李国辉一见电台台长面部表情不对，一把夺过电报，只见电报上写道：“你部情况已清楚，但是政府无能为力，请你们自谋出路。”李国辉气得把电报撕得粉碎，大吼道：“给我再发，就说如果政府不管我们，我们就投奔共产党去！”

“总指挥，别激动，别激动！”谭忠拉着李国辉劝道。

“去！按我说的去拍，错一个字老子毙了你！”李国辉真火了。

“是！”电台台长正要出去，谭忠叫住了他。

“总指挥！冷静些！”谭忠道。

“我能冷静吗？快！执行命令！”

“是！”台长只好按他的命令去发报了。

谭忠一看拦不住李国辉，只好由他了。

谭忠又递给李国辉一支香烟，拉他坐下，李国辉用力吸了一口烟，声音颤抖地对谭忠道：“你说，我们这些人图的是啥？为国民党拼了半辈子，到头来落个啥？如果弟兄们知道了，不使他们寒心吗？”他说着掉下了眼泪。

“嗨！国民党，共产党，党来党去，到头来害苦了我们。”谭忠也伤心地说。

“报——告——”电台台长又拿着一张电报纸进来，有气无力地站在李国辉面前。

“念！”李国辉头都没抬地说。

“政府无暇过问，你部想投谁就投谁。”电台台长读道。

“好啦！下去吧！”李国辉听了，没有了脾气，挥挥手让台长下去。

“站住！”谭忠对台长道。

“还有事吗？”台长问。

“此事万不可声张，只有我们几个知道，明白吗？”谭忠道。

“是！”

等电台台长走后，谭忠对李国辉道：“总指挥，一个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咱们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枪，我就不信会被困死，大不了上山当山大王！”

“不错！”李国辉此时气得满脸通红，他又抽了口烟说：“台湾请咱们，咱们也不去啦！就在这儿，咱们就在这三不管的金三角扎下去啦！”

“对！咱们就在这里干！你当总指挥，我给你当个副手，他娘的，要死也死在家门口！”

于是，就在这一刻，金三角国民党残军出世了。

这一夜，残军两个头目都没有睡，就在这一夜中，他们制造出了金三角“复兴部队”。

李国辉任“复兴部队”总指挥兼七〇九团团长，谭忠任副总指挥兼二七八团团长，邓克保任参谋长。总指挥部就设在离泰国边境只有六十华里的小勐棒村。

这一夜，李国辉为残军的历史写上第一页。

第十回

小勐棒孤军安营扎寨 大其力缅甸兵布阵提防

1950年4月21日上午10点，全体残军官兵、家属、小孩，总共两千余人，在小勐棒村头一块平地上召开大会，听候他们总指挥李国辉的训令。

众人都站在那里，李国辉下达了“升旗”的命令。军号嘀嘀嗒嗒地响了起来，一面青天白日“国旗”徐徐升上一根大竹竿的顶端。轻风吹起，旗帜迎风飘扬。

“立正——”值班长官一声命令，只听得震谷的一声靠鞋声响。

“敬礼——”值班长官又一声命令，全军上下“忽”的一下，全部都向旗帜行礼。可是，他们个个都面对旗帜泪水满面。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升旗”仪式，而是一种难以表达的思国之情。

“礼毕！”

“立正——”值班长官几步跑到李国辉面前行礼报告：“报告总指挥，全军集合完毕，请你训导！”

李国辉还了军礼道：“归队！”

“是！”值班长官跑步归队后，又喊道：“稍息！”

李国辉站在众人面前，他两眼盯着这些无家可归的将士和家属们，不由得也流出了泪水。他强迫自己镇定，控制着自己的感情，

对众人道：“弟兄们，与队同行的家属们：如今，我们已被共军赶出了家门，经过千辛万苦，才来到这个地方与二十六军的谭忠会合。这是我们的幸运。现在国难当头，蒋总统已经退到了弹丸之地的台湾，整个大陆已被共军占领，国家目前正处于困难时期。希望大家能体谅政府的难处。请大家相信，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共产党长不了，不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美国政府会帮助我们打败中共，我们总有一天会打回去的。因此，我们要坚定反共决心，誓与共产党血战到底。为了保存我们这支反共力量，为将来反攻大陆做好准备，我们这支部队改名为‘复兴部队’。我命令，谭忠上校为副总指挥，邓克保为参谋长。我为总指挥兼七〇九团团团长，谭忠仍兼二七八团团团长。另外，为了安全，家属们将撤到泰国边境的美塞城内，等安排好之后，分批撤走。我现在还要宣布一道命令：一不许骚扰当地的山民；二不许强奸妇女；三不许强占山民的东西；四要公平买卖。谁要是胆敢违犯这四项命令，就地正法！”

散会之后，将领们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国辉、谭忠、邓克保、张复生等人。

在这次会上，李国辉先是作了一番演说，鼓吹了美国的反共同盟计划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预言，接着他才讲到残军的具体军务上。

“我想，咱们要在这里生存下去，首先必须在这里建设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军事基地，这样我们才能在此地站稳脚跟。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做以下几项工作：第一，我们必须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二战时留在这里的伤病员，他们已经在这里娶妻生子。我们找到他们之后，不但可以充实我们的骨干队伍，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他们与当地群众建立感情，搞好军民关系，得到他们的同情和关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稳稳地立足于这里。”李国辉说着，点了一支香烟。

“没有当地山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就无法在这里生根。”谭忠补充说。

“第二点，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拉拢当地和大其力的华侨大商人。并且，要派人去泰国边境的美塞城，拉拢那里的华人商人，再通过他们去寻找泰国清迈、曼谷和其他城市的反共华侨商人，争取得到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帮助。”李国辉说。

“大其力镇离这里只有六十华里山路，它是缅甸南部与泰国交界的边境重镇，又与泰国北部的重要县城美塞只有一桥之隔。在这两个城镇中的巨商，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华人，这对于我们是十分有利的。”谭忠道。

“这些华侨巨商对共产党一无所知，只要我们大肆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如何坏，如何共产共妻，他们就会支持和同情我们。这些人很容易对付，因为他们个个都很爱国，只要我们抓住这一点，就会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李国辉道。

“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到家，相信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邓克保说。

“第三，要与当地头人拉亲戚，认干亲，要鼓动我们的官兵在当地找老婆，让他们与当地女人结婚。为了鼓励他们与当地女人结婚，我看可以采取重奖法。”李国辉又出了新招。

“只要娶当地姑娘为妻，每人奖二十块大洋作为安家费。”邓克保说。

“我同意。不要看我们花几个钱，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的官兵有五百人在此地结了婚，我军在这里就有了五百家亲戚，亲戚连亲戚，还愁当地山民不管我们饭吃？”李国辉笑呵呵地道。

“如果这样，我们的力量还会迅速扩大。”

“第四，立即在当地招兵买马，扩军整训，增加我军的战斗力。”

“最起码要把我们两个团的正规编制补充到位。”

“第五，将部队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立即投入开荒种地、伐木盖房，解决部队的温饱问题；第二部分组织一支马帮运输大队，专门做起鸦片生意，金三角到处是鸦片，我们生活在鸦片窝中，不

做鸦片生意，那不是太傻了吗？”

“对！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有人雇我们运鸦片咱们也干，双管齐下，我看，必要时咱们也发动官兵种鸦片。我们可以用挣来的钱养活部队。”

“这是一个好办法。”

“第三部分人搞军训，保证我们的队伍时时刻刻都有战斗力。我在这里说明，这三部分人要分期轮换，轮换的目的是使部队能战、能商、能农，使我军成为农、商、兵一体的战斗团体。”

“我建议，咱们可以成立一个经商组织，或叫什么公司，挑一名有能力的人当经理。以做鸦片生意为主，以百货及生活日用品为副。”

“这个建议不错，我看就叫复兴公司吧。调李新少校当经理。”李国辉道。

“……”

几天之后，“复兴部队”开始按照会议的决议行动。家属开始转移到泰国的美塞城内，李国辉的太太唐兴凤也随着家属撤入美塞，邓克保的太太政芬与两个娃娃也去了美塞。安岱的病情虽得到了控制，却依然没有好转。她们到美塞之后，安岱住进了华侨医院。李小慧随着政芬也去了美塞。

李国辉撤走了家眷，心里比过去踏实多了。

“复兴公司”开始运营，山地破土种菜，草房军营开始建设，招兵买马也开始进行。残军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上司的鼓动下，残军官兵开始了一场娶妻高潮。

在当时，缅甸掸邦山区的山民们很穷，特别是英国人停止收购鸦片之后，这些只会种鸦片的少数民族，家家都积压了大量的鸦片卖不出去。有时，有个别鸦片商人来收购，只要给几个钱山民们就卖，价格低得可怜。家家户户穷得连衣服都没得穿。山区还有个怪现象，姑娘与男青年的比例失调，基本上是四比一，姑娘多得到处

都是，她们个个如花似玉，可就是找不着主儿。那时候，由于中国远征军的进入，使山民们对中国人十分尊敬。如果能嫁给中国军人当婆娘，那可是一件十分得意的事。这里的姑娘们不像大陆内地那么讲究，什么门当户对，家庭条件，生活来源，年龄长相，对她们来说无关紧要，只要中国军人能娶她们，不论官职、岁数大小，便一口答应。因为她们都亲眼看见，只要一嫁给中国军人，她与她家庭的地位就立马提高，家中的米会堆得满满的，姑娘的衣服会立刻穿得花枝招展。如果长得出色，又年轻，嫁一位上尉以上的军官，不管走到哪里，还有人给你敬礼，回家还有士兵伺候左右。这样的好事上哪儿去找。

胡大虎这两天被姑娘追怕了，追他的姑娘如同绿头苍蝇，他到处躲也躲不及。

大黄牙四十多岁了，也娶了一个十六七岁的黄花闺女。那天，高兴得他咧着大嘴，乐呵呵地挽着新娘的胳膊来看他的连长。

胡大虎一见大黄牙他们进屋，便手指着大黄牙道：“你这个王八羔子，都这么大岁数了，娶一个这么小的漂亮姑娘，你不觉得是作孽吗？”

“唉，我说连长，这就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可没有强迫她。”

“这是真的？”胡大虎问。

“不错，是我自愿的。”那位姑娘一口云南方言。

“噢，你会说中国话？”胡大虎惊奇地问。

“我是老黑族，老黑族人都会说云南话。”

“真的？”

“不信？那我给你介绍一位我们老黑族最漂亮的姑娘。”大黄牙的婆娘说。

“好哇！不过，要会说中国话。”胡大虎道。

“好！”大黄牙的婆娘一转身走了出去，不大一会儿，从门外拉着一位只有十六七岁的女娃进来，胡大虎向那姑娘望去，只见她长

得眉清目秀，文静娴雅，一头乌油油的黑发，一双被长长的睫毛盖住的大眼睛，全身带着小姑娘的稚气。

“怎么样？这是我在我婆娘村子里专门为你挑的，还够哥们儿吧？”大黄牙笑着问。

“不不不！我是和你婆娘闹着玩的。”胡大虎急忙说。

“什么？你说话不算话？”大黄牙婆娘道。

“我……我……”胡大虎一急，说不出话来了。

“连长，我知道你的心思，可是你也不想想，李小慧是咱们总指挥的干女儿，他能把李小慧嫁给你这个猪头猪脑的小连长吗？再说，那李小慧根本没有爱你的意思。我看，你这叫自作多情。”大黄牙道。

“谁说的，前几天我去美塞看她，她还送给我几块口香糖呢。”胡大虎道。

“连长，就算你爱李小慧，这个姑娘也不妨碍你们呀！”大黄牙婆娘说。

“胡说八道，你还想让我娶两个不成？”胡大虎说。

“连长，娶三两个婆娘的还少吗？管尿他，先娶一个再说。”大黄牙道。

“连长，我不在乎。如果李姑娘以后要嫁给你，我就做二房，当小的。”那位姑娘说。

“嘿！你真会说中国话？”胡大虎说。

“是啊，这样的姑娘你去哪儿找？人长得漂亮，还会说中国话。你不是不知道，好多人娶的婆娘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我婆娘成天为他们做翻译。”大黄牙道。

“要是在老家，说给谁谁都不会信。奶奶个七孙，什么稀罕事都让咱们撞上了。”胡大虎说。

“还亏得共产党把我们打出来了，要不，咱们怎么也娶不上这么漂亮的婆娘。”大黄牙道。

“连长，这姑娘你要不要？”大黄牙婆娘追问道。

“我……我……我想，我都这么大年岁了，这不是糟蹋她吗？”胡大虎说。

“我自愿的。”那姑娘大大方方地道。

“你叫啥名字？”胡大虎问。

“我叫阿苗。”姑娘道。

“你父母同意吗？”

“同意，他们正在家等消息呢。”

“这……”

“这什么这？平日里你那么痛快，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啦？”大黄牙说。

“我想……”

“你想说李小慧是不是？我告诉你，她和总指挥的小舅子唐兴伍早就好上啦！还能轮到你？”其实大黄牙是瞎说的，李小慧根本没那回事。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怎么不知道？”

“等你知道，娃娃都抱出来了。”

“好！那我就要阿苗。”

“这就对了嘛。”

“阿苗，我问你，你跟我不后悔吗？”胡大虎转身问阿苗。

“我决不后悔！”阿苗说。

“那好，找个时间，咱们准备点东西去看望她的父母去。”大黄牙对他婆娘说。

“我早就准备好啦！”他婆娘说着，从背包里拿出三个用芭蕉叶包的如同一本书大小的包，放在胡大虎面前。

“嘿！还是有老婆好，比我想得周到。”大黄牙笑着道。

“这是什么？”胡大虎不解地问。

这时，阿苗走过来告诉胡大虎说：“连长，这是我们民族的风

俗，要想娶人家的姑娘，先得去问她的父母，去的时候必须带四包东西，你看，这包是茶叶，这包是盐，这包是米。”

“什么？这有点儿太不成样了吧，就这么一点儿东西？”胡大虎不解地问。

“这只是个意思，不在乎多少。”阿苗道。

“不行，让手下给你家送二百斤米，十斤茶叶和十斤盐，别让你父母看我小气。”

“连长，那是婚后的事，结了婚，你想给她家送多少就送多少。现在，这只是个礼节。”大黄牙婆娘说。

“吆！人家会不会说咱小气？”胡大虎问。

“不会。”

“四包东西，这只有三包，还差一包呢？”胡大虎问。

“还差一包是钱。”

“一包钱？”

“对！”

“包多少？”

“随你的便。”

“那好，包他两根金条！”胡大虎说着，就要去拿金条。

大黄牙上前拦住他道：“这只是个意思，包金条干什么？”

“这两根条子我非包不可。你看，人家养一个大姑娘容易吗？不包两个条子我觉得对不起人家。”胡大虎坚持说。

“连长，没有这个必要，你还是随便包几块钱吧。”阿苗说。

“不行！这不是寒碜人吗？什么我都听你们的，这件事我要作主。”

大家无奈，只得由着他包了两根金条。

李国辉鼓励官兵在当地娶妻生子的策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生存措施。短短的二十来天，官兵就有三百余人在当地娶了婆娘，残军在当地山民中的亲戚网迅速扩大。山民们也纷纷把他们的儿子送进

了兵营，使得残军队伍迅速得到补充和补给，重新有了活力。

在这二十多天中，李国辉队伍日益扩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投靠残军的人数急剧上升。

投靠李国辉的人有三种：一是散兵，他们三三两两，冲破人民解放军的封锁线，一路南逃。逃入缅甸之后，他们无法生存，只有到处寻找残军大股部队。李国辉残军是逃亡国外的惟一“大股”正规军，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李国辉当成他们的最高司令官；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远征军留下的散兵和无法随队的伤病员。当时，中国远征军一共十万余人，他们是国民党第五军的二〇〇机械师、二十二师、九十六师，第六军的四十九师、九十三师、暂编五十五师，第六十六军的新编三十八师、新编二十八师和新编二十九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作战失利，特别是栋古大战之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使得日军占了上风。日本人最后切断中国军队的后方通道，断绝了中国军队向中国滇南撤退的道路，把中国军队包围在缅甸的深山老林之中，被打得四处逃散，各自逃生。大批部队退入原始森林野人山。在这次战争中，十万大军有近三万人失踪，生死不明。他们大部分被原始森林中的自然灾害吞没了，可是，还有少数人在当地山民的保护和救助下活了下来，并在当地娶妻生子。但这些人并没有忘记他们是一个中国军人，而且是堂堂正正的“国军”。因此，当李国辉来到这里，他们归队思想迫切，有很多人纷纷投奔残军，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三是流动在中、缅、老、泰边境的商业武装马帮队伍。这里的马帮起源于明朝，在云南南方，有些有生意头脑的人为了谋生，他们常常赶上几匹骡马，把中国的土特产运往泰国，从泰国换取布匹、化妆品等等运回中国。他们途中有的经过老挝，有的经过缅甸。时间一长，便招来一些地方小股土匪的袭击和抢劫，他们不得不带上武器，结队成群同行。后来逐步形成武装马帮。到了二战时期，马帮贩运的货物多半是鸦片和军火。他们的装备也随之实现了现代化。这些马帮队伍到了二战时期已经成为云南南方地方官员和地方

民族头人的武装贩运集团。规模大小不一，人数少则五六十人，多则三百余人。在云南解放之后，这些马帮听信国民党的反共宣传，纷纷退入缅甸，不敢再回中国。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投靠惟一让他们信赖的“国军”为靠山。

由此，李国辉的残军很快从一千七百人来的武装队伍迅速扩充到三千余人，成为金三角一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李国辉此时也精神大振，残军中再也看不到逃亡时那种凄凉景象了。人也多了，马也肥了，房屋也建好了，地里也长出了各种蔬菜，“复兴商业公司”的生意也十分红火，与当地山民的关系也迅速密切起来，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也与残军称兄道弟啦。总之残军有了生机，李国辉有了精神。

也就在这个时候，唐兴凤为李国辉生下一个胖小子。

唐兴凤挺着大肚子，随残军一路败退逃亡，吃尽了千辛万苦，谁都担心，她生下的娃能不能成活。却没有想到，她不但生了个儿子，而且十分健壮，足足有七斤多重。李国辉十分高兴，得到消息后，立马赶到泰国美塞华侨医院。

李国辉推开病房的门，高兴地向唐兴凤大叫道：“兴凤！”

“国辉！”唐兴凤一见李国辉破门而入，急忙挣扎着要起身。

“别动！”站在一旁的李小慧上去按住唐兴凤道。

李国辉扑到床头，紧紧抓住唐兴凤的手道：“兴凤，你受苦了。”

“再苦也值，你看看你的宝贝儿子，多像你！”唐兴凤高兴地道。

李国辉掀起被角，看着正在熟睡的儿子，把脑袋伸过去，亲了亲儿子的脸，两颗泪珠掉在了儿子的脸上。他沙哑着嗓子喃喃地说：“儿子，爹让你受苦了！”

“干爹，快坐下，看把你高兴的。”李小慧拉了一把椅子放在床头边。

李国辉直起腰来，拍了拍李小慧的肩头道：“小慧，真难为你

了，这么多天，你伺候邓参谋长两个娃娃，又忙着照料你干娘，真谢谢你啦！”

“干爹，你说什么，都是一家人，还说什么谢谢。对了干爹，快给我小弟弟起个名字吧。”李小慧道。

李国辉坐下之后道：“对！是应该给他起个好名字。”

“要起一个有意义的名字。”唐兴凤道。

“对！要有意义……叫……”李国辉心想，他大难不死，逃出来，现在又有了生机……想着想着，一拍大腿道：“对！叫竟成！李竟成！”

“李竟成！这个名字好，就叫李竟成。”唐兴凤把目光投向刚刚出生的娃娃，用一只手抚摸着他的脸说：“儿子，你叫李竟成，知道吗？”

“我真高兴，咱们部队现在安定下来啦，我又得个儿子，这真是双喜临门啊！”李国辉激动地拉住唐兴凤的手道。

“国辉呀，现在都稳定了，你也应该考虑考虑小慧的事啦。”唐兴凤说。

“我有什么考虑的？”李小慧道。

“都十七八岁啦，女孩子嘛，得找个主儿才是，让你干爹为你挑一个好男人，成个家。”唐兴凤说。

“干爹、干娘，我只想找到我亲爹，在没有找到我亲生父亲之前，我不想嫁人。”李小慧道。

“小慧呀，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和你爹的确认识，关系也十分好。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属八军一〇三师，当时，他是我的少将团长，我是他属下二营营长。当时的八军属中国远征军长官部指挥。我们军没有直接进入缅甸境内作战，只是驻守在边境的瑞丽保卫中印国际通道的畅通。有一次，我们团接受命令去救援被日军阻击在半道上的运输车辆，当我们到达八莫时，便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你爹被炮弹击中后，掉进了山谷之中，他早已身亡。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李国辉道。

“这么说，我爹真死了？”

“是的。”

“那你为什么说我爹还活着？”

“因为当时你爷爷被田乐天刚刚打死，我怕你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才说你爹还活着。”

“我……”李小慧伤心得一个劲地流泪，说不出话来。

“孩子，你放心，我们会把你当成亲女儿一样地疼你、爱你！”唐兴凤道。

“你干娘说的对，我们会把你当成亲女儿一样的。”李国辉道。

“国辉，如果小慧不愿意结婚，我想是不是送她去上学。她天生聪明，我想，如果她去上学，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唐兴凤道。

“对！送你去上学吧！”李国辉道。

“我已经是大人啦，还能上学吗？”李小慧迟疑地说。

“怎么不行，这里有华文学校，还有泰文、英文学校，专对成年人开的。这样，我送你去这里的华侨学校学中文，再给你聘请一名泰文家庭教师和英文家庭教师，你可以同时学习三种文字和语言，将来我们队伍大了，必须用翻译，到时候你就可以大显身手了。”

“好！让我试试看！”

“不用试，你一定会成功的。”

李小慧确实天生聪明，十几年之后，她不但成为一位精通中、英、泰三国文字的知识分子，而且还成为金三角毒品女王。可惜的是，在70年代的毒枭争霸中死于非命。

李国辉与李小慧谈了一阵之后，又问李小慧道：“安岱怎么样？”

“昨天下午，安岱已经死了。”李小慧伤心地道。

“什么？！安岱死了？”李国辉一听，“忽”地站了起来。

“她一路高烧，后来虽然住进了医院，可是已经晚了。医院已经尽了全力。”李小慧道。

“走，带我去参谋长家。”李国辉拉着李小慧的手，迈步就要出门。

“国辉，好好安慰安慰他们两口子。”唐兴凤对李国辉道。

“知道了。”

李国辉由李小慧带着出了医院大门，直奔美塞北街。

当李国辉推开邓克保的房门时，只见邓克保搂着安国，政芬卧在床上，两人都在痛哭着。

“克保！”李国辉站在门口道。

“总指挥，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吧！”邓克保放下安国，擦了擦脸上的泪水道。

李国辉走进来，刚坐在椅子上，政芬哭着坐起来对李国辉说：“总指挥，你说咱们这是哪辈子作的孽，让咱们受这么大的苦不说，还害了孩子……”她说着眼眶里又流出了眼泪。

李小慧急忙上前坐在政芬身边，扶着她的身子道：“婶子，别太难过，咱们已经尽了全力了。再说，身子骨要紧。”

“我……对不起……娃娃呀！”政芬哭道。

“唉！我现在算明白了，什么国民党，全是骗人的！我们这些人为了他们出生入死，他们却不把我们当人看。”邓克保说。

“克保，你千万不要伤心过度。咱们谁都不信了，咱们信自己！奶奶个七孙，没有国民党政府的领导和救助，咱们不是照活吗？当然，我们在这次退却中确实损失惨重，包括女儿的死，可是我们不是已经闯过来了吗？今后好好照顾安国，把他培养成人。别难过了，振作起来！”李国辉道。

“国辉，有件事我总是放心不下，老早我就想和你说，就是没抽出空来。”邓克保道。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咱们兄弟之间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是家庭问题吗？”

“不！是军队。”

“军队？军队有什么事？”

“你想想，我们是一支带枪的中国军队，可是我们现在是在缅甸的国土上扩军备战，招兵买马。这里不是中国的地盘，而是缅甸国土，我担心缅甸政府会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邓克保道。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过。”李国辉道。

“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你作为最高指挥官，必须想到这一点才对。”

“在我们刚进入缅甸时，我也感到奇怪，在缅中边境为什么没有边卡，为什么没有边防军阻拦我们入境？后来进入缅甸内地之后，缅甸政府军一直没有对我们作出反应，因此，我也没有去想这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十分严重，你想一下，有哪个国家会允许一支几千人马的军队长期占领他们的领土？中国行吗？美国行吗？如果你是国家总统你会允许吗？”

“那为什么缅甸政府没有反应呢？”李国辉不解地说。

“据我分析，不外乎有这么几点。”

“有哪几点？”

“第一，缅甸政府是一个温和的政府，他们不忍心大举进攻我们。但是，我们如果长期生存在这里，他们一定会作出反应。或用武力逼我们撤走，或状告联合国，逼台湾把我们撤回去。”

“有这个可能。”

“第二个原因，缅甸政府反共，他们同情我们的遭遇，让我们暂时住在这里。如果公开接纳我们，他们又会担心遭到北京政府的抗议，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化，所以他们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也有道理。”

“第三个原因，在缅中边境有四个县原本是中国的领土，在鸦片战争后，这四个县割让给了英国人。缅甸独立之后，正赶上中国内战，没有及时提出归还云南四县的要求，这四县被缅甸政府列入缅甸版图。解放军在追击我们时，没有超出现有的国界，北京政府

也还没来得及向缅甸提出归还云南四县的问题，因此，造成云南四县事实上暂归缅甸所有的现实。但是缅甸政府又感到这四县本属中国领土，中国虽然还没有要，他们也不好正正规规地派兵进驻。咱们来了，会不会使缅甸以为咱们要占领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没有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

“哇！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历史，看来咱们退入缅甸是对的。”李国辉道。

“不过我想时间不会很长，缅甸政府一定会找我们商谈此事。”

“到时候我们就抬出云南四县问题，不行咱们就进入这四个县，把这四个县建设成反共基地。”李国辉道。

“我们必须有这方面的充分准备。”邓克保道。

没过几天，邓克保担心的事就发生了。

大其力镇突然进驻一个连的缅军。

大其力镇是缅甸东北公路与泰国美塞通往首都曼谷公路的交界处，一座长达百十米的东西大桥把缅甸的大其力镇与泰国的美塞县城连在一起，这里历来都是军事要地。大其力过去没有驻军，只有少数边防警察在桥头执行出入人员的监察事务。没有特殊情况，大桥两头两国边防警察也从不盘问来来往往的行人，边境群众自由来往，没有什么约束。时间一长，边防警察与这里的群众都混熟了，谁都认识谁，如果偶尔走过一个生人，他们一眼就会看出来。

此时大其力进驻缅甸国防军，不是个好兆头。李国辉立刻敏感起来，他命令部队收缩，不准人员外出，加紧战备。

那么，缅军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调兵进驻大其力呢？

这是因为缅甸政府刚刚得到国民党残军进入缅甸的消息。消息得到这么晚，是因为当时的缅甸交通闭塞，通讯落后所致。整个掸邦山区到处都是崇山峻岭，森林密布，只有一条从瓦城通往景栋的小公路，而从景栋通往大其力的小公路，更是无一辆汽车通行。这样说吧，就是到了80年代末，笔者从景栋坐汽车去大其力，还整

整走了十二天。可是如果步行，只需要五天便可到达。在那样的公路上，汽车还没人走得快，可想而知，那时的公路会是个什么样子。当时是1950年，那条公路根本无法通车。因此，等景栋的驻军得到国民党残军在小勐棒“安家落户”的消息时，他们已经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了。一开始，景栋的驻军也没有放在心上，他们的思想正如邓克保估计的那样。缅军是一支反共军队，他们很怜悯这支残军，不忍心赶他们走。再说，出动部队进山去驱赶他们，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所以懒得管他们。他们还有一种想法认为，这些人都是国民党正规军，长期住在那里他们干吗？很有可能喘喘气会自动离开的，因而他们也没有向上报告。

驻景栋的部队是缅甸政府军九十九师二八七团，团长名叫波沙拉。

前几天，九十九师参谋长关浓因来二八七团视察时，波沙拉才向关浓因汇报这件事。关浓因一听大怒，臭骂了波沙拉一顿，立刻命令波沙拉的部队进驻大其力，准备驱逐残军出境。关浓因又急忙电报师部，师部报告军部，军部报告国防部，国防部立刻向中央报告。奈温总统得到消息之后，又召见国防部与总参谋部官员，要求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驱逐入侵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并表示，如果国民党残军不走，必要时可以采取军事行动。

刚刚安稳下来的残军官兵，多数人还不知道一场生与死的战斗又一步一步向他们逼来。

第十一回

缅将通牒强迫出国土 侨领襄助力保留緬邦

正当李国辉收缩部队之时，另一支残军部队也逃到了离李国辉只有一山之隔的吉朗土瓦山寨。这股武装就是云南南方边境镇康县李文焕率领的县自卫大队残部，共二百余人，连家眷近三百人。

李文焕，字彩然，号石光，1919年出生在今云南省永德县班龙镇热水塘村。他于1935年到昆明富春中学读书，因跟不上班于第二年退学。李文焕退学后在昆明社会上胡混了三四年，1939年回到家乡，并向其父要了一万大洋做本钱，来到佤山种鸦片。又买了二十多支枪，组织了三十几个人的武装团伙。1942年，他带了几十个人去投奔张洁，被张洁任命为“云宁守备指挥部”大队长。1945年，他又托关系去见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被龙云任命为佤山区守备副总指挥。到了1947年，李文焕图谋夺取总指挥胡忠华的大权，被胡忠华发觉，两人发生武装冲突，李文焕失败后回到镇康，重任镇康县自卫大队队长。一年之后，他发展了近三百余人的地方武装。李国辉被人民解放军追击出境之后的第十二天，云南边纵在云南边境各地发动清剿地方武装行动。有不少地方武装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劝说下，都投奔了边纵，被编入地方民兵队伍。可是李文焕不从，并与边纵对抗，遭到边纵的围剿，这才带领部分残军

越过国界，逃入金三角追上了李国辉。

李文焕向来独来独往，自立为王，他不想投到李国辉麾下，但他也知道，他自己手下这点部队是经不起风雨的。李文焕长期贩运鸦片，经常穿梭似地往返于泰国与云南之间，因此，他对金三角的情况了如指掌。在这个三不管的鸦片王国里，有枪便是王，谁的队伍多谁就能称王称霸，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历来如此。如果他投靠李国辉，将来李国辉是不是看得起他这个草头王还很难说。因此，他决定不投靠李国辉，而是自立门户。

李文焕自立门户有个十分有利的因素，因为他是云南边境人，他与手下的亲戚网络从云南到泰国北部到处都是，各山寨都是亲连亲、亲套亲的血缘关系，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他的落脚点和藏身之地。因此，李文焕来到吉朗土瓦山寨，立刻安顿下来。李文焕选择与李国辉只有一山之隔的吉朗寨，也是为了安全考虑，万一有什么情况，有李国辉顶着，他用不着冒险。万一有麻烦，他也可以与李国辉联手，共同应付。

李国辉知道李文焕驻扎吉朗寨之后，立刻派副团长张复生前去联系，请他们加入“复兴部队”，可是李文焕态度冷淡。李国辉也不好勉强他，只好由他去了。

5月23日，李国辉接到缅甸大其力驻军二八七团三营营长甘拉少校函，要求他们派代表去大其力会晤。

李国辉接到缅甸军的函，心中十分紧张，他不知是福还是祸，于是，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

参加会议的有邓克保、谭忠、张复生、蒙宝业、刀栋材等人。

李国辉对众人入道：“我们的麻烦事又来了，现在，缅甸第九十九师二八七团驻大其力的三营长甘拉少校来函，让我们派代表与他们会晤。我看，这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让大家分析一下，缅甸将会有有什么行动。”

“我认为，他们让我们去会晤，最多不外乎是通知我们撤离缅

甸？”邓克保道。

“如果这样，我们将向哪里撤？”张复生问。

“有个屎地方撤。依我说，咱们好不容易在这里安了营，哪里也不去了，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大不了就是打呗！”谭忠说。

“我是地方官员出身，我知道，缅甸政府决不会允许我们长期住在这里，因为，现在这块土地属于缅甸管辖，他们赶我们走是正常的。”刀栋材道。

“照你说，他们赶走我们是对的？”蒙宝业道。

“刀大土司说得对，国土不容侵犯嘛。虽说我们不是侵略缅甸领土，可是我们毕竟是一支近两千人的武装集团非法进入了他们的地盘，这样的事，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允许的。”邓克保道。

“按你这个理论，我们只有撤走？”谭忠说。

“撤？这个字好说不好做，我们就是想撤，也没地方撤呀。撤回大陆？死路一条；撤回台湾？如今台湾连电报都不回了；撤向老挝？一样会赶我们出境；撤向泰国，泰国军队就不驱赶我们了？因此，我们无处可撤了，我们只有在这里。这里的条件比任何一个地方都好，金三角这么大，山高路窄，到处都是躲藏的地方，缅甸如果敢来动武，咱们手中的家伙也不是吃干饭的呀。大家说是不是？”李国辉道。

“我同意总指挥的意见，我们必须有个坚定的打算，就是说，我们面前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咬紧牙关，横下一条心，死活都要长期呆在这里。但是，‘理’我们也得讲，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是入侵缅甸的地盘了，这就需要我们与缅甸政府军会晤时给自己找一个合理合法的理由，既让缅甸政府接受，又能使我们合法长期地呆在这里。”邓克保说。

“参谋长讲得有理，我们不能让缅甸政府为难，得让他们对国内民众有个交待，如果有个合适的理由，他们也好向国内民众解释。我们与缅甸政府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反共’，我们可以从这

个角度取得缅甸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刀栋材道。

“对，我们可以向缅甸政府军解释一下，我们是被共军赶出大陆的，并不是侵略他们的领土。我们在这里安营，是暂时休整部队，一旦情况好转，我们会立刻撤走。多说些好话，争取得到他们的同情。”邓克保说。

“如果他们不允许呢？”谭忠问。

“如果他们态度强硬，我们也不能与他们发生正面冲突，只能采取拖的办法。但是，如果他们采取军事行动，咱们必须在军事上狠狠地打击他们，决不能让他们占上风，然后再与他们和谈，使他们觉得我们不好对付。”刀栋材道。

“我们必须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只是暂时住在这里。”邓克保道。

“看来，我们也只好这样做了。”谭忠道。

“从现在起，部队高度集中，下令不许在外留宿。各部要加强防卫，防止缅军突然采取军事行动。”李国辉道。

“明天，我和副参谋长蒙振生去大其力谈判，摸清缅甸政府的真正意图。”邓克保说。

“克保，还是另派人去吧，万一出了问题……咱们部队可不能少了你这个军师啊。”李国辉道。

“不行，谈判是语言艺术，到时候谈砸了，后果会对我军更加不利。再说，我估计缅军还不会伤害我方代表。”邓克保道。

“我看还是邓参谋长去比较合适。”刀栋材道。

“那好吧，明天一早你就与蒙振生出发。”李国辉只好同意邓克保前去谈判。

第二天一早，邓克保与蒙振生穿戴整齐，骑着马匆匆向大其力赶去。

驻防大其力的缅甸国防军三营营长甘拉少校是一位十分傲慢、官气十足的军官。有人会问，一个小小的营长算个什么，他凭什么傲

慢？是的，一个小小的少校营长，如果在中国，多如牛毛，算不了什么，他也傲不起来。可是，在缅甸就不同了，他就是一位拥有五百多兵马的指挥员，而当时缅甸国防军总共还不足三万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个少校营长的地位是多么重要，他能不傲气十足吗？

上午10时40分，邓克保二人来到大其力镇北面的一个边防检查站，被边防警察拦住。邓克保与蒙振生急忙翻身下马，给边防警察行礼道：“我们是奉命来见你们甘拉少校的。”

可是，边防警察“哇里哇啦”地讲了一大堆老缅话，他们听不懂。就在这时，又从屋里走出一位警察，他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云南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奉命来见甘拉少校的。”邓克保又重复道。

“那好，请你们等一会儿，我给少校挂个电话。”那位会说中国话的警察转身进了屋。过了片刻，他又从屋里走了出来，对邓克保道：“请吧，我们送你们去司令部。”

邓克保与蒙振生两人，在两位边防警察的带领下，进了大其力镇。

三营住在大其力镇西边的山坡上。邓克保一行四人来到营房门口，被门卫拦住。那位会讲中国话的警察与他们说了几句老缅话之后，那位边防警察对邓克保说：“长官，请你们把随身带的武器交出来。”

邓克保向蒙振生使了个眼色，两人立刻拔出腰间的手枪，交给门卫。

“你们进去吧，我们只能送到这里了。”那位边防警察道。

“谢谢你们啦！”邓克保道。

“没关系！”那位边防警察行礼，邓克保还礼，两位边防警察转身走了。

邓克保与蒙振生被两位缅军士兵武装带领来到山上的三营营部。

在一间铁皮屋顶的平房里，缅军三营营长甘拉少校接见了比他多一个“星”的中校国民党军官邓克保和蒙振生。

一进门，邓克保见甘拉少校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便想起自己虽然是逃进缅甸领土的军官，但也毕竟是中华民国正规军中校军官，又是一国军人代表，应该不失国军的军威与礼仪。于是，他向蒙振生递了个眼色，蒙振生心领神会，他们俩一个立正，“刷”地给甘拉少校行了个军礼道：“中华民国复兴部队参谋长邓克保、副参谋长蒙振生奉命前来与贵军谈判！”

谁知，这位甘拉少校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只见他两只眼死盯着面前两位中国军人，一只手放在桌子上，两个手指头不停地敲着桌面，停了很长一会儿，才从鼻子里发出一个“哼”字，然后点了点头。

邓克保心里顿时感到情况比他们估计的要糟。

甘拉少校一直没有请他们二人坐下，只见他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从桌上拿起一张早已拟好的文稿，慢吞吞地用中国云南话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这种行为是武装侵犯我国领土，这是我国政府无法容忍的！”甘拉少校双眼闪烁着威严，态度凛然地道。

“少校，我们并不想占领你们的国土，我们只是想暂时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等待政府的命令。请相信我们，时间不长，我们会自动撤离的。”邓克保解释道。

“放屁！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听听，我国政府已经给你们定了几条罪状：（一）国民党残军武装侵占我国领土；（二）国民党残军非法占领我国山寨，并在山寨开荒种地，大兴土木；（三）国民党残军强占民女为妻，聚众闹事，造成治安混乱，人心不安；（四）国民党残军在我境内招兵买马，扩军备战，收购粮草，扰乱我国正常秩序；（五）国民党残军组织贩运毒品，等等。我们是一个民主联邦共和国，岂容你们在这里胡作非为！”甘拉少校气愤地道。

“少校先生，你能不能听我详细地向你解释一下。”邓克保道。

“没什么好解释的！我现在代表缅甸政府正式通知你们：缅甸国土不可侵犯！限你们十天之内撤出我们的国土！不然，我军将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到时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全部责

任!”甘拉少校义正辞严地下了最后通牒。

邓克保强忍着心中的怒气，也顾不上“国军”的尊严了，他装出满脸的可怜相对甘拉少校道：“少校先生，我军实在没有地方撤，请看在我们都反共的立场上，让我们暂住一段时间，我方向你们保证，决不会给你们找半点麻烦。”

“不行！只给十天时间。”甘拉少校板着脸道。

邓克保与蒙振生两人像两个泄了气的皮球，没精打采地返回了残军驻地。

李国辉听了邓克保的汇报，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

“狗日的！一个小小的少校营长就这么大口气，他们想打，那咱们的部队也不是光给人家看的，让他们来好啦！”谭忠是个火爆性子，他忍不住大嚷道。

“吵什么？你光知道打，你还以为这是在国内呀！”李国辉生气地道。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武装冲突，真要打起来，对我军不利。”邓克保道。

“我想，咱们是不是分头找一下当地的爱国侨领和头人，请他们出面说说情。”张复生道。

“对，如今当地头人与咱们都有了亲戚关系，我们现在有事，他们不会不管。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给甘拉少校多送点礼去。”刀栋材道。

“这是缅甸政府下的令，他甘拉少校算个屁。就算他让我们暂时住在这里，他的上司会同意吗？”蒙宝业道。

“他总可以向他的上司为我们求个情吧。”刀栋材道。

“对！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们也不能放过。”李国辉道。

“当地华侨丁作韶是出了名的反共博士，马鼎臣也与我们关系不错，咱们找找他们，让他们分头帮我们做做工作。”邓克保说。

“我们现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发动我们周围的地方头人和爱国华侨，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请他们出面为我们去向甘拉少校

求个人情；另一方面，我们要抓紧时间备战，随时随地应付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大家说对不对？”李国辉道。

“对！”众人道。

“谁去做马鼎臣的工作？”李国辉问。

“我去！”张复生自告奋勇。

“好，你去多与他说说好话，争取他给我们弄点药品和弹药。”李国辉道。

“是！”

“丁作韶那里谁去？”李国辉问。

“我去吧，我与他接触过几次，很谈得来。”邓克保说。

“那好。当地头人那里还是有劳刀大土司，你们比较熟，话又说得通。最好让他们去找甘拉少校，为我们讲个情。”李国辉说。

“这件事由我负责。”刀栋材道。

“蒙振生，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还没有撤走的随军家属全部撤到泰国美塞，多带点钱，把住在美塞的家眷安排好，使官兵们能够安心对付眼前的缅军。”李国辉说。

“放心吧，我会尽力办好。”

“谭忠，通知复兴公司，无论如何多购买一些枪支弹药，我军现存军械不多。明白吗？”

“明白。”

“好啦！大家分头行动吧！”

等众人走后，李国辉命令电台与台湾联系。李国辉对电台台长道：“你无论如何与台湾联系上，报告我们现在的处境。”

“是！”

过了一会儿，电台台长拿着电报纸进来道：“总指挥，台湾回电啦！”

“怎么说？”李国辉急忙夺过台长手上的电报纸，只见上面写道：“政府无能为力，你们自行处理。”李国辉气得把电报纸撕得粉碎，扔在地上大骂：“狗日的！把老子惹恼了，老子投共产党去！”

张复生来到马鼎臣家中，马鼎臣十分高兴，他在家中摆上酒宴，热情地接待了张复生。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复生把话扯上了正题。

“马先生，最近我们遇到了麻烦。”张复生道。

“我已经听说了，怕什么，自古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们有这么多年军队，怕个屁，要是他们采取军事行动，你们就跟他们干。来，喝酒！”马鼎臣说着，向张复生举起了酒杯。

张复生与他碰杯后，一口喝下，放下酒杯后，站在一旁的女佣又为他们倒满酒杯。张复生叹了一口气道：“话是这么说，可是你也知道，我们是一支残军，哪有能力与缅甸政府军对抗呀，他们毕竟是一个国家的正规军。”

“唉！你呀，是不是被共产党打怕了？我告诉你吧，缅军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别看他们神气十足，真打起仗来，我敢说，他们不是你们的手！”

“何以见得？”

“我了解缅军，缅甸的政府军一共还不足三万，他们的长官个个都是凭金钱爬上去的，论指挥能力，他们狗屁不懂，当兵的更没有什么战斗力。他们的长官有几个懂得军事？又有几个参加过大的战役？能训练出好士兵吗？”

“这是真的？”张复生惊喜道。

“我还告诉你，如果与缅军打仗，可不能让他们占上风。如果他们占了上风，他们就会越打越猛，会把你们打得一个人也不放过。但是，只要你们能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狠狠地打，不给他们喘息的工夫，使他们败得很惨，他们全军上下一听到你们的名字都吓得两腿哆嗦，一见你们的人就吓得到处乱躲，这样，别的部队也就不敢再来打你们了。”

“如果政府下令让他们再攻击，他们还敢违反军令吗？”

“缅甸政府军不同于咱们的政府军，他们个个都怕自己的军队受到重大损失。一般情况下，如果上面有命令，他们会不得已去应

付一下，但要干真的，没有谁去卖命。部队被打完了，他那个团长、师长、军长怎么当？”

“有道理。”

“因此说，用不着怕，你们就放心地住在这里，他们赶不走你们。”

“他们会不会进攻我们？”

“武装进攻是不可避免的事，因为你们毕竟占领了他们的国土。还有，他们从未与中国军队打过仗，在他们眼中，你们只不过是一支不堪一击的逃亡残军，他们从内心里看不起你们，因而会非常轻敌。只要你们狠狠地教训他们一下，也就是说，仗不但要打赢，而且还要打得漂亮，这样，你们住在这里的权力就稳握在手了。兄弟，明白吗？来！干杯！”

两人举杯喝干之后张复生想提出请他帮忙搞军火的事，张复生口气婉转地道：“马先生，我有……”

张复生刚说到这里，马鼎臣摆了摆手止住了他的话道：“你不用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并且，我也知道你今天来的意图，放心，我马某人是中国人，中国人能看见自己的军队有困难不帮吗？放心，你喝完酒回去，我派人与你同行，为部队送去金条十根，大洋两万。”

“真的？”

“还够朋友吧？”马鼎臣乐呵呵地道。

“太谢谢你啦马先生！不！马兄！”张复生激动地说。

“哎，别急着谢，我还没说完。明天我就去泰国美塞、清莱和清迈，请那里的华人团体为你们募捐。三天之内，我还会给你们送去一部分弹药和药品，这是我私人送给你们的。等在泰国华侨当中募捐到钱，我就全部为你们购买弹药、枪支和药品。”

“哎呀！老兄，你真是当今的及时雨宋江呀！”张复生站起来，紧握马鼎臣的手道。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马某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太谢谢你啦!”张复生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别难过，相信，这个难关会过去的。”马鼎臣紧握张复生的手道。

当地两个头人带着刀栋材来到大其力，在三营营房找到了甘拉少校。甘拉少校一见是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也不敢怠慢，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其中一位头人拿出五根金条，放在甘拉面前道：“少校，这是我们一点心意，请你收下。”

“怎么，你们有事要求我?”甘拉道。

“是的，有件事要求你。”那位头人道。

“有事请说，只要我能办。”甘拉说。

“国民党残军撤到我们那里，他们是暂时借住一段时间。请少校对上通融一下，不要逼他们。”

“我说你们这些头人有没有头脑?他们是一支带枪的武装部队，非法占领你们的地盘，你们不但不赶他们走，反面还为他们来说情，有你们这样的头人吗?”甘拉生气地道。

“少校，你不知道，他们说起来是国民党残军，其实，他们这些人都与我们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不信你去问问，各家各户没有一家与他们无亲戚关系的。光是各山寨的女婿也占残军人数的十分之一多，也就是说，十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是我们山寨的姑爷。我问你，你们要赶走我们的姑爷，我们的山民会下吗?”

“是这样吗?”甘拉一听，大吃一惊。但又接着说：“他们刚来这里还不到一个月时间，你们怎么会有那么多姑娘嫁给他们?”

“中国云南的各少数民族与缅甸掸邦山区的少数民族以及泰国北部和老挝北部的少数民族，多少年来都有血缘关系。在山民的眼里，本来同属一个民族，没有什么国界。他们都知道中国的傣族、缅甸的掸邦族、泰国的古罗族，还有老挝的涂族，虽然在各国的叫法不一样，其实都是一个民族。至于瓦族、侗族、苗族、志里族等

等，不管他们是生活在中国云南还是生活在缅甸，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民族。这些民族早就通了婚，你说，大家不都是一家人吗？他们如今被共产党追杀到这里，作为一家人的，我们能忍心赶他们走吗？”

“真没想到！我说这些残军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安居下来，原来你们都把他们当成自己人了。”甘拉道。

“我们各山寨男、女比例失调，姑娘多出小伙子几倍，很多漂亮姑娘嫁不出去。因此，他们一来，各家各户都拥进兵营找女婿，这奇怪吗？”

“不奇怪。”甘拉道。

“所以，我们来求你帮个忙，让他们暂住我们那里，这也不奇怪吧？”

“不奇怪。不过，我怀疑你们说得有点太离谱了吧，中国国民党军队中会都是少数民族？”甘拉道。

“这个问题请他们的将领刀栋材来告诉你。”那位头人向甘拉介绍刀栋材。

“你是残军成员吗？”甘拉看到刀栋材明明是少数民族，便怀疑地问。

“不错，我不仅是残军成员，还是将领，也是中国云南车里掸邦族（傣族）大土司。我告诉你，残军中的确多数是汉人，但是，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娶了我们民族的女人为妻。中国有句古话叫一个女婿半个儿，你说他们是外人吗？”刀栋材以一口流利的地方少数民族语言道。

“请问，你怎么也变成残军成员了呢？”甘拉问。

“共产党的政策你可能也有耳闻，像我这样的人，共产党能不革我的命吗？所以，我只好和国军逃到这里。”刀栋材道。

“甘拉少校，我们知道，你是一位有同情心的人，希望你帮帮忙，通融一下，让他们暂时住在我们那里。”

“我不是不通情理，你们也知道，我是个不讲交情的人吗？只

是这关系到国家尊严，领土问题不是我说了算的事。你们让我向上司通融一下，我能办到。但是我劝你们不要抱有太大希望。”甘拉说。

“为什么？”

“从政府的态度看，一定会赶他们走。另外，政府已经做了军事行动的准备。在这里，我劝你们回去后快劝他们走吧，不然，他们会遭到灭顶之灾的。”甘拉道。

“我也劝你们一句，国民党残军虽然是一支战败逃亡的军队，但毕竟是正规部队，真要打起来，恐怕你们也占不到多大的便宜。”刀栋材道。

“你们太小看我们缅军啦，我们是政府国防军。再说，据我们了解，国民党残军从中国境内逃出来，缺药少粮，武器弹药十分缺乏，他们要与我军对抗，那不是自取灭亡吗？”甘拉道。

刀栋材刚想说什么，被那位头人止住，那位头人对甘拉道：“少校，我们并不想多打扰你，请你在上司面前尽量为国民党残军讲讲好话。”

“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我还是那句话，别抱什么希望。他们还是考虑撤走为好，免得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李国辉又派谭忠去吉朗土瓦山寨，与李文焕通报情况，要求李文焕把部队拉过来合兵一处，共同对付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

谭忠带了几名卫士，翻过山头来到了吉朗寨。

李文焕在一个土瓦竹楼里接见了谭忠。

“李大队长，我奉总指挥的命令前来与你谈谈，希望你理解，我们一点儿恶意都没有。”谭忠道。

“你们的心思我明白，不就是想吞并我的人马吗？有什么好谈的？要我归顺也可以，有本事把你们的人马拉来，如果你们能把我李文焕打败，我就归顺。”李文焕不紧不慢地说道。

谭忠一听十分生气，但是又不便发火，因为他临来时，李国辉一再告诫他，千万不要发火，要好好向他作解释。谭忠只好压住火气对他道：“李大队长，你怎么会这么想，我们根本没有想吞并你的意思。”

“没有？谁信你？如果你们不想并吞我们，干什么一次又一次地找上门来。”李文焕道。

“你错了，我们来找你，是为了对付缅军。缅军已经通知我们，限十天之内撤走。如果不撤走，他们很可能要采取军事行动。”

“他们是通知你们撤走，又没通知我。他们是要对你们采取军事行动，又没对我采取军事行动。你们想把我拉过去跟你们一块儿挨打是不是？我李文焕不傻！”

“大队长，他们要赶走的是所有的中国军队！”

“我告诉你，我们拖儿带女的，与缅军打，我打不起。”

“现在不是我们想打不想打的问题，而是我们避免不了挨他们的打。”

“那，你让我们去挨打？”

“大队长，我们一片好心，你怎么不理解呢？”

“要打仗，我们随军的这些老婆孩子怎么办？”

“只要你把部队拉过去，服从复兴部队的统一指挥，家属由总部统一安排到泰国的美塞去。”

“你还不如把她们送到美国去呢，那里更安全。我告诉你，要我们与家眷分开，我坚决反对。”

“你这个人怎么不开窍呢？”

“我要是开窍，早就被你们吞并了！”

“我说你这个人讲理不讲理？你好好想一想，一旦缅军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你这二百多人能顶得住吗？”

“我顶不住就投降！关你屁事！”

“我不想与你多谈了！”谭忠气得站了起来。

“我看你早该滚蛋了。”

“好！我告诉你李文焕，真到了那个时候，你求我们合兵我们也不会理你啦！”

“我就是战死在这里也不会与你们合兵！”

谭忠性格直爽，不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火头上，两人争吵起来，不欢而散。

谭忠回来之后，向李国辉作了详细的汇报，李国辉没说什么，只是一笑了之。

几天之后，当地华侨巨商马鼎臣送来大批药品和武器弹药。另一位华侨丁作韶也送来部分武器弹药和一批泰币，使得李国辉十分高兴。

到了6月1日，缅军依然没有什么动静。李国辉估计，可能是那五根金条起的作用。为了摸清缅军的态度，李国辉让邓克保与蒙振生再去一次大其力，以感谢甘拉为理由，再去谈判一次。

邓克保与蒙振生来到大其力，在三营营部又见到了甘拉少校，这次会面，甘拉少校却使邓克保和蒙振生大感意外，甘拉少校特别热情。

“噢！你们来啦，快请坐，快请坐。”甘拉少校让他们俩坐下之后，又命令手下为两位中国军官泡了两杯中国茶，并送来一大盘水果。

邓克保心中十分高兴，他心里抱了一丝希望，也许缅军改变了态度。

“谢谢少校先生。”邓克保道。

“说起来，咱们都是军人，中国有句话叫做和尚不亲帽子亲么！”甘拉少校笑着说。

“这么说，你的上司已经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邓克保试探地问。

“我已经向上司作了详细解释，但是，上面是什么态度我还不清楚。你们今天来，权当是来我这里做客，咱们不谈这个问题，还是谈点儿别的吧！”甘拉笑咪咪地道。

“是啊，咱们都是军人，又没有发生过冲突，没有理由闹不愉快的事。今后咱们交个朋友！”邓克保摸不清甘拉少校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只好顺着他说。

“其实，你们有你们的难处，能逃出共军的围剿，来到这个地方已经够不容易的啦。你们说，我讲得对不对？”甘拉道。

“我们十分感谢你的同情和理解。我们住在这里的时间不会很长，等台湾有了明确指示，我们会很快撤走的。请少校放心。”蒙振生道。

“你们现在住在小勐棒，生活肯定会有不少困难吧？如果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我决不会不管。”甘拉少校道。

“现在没有多大困难，如果今后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来找你的。当然，我们决不会让你白帮忙。”邓克保说。

“听说你们的服装有些难处，请你告诉我，你们一共需要多少军装，我来帮你们解决。”甘拉道。

“我们有……”

还没等蒙振生讲完，邓克保立刻把蒙振生的话接了过来，“百分之九十的官兵已经解决了衣服问题，还缺的一点儿已经从泰国解决了，估计今天就可以运到。”邓克保从甘拉少校口中听出他想刺探“国军”的总兵力，因此，怕蒙振生说走了嘴。

“你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怎么样，有重型武器吗？”甘拉又问。

“对不起，咱们还是不谈这些事情吧！”邓克保已经意识到对方的企图。

“谈谈这些有什么关系？便于我们之间互相了解嘛。”甘拉少校道。

“你能告诉我景栋的缅军总兵力有多少？”邓克保生气地问。

“好吧，既然你们不把我看成朋友，那就随你们的便吧。”甘拉少校冷冷地说道。

从各种迹象看，缅军都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李国辉一点儿

也不敢马虎，他利用部队在各山寨的亲戚，在各个山口要道布置了暗哨，密切关注着缅军的行动。

6月3日，缅军又派人来通知残军，为了解决他们的暂住问题，要求最高指挥官李国辉到景栋缅军团部谈判。

李国辉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场鸿门宴，他决定不再派出一兵一卒去谈判。但是，缅军已经通知了，不去又不好交差。为了应付此事，李国辉请来马鼎臣和丁作韶两位当地华侨，让他们俩帮助出个点子。没想到，两人一拍胸脯说：“我们去！”

于是，马鼎臣和丁作韶两人于6月4日出发，6月8日骑马赶到景栋，谁知，一进景栋，就被缅军逮捕关进地牢。

消息传来，残军立刻炸了锅，一场生死大战拉开了序幕。

第十二回

死里逃生残军躲劫难 战场失利缅将暂退却

当地侨领马鼎臣和丁作韶抵达景栋后，被缅军二八七团团长逮捕关入地牢。李国辉得到消息十分震惊，他立即向缅军二八七团递交了一份抗议书，提出要缅军二八七团立即释放谈判代表。可是缅甸军的答复也十分坚决：国土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国民党残军必须立刻撤出缅甸国土。

为了迅速解决国民党残军的入侵问题，缅军九十九师师长季山昂从东枝又调了一个团增援景栋，他亲自坐镇景栋，准备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赶走这支入侵之敌。

季山昂在景栋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这次军事会议的有师长季山昂，参谋长关浓因，二八六团团长突莫少将，二八七团团长波沙拉少将，另外还有这两个团的副团长和参谋长。

“……国民党残军于今年4月6日左右从中国的云南流窜到我国的掸邦山区，他们分成几股，先后到达小勐棒一带，兵力多达两千余人，为首的是一位国民党少将军官，名叫李国辉。这些带枪的残军，汇集在小勐棒一带，宣布成立‘复兴部队’。这个武装集团分为两个团和三个大队，他们在那里大兴土木，建造大本营，并到处招兵买马，在短短的二十多天内，已经发展到三千来人。这股国民

党残军进入我国领土之后，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这是我国政府决不能容忍的事件。我军在十天前就以严正的立场向他们提出警告，并通知他们必须在十天内撤出我国国土。可是，他们非但没有撤走的迹象，反而有长期侵占我国领土小勐棒的企图。国土不可侵犯，国家尊严不容任何人毁坏。现在，我们十天的期限已过，因此，我们必须对这股国民党残军采取军事行动，用武力驱赶他们出境。我们是国防军，捍卫我国领土完整是我们这支军队的任务，我相信，我们的军队是有能力很快把这股国民党残军驱逐出去的。下面请参谋长给大家分析敌我军事状况。”师长季山昂道。

众人一片掌声之后，参谋长站起来振振有词地道：“说起来这股国民党残军的兵力不算少，在驱赶他们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其实，这支残军并不可怕，他们的战斗力并不强。据我方情报说，他们中间，原国民党正规军只有一千多人，还不足一半，其余的都是云南边境的地方民兵和马帮。他们还在当地招入一小部分山民充实了他们的队伍。他们这些人是被共军打得焦头烂额的残兵败将，最高指挥官只是一位少将团长。我可以肯定地说，击败这股残军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希望大家不要太紧张，我们堂堂缅甸政府的正规军，驱赶一支不堪一击的残军，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我命令，各部立刻准备，希望大家尽心尽力，圆满完成这次任务，为国争光。现在，由参谋长具体布置任务！”季山昂道。

又是一阵掌声。参谋长站起来走到台前，抓起挂在墙上的大型地图旁边的一根指挥棒，胸有成竹地道：“诸位，这里是小勐棒，这是景栋，这里是大其力和泰国的美塞。”他一边说，一边用指挥棒指点着地图。“也就是说，景栋距离小勐棒有六十公里，小勐棒离大其力只有三十来公里。二八七团在三天之内，要全部集结到大其力；二八六团在两天之内要到达离小勐棒只有二十五公里的勐帕亚镇。今天是6月8日，八天之后，也就是6月16日早晨，我军兵分两路，南路为二八七团，北路为二八六团，南北夹击驻小勐棒的

国民党残军，以武力驱赶他们出境。如果他们老老实实，愿意在我军的武装押送下撤回中国，我们可以依人道主义的原则，一路护送他们回国。如果他们胆敢以武力与我军对抗，我两路大军便要采取军事行动，以武力强行将他们全部缴械，再押送他们回国。这里还必须与诸位说清楚，他们如果拼死反抗，我们就干净、彻底地把他们消灭在小勐棒地区。在这次行动中，二八七团主攻残军总部。二八六团在进攻小勐棒残军总部之前，必须首先解决住在吉朗土瓦族山寨的一股残军小部队。这股残匪人数有二百多人，他们原是云南边境的地方保安部队。把他们解决之后，立刻翻过山，与二八七团合围残匪总部。好，我的话完啦。”参谋长关浓因放下指挥棒回到座位上。

“我命令！”季山昂大吼道。

众人立刻起立站好。

“这次行动要干净利落，有失误者，军法论处！”季山昂道。

“是！”

散会之后，缅军九十九师两个团三千余人开始行动。

6月10日，小勐棒上空飞来一架缅甸飞机，它如同一只老鹰，盘旋在国民党残军总部上空，只见它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官兵们立刻紧张起来。

“是缅甸的侦察机！”

“老缅要动手啦！”

“我们往哪儿撤呀？”

“……”

残军官兵人心浮动，心惊肉跳。

接着，各地暗哨传来消息：“景栋大批缅军向南挺进。”“大其力增加了兵力。”“勐帕亚开始驻军。”国民党残军感到危机一步一步逼近。

李国辉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面对着缅甸政府军重兵包围，

他不得不认真对待。于是他召集残军将领共商对策。

“诸位，缅军已开始调动兵力，看来我们难免一战啦。”李国辉道。

“怕个尿，头掉不就是碗口大个疤嘛！他们要真敢动武，咱们就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谭忠道。

“对！反正是个死！他们不让咱活，咱们就和他拼！”张复生也附和道。

“大家沉住气，事情来到咱们头上，咱们只有硬着头皮顶着。但是，作为我们这些指挥官，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沉住气。每一场战争都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胜，二是败。作为参战者，谁都不希望战败，但是，作为指挥员，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万一败了怎么办？”邓克保道。

“仗还没有打，你就先想到败，有你这样的指挥员吗？”蒙振生不满地道。

“作为一位指挥员，胜败都必须想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他就不是一位好指挥员。”

“参谋长说得对，我们如果没有失败的准备，到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片混乱。”李国辉道。

“那你说怎么办？”张复生道。

“依我看，如果缅军兵力过猛，我们又无取胜把握，我们就向东边考伊山大森林里撤。考伊山大森林山高路窄，便于防守，以我们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来说，缅军人再多也无法攻上去。我们还可以以考伊山为基地，随时反击。”

“是应该有这种准备，我想，我们应该立即派人进入考伊山，并把多余的弹药和军需用品运上去，铺好后路。”李国辉道。

“我看就把刀栋材大土司的一百多人调上去，让他们多带些粮食，以防被困在山上。”邓克保说。

“我同意参谋长的意见，反正这些地方部队战斗力也不强，不如让他们上山为我们挖个防空洞。”李国辉道。

“我还建议，把现在驻守勐果的守卫部队撤回来，调三营一连胡大虎他们上去。”邓克保道。

“我赞成，胡大虎是只猛虎，一旦与缅军交火，就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脓包！”李国辉道。

6月16日的早晨，太阳还没露头，天上漫布着灰色的乌云，把整个小勐棒山区笼罩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万物出奇地静，好像它们都已经窒息死亡了，连树上的鸟也都垂头丧气地卧在那里一动不动。

驻守在前沿勐果村南阵地哨所里的胡大虎满头大汗地从铺草席的地铺上爬起来，他感到全身痒得难受，头发里、胳肢窝里全是汗。他从绳上拿下毛巾，嘴里骂道：“他奶奶个死×，这是什么鬼天气，大清早这么热！”说着，便向冲凉的地方走去。

这里冲凉十分方便。说到冲凉，我还想说说什么叫冲凉。当然，对南方人来说这是废话，但是对北方人来讲，就不那么明白了。实际上冲凉就叫洗澡。那么，洗澡就洗澡呗，怎么又叫冲凉呢？原来这是南北方之间的差别，北方人洗澡就是洗澡，南方人不同，他们洗澡不光是为了洗澡，他们洗澡的目的多半是为了凉快，用水冲一下，既冲洗掉了身上的灰尘和汗臭，也能使身体凉爽一下，因此，南方人都把洗澡统称为冲凉。

胡大虎从草棚里出来，光着上身来到山崖下的一个天然冲凉处，准备洗个晨浴。这种天然淋浴非常特别，水是从一公里外的一个小瀑布引过来的，他们学着少数民族，把竹子一劈两半，又把里面的竹节打掉，把竹竿一个一个地接起来，一直从瀑布连接到这里，水从上而下慢慢地流到这里，人站在最后这节竹竿下，水从头上浇下来，你就别提多么的舒服了，特别是天气炎热的时候，你如果在这里冲一下凉，那真是凉爽无比。

胡大虎脱光身子，站在那股水下，任凭山水冲洗。他一边擦身子一边哼唱道：“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十五挂红灯……”

“叭——”

“叭叭——”

“叭叭叭——”

正在冲凉的胡大虎一愣，急忙跳出来竖起耳朵听，只听得刺耳的枪声越来越急。他大叫一声“不好，缅甸军来啦。”急忙穿上裤子，跑回草棚。刚刚穿好上衣，就有人跑来向他报告：“报告连长，缅甸军向我们进攻啦！”

“奶奶个七孙！缅甸军说来就来啦，也不跟老子打个招呼！马蛋……马蛋……狗日的，都什么时候啦，跑得没有人影。”

“连长！你快去呀！”来人道。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是！”那位士兵一溜烟地跑回前沿去了。

“连长，前面好像打起来啦！”这时马蛋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了。

胡大虎也顾不上追究他去哪儿了，只是大声命令道：“快！跟我上前面看看去！”胡大虎提着手里的大匣子枪，带着贴身卫士马蛋，飞奔向前沿阵地。

前沿阵地在一个山口上，这里居高临下，有利于防守。当初邓克保选择这里为残军大门，就是防备这一天。

胡大虎来到前沿山口，副连长张东亚给他行了个军礼道：“报告连长，缅甸军有一千多人正向我们扑来。”

“让我看看！”他几步迈到前面，以一块大石头为掩体，向山下一瞧，只见山下黑压压的，到处是缅甸军。前面有上百人，正端着枪往上冲。他用大匣子枪管顶了顶军帽檐道：“奶奶个臭×，来了不少。弟兄们！给我打！谁要是给我胡大虎装蒜，老子就不讲交情啦！”他说着，向缅甸军打了两枪。

不要小看这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四处逃散的国民党残军，他们虽然在人民解放军面前是败将，可是真与缅甸军打起来，他们却

个个是条汉子。说句实话，人民解放军一个可以打他们十个或几十个；而 they 与缅军打仗，缅军十个或几十个恐怕也顶不上一个。

缅军很少打过大仗、硬仗，作战方法多半是从英军那里学来的。他们个个端着枪，弓着腰，一排排地向上攻。他们不知道利用地形地物运动进攻。

胡大虎是位久经沙场的老兵，但这种古老的作战方式还是首次遇到，他运用几个制高点，用轻重机枪封锁缅军。缅军第一次冲锋很轻松地就被打了下去。山坡下面，缅军一下子就丢下五十多具尸体。胡大虎高兴得大笑道“奶奶个七孙，老缅就这么个打法！”

在山下指挥的二八七团团长沙拉一见此状，气得哇哇直叫，他命令八二炮、六〇炮一齐向山上开炮，顿时，山口上炮火连天，烟雾弥漫。

“快躲起来！”胡大虎在硝烟和爆炸中向全连大叫道。

这时的山口上，无数的炮弹在国民党残军阵地上开花，有不少人在炮火中丧生。没有被击中的，立刻躲进掩体里去了。

“马蛋！”胡大虎满头满脸都是土，他躲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向马蛋喊道。

“连长，我在这里！”

“快去指挥部，要求炮兵增援！”

“是！”马蛋领命急忙向团部跑去。

“奶奶个七孙，老子非把炮弹如数还你个狗鸡巴操的！”胡大虎恨恨地说。

缅军一阵炮击之后，又向山口发动了第二次冲锋。胡大虎等人从各自的掩体里钻出来，又立刻扑到阵地上。胡大虎对手下命令道：“弟兄们，不要急着打，大家都隐蔽好，等到缅军走近了，我一开枪，你们先投手榴弹再开火。这次咱们让他们多躺下几个！”

缅军组织了近二百人的冲锋队伍，向山口上爬来。他们边爬边往上射击，爬到半山腰，雨点般的子弹向上打去，可是，却不见山口有一点动静。又向上爬了一会儿，依然不见山口有人还击。山下

的二八七团团长沙拉少将咧着大嘴道：“跑啦！他们都逃跑了！快，用最快的速度占领山口！”正向山口冲锋的缅军听到命令，立刻都大着胆子直起腰来，拼命向山口冲去。当他们冲到离山口只有三十来米的时候，只听得胡大虎大吼一声“打！”随即就是一枪。接着，几百颗手榴弹雨点般地投向缅军，在他们中间爆炸，缅军立刻倒下一片，就在同时，山口那三挺轻机枪和两挺重机枪吐出火苗，无数颗子弹射向缅军。一百多名士兵手中的枪也一起开火。不要说二百多名缅军，就是上千缅军也无法逃脱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刹那间，缅军只剩下二十来人连滚带爬地逃回去了，其余的人全部倒在血泊中。

“隐蔽！缅军又要打炮了！”胡大虎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他知道，缅军吃了大亏不会轻易再向上攻，肯定又是一阵炮轰。所以，他命令部队立刻隐蔽起来。

波沙拉遭到国民党残军的沉重打击之后，又气又恼。他原以为这些逃亡残军肯定不堪一击，没料到他们的战斗力如此强。波沙拉本是个无能的少爷将军，对实战并没有多少经验，他只会用老办法，开炮轰。

缅军的大炮对准山口又是一阵狂轰滥炸，这次炮轰的时间比上次长，足足有两个多小时。残军士兵们躲在掩体里，被炸得透不过气来，还有的被土埋了起来，停止炮轰之后，他们都从土里钻了出来，每个人全身上下都是红土。

“奶奶个七孙，我看老缅的炮弹太多啦，有机会老子非抢他一些来。”胡大虎说着拍打着身上的灰土。

“连长！炮兵来啦！”马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向胡大虎报告。

“多少？”胡大虎高兴地问。

“就五门六〇炮，全部调上来啦。”

“乖乖，李大哥真够哥们儿！”就在胡大虎说话时，团部炮班扛着炮上来了。

“快！把炮安好，我也让这些狗鸡巴操的尝尝炮弹的滋味。”他

说罢，又对手下命令道：“快，各就各位！”

部队迅速进入阵地。此时的波沙拉学得乖巧了些，这次进攻改变了方式。他把冲锋队伍分成五个小组，每组五人，这五个小组二十五人分散向上进攻，后面紧接着又有五组，他们相隔大约有三十米。

胡大虎一看缅甸军的攻击方式变了，人数也少了，他笑着说：“怎么样，怕了吧？奶奶个七孙，怕的还在后头呢？这次老子不比你前面的，要你后面开花！炮兵，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啦！”炮兵道。

“好！对准山下的人窝窝，给我多扔几个，杀杀他们的威风，长长咱们的士气！”胡大虎道。

“目标山下人群，放！”炮兵班长一声命令，五发炮弹准确无误地落到缅甸军人群中。二八七团团长被这一炮打得飞出丈余。他手下急忙扑上去把他拉起来：“团长！团长！你怎么样？”波沙拉从地上爬起来道：“还好，没有受伤！”就在此时，又从山上打下几颗炮弹，缅甸军被炮弹炸死几十人，霎时间，缅甸军大乱，正在向山上冲锋的队伍也自动撤了下来。波沙拉一见部队乱成一团，只得下命令暂时后撤。

缅甸急速撤退，高兴得残军一阵狂呼。

“缅甸撤退啦……”

“我们胜利啦！”

“缅甸被打败啦！”

“……”

胡大虎高兴地舒眉展眼，他不住地道：“老缅就这么点儿本事！……”

残军一阵狂呼之后，又立刻平静下来，战争就是战争，战争是无情的，胜利是要付出代价的，当大家低头看见战死的伙伴们时，又流出了伤心的泪水。

“炮兵！快撤回团部，别在这里发生什么意外，咱们就这几门救命的炮。”胡大虎十分聪明，他让炮兵立刻撤走，以防万一。

炮兵走后，他又安排人把阵亡官兵和伤病员拉了下去。

这场战役并没有结束，等待他们的将是又一场恶战。

此时的李国辉正在把后勤物资向考伊山运，卫生队也跟着撤进深山之中，他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

就在三营一连的胡大虎与缅军展开首次激战的同时，李国辉听到山后的吉朗山寨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他立刻意识到，李文焕也遭到了缅军的围剿。李国辉虽然气李文焕不听他的劝说，可是，李文焕毕竟与他们是同病相怜，如果李文焕这支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被歼灭，他也将失去二百多人的同盟军。所以，他立刻决定派人救援李文焕。

李文焕在吉朗山寨，根本没有想到老缅会打他。16日大清早，李文焕与他的婆娘还没起床，缅军的二八六团已经向他们发起了进攻。

吉朗山寨不大，只有二十多户土佤山民，二七六团一千多人，很快就将李文焕包围起来。

密集的枪声把李文焕吓得六神无主，他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慌乱中，他穿好衣服，带着婆娘和两个女儿跑出了门，这时，一位小头目慌慌张张跑来报告说，缅军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李文焕命令十几个人保护着他的婆娘和两个女儿，向南面的山坡冲去，他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向李国辉靠拢。可是，为时太晚了。山坡上的缅军早已封锁了他们向李国辉方向撤退的道路。

李文焕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冲锋队，命令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把缅军的包围圈撕开一个口子，好让他的人马冲出去。

突击队在两挺轻机枪的掩护下向上冲锋，还没冲到半山坎上，突击队员被老缅军强烈的火力全部打死在那里。李文焕气得一挥拳头砸在一块石头上，拳头出了血，他咬紧牙关大吼道：“给我再上！”

又是二十多人的突击队冲了上去，不到三分钟，这二十多人又变成尸体丢在了半山腰中。

“再上！”李文焕的话音刚落，他的军师罗向天道：“大队长，我

们不能这样白白的送死!”

“你说怎么打?”李文焕道。

“要是这样死,不如我们一齐向上突围,兴许还有点希望!”

“有道理,反正活不了啦,要死大家死在一块儿!弟兄们,我们拼啦!冲啊……”

李文焕带着二百多人的队伍,猛向缅军冲去。缅军一见,便集中火力,向他们射击,暴风雨般的子弹射向李文焕的部队,顿时,人群倒下近一半。李文焕的婆娘也身中数弹,倒在一位士兵怀里。

“阿嗦——”李文焕一见婆娘被打死了,便扑上去,紧紧地抱住她。

就在此时,缅军向他们发起冲锋,李文焕部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天啊!我为什么不听李国辉的话呀?我真该死!”李文焕跪在地上,难过得肝胆欲裂地对天大喊。

“冲啊……”

“杀啊……”

突然,从缅军背后杀出一支六百多人的队伍,为首的便是残军副总指挥谭忠。

残军突如其来的闪电式攻击,打得缅军死伤一片,纷纷后退。谭忠杀出一条血路,把缅军的包围圈撕开一个大口子。

“李大队长,我来救你来啦……”谭忠冲下山,向李文焕大喊道。

李文焕激动得上去抱住谭忠痛哭道:“副总指挥,我不该不听你们的话呀!”

“别说了,快撤!”谭忠道。

“弟兄们!快跟国军撤走!”李文焕发出命令。

等李文焕撤过大山,脱离危险时,清点自己的人马,只剩下一百二十三人了。连他婆娘也在这场战斗中丧生。李文焕紧紧抱住两个只有十来岁的女儿哭成了泪人。血的教训使他认识到了集体的力量。

缅军二八六团尾随李文焕部翻过山头，又向李国辉的总部扑来。

李国辉调集全部两千多兵力，与缅军二八六团展开一场殊死搏斗。当时缅军二八六团总兵力不到一千五百人，这些很少参加实战或者说根本没有作战经验的缅军，本来就不是国民党残军的对手，打得缅军二八六团大败。国民党残军乘胜追杀，一路把二八六团追杀到勐帕亚镇总指挥部。季山昂吓得急忙后撤。

李国辉打到勐帕亚之后，立刻得胜还朝，撤回小勐棒。

二八六团在这次战斗中损兵折将，伤亡惨重。

国民党残军首战大获全胜，无不欢欣鼓舞，全军上下欢呼胜利。由于这次胜利，那种剑拔弩张的局势得到缓解。

李国辉此时并没感到轻松，他预感到，缅军将会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必须时刻准备打大仗、打恶仗。

邓克保的想法与李国辉一样，他也觉得缅军决不会就此罢手。

只有谭忠认为缅军吃了这么大的亏，他们不敢轻易兵犯小勐棒了。

“我看缅军没什么了不起。经过这一仗我们看清楚了，缅军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谭忠道。

“缅军的确没什么战斗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毕竟是缅甸政府军，他们还有两万大军，他们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的。我军就这么多人，又无任何外援，只是一支困在这里的孤军，从整个战局上看，对我们是很不利的。再说，他们堂堂缅甸政府军，被我们打得这么惨，面子上是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就算九十九师能咽下这口气，缅甸国防部能咽下这口气吗？”李国辉道。

“我们不能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不出十天，缅甸政府军就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邓克保说。

“你们不要老长缅军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看，他们早已吓破了胆，不会轻易再来找死了。”谭忠道。

“副总指挥，我们此时决不能有轻敌思想，轻敌是我们最可怕

的敌人。我记得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曾说过：‘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毛泽东这句话说得十分正确，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邓克保振振有词地道。

“哎，你怎么这么崇拜毛泽东？”谭忠很不满地说。

“毛泽东是一位世上少有的军事家，他的战略方针和战争谋略是了不起的！如果我们想在这里生存下去，我劝大学还是多学学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特别是《论持久战》，这对我们很有帮助。”邓克保说。

“我反对，毛泽东把我们打败了，你反过来让我们学习他的书，你这是安的什么心？是不是想赤化我们这支队伍？”谭忠十分不满地指着邓克保质问道。

邓克保并没生气，他笑了笑之后反问谭忠：“我问你，毛泽东如果没有本事，怎么会把咱们赶到国外？蒋委员长又怎么会逃到台湾？当初，我军有八百万雄兵，却被毛泽东在三年之内打败了。请问，这还不值得我们去研究一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吗？既然毛泽东的战略那么好，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学习它，掌握它，运用到我们现在的军事斗争上呢？试想，如果我们能运用好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我们就不愁打不败缅甸！”

“好！说得太好啦！我军有你这么一位好参谋长，不愁打不过缅甸。”李国辉高兴得拍着手道。

“参谋长，听起来是有道理。想必你学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你能不能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来分析一下咱们当前的战局。”谭忠依然不服地问。

“我记得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说过这样的话：‘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我想，毛泽东的这些话，很适合我们

当前的状况。”邓克保道。

“十分正确。我们此时决不能低估我们面前的缅军，如果低估了他们，我们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我们也不能小看自己，我们必须坚定一条信念，我们有能力战胜缅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李国辉道。

“毛泽东在谈到运动战的特点时还说过这样的话：‘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我们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会立于不败之地。”邓克保道。

“这回我总算明白我们失败的原因啦，原来毛泽东有着超人的军事才能！我军正因为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的天才军事家才一败涂地。我们的委员长被赶到台湾不奇怪。我们被赶到这里受洋罪，更不为奇。”谭忠服气地道。

“因此，我想我们应该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付老缅。当前，我们面对着强大的缅甸政府军，必须采取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挫败缅军的围剿计划，使缅军对我们束手无策，达到我们长期在这里生存的目的。”邓克保道。

“好！参谋长，我听你的。你说现在我们应该怎么防御缅军的大规模进攻？”李国辉道。

“我认为我们应该留一个团的兵力守卫小勐棒，其余兵力撤到考伊山山口。如果缅军小规模进攻，我们就各自为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如果揪住缅军一部弱点，我们就集中兵力狠狠地打他，要打，就要让缅军损失惨重。如果缅军大规模进攻，我们立刻躲入考伊山，以考伊山天然屏障为掩护，躲过他们的大规模进攻。等他们收缩时，我们再派出奇兵，偷袭他们，使他们永无安宁之日。”邓克保胸有成竹地道。

“参谋长，你真有一套，我真服了你！”谭忠拍手叫好道。

“就这样决定，你以参谋部的名义下令，准备应付缅军的大规

模进攻。”李国辉道。

“好！我立刻执行。”邓克保说。

再说缅甸军九十九师兵败之后，损失惨重，被上司大骂一顿。师长季山昂又立刻调动二八八团前来参战，并改变了作战方案，准备重整旗鼓向残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缅甸军丢了面子，又调集一个整师的兵力，在6月21日向残军小勐棒发起大规模的围剿。缅甸军接受第一次受挫的教训，这次他们采取集中优势兵力远距离围攻的战略。

这次缅甸军还调来了三架轰炸机，在残军上空轮番轰炸，并一次又一次地向残军低空扫射。缅甸军三个团的兵力把小勐棒紧紧围住，用八二炮猛轰残军总部，打得残军无招架之力。亏得邓克保及时调整了兵力，只在小勐棒留下谭忠一个团，不然，他们这次非遭灭顶之灾不可。

小勐棒炮声隆隆，飞机在浓烟滚滚的上空不时投下一颗又一颗重型炸弹，把小勐棒炸得险些底朝天。谭忠带着残军，没命地向考伊山突围，但是，缅甸军封锁很严，谭忠两次突围都没有成功。就在此时，李国辉带领主力从考伊山口冲了下来，把缅甸军的包围圈撕开，把谭忠救了出来。小勐棒失守，缅甸军立刻占领了小勐棒。

残军撤到考伊山大森林中的大本营中，李国辉命令胡大虎一连守在山口，其余的人马进入大本营休整。

谭忠在大本营见到邓克保，紧紧握住邓克保的手说：“参谋长，你是我们的活诸葛亮，不是你，咱们这支部队不光没有这么一个后方根据地，恐怕早去西天啦！”

“这是咱们共同协作的成果。事实告诉我们，打仗要有战略。一个好的战略有时能顶一个团、一师的兵力。”邓克保说。

“只要我们听参谋长的，保证不会挨打！”李国辉说。

“不挨打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反击，保住我们的基地。我们暂时退却到这里，是为了重新夺回小勐棒。”邓克保道。

“参谋长，你说怎么办？”李国辉问。

“我建议，组织五支小分队下山。每队七八个人，其中，当地入伍的新兵每队两名，云南地方自卫队成员每队四名，我军有作战经验的士兵一名，队长由我军机灵健壮的班长去担任。他们的任务是骚扰敌军。等缅甸一端碗吃饭，就打他一下；一躺下休息，再打他一下。让他们吃不好，睡不好。各队独立行动，时刻寻机攻击他们，把他们闹得鸡犬不宁。不过不可恋战，打几下就跑，再换个地方打。明白我的意图吗？”邓克保道。

“很明白，每队八个人，由我们这些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指挥，有四名适应森林作战的自卫队员配合，又有两名当地少数民族士兵领路，与缅甸来个捉迷藏大战，把缅甸从精神上拖累、拖垮。然后，我们再来个大反击。到时候缅甸定会大败。我说老邓，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李国辉高兴地说。

“毛泽东的游击战！”邓克保说。

“又是毛泽东的战略。怎么，你还真有毛泽东的书？”李国辉问。

“当然有！你看。”邓克保说着，从怀里掏出两本小册子，放在李国辉面前。

“你从哪儿弄来的？”

“在八军军部时上面发的。上面发这两本书的用意是让国军高级将领研究中共的战略，想办法对付中共。没想到在我们这里派上了用场。”邓克保说。

“给我一本看看。”李国辉说。

“你先看《论持久战》吧。”

“好，我就先看《论持久战》。”李国辉说着拿起《论持久战》装在口袋里。

李国辉按照邓克保的建议，从各部调人，组织了五个小分队下山，要与缅甸展开一场毛泽东式的游击战。

第十三回

困兽求生死战老缅兵 残军得救立足金三角

五个小分队共四十人，吃饱喝足之后，装备上最好的武器，带上充足的弹药，天黑之后出发了。他们在山口开始分散活动。

缅军的注意力全在考伊山上，他们没有想到国民党残军会派出部队深入敌后，直插他们的驻地捣乱。

八班长大黄牙带着七名队员摸黑下了山。在他的小分队中，阿果与阿约都是勐棒的傣族青年，两位都是刚参军不到二十天的新兵，他们只受过四天的军训，但是，由于出身于猎手，枪法十分了得。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大路、小路他们不但了如指掌，而且都能摸过去。所以，他们很顺利地摸下山来，绕到山下的一个兵营旁边。缅军在山下宿营，都睡在帐篷里。大黄牙等人躲在离帐篷不到五十米的树丛里，能听到缅军在里面的呼噜声。

“准备，要对准帐篷里人睡觉的位置，猛打他一下，听我的命令！”大黄牙道。

“是！”众人小声回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打!”

一阵激烈的枪声在寂静的夜幕里突然响起，上千名缅甸军士兵从梦中惊醒，急忙抄起枪跑了出来。等他们跑出来，枪声已经停止了，大黄牙他们早已无影无踪了。缅甸军检查被袭击的帐篷，有十多人死伤。气得缅甸军四处搜索，却一无所获。

这边还没平息，那边的兵营又响起了枪声，又有十来个缅甸军士兵被打死。每隔一段时间，又有营房遭到同样的袭击。总之，一会儿这边枪响，一会儿那边枪响，各个兵营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天兵天将”打得昏头昏脑，却不见一个敌人。

大黄牙用同样的方式袭击了三个军营后，一头钻进他老丈人家中。他岳父一见大黄牙带着几个人进来，急忙把他们拉到屋里说：“你们的胆子太大了！到处都是缅甸军，你们还敢下山来捣乱！”

“奶奶的，他不让我们安生，我们也不会让他们安生！阿爹，快给我们弄点吃的，吃完还得走。我非把他们闹得鸡犬不宁！”这时，他婆娘从内屋出来，一见大黄牙就说：“你不要命啦！”

“就是因为要命才得不要命！不赶走这些老缅甸军，到啥时也无安宁日子。”大黄牙说。

“我怕……”他婆娘阿梭说着坐在大黄牙身边，把身子倒在他的怀中。

“别怕！我跟你刚刚开头，好日子在后头呢。放心，我大黄牙南征北战，不知打了多少仗，日本鬼子我都打过，还怕尿这几个缅甸鬼子。”

“来，吃点饭团吧。还是你阿妈想得周到，她总是多做些饭团，我问她干什么做这么多饭团，她说，万一女婿闯回来，可以救他一点急。这不，还真叫她说着啦！”大黄牙的老丈人边忙边说道。

“还是我丈母娘知道疼我。”大黄牙乐呵呵地道。

“我就不疼你？死鬼！”婆娘阿梭在他怀中撒娇道。

“疼疼疼！只是疼法不同嘛。来来来，弟兄们，快些吃，吃完咱们再去闹它一下！”大黄牙道。

众人在大黄牙老丈人家吃了个肚儿圆，每人又带了些干粮，便离开他老丈人家，又钻入丛林里。这时，天已经快亮了。

老缅军被这五支小分队闹得一夜没合眼，天亮之后他们便停止搜捕，官兵们无精打采地回到兵营，不大一会儿，开饭的军号响起，各兵营以连为单位开饭了。他们刚端起饭盒，枪声又响起来了。一阵扫射之后，缅军立刻倒下一大片。等缅军放下饭盒端起枪时，人又无了踪影。季山昂接到报告，吃早饭时有五处遭到残军袭击，共死伤二百来人。气得季山昂命令，立刻搜山。

大黄牙等人袭击了吃早饭的缅军之后，躲进了小勐棒西边山上一个很隐蔽的山洞里。这个山洞很少有人知道，这是阿果在一次打猎时无意发现的。为了躲避缅军的搜捕，阿果便带着大家钻进了这个小山洞里。大黄牙一进洞就对众人道：“我们在这里好好睡上一觉，等睡足了，咱们再出去闹它一下。”众人也都累了，倒下便呼呼地进入了梦乡。

缅军九十九师师长下令，全师出动，要搜遍小勐棒每一个角落，要把偷袭缅军的残军小分队歼灭。可是茫茫如海的原始大森林，要想搜出藏在其中的几个人来，那也无异于大海里捞针。再说，每一个小分队里面都有两位当地的少数民族士兵，他们对属于他们的大森林熟得不能再熟。缅军虽说是本国军队，但是对这处在金三角深处的林海峻岭，他们却很陌生。小分队的成员，多半与当地少数民族有着亲戚关系，当地山民只会帮助残军，而不会帮助缅军。缅军虽说人多，却如同钻进了森林里的瞎眼老虎。

缅军全体搜山，一直搜到下午三点多钟仍然一无所获，官兵们又渴又饿又困，个个拖着沉重的两条腿，有气无力地爬行在山林中。季山昂没有办法，只得命令停止搜山，回营吃饭休息。却不知，他们回到营房刚刚端起饭盒，四周的枪声又响起来了，缅军只好又放下饭盒搜捕偷袭者。

季山昂实在被残军的小分队闹得头痛，他不得不从大其力运来些饼干和罐头发给部队充饥。

大黄牙等五支小分队于当晚撤回考伊山休息。第二批又是五支小分队下山，执行同样的任务。

接连四夜三天，山下的缅军被小分队闹得昏昏沉沉，疲惫不堪。本来，季山昂计划在山下休息一夜，再重新向残军发动围剿。可是，他在山下被残军的小分队闹得吃不好，睡不好，部队被拖得已经没有一点战斗力了。季山昂不得不考虑暂时把部队分别撤回休整。

李国辉哪肯放过这个反攻的大好机会，还没等季山昂下令撤军，他就对缅军发动了突然袭击。缅军本来已经被拖得难以支撑，怎敌得住这些早已休养得精神百倍的残军。一时间，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散。战斗只打了三个多小时，缅军分别被追杀回勐帕亚和大其力。

在这一战中，残军并无多大伤亡反而缴获缅军大量的武器弹药、军用帐篷和军需物资，并歼灭缅军三百余人，俘虏缅军二百余人。

残军大获全胜，无不欢欣鼓舞，当地山民各家各户都杀猪宰鸡，犒赏残军，庆祝胜利。

夺回小勐棒之后，李国辉把缅军俘虏集中在一起，给他们上政治课，大讲特讲反共的“伟大”意义，并一再强调残军并不想侵占缅甸领土，只是出于无奈，暂借此地休整，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将反攻大陆，打回中国。

李国辉又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胜利后的工作计划。在会上，李国辉讲到：

“我们这次胜利，多亏了邓参谋长。在这里，我代表复兴部队全体官兵向他行军礼，表示对他的奖赏。”他说着向邓克保正正规规地行了个军礼。众人拍手。

邓克保立刻站起还礼，在一片掌声过后，邓克保道：“这次战役能取得重大胜利，主要是总指挥能听取众将的合理化意见，还有我们的精诚团结。当然，全军官兵英勇奋战，也是这次取得胜利的

重要原因。我只不过与众人一样，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众人又是一片掌声，邓克保在掌声中行礼坐下。

李国辉又道：“经过这次战役，缅军在近期不会再攻击我们了，因为他们已经大伤元气，再次进攻得他们恢复元气之后。我们在这个时期，要加紧训练新兵，休整部队。同时，不能放松警惕，防止缅军冒险行动。”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主动权，二百多名战俘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用这些战俘作为条件，要求放出侨领马鼎臣和丁作韶两位先生。”张复生道。

“我们现在可以提出和谈，言辞用得温和些，恳切些，不要刺激缅军。我想，这个时候缅军不会不考虑的。”谭忠在这次实战中长了不少见识，提出的建议也有条有理了。

“我同意这个建议，不过，我们不要抱有多大希望。”邓克保道。

“为什么？”李国辉问。

“依我看，缅军不会接受和谈。他们虽然在这次战役中惨遭失败，大丢面子，但是，他们一定不会服气。在他们的眼里，一支小小的逃亡败军，怎能与他们堂堂的缅甸政府军对抗！这次失利，不是缅军无能，而是被我们钻了空子。当前，缅军指挥官肯定是这个心态。我估计，缅军在不久还会向我军发动进攻。我们必须作最坏的打算，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当然，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利用我们手中的战俘为条件，向缅军提出谈判。不过，不要明确提出以战俘为条件。因为不提他们心中也十分明白。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敌意，让缅军看出我们出于诚意。”邓克保道。

“我看说不定缅军会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总不会不顾被我们俘虏的二百多名缅军士兵的死活吧。”谭忠道。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听参谋长的，做好两种准备。我决定，加强考伊山根据地建设，增加武器弹药和粮食的储存数量，以防我们再次失利。另外，把战俘统统送进考伊山，由刀栋材看押。为了

加强考伊山后备力量，让李文焕的部队把战俘押送考伊山，并留守和建设根据地。”李国辉道。

散会之后，李国辉给缅军九十九师师长季山昂写了一封措词友好的信。在信上，李国辉恳求缅军理解残军的处境。并一再强调残军决不想侵占缅甸领土，只是暂借此地，休整部队等条件成熟，他们会自动撤离。当然，李国辉也提出让缅军释放两名侨领并举行谈判。李国辉派人去勐帕亚，把信送到季山昂手中。

季山昂接到李国辉送来的信，气得把信撕得如同雪片，手指着送信的人大叫道：“你回去告诉他李国辉，让他等着，我非亲自砍下他的脑袋！”

7月5日，缅军又调来了八十八师两个团的兵力配合九十九师，总兵力达到八千余人，向残军发起新一轮围剿。缅军这次围剿，把兵力分别集结在孟帕亚、大其力、孟萨、王旁库普等五个军事要地，不但断绝了残军退到考伊山的路，也切断了残军能退往老挝和泰国的路。从整个布局上看，缅军下决心非把残军歼灭在小勐棒一带不可。

当李国辉得到情报之后，他想再撤到考伊山，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风呼啸着，使人感到大战前的压抑、肃穆和冷峻。

李国辉向各部发出命令：如果部队被打散，要各自为战，一定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清晨，血一样的太阳刚刚从山顶上露面，就被战火和浓烟遮住了。缅军五架轰炸机在小勐棒上空投下无数枚重磅炸弹，每一枚炸弹落地，都会炸出一个大坑，并毁掉一片房屋和树木，残军官兵和小勐棒的山民，一个接一个地在轰炸中倒下。同时，几十门八二炮从小勐棒四周打来，爆炸声在山谷中颤抖，火光和浓烟冲天而起。

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缅军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残军冒着头顶上的飞机扔下的炸弹和从四处打来的炮弹，与缅军展开了一场生

死大战。由于缅军人多，又有五架飞机与地面部队互相配合，使得残军伤亡很大，他们不得不放弃第一道防线向后退却。

李国辉带着部队撤入小勐棒的山丛林之中，谁知，西山丛林也被缅军占领，他们又不得不向东面撤退。想突破缅军的封锁线，撤入考伊山大本营。可是在距离考伊山山口三公里处，又被这里的伏兵打得无法抬头。缅军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涌来，眼看，李国辉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古入云人死不该死总有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知从哪里冒出一支六百余人的便衣部队，这支部队实在是太厉害了，他们从南面冲进缅军阵地，一阵猛烈冲杀，把缅军打得措手不及。他们攻入缅军的炮兵阵地，三下五除二，消灭了这支炮兵队伍，夺取了十二门八二炮。他们调转炮口，向缅军打去，顷刻，战场的局势发生逆转。

也就在这个时候，李文焕带着近三百名自卫队员从考伊山口冲了下来，与李国辉会合。李国辉顿时有了精神，他立刻组织部队扑向缅军，展开反击。

缅军失去炮兵，又遭到炮弹的轰炸，开始四处逃窜，残军趁机追杀。

五架缅军飞机，仍然不时地俯冲下来低空扫射，给残军造成很大的伤亡。李国辉决心除掉缅军的空中优势，他命令两挺重机枪和四架轻机枪组成两道交叉火力网，准备给飞机一个突然袭击。

缅军空军很少参加战斗，从来也没有遭受过地面的攻击。所以，他们根本没有防御地面攻击的经验。

一架轰炸机从高空俯冲下来，想再次扫射残军队伍。这时，六挺轻、重机枪同时向它开火，机身上立刻被打了几十个洞，飞机油箱着火了。只见那架飞机拖着长长的黑烟直上高空，片刻，便又向下直飞而来，一头撞到山头上成了一片火海。

“打中啦！”

“打中一架！”

“再打下它一架!”

“……”

残军士兵一见缅甸军飞机被打中了，高兴地向打飞机的勇士们欢呼。

缅甸军另四架飞机突然看见一架飞机被击中，再也不敢向下俯冲了，它们个个直线上升不见了踪影。

缅甸军失去了八二炮阵地，失去了空中的支援，又遭到一支不明身份的武装团体的猛烈攻击，立刻由胜转败。李国辉又有了精神，他命令穷追猛打，绝不再给缅甸军喘息之机。

“李国辉!”突然，有人直呼这位总指挥的名字。李国辉朝叫他的人看去，只见一位身着西装的中年人在四位便衣卫士的保护下向他跑来。李国辉一眼认出了他，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大喊道：“李峰——我的老团座!”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都流出了激动的泪花。

“老团座，你还活着?”李国辉紧紧地抱住李峰道。

“一言难尽!等打完仗再叙这些吧!”李峰松开李国辉，拍着他的肩头道。

“你怎么来啦?”李国辉这才惊讶地问。

“我从曼谷下来，在美塞听说缅甸军向你大举进攻。我立刻向我的生意合伙人借兵。我借来四支金三角最强大的马帮队伍，共六百余人来为你助阵!”

“啊!原来是你带来的队伍，太感谢你啦!”李国辉一听，激动地拉住李峰的手道。

“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话留下以后再说。现在缅甸军大败，要打就要狠狠地打它一次，让他们知道疼。我带部分人向北打，你带部分人向南打，你要一鼓作气拿下大其力，把缅甸军打出这一带!”李峰道。

“谭忠!”李国辉向谭忠直呼道。

“有!”

“你跟老团长，听他指挥，向北追击缅甸军！”

“是！”

“好吧！咱们暂时分手，等大获全胜时再叙！”李国辉向李峰行了军礼之后，两人握手告别。他们一南一北，组织部队向缅甸军发起反击。

7月7日，李国辉攻下缅甸边境重镇大其力，北路李峰率残军攻下缅甸总指挥部所在地勐帕亚。季山昂一路向北，逃到了景栋。

这次缅甸军共出动超过国防军总兵力四分之一的人马，却惨遭失败，损失惨重，还被残军俘虏了三百余人。缅甸军丢掉了大其力和勐帕亚两个军事基地使得缅甸军大丢脸面。就在此时，李国辉派人送来书信，要求释放二位侨领，准许国民党残军暂住小勐棒。不然，他们将以大其力和小勐棒为基地，兵进景栋和东枝。季山昂接到李国辉的恐吓信之后，立刻释放了马、丁两位侨领。

在大其力原缅甸军三营的营房里，李国辉与李峰两人坐在甘拉少校的办公室里，交流着他们分别后的故事。如今这里已是李国辉的指挥部了。

李峰向李国辉叙说了他这七八年的不平凡经历。

李峰在1942年被日军一颗炮弹打下山谷之后，掉进山崖下面的一个水潭中，被正在山下躲避的一股土匪所救。当时，李峰伤势比较严重，匪首头目吉眉约就把他送到伊洛瓦底江边一个村寨中的山民家养伤。半年之后，李峰的伤好了，这股土匪又从这里经过，李峰便跟随他们入了伙，在土匪中担任四龙头。这股土匪人数不多，只有六十多人，五十多支枪。当时，缅甸的大城镇已被日军占领，李峰又无法找到部队，只能随着土匪鬼混。他盼着能有一天回到中国的部队中去。

土匪生活很苦，常常挨饿。一次，他们去辛博镇抢一个大户人家，谁知人家早有防范，“生意”没做成，反遭到地方自卫队的攻击。在这次行动中，土匪首领吉眉约被自卫队打死，土匪们在逃跑

时又丢下二十多具尸体。他们回山之后，众人便推举李峰为首领。李峰也没推脱，便当上了这股土匪的首领。李峰当上首领之后，觉得在伊洛瓦底江没什么混头，便带着四十来人，经过千辛万苦来到金三角。后又进入老挝，在老挝境内，他认识了当地做鸦片生意的商人，便又把这股土匪改为马帮，专为鸦片商人运送鸦片。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老挝边防军总司令温·拉迪功少将。

温·拉迪功十分欣赏李峰，当他得知李峰曾是中国远征军少将团长时，便与李峰结拜为兄弟。那时，温·拉迪功想做生意，正愁没有一位得力的人为他经营。他毕竟是堂堂一位少将边防军司令，怎么可以公开出面洽谈生意？于是，他就请李峰帮忙。有了李峰，温·拉迪功只管当他的司令，生意都由李峰来做。从此，李峰来回奔走在万象、曼谷、清迈、清莱等大城市，与温·拉迪功共同做着一本万利的生意。

1944年，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与日军作战时，正值李峰在各地生意刚刚走向红火的时候。他想去缅甸找部队，但是，温·拉迪功坚决反对，并以对半分成为诱饵，劝李峰继续为他做生意。李峰念与温·拉迪功有结拜之情，就没有去找远征军，一心扑在生意上。

温·拉迪功很讲哥们儿义气，李峰也从不欺骗温·拉迪功，两人的生意做得可以说十分的好。几年之后，他便成为金三角最大的商人。他自己已经拥有上千万美金的存款，并在清迈、曼谷、万象购有豪华别墅。当然，温·拉迪功与他一样也发了横财。（温·拉迪功后来当上政府军上将总司令，1971年，由于在内部权力斗争中失势，又被美国点名为国际毒品走私犯，才被迫辞职。辞职后，他立刻带着瑞士银行几亿美元的存折去了西欧，不知躲在哪个国家享清福去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李峰前一段时间听说一支国民党残军逃进金三角，但不知道是他的老部下李国辉。前几天，由于生意上的需要，他来到泰国边境的美塞。无意之中，他得到残军被困的消息，并使他惊讶的是残军总指挥原来就是他的部下李国辉。他决定亲自带人进入缅甸帮助李

国辉打老缅。可是当时他只有四位随身卫士，没有带多少武装人员。去老挝向温·拉迪功借兵，又怕来不及。所以，他立刻通知金三角的几个马帮，临时集合了六百来人的马帮队伍来到缅甸，解了李国辉的围。

李国辉听完李峰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之后，也把他们的不幸向李峰讲述一遍。两人讲完之后，都哈哈大笑起来。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团座，回来干，你当总指挥，我给你当个助手，奶奶个七孙，这里是咱们打下的江山，就在这里混了！”李国辉道。

“不不不！我已经进入商界，无法退出了，再说，温·拉迪功也决不会同意我来。但是，只要你我联合，不愁在这里站不住脚。”李峰道。

“怎么联合？”

“你在缅甸收购鸦片，我在曼谷为你推销。钱我出，咱们四、六分成。我只要四，你们为六。怎么样，还够朋友吧？”

“你出钱，怎么可以这样分，还是我占四，你占六。”

“不要争啦，我多给你点钱是为了养这支部队。我是个军人出身，也带过兵，部队需要经费。如今台湾又不给你一分半文，你的日子怎么过？在你老上司面前，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再说，我的钱已经多得不知道怎么花法啦，正好你来啦，替我花些，免得这些钱放着生霉。我先送给你二百万美金，改善改善部队的装备，充实一下部队，你再多招些人，如果不够，只管说，我有的是钱。”李峰道。

“不不不！你的钱也不是白来的，再说，你还有……”李国辉想说你还有女儿，可是刚说到这里，他停下不说了。因为他已经派人去接李小慧了，她还没有到，李国辉想给李峰一个惊喜，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我还有什么？”李峰见李国辉的话只说了一半，便追问道。

“等一会儿你便知道了。”

“你什么时候学会玩花花肠子啦!”

“不不不，我是……”李国辉还没讲完，邓克保带着李小慧进来了。

“李将军，你看我带谁来啦?”邓克保一进门，便向李峰道。

李峰急忙站起来，看了看李小慧道：“我不知道她是谁呀。”

“小慧，你认识他吗?”李国辉问。

“不认识。”李小慧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来这里干什么。邓克保只是告诉她李国辉要见她。李小慧一听干爹要见她，就立刻跟着邓克保来了。

“老团座，你自己说说你是哪里人?”李国辉道。

“谁不知道我是山东人。”李峰不以为然地说。

“你真名叫什么?”李国辉又问。

“什么真名、假名，我只有一个名，叫李峰。”

“啊!是我爹?!”李小慧一听，惊得不由自主地道。

“什么?你爹?”李峰看了看眼前的姑娘道。

“你真的叫李峰?”李小慧问。

“那还有假，李峰就是李峰。”李峰道。

“你原先在中国远征军当过团长?”

“是啊，我就是李国辉的老团长。”

“爹——我是你女儿凤啊——”李小慧双膝跪在李峰面前激动地道。

“你……你……你是凤?”李峰呆呆地站在那里，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女儿，在与妻子分别时，妻子怀孕只有六个月，他走时告诉妻子，如果生儿子叫龙，生女儿叫凤。他做梦都没想到，他的凤会飞到这里与他相见。

“老团座，她就是你的女儿。”李国辉道。

“孩子!——”李峰上去紧紧地抱住女儿。

李国辉向邓克保使了个眼色，两人悄悄地走出房门。

“孩子，快起来，让爹好好看看!”李峰说着把李小慧拉了起

来。父女俩坐下，李峰拉着女儿的手道：“我越看越觉得你像你妈妈。”

“爹，我原想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你啦，连我干爹都说你已经死啦。”

“你有干爹？”

“是啊！”

“你干爹是谁？”

“是李国辉呀！”

“什么，李国辉还是你干爹？”

“怎么，你不高兴他是我干爹？”

“不不不，我感到太意外啦，李国辉是和我有过生死之交的好兄弟，你认他做干爹，我还能不高兴吗？告诉爹，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说来话长，干爹是我的救命恩人……”

接着，李小慧便把他怎么离开家，怎么流落到云南，又怎么认李国辉干爹，一直说到怎样与残军逃到这里，最后说到怎么去华侨学校上学，从头到尾向李峰说了一番。李峰听得入神，两眼不住地流着泪水。等女儿讲完，他又上前把女儿拉到怀里道：“我的好孩子，爹实在对不起你奶奶、爷爷和你娘，也对不起你，让你们受这么多的苦。”

“爹！”李小慧紧紧地抱住李峰又哭起来。

“咱们要感谢你干爹，没有他，咱父女俩这辈子也见不上面。你可要把他当成亲爹呀！”李峰道。

“我这下有了两个爹，以后再也不会吃苦啦！”李小慧说。

“你亲爹我现在有很多的钱，这些钱你这辈子也花不完，都给你。”

“我不要钱，只要爹！”

“爹也要，钱也要，都是你的。”

“怎么样？你父女俩也叙够了吧，走，饭菜都准备好了，咱们

今天好好喝几杯！天大的喜事！父女异乡团聚！”李国辉走进来道。

李峰一句话也没说，他两眼流泪，紧紧抱住李国辉道：“你永远是我的好兄弟，永远是小慧的亲爹！”

不久，缅甸政府派人送来“照会”，说他们理解残军当前的处境，是出于无奈才撤进缅甸的。但是，缅甸的尊严也不能不顾。为了维护主权，要求残军撤出大其力和勐帕亚，最好撤回小勐棒。并要求释放五百多名缅甸俘虏。

残军一见缅甸政府作了让步，准许他们在小勐棒生存了，都高兴得热泪盈眶。李国辉立刻命令部队撤回小勐棒，把大其力和勐帕亚归还给了老缅甸。五百名缅甸俘虏获得释放，李国辉还发给他们每人一百元缅甸币。

国民党残军战胜了老缅甸，使得缅甸政府暂时作出了让步，可是，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这场生死大战中，残军有二百三十多人丧生，一百多名重伤致残。特别是李国辉团的三营损失极大，营长陈良等连以上军官除胡大虎一人幸存之外，其余全部殉难。大战结束之后，住在泰国美塞的家眷们得知亲人战死的消息，她们不顾一切地奔来小勐棒，恸哭声震动整个金三角的山谷。一营长董亨恒在这次恶战中身负重伤，两天之后他死在从美塞仓促赶来的妻子的怀抱中。李国辉等人在悲痛中把他葬在小勐棒南面的山坡上。他们降半旗三天，为战死者致哀。

国民党残军与缅甸政府军交战的消息不脛而走，不但震惊了整个缅甸，而且使不少国家都感到吃惊。一两千名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无处藏身的国民党残军，竟然打败了缅甸八千人之多的政府军！这真是天大的奇闻，许多报纸都以头版头条消息报道。

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有很多冒着生命危险钻进金三角的残军基地小勐棒，去实地采访。

李国辉对这些记者不感兴趣，他命令部队驱赶各国记者。他知道，残军的艰苦生活刚刚开始，以后还不知会遭遇到什么样的苦

难。所以，他不想让外人知道残军的情况。

国民党残军打败缅甸政府军的消息很快传到台湾的蒋介石耳朵里。蒋介石怎么也不相信这些新闻是真的。但是一个接一个关于残军在缅甸的消息不断传来，这才使得蒋介石不得不相信。他立刻通知“行政院院长”陈诚、“国防部长”俞大维、参谋总长周至柔、陆军总司令孙立人来见。

这四位在台湾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知蒋介石为何突然召见他们，个个胆战心惊。他们在客厅坐下不久，蒋介石从后面屋里走了出来。他一进屋，四位长官立刻给他敬礼，他一摆手道：“免啦！都坐下吧！”众人只好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

“我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还有一支两千多人的部队在缅甸的小勐棒？”蒋介石问。

“知道。”孙立人道。

“你知道不知道，你、还有你？”蒋介石一个一个地指着问。

“刚刚知道。”

“从报上看到的。”

“听说过。”

“娘希匹！老子败就败在你们这些人手里！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还有这样一支能打仗的部队！我还有这么一位能打仗的少将指挥官！我要多有几支这样的军队，我要是多几位这样的指挥官，我能被共军赶到这个屁大的台湾岛上来吗？你们给我好好查一下，是哪个混账把他们撤在那里的？”蒋介石气势汹汹地道。

“报告委员长，他们是第八军李弥的部下。”孙立人起身道。

“李弥？李弥如今在什么地方？让他立刻来见我。”

“是，我现在就去把他找来。”孙立人说着便走出客厅。

“李国辉是我们国军的骄傲！他是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他能孤军与缅军作战，一两千人能打败缅军八千多人，这很了不起！我们一定要帮他。我想可以派个人过去，加强对他们的领导，需要投入的就投入，包括一些骨干分子。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在那里建

立一个反共基地。一旦时机成熟，对我们反攻大陆十分有利。你们明白吗？”蒋介石道。

“明白。”陈诚道。

“明白就好，长个脑袋不光是留着吃饭的。”蒋介石道。

“既然他们是李弥将军的部下，我们是不是考虑让李弥将军过去，这样便于领导他们。”俞大维道。

“我也是这么想。你们通知情报处，多加强与他们联络。要知道关心他们，有时，一句温馨的话就会变成千军万马。”

“是，我们立刻与他们联系，并传达你对他们的关怀和嘉奖。”俞大维道。

蒋介石亲自接见了李弥，当李弥从蒋介石嘴里得知他的部下打败了老缅军的消息时，也感到十分惊讶。蒋介石弄清楚被丢在缅甸的残军的各种情况后，便命令李弥立刻去泰国，搞清目前的情况，及时向他报告。

李弥在台湾住得正心烦，他本来是一位盛气凌人的大军长，可如今手中既无兵权又无财权，像他这种有职无权的官，在台湾俯拾皆是，有谁能看得起他李弥。因此，他不是成日喝闷酒，就是与闲着的老将军打打牌，无聊得简直想自杀。老蒋让他去金三角收拢他的残兵败将，他觉得正好，金三角一带他很熟，比台湾大几倍。如果真像老蒋说的那样，在金三角当个草头王也比在台湾受窝囊气好。

第十四回

蒋介石派将直入缅甸 李国辉扩军攻打云南

“报告！台湾来电啦！”电台台长跑来向李国辉报告。

“台湾来电？……他们来电干什么？”李国辉早已对台湾没兴趣了，因此，态度十分冷淡。

“好消息！”

“他们能有什么好消息给咱们！奶奶个七孙，咱们是被老蒋抛弃的一个没娘娃，别指望他们！”李国辉说。

“的确是个好消息，总指挥，你听我给你念念电文。”

“念吧！”

金三角复兴部队李国辉并全体官兵：得知你们死里逃生，进入金三角山区，又以少胜多，打败缅甸政府军八千多人的进攻，我十分高兴！党国有你们这支英勇的部队，不愁将来振兴民国，收复失地！近日，特派李弥将军去金三角加强对复兴部队的统一领导，并在他去之后，恢复对你们的军需供应。蒋中正，民国三十九年六月十二日

“什么？老蒋的电报？！”李国辉听完，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双手打颤地接过那张电报纸，失声痛哭道：“天哪！我们终于有救啦……”

“政府又管我们啦……”

“我们的出头日子到啦……”

“我们有救啦……”

“李弥将军要来啦……”

“……”

残军在狂呼，残军在激动，残军在沸腾。

8月16日，李国辉派参谋长邓克保亲自去美塞接他们的老军长李弥。

邓克保原先是李弥的贴身副官，当邓克保见到李弥时，两人格外亲热，邓克保激动得泪流满面。他简单地向李弥汇报了他们从云南逃出来之后的艰难历程，李弥听了十分感动。

李弥在邓克保的陪同下，来到小勐棒。李国辉早已集合全军在村头等候。当李弥一走进村头时，只听得李国辉一声“立正——”，全军“咔”的一声全体立正。李国辉跑步到李弥面前，立正后向他行礼道：“报告军长，复兴部队全体官兵集合完毕，请你训导！”

李弥还了军礼，他上下打量着这位部下，他不敢相信，就是这位普通的河南汉子在这里创造出这么大的奇迹！他上前，握住李国辉的手道：“国辉，你受苦啦！”

李国辉看了看眼前的老军长，发现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军长苍老多了，额头皱纹添了许多，鬓角已经白如雪花，当年那股将军的风度已大为逊色。他满眼含泪地对李弥道：“老军长，你老多啦！”

李弥苦笑了一下，松开李国辉的手，把目光投向这些衣不遮体、面黄肌瘦的残军士兵，哽咽着对他们说：“弟兄们！你们不愧是我李弥的部下，有你们这支英勇无敌的部队，是我中华民国的骄傲！也是我李弥的骄傲！你们在这里打败了缅甸政府军八千多兵

力，这是一个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你们用自己的鲜血打出一块生存之地，了不起啊！我代表中华民国，代表蒋委员长，向你们敬礼！”李弥说罢，庄严地给他的部下敬了个礼。

可是，此时的官兵们没有狂欢，没有笑脸，他们个个都流着泪，有的已经哭出声来。他们是感动？还是悲伤？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李弥在李国辉、邓克保的陪同下，来到残军总指挥部，听取李国辉的汇报。

就在李弥来到残军总部小勐棒的前几天，在中缅边境口岸畹町边防检查站值勤的中国边防军警，突然发现在十分拥挤的过境边民中，有几个陌生人正要走上惠通铁索桥。机警的解放军战士立刻上前拦住了他们。

被拦截的人一共有九位，他们之中，有男也有女。

九个人被带到边防总部，一位解放军军官在接待室中盘问了他们。

“请问，你们是什么地方人？”解放军军官问。

“我们都是对面潘塞镇人。”一位女人用云南地方话回答道。

“你不是缅甸人，他们更不是。”

“我们全是。”

“我告诉你，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说实话吧，不然你们不但过不了桥，而且还要受到严厉的惩处！”

“说就说，大不了去坐牢！告诉你，我们都是跟随卢汉起义的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官员，现在国内太平啦，我们想出去做些生意。这犯罪吗？”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道。

“我没说你们犯罪。只要你们正正当当地办理出境手续，我们就会放你们出境。如今，你们什么手续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你们的身份和姓名，怎么放你们出境？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出境有出境的规定。你们偷偷摸摸出境，我们能不盘查一下吗？”

“那你说怎么办？”

“很好办，请把你们的身份、职业、姓名告诉我们。我们会按规定办事的，如果你们符合出境的条件，立刻放你们过境，如果你们不符合出境条件，那只好请你们回去。”

“那好吧，我叫傅克军，原是国民党第六编练司令部副司令。”

“我叫李彬甫，原是国民党第二十六军二三七师师长。”

“我叫何水平，是李彬甫副官处处长。”

“我叫柳元麟，是原国民党第八军副军长。”

“我叫龙慧娱，是原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李弥的妻子。”

“……”

“吆！没有想到各位都是云南的大人物。失敬！失敬！”解放军军官一听，十分吃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与这些国民党大人物会面。同时，他也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于是，吩咐手下好好招待，他立刻打电话请示上级。

昆明军事委员会接到来自畹町边防检查站的报告，立刻开会研究。会议决定：既然他们不愿意在国内，就由他们去吧！

龙慧娱等人被放行，对边防人民解放军军官千恩万谢。他们过了铁索桥，到了对面潘塞镇的镇长家。潘塞镇镇长与龙家是亲戚，通过他，龙慧娱被送到残军总部小勐棒。

龙慧娱来到残军总部时，李弥已经回到了泰国的美塞，正准备起身回台湾向蒋介石汇报。李国辉立刻派人把龙慧娱送到美塞与李弥见面。李弥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爱妻能千里寻夫。两人在美塞会面，自有一番阔别重逢的狂喜。

不知出于什么缘故，连李国辉都想不通，缅军突然派人给国民党残军送来大批给养和三辆军用汽车。虽然这几辆汽车破了点，但在那种情况下，也实在是难能可贵。当时，有很多人猜不出缅军的真实用意，只有缅甸政府明白。他们通过上次与残军的交战，知道这支国民党残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缅甸政府军一时无法打

败他们。如果与国民党残军长期开战，万一战败，缅甸就会被已经撤到台湾的国民党所占领，真的那样，缅甸岂不是又变成了国民党的殖民地。与其冒战败的风险，还不如与残军搞好关系。再说，掸邦山区自古以来政府都无法控制，就由他们去吧。为了表示诚意，缅甸政府送来了大批军用物资，还有几辆汽车，希望从此和解为好。

1951年3月1日，李弥又来到残军总指挥部宣布了几项命令：

一、从1951年3月1日起，残军被台湾政府正式接纳。恢复“国军”番号，供应给养。

二、取消残军“复兴部队”的名称，改名为“云南反共救国军”。

三、成立“云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任命李弥将军为总指挥。

四、“云南反共救国军”下设一个军、四个处、两个支队。

五、成立二十六军，任命吕国铭将军为二十六军军长、叶植南将军为副军长。

六、二十六军下设两个师，七〇九团改编为一九三师，二六八团改编为九十三师。

七、李国辉任一九三师师长，张复生任副师长。

八、任命彭程为九十三师师长。

九、刀栋材的地方自卫队与蒙宝业的还乡军人合并，改编为第一支队。刀栋材为队长，蒙宝业、叶文强为副队长。

十、李文焕的地方自卫大队改编为第二支队，李文焕任支队长。

从任命名单上，人们可以看出，有几位从未在金三角露过面的人担任了残军高级指挥官。这几位是什么来头呢？

彭程，原是二十六军军长彭佐熙的侄子，曾担任过二十六军的团长之职。他在逃亡之后，去了香港。这次李弥把他找来，担任了

九十三师师长。

吕国铭，原是中国远征军九十三师师长，抗战时期，第一次进缅作战失败受伤流落在缅甸，后在缅甸娶妻生子，做起了生意。他是李弥最好的朋友之一。

叶植南，原是第八军一九三师师长，在云南解放时，被人民解放军追杀到老挝境内，近日才找到李弥。

几名与龙慧娱从大陆刚逃过来的人，都没有被启用。李弥怀疑他们已经变节，把他们送去台湾接受审查。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残军另两位重要人物却没有提升，一位是邓克保，另一位是谭忠。

在残军进入金三角之后，从盲目逃亡到在金三角站稳脚跟，哪一个谋略离开过邓克保？在与缅军作战时，谭忠与李国辉一样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等打下“江山”，官都让别人当了，谭忠还是原职未动。邓克保没有职务，只被李国辉任命个副官。不但没升，还降了级别，从李弥的副官降为李国辉的副官。这些任命使很多人心中不服。口口声声说“论功行赏”的李弥，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话又说回来了，国民党自蒋介石执政以来，何时赏罚分明过？一想到这里，你也就自然想通了。再说了，不通又有什么办法，还是自己劝劝自己吧。

“云南反共救国军”正式成立之后，李国辉的部队已不是过去那种衣不遮体的寒酸相了，可以说是兵多后勤足了。除了台湾发给一些军饷军需之外，李峰也说到做到，送来二百万美钞。李国辉并不是个笨货，如今他不是金三角的草头王了，草头王那把金座椅早已被李弥夺去了。而且他与李弥之间还隔了一层军阶，他只不过是一位师长而已。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当这个草头王倒也省心，免得成日瞎忙活。能安安稳稳地当个师长也就不错了。七〇九团扩编为一个师，他把改编之前余下的经费和装备全部据为己有，用来充实扩编自己的队伍。谭忠明明知道李国辉把“复兴部

队”的“家产”给独占了，不但不眼红，反而觉得应该。反正他只是个小团长，争来能有他的份儿吗？还不如让李国辉独占去。李国辉并不是一位不讲义气的人，在背后，李国辉又给谭忠不少好处。这样一来，“云南反共救国军”各部已经埋下了隐患。

李国辉建立的“复兴商业公司”改编之后已经改为“世纪商业公司”，并在泰国的美塞正式挂牌，总经理是他的小舅子唐兴伍。“世纪商业公司”扩建了一支装备十分精良的专职马帮队伍，人数已经达到二百余人，骡马三百余匹，成为当时金三角一支最大最有实力的鸦片运输队伍。“世纪商业公司”的任务是收购金三角的鸦片，运往曼谷，由曼谷的李峰销到世界各国。

当时的泰国对禁毒还没有什么思想认识，国际社会对禁毒也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应该说，世界禁毒是在美国受到严重毒害后即 60 年代之后。因此在 50 年代初，金三角鸦片被英国抛弃之后，在长达四五年之中，生意走向低谷，金三角内的各个山区到处都是积压的鸦片，无法卖出去。李国辉此时在金三角收购鸦片就如同到金三角的山上挖土，随便都可以取到。所以，“世纪商业公司”的生意十分红火。当然，这个公司是李国辉所有，与“云南反共救国军”毫无关系。

李峰是金三角毒品在曼谷的最大推销商，也是在金三角经营毒品的第一位华人。他已经打通世界各国的毒品之门，可以顺利地把毒品送进世界各国的毒贩们手中。他在缅甸与李国辉合作，在老挝与温·拉迪功合作，这种一本万利的毒品生易，使他的钱多得无法计算。

李峰把女儿李小慧接到曼谷读书，豪华的、天堂般的贵族生活方式使小慧一天天变化，她慢慢地开始忘记那些不堪回首的苦难经历……

3 月 5 日，李弥召集残军头目在总指挥部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军事会议。你们知道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吗？我告诉你们，反攻大陆的时机成熟啦！”李弥兴奋地对众将们道。

众人先是一愣，接着便响起一阵掌声。大家交头接耳，十分兴奋。

“诸位，在去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把最精锐的部队投入朝鲜战场。中共于10月中旬派志愿军赴朝参战，共军大批部队已经投入朝鲜战场。我们台湾正在努力与美国驻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联系，为台湾军队赴朝作战做准备。蒋委员长也正在与美国协商，让联合国以海空军援助台湾军队反攻大陆。美国要求我们‘云南反共救国军’要配合联合国军队在这个时候反攻大陆，美国决定向我们提供军火。两位美国特使送来的二百五十驮武器弹药于昨日已经到达美塞，今夜便可运到这里。另外，美国还将定期向我们空投军需品。除此之外，美国还每月定期发给我们十万铢泰币的军费。”李弥得意地道。

“这都是真的？”李国辉惊奇地问道。

“这还有假？十万铢泰币已经拨到咱们在美塞的账户上啦。”李弥说。

“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大方？”张复生问。

“当前，共产党正在世界各国兴起，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联盟正向外扩大，有形成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之势。为了阻止赤色共产党在全球的蔓延，为阻止共产主义进入东南亚，美国才发动了朝鲜战争。美国总统针对东南亚的反共局势，决定武装咱们这支队伍，利用我们使缅中边境成为坚固的反共屏障。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命美国驻泰国大使馆武官谢尔在曼谷开设了一家‘海军供应公司’，专门向我军供应军火和一切军用物资。”李弥道。

“乖乖，老虎抄枪，要大干啦！”李国辉激动地道。

“美国还将派军事教官来对我军进行全面的军训。不过，这是以后的事啦。怎么样，你们对反攻大陆有信心吗？”李弥问。

“有！”众人齐声道。

“李国辉师长，你对这次反攻大陆有把握吗？”李弥问李国辉。

“放心吧，打回老家去！我手下已经把劲憋足了。”李国辉道。

“那好，我现在宣布作战方案。我们这次反攻大陆是兵分两路：一路由一九三师师长李国辉率领，为反攻大陆主力，在3月18日早晨出发，悄悄离开这里，经景栋、孟洋进入缅中边境的孟茅，以孟茅为进攻大陆的大本营，一举攻克大陆耿马、澜沧等边境各县；另一路由二十六军军长吕国铭率领，在李国辉出发后第三天举行反攻大陆誓师大会，大张旗鼓地向车里、南峇进军。用佯攻的办法吸引中共主力进入车里，使李国辉能继续北进，一路攻下思茅，直捣昆明。等占领昆明之后，准备迎接中央政府从台湾迁至昆明，为北伐共军打下良好的基础。”李弥异想天开的计划使得众将们信以为真，他们个个热血沸腾，情绪高涨。

美国C—46和C—47型运输机真向他们空投了大批军用物资。二百五十驮军火也已到达。万事齐备，李国辉在3月18日早晨准时出发了，他为反攻大陆拉开了序幕。

1951年6月19日，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部接到从金三角送过来的情报。决定派所属第十四军执行歼敌任务。

第十四军军长李成芳接到命令之后，立刻在军部召开会议，部署剿歼国民党残军的战略计划。

“同志们，逃入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在美帝国主义和台湾当局的支持下，纠集了三千多兵马，企图犯我边境，扬言要反攻大陆。军区首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军，让我们好好地招待他们一下。”李成芳道。

“军长，这回咱们要好好招待他们一下。”四十一师师长查玉升乐呵呵地说。

“他们既然来啦，决不能再放他们走啦！”四十二师师长廖运周道。

“活捉李弥，让他尝尝咱们的大牢是什么滋味！”四十三师师长张从发道。

“我说你们呀，万不可轻敌！他们曾经把缅甸八千余人的部队打得一塌糊涂。”

“咱们可不是老缅甸！”查玉升道。

“同志们，我们这次采取诱敌深入，再分割包围，聚而歼之的战略方针。先让他们进来占领几个县，我军再封锁他们的后路，争取完全、彻底地把他们消灭在边境线上。据我方情报说，估计敌人可能兵分两路进攻，一路将从雍和进攻沧源，再逼近耿马、双江两县；一路将从缅甸板桑入境，直攻孟连、勐海、车里。根据敌情，我方主力分兵三路：第一路由四十一师师长查玉升率领，路经龙陵、潞西，悄悄进入勐糯以东的山林中待命；第二路四十二师，由师长廖运周率领，经昌宁、云县埋伏在澜沧江西岸等待命令；第三路四十三师，由师长张从发率领，由云县，经临沧、普洱、思茅到曼腊，在曼腊集结待命。待残军进入国境后，由地方留守部队和当地民兵进行阻击，并引诱残军深入内地，我主力趁机封锁边界，断敌后路，争取把这支残军全部消灭在境内。你们明白吗？”李成芳问。

“明白！”

“好！分头行动！”

李弥在李国辉出发后的第三天，在残军总部村头召开隆重的“反攻大陆誓师大会”，残军家属和官兵除李国辉部之外两千余人参加大会。李弥在这次大会上，作了一番反共演说，并讲了这次反攻大陆的重大意义，要求残军同心同德，共同完成反共大业。誓师大会之后，残军官兵挥泪与家属告别，真有一道生死离别的景观。

1951年3月22日，李国辉的部队来到缅甸中边境的缅甸一方的孟茅。在孟茅，缅甸军有一个连的兵力驻守在这里。此时的缅甸军已经改变了对国民党残军的敌意。李国辉从南到北在缅甸领土上行军六

七天，各地的缅军不但没有袭击残军，反而对残军十分热情，并无私地送给残军很多给养和弹药。这是因为他们以为残军真要撤出他们的国家了，才有此种表现。孟茅的缅军在残军到达之后，表示要撤离孟茅，把孟茅让给残军驻扎。但是李国辉死活留住缅军不让走，并送给缅军连长两根金条。李国辉有他的打算，万一与共军作战失利，再次逃回缅甸，如果共军紧追过境，老缅军便可帮助阻击共军。虽说老缅军只有一个连，好歹他们是缅甸政府军，一旦发生冲突，会造成两国外交上的冲突。

那位缅军连长可没有李国辉那个头脑，两根条子一进腰包，高兴得立刻答应不撤走了。

孟茅是缅甸北部边陲一个很大的村寨，距离中国只有一公里上下。从这个村寨的街面上，看不出它是缅甸村寨，来来往往的人们，讲的全是中国云南地方话。只有从山上下来赶街的各少数民族操着他们自己民族的语言。街上做买卖的招牌，一色中文书写，所以一点也看不出它是缅甸的村寨。据说，这里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割让给英国人之后就变为缅甸的领土了。但这里的人从不把自己当成缅甸人，他们一直认为他们都是中国人。正因为如此，大陆解放后，一些零星国民党残兵和一些云南南方的土豪恶霸们，为了躲避共产党对他们的惩罚，都逃到这里暂时藏身。当他们看见国民党“大军”来到这里，要大举反攻大陆时，便纷纷投军。李国辉把这些人编成一支后备队，由罗绍文、张国柱负责。等后方补给的武器一到，就将他们武装起来，配合残军投入战斗。

4月24日这一天，李国辉带领一千五百多人，越过孟茅北面的一个峡谷，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残军进入中国大陆领土，既没有人民解放军的阻击，也没有地方部队的骚扰，他们很顺利地进入中国边境小镇雍和。进驻雍和的先头部队是二营的葛家壁，邓克保随葛家壁也到达雍和镇。先锋营到达雍和也没有发现解放军，营长葛家壁立刻派一连警戒，下令封锁所有道路，只准进，不许出。

两个小时后，李国辉来到雍和镇，他立刻派出丁世功连夜去沧源城内与内线接头。雍和距沧源只有四五公里的路程。

残军在沧源的内线是时任沧源县长兼县大队长的田兴武。沧源县大队一共有五个中队，兵力三千人左右。但驻守在沧源的只有四百余人的一个中队，其余的都在岩帅。田兴武原属国民党的地方自卫大队，有沧源“王”之称，与刀栋梁差不多，只是田兴武不是地方大土司。在解放云南南方时，田兴武因为对当时沧源县县长一时不满，一怒之下，带着他的人马投奔了共产党，被中共任命为沧源县长兼县大队队长之职。但是，田兴武在被任命为大队长以后，恶习不改，吃喝嫖赌与过去一样，从不收敛，常常遭到批评。田兴武对善意批评不但不接受，反而不满，便后悔当初不该投靠中共。于是，他暗中派人去金三角与李国辉勾结，有反叛中共之心。在李国辉进入大陆境内之前，李国辉曾派人与他联络，让他在残军攻城时配合歼灭解放军驻沧源的一个连兵力，迎接残军进入沧源。田兴武立刻表示同意，并表示只要残军一到雍和，他们便立刻“反正”。所以，李国辉一到雍和，就派丁世功与田兴武秘密联络，让他务必在今天夜间行动，歼灭解放军驻沧源城内的那个连。

解放军驻沧源的一个连，是属云南军区的地方部队，连长叫李纯良。

李纯良早就接到了上级的通知，知道残军已经进入雍和，他们正在严阵以待。当时，李纯良并不知道田兴武想反叛。他认为，有他们一个连，还有县大队四百余名地方民兵，足以对付这支残军了。再说，他们的任务是诱敌深入，与残军打上一阵就“败退”，让残军占领沧源，好引诱残军一步一步深入内地，为十四军主力消灭残军创造战机。诱敌深入的战略计划，上级有命令，不能传达给县大队，以防残军发现人民解放军的总体意图。

丁世功领命，连夜进入沧源城来见田兴武。谁知，当丁世功见到田兴武时，田兴武态度却十分冷淡，使得丁世功十分生气。

“田大队长，我这可是冒死来见你的，请你务必在今夜行动，

歼灭驻沧源的人民解放军，明日好迎接大军进城。”丁世功对田兴武道。

“不是我不愿行动，而是我感到时候还不到。今夜我不能公开行动。”田兴武态度坚决地道。

“你不是说，只要国军一到雍和你就公开反正，先歼灭驻沧源的人民解放军，再欢迎国军进入沧源吗？”

“我是说过这话。可是战争是残酷的，又是变化莫测的，万一出了事，不但我的脑袋保不住，我手下一千多名弟兄也会跟着倒霉，我不得不谨慎。”

“田兴武！你也是一位堂堂的汉子，你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任。”

“丁世功！我告诉你，还没人敢在我而前这样讲话！要不是我看在咱们多年的交情上，我现在就毙了你！”

“你太小看我丁某人啦，你也知道，我什么时候怕过死？”

“你不怕死，难道我就怕死不成！”

“那好，你说一句话，是反正，还是不反正？反正也好，不反正也罢，只要你表个态。我也好向上司交待。”

“我没说不反正。”

“那你为什么还不动手？”

“时机不到。”

“我军现在离沧源只有五六公里的路啦！现在时机不到，什么时候到？”

“只要你们开始向沧源发起攻击，我便立刻反正，歼灭共军那个连。”

“你说话当真？”

“当真！”

“好！你要说话算话，不要再说了不算！”

“这次一定算数！”

“老朋友，我再相信你这一次。不过我先告诉你，明天攻城时，

你如果胆敢与我们为敌，到时候你可不要怪我们不讲交情！”

“你们攻城时，我们一定会作一定程度的反抗，请你原谅。”

“我希望你不要真干，否则，后果由你负。”

丁世功与田兴武谈妥之后，便离开沧源县城，连夜回到雍和，向李国辉汇报。

李国辉一听十分恼火，他一拍桌子大骂道：“这个田兴武，胆敢耍我！奶奶个七孙。”

“师长，别生气，凡事都要沉住气。兴许他有他的难言之隐。”邓克保在一旁劝道。

“他这是要滑头。”李国辉道。

“他这个人，我最了解他，在关键时刻他比较心活。当他还没有看到我军的实力时，他决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我们明天进攻沧源时，要投入全部兵力，攻势要猛，让他相信我们有反攻大陆的實力，他会反正的。”丁世功对李国辉道。

“你觉得天一亮，我们攻城时他会真的反正吗？”李国辉问。

“我想没什么问题。”

“那好吧，准备出发，天一亮发起总攻！”

4月25日，天还没亮，李国辉先锋部队三营一连的官兵已经在沧源城西南与人民解放军的那个连接上了火。残军一营把部队部署成扇面形向解放军进攻。人民解放军连长李纯良指挥着他的部队与残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残军依仗人多，向人民解放军发起猛烈的进攻。可李纯良的部队作战也十分英勇，使得残军无法前进一步。

残军二营、三营配合其他残军开始攻城，谁知，却遭到田兴武的坚决抵抗。残军无奈，只得端着枪与田兴武的民兵大队真枪实弹地干了起来。

李国辉原以为一攻城，田兴武会立刻扑向解放军，配合残军一举歼灭共军这个连，然后一开城门，欢迎残军进城。城中的老百姓会敲锣打鼓，放着鞭炮，热烈欢迎“国军”进入城内。却不知这一切都变成了幻想，迎接他们的却是顽强抵抗。于是，他一怒之下，

命令部队总攻，想用武力快速拿下沧源。

残军一个营的兵力与人民解放军一个连打了两个多小时，却没有什么进展，这才使得残军有点明白，人民解放军就是人民解放军，他们不是老缅军。

残军三营营长陈显魁一见拿不下解放军阵地，头上开始冒汗了，一急之下他使用三门六〇炮向人民解放军狂轰。这一招的确起到点作用，李纯良的战士在炮击中伤亡很大，有位排长当场牺牲。

残军打了一阵炮之后，便又发起冲锋。就在此时，李纯良接到上级命令，说田兴武可能叛变，让部队立刻后撤到指定地点。李纯良指挥部队向残军一阵猛烈射击后，火速撤走。当残军冲到阵地时，除了十几具尸体之外，人民解放军已经无影无踪了。

李国辉见田兴武没有一点反正的意思，便立刻决定全面向他进攻。田兴武并不示弱，他手下民兵也个个英勇善战，双方打得沧源城内城外火光四起，炮声隆隆，各不相让。

他们一场厮杀一直坚持了四个多小时，残军尽管用尽全力，却也无法攻入城内。田兴武想撤，也被残军死死包围，无法突出城外。

“奶奶个七孙，给我狠狠地打，我看你田兴武还敢不敢要我了！”李国辉决心就此灭掉田兴武。

“师长，我看不能这样干。”邓克保道。

“依你说怎么办？”李国辉很相信邓克保，他认为邓克保的每一个建议都十分重要。

“田兴武不是不可以争取的，咱们还是要给他一个反正的机会，让他知道我们并不那么绝情。当然，就凭我们目前的兵力，灭掉他田兴武四百民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是这样做没有必要，不但他们会损失惨重，咱们也得付出很大的代价。”邓克保道。

“你的意见如何？”

“依我说，让开一条道路，放田兴武走。”

“我明白你的意思啦。”

“你明白什么？”

“田兴武的县大队还有上千人在岩帅，我们在去岩帅的城门口让开一条路，让他们去岩帅会合。先让他看到咱们的诚意，然后再派人去和他商谈，劝他反正。”

“正是这个意思。”邓克保道。

“好！命令部队闪开一条道路，放他们出城。”李国辉命令道。

田兴武正被残军打得走投无路，一见给他让开一条道，便知是李国辉故意放他走。于是，他带领手下，一路逃到岩帅，与他的另几个中队会合。

沧源被占领，李国辉十分得意。可是，当他进入沧源城内时，却使他心寒。街道上冷冷清清，各家各户门窗紧闭。没有人来欢迎他。

李国辉心凉了，他知道，“国军”在人民中间的好形象已经不存在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正确，也开始怀疑反攻大陆的能力。

第十五回

反攻大陆李称遭失败 盘踞邻国败将逞威风

李国辉带着他的兵马进入沧源城，不要说没有看到欢迎的热闹场面了，就连一个三岁的娃娃也没看到。李国辉感到，“国军”已经没有夕日的威风了，如果不赶快改变“国军”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他们是很难在大陆立足的。怎样才能改变老百姓对他们的看法呢？还是学习共产党军队吧。共产党军队提倡军民一家，又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仿照这些制定几项新的规定，用来约束一下部队，不让他们再胡作非为。

李国辉下令，颁布了“四不许”纪律：

- 一、不许抢老百姓财产。
- 二、不许打骂当地山民。
- 三、不许强奸妇女。
- 四、不许私进民宅。

为了争取当地群众，让他们了解“国军”的政策，李国辉又公布了八项安民告示：

- 一、立功者赏，自新者不究。
- 二、凡公共机关团体中之中共普通官员一律宽大，不加伤害。对保护好公共财产和公文者，论功封赏。

三、绝对保护私人财产，不得非法任意没收。

四、缴械和投诚者，一律以本军待遇，不没收私人财产，不伤害性命，不辱人格。

五、在共产党统治下被非法处理和没收的土地、财产，须候法律解决，不得强行要回，更不许私自报复。

六、根绝饥饿杀人政策及强行参军运动。

七、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

八、执迷不悟为共产党继续工作者，一律处死。

安民告示贴得满街都是，就是没人看，话又说回来，山里人，有几个识字的？

攻克沧源的第二天，李弥进入雍和，李国辉仍在沧源坐阵指挥。

残军攻占沧源后，不敢贸然向里推进，因为当时还弄不清解放军主力的确切情况，如果贸然推进，万一被解放军切断回头路，后果将不堪设想。李国辉只是命令部队在沧源构筑工事，随时准备对付解放军主力的突然袭击。并且，加紧对城内共产党员的搜捕，防止他们的军事情报外露。

李国辉在城内逮捕了二十几位可疑分子，命令手下对这二十几位可疑分子进行了严刑逼供，让他们招认。可是，这二十几个人谁都不招认。为了鼓自己的士气，李国辉下令把这二十几个人押往城南门口处决，并把人头砍下挂在城南门口示众。还贴出公告，说这二十几个人是共党分子。到底这二十几个人是不是共产党员，不要说老百姓不知道，就连李国辉也不知道。

直到5月1日这一天，李国辉的部队依然没有什么行动。中午十一点多钟，突然沧源空中飞来一架运输机，那轰鸣声把整个沧源震得发抖。当飞机低飞时，人们都伸出头来，想从飞机上面的字号判断出敌我。可是，那飞机上什么标志都没有。残军官兵谁也不敢公开走出来。那飞机在沧源上空转了两圈之后，便从肚皮下面吐出很多白色的降落伞。直到这时，他们才明白是自己的飞机来这里空

投，霎时间，残军上下开始狂欢起来，人们纷纷跑出掩体向飞机呼叫。

飞机空投完之后，便又飞向高空不知去向。士兵们便从各处抬回空投物资。李国辉命令，将所有空投物资全部运往雍和总指挥部，由李弥亲自分配这些救命的空投物资。

这次空投物资主要是枪支弹药和军用品，李弥把空投武器运回孟茅，去装备那些等待装备的预备队。预备队有了装备之后，便立刻开往雍和，等待命令。空投自5月1日开始，每天一次。也就是说，每天台湾都有大批的军用物资空投到这里，残军的生活和装备彻底得到了改善。

在空投物资中还有不少“人民币”，这些成捆成捆的新“人民币”多得让人眼红。当时，大陆的人民币是在苏联印制的，刚刚在中国内地使用。也不知是谁这么有本事，把人民币伪造得简直使人无法分辨真伪，一元、两元、伍元、拾元样样都有。

这些国民党残军在沧源按兵不动，一直坚持了十二天。李国辉再也耐不住性子了，他亲自去了雍和，向李弥要求往北推进。

李弥考虑很久，才对李国辉道：“国辉，咱们已经攻克沧源十几天了，可是共军主力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你不感到奇怪吗？”

“这有什么奇怪，共军的人马都投入朝鲜战场上去了，他们根本没有兵力来对付我们。你都看到了，与我们打仗的都是地方民兵。”李国辉道。

“你想怎么办？”

“我想先逼近岩帅，一方面用强大的攻势威逼岩帅；另一方面派人去劝降田兴武，争取田兴武反正。”

“我同时派耿马土司罕裕清配合我们兵进耿马。派罗绍文、李文焕支队分别进攻班洪、猛定。再命令吕国铭部直攻车里，形成反攻大陆的强大攻势。”

“太好啦！我们不久就可以攻到昆明啦！”

“不要高兴得太早，你与共军打过很多仗，深知共军的厉害。

共军不同于缅军，一定要谨慎！”

“我没有感到共军有什么神奇的地方，沧源的一个连不是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败退了吗？”

“打仗要看大局，局部说明不了什么。我最担心的是，当我们逐步深入的时候，共军主力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背后，封锁了我们退往缅甸的后路，那我们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有那么严重吗？”

“打仗，什么情况都得想到。不然，你就会因突然的变化陷入困境。”

“那你说怎么办？”

“我同意各路向北推进，但是，要求部队稳扎稳打，不可贸然孤军深入。另外，向边境各山寨和交通要道增派暗哨，随时报告各处动态，防止共军主力突然出现。”

“好，我立刻布置。”

第二天，反攻大陆的各路人马开始北进。

5月28日，另一路由吕国铭率领的两千余名残军从缅甸的板桑过境，攻下勐阿，并一路攻下孟连。到了6月6日，他们又分别占领腊福、孟马。为了与李国辉的残军相配合，吕国铭命游击大队长吴运暖带领四百余人西进。吕国铭一路上没有遇到解放军主力的阻击，只是与地方民兵和人民解放军小股部队发生过时间很短的激战。进展十分顺利。

李国辉命令二营葛家壁攻打岩帅，威逼田兴武反正。

岩帅镇是佤族的中心山寨，田兴武就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佤王”，他与他的家眷都住在这里。他手下共有三千多民兵武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武装。李国辉要战胜他，恐怕也不那么容易。

田兴武一直表示要“反正”，可是为什么还要与他们对抗呢？原因很简单，田兴武身为中共沧源县县长、县大队长，他对云南一带的解放军主力的情况十分了解。在国民党残军还没进入云南时，

他已经得到通知，说残军近日反攻云南，要他配合驻沧源的一个连的人民解放军完成任务，配合主力，全歼残军。而且，他还知道，这次解放军一共出动一个军的兵力，总指挥部在保山。当残军攻打沧源时，田兴武犹豫不决，只有硬着头皮与残军对峙。后来驻沧源的那个连突然去向不明，解放军主力一直又没有消息，田兴武心中十分害怕。他知道共产党对他已经产生了怀疑，他感到进退两难。投靠残军吧，又怕残军反攻大陆失败；不投靠吧，又怕残军反攻大陆成功。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残军开始攻击他的老巢岩帅，他又不得不拼命抵抗。

二营葛家壁进入离岩帅不远的糯良佤山寨，这个山寨是岩帅前沿。当残军进入糯良山寨时，当地的老百姓能逃的都逃到了岩帅，不能逃的也都关门闭户，根本不与残军照面。残军不但一丝消息都得不到，而且，什么东西也无法买到。相反，当地山民随时随地将残军的消息传递给田兴武，使得残军非常被动。

葛家壁命令封锁山寨，对企图越过封锁线的山民，一律格杀勿论。

田兴武调集上千人马，向残军发起猛烈进攻，企图将残军赶出糯良。田兴武手下的佤族民兵个个英勇善战，逼迫残军步步后退。残军在糯良山寨前构筑工事，死守阵地，两军打得天昏地暗。残军伤亡很大，民兵也有很大伤亡。但是，残军毕竟兵力不多，被田兴武的民兵杀得有些吃不住，葛家壁只好向团部呼救。兼任团长的副师长张复生立刻派出一营、二营紧急增援，这才使得战局有所改变。田兴武的民兵大队退回岩帅。

葛家壁恼羞成怒，发誓要对岩帅实行“三光政策”，杀绝田兴武手下的民兵。可是，李国辉不准，依然坚持劝说田兴武“反正”。

劝说田兴武“反正”的依然是丁世功。

丁世功奉命去岩帅劝降田兴武，他手举一面白旗，走向田兴武的前沿阵地。

“别开枪，别开枪，我是田大队长的好友丁世功——”丁世功

一面大喊着，一边摆着手中的白旗向田兴武的前沿阵地走去。

丁世功被带到田兴武的大队部。田兴武没有往日朋友见面时的那种客气，他铁青着脸对丁世功道：“我看你活得不耐烦啦！”

“为了党国的利益，为了反共大业，死又何惧？”丁世功道。

“那好！老子就成全你！”田兴武掏出了手枪，顶上了火，把枪指着丁世功道：“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的机会，请转过身子，滚出这里，否则我就开枪啦！”

“田兴武，你以为把我打死就算完事啦？我可以告诉你，就凭我们现在的实力，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完全可以歼灭你们这些民兵队伍。可是，我们谁都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

“你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很快就会来到这里，将随时随地出现在你们面前。”

“解放军主力？在哪儿？我们已经进入云南快二十天啦，他们如今在哪里？老田啊，你聪明一世却糊涂一时，如今共军主力全部集中到朝鲜战场上去了。美国人即将灭掉共军全部兵力，越过鸭绿江，就快要打到北平啦，他们还能管得了你？再说，台湾正在美国舰队的配合下在福建一带登陆，共产党就要完蛋了，你却执迷不悟……”

“别说啦，再多说一句，老子真要开枪啦！”

“有种你就把我打死在这里！”

“你以为我不敢？”

“那你就打呀！”

“叭叭——”田兴武举枪向丁世功头上开了两枪，子弹紧靠丁世功的头发窜过去。丁世功被这两枪吓呆了，两脚抖了两下，还好，没有吓趴下。

田兴武收起手枪，对丁世功道：“好吧，进里屋谈。”

6月2日，田兴武终于在丁世功的劝说下归顺了国民党残军。李弥十分高兴，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他的人

马已经扩大到五千余人，如此下去，兵多将广，还愁打不到北平？只要这次反攻大陆成功，国防部长一职非他莫属了。李弥暗暗打着如意算盘。

田兴武带了很多礼物去雍和见李弥，李弥一高兴，又封田兴武为沧源县县长，并任命他为“云南反共救国军”第五支队队长。

残军步步得胜，全军上下无不欢欣鼓舞。6月5日，李弥命令进军双江。攻打双江的残军为田兴武的第五支队三千余人，并有双江原国民党县长彭启栋的二百人县大队配合。

谁知，他们还没有到达双江城，就中了双江民兵大队的埋伏，田兴武损失上百人。那位劝田兴武“反正”的说客丁世功也中弹身亡。双江民兵大队打了田兴武的埋伏之后，立刻没有了踪影。

当田兴武攻击双江城时，又遭到驻双江的人民解放军一个营的阻击，双方激战两个多小时之后，人民解放军神秘失踪。田兴武攻下双江之后，因为不明人民解放军的去向，不敢久留双江，立刻撤出城外，只留下彭启栋与他的县大队守城。

接着，残军政工大队在大队长修子政的率领下也攻下中共澜沧县委所在地莫乃。至此，西路残军已攻下云南边境的沧源、耿马、双江、澜沧四个县。在东线，吕国铭部攻下了孟连、孟马、腊福等地。

就在此时，南方雨林地方疟疾在残军兵营中蔓延开来，空投的军用品只有少量的疟疾药，而又不那么管用。要想消除这种病，只有冒险去内地思茅购买疟疾特效药。要想越过中共地盘进入思茅购药，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为了减少部队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他们又不得不去冒险。

陆光云是残军新任情报处副处长，他自告奋勇承担这项任务。当然，李弥成全了他。

陆光云带了两位手下，他化装成商人模样，两位手下自然化装成家人，一路去了思茅。别说，陆光云还真幸运，一路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他们来到思茅，走进当地的医药公司，药也买了，票也开

了，当陆光云把“人民币”付给售货员时，售货员立刻认出“人民币”是假的。这些“人民币”不是可以乱真吗？为何一个小小的售货员就能认出来呢？原来，假“人民币”在云南一上市，立刻就被银行发现，银行立刻上报昆明银行，昆明银行便向云南军事委员会汇报。云南军事委员会确认这些“人民币”是从台湾空投过来的，于是，军事委员会立刻向各地布置，让所有接触钱的会计、售货员等集训，让他们辨别假“人民币”的特点。真人民币与假“人民币”之间，虽然很难认出，但是，只要两张票子一对比，便能很快认出来。售货员认出假“人民币”之后，立刻与当地公安部门联系，陆光云等三人很快成了阶下囚。没几天，三人在思茅被公开处决。

残军步步深入，已经慢慢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四军为他们布下的“口袋”之中，6月28日，十四军军长李成芳在保山下达了收紧口袋的命令。

十四军三个师从各埋伏点出来，不但堵住了残军的后路，而且，从北向南与当地驻军一起夹击残军。各县民兵大队也趁势攻了上来。战局大变，残军丢盔弃甲一路南逃。

李弥住在雍和，离缅甸边界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他一接到各处的报告，便知不妙，立刻撤回缅甸孟茅，并命令部队火速后撤。可是，李弥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挽回败局了。所有的部队全被人民解放军紧紧围住，无法脱身。

李弥坐阵孟茅，接二连三的失守报告使得他大伤脑筋。“7月1日，猛宇失守”，“7月2日双江失守”，“澜沧失守”，“7月3日耿马失守”，接着又有吕国铭电告李弥“东战区失利，孟连失守。我军在孟连以西被共军包围！”李弥只好电令各地，“不惜一切代价撤回缅甸！”命令好下，执行起来就由不得他了。

李国辉部被人民解放军赶羊般地赶到岩帅、沧源一带。按道理说，人民解放军要想一口吃掉这些残军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时，被包围的残军已经死伤过半，连同田兴武及各地方少数民族的民兵支队，李国辉手下也只有四千人不到了。要知道，人民解放军

投入的部队足有一万二千人，加上地方驻军和各县民兵大队，恐怕超过二万五千人。可是，残军怎么能再次逃脱？因为人民解放军对他们围而不攻，是想用政治攻势劝说残军投降，一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二是不想滥杀无辜。

于是，人民解放军在各处向残军喊话：

“弟兄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投降吧！你们已经没有后路啦！”

“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国军官兵们，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投降，可以官复原职！”

“阵前起义，立功有赏！”

“你们的家人在家等你们呢！”

“国民党已经完蛋了，你们为谁卖命？”

“我原是二十六军的一位排长，现在都当副连长啦！快过来吧！”

“……”

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攻势非常有效，在包围沧源、岩帅两天的政治攻势中，有五百多名残军官兵投奔人民解放军。

7月5日下午两点半钟左右，人民解放军给残军投降的最后期限到了，被围在岩帅的葛家壁和田兴武命令拼死突围。可是，满山遍野的人民解放军里三层外三层地紧紧围住他们，使他们无法冲出包围圈。他们一直与人民解放军打到半夜，依旧没有突出重围。

谁知，天不绝这支残军，就在那天夜间，云南南方边境地区突然出现了百年罕见的大雾天气。那雾大得使人难以用语言描绘。白茫茫的大雾轻柔如纱，紧贴地面飘游堆积，在长达二百余公里的边境线上，从东到西，无论哪个山谷岩角，处处布满浓雾，对面三步远，谁也看不到谁。

被困在沧源的李国辉一见大雾，立刻高兴起来，他马上电告各部利用大雾掩护向缅甸撤退。

人民解放军在这场大雾中失去了攻击的目标，陷入了被动局

面。地方民兵的穿戴与残军差不多，特别是残军中的各个少数民族支队更是当地化，解放军怕伤了自己的同志，只能等看清楚再开枪。可是，残军辨认人民解放军很容易，一眼便能看出。于是，在这场雾天大战中，没有激烈的枪声，更没有隆隆的大炮声，只有稀稀拉拉的枪声，如同节日期间吉时过后的鞭炮，时急时缓，时长时短，断断续续，一点规律都没有。在这场大雾战中，人民解放军的伤亡最大。残军不同，他们只要看着不对，管他是谁，先给他一枪再说。在这场混战中，残军趁势突出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一部分退回缅甸。但是，在这场大雾中，残军也损失惨重，多数在撤退中被人解放军击毙，也有掉进山谷中丧生的，还有部分人迷失方向摸到解放军后方，等第二天大雾散去，一个个乖乖被俘。

残军撤到缅甸，在孟茅集结，李弥一清点，只剩下一千二百余人，加上各支队满打满算的一千四百余人，总兵力只有二千六百余人。李弥叹了一口气道：“这真是鸡蛋碰石头，这也是我一生军事生涯中做的最蠢的一件事。”到了这时，李弥的头脑才清醒，“反攻大陆”只能喊，万不可去做。

既然反攻大陆只能喊，不能做，那么这些残军今后怎么办呢？李弥躺在竹楼上，陷入苦苦的沉思之中。

李弥想，残军今后再也不能去傻乎乎地反攻大陆了，怎么办？回台湾？台湾不是他呆的地方，他心里十分清楚。台湾不想去，大陆去不了。那么，只有在缅甸呆下去了。李国辉与老缅军实干过，老缅军不是残军的对手。倒不如继续在这里高喊反攻大陆，以反共为名，骗老蒋、老美，让他们继续提供武器弹药和钱，有了钱和武器，就可以在这里招兵买马，扩充队伍。老缅要问，还是那句话：“准备反攻大陆。”等部队扩大到一万、两万或三万、十万，就可以一口吃掉老缅，老缅总统的宝座就是我李弥的了，到时候还可以与老蒋平起平坐，我也可以好好过过总统瘾。这年头有什么理可讲，当年日本打中国不也是如此吗？李弥的异想天开虽然没有实现，但

他的另一个愿望实现了，那就是要利用地方资源，控制金三角鸦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鸦片军阀。

李弥一夜之间，规划出他在金三角的宏图。他决定召开军事会议，要逐步实现他的计划。但是，天机决不能泄露。

军事会议召开了，参加这次孟茅会议的有残军二十六军军长吕国铭、副军长叶植南、一九三师师长李国辉、九十三师师长彭程、傣族大土司刀栋材，还有地方自卫队和各支队队长李文焕、田兴武、罗绍文、张国栋、蒙宝业等二十余人。

虽然反攻大陆失败了，但是李弥的开场白依然慷慨激昂、唾沫四溅。

“各位：在这次反攻大陆的戏剧般的战斗中，我想，各位该明白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国民政府被赶到台湾去是不奇怪的。那么，我们这次的失败更是不足为奇。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不是我无能，也不是你们无能，更不是咱们的部下无能。那是因为中共军队的确强大，我们与他们斗，那是鸡蛋往巨石上撞，后果当然谁都清楚。可是当时我们却很糊涂，其中有我，也有诸位。看来，反攻大陆只能摇旗呐喊，决不能再有实际行动。但是，咱们不可外传，否则，否则……我不想说出来，但是想必大家也能猜出我想说什么。我们不想再与谁打了，你们在金三角这个地方住了很长时间了，对金三角这个地方比我知道得更多。金三角是块宝地，山高林密，资源丰富。不然，英国人为什么大老远地跑到这里，非要这个地方，硬逼着清政府割让了这里的四县呢，正因为这个原因才使我想起金三角最著名的特产——鸦片。谁都知道鸦片是毒品，毒品就是毒品，谁也无法把它变成香槟。但是，对我们来说那可是金条、美钞，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坐在金条上，都躺在美钞中睡觉！我们还没命地去反攻大陆，去丢性命，你们不觉得太傻了吗？所以，昨夜我一夜没有睡，我想了很多很多，一个人来这一世不容易，干什么这么辛苦？这么傻？咱们打不过中共，还打不过老缅吗？在这个到处都是黄金的地方，我们去哪儿？有哪个地方比得了这个地

方？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这块黄金宝地，为什么不长期驻扎下来？这里有吃不完用不尽的财富。因此，我想咱们哪里也不去啦，金三角就是咱们的家。”

众人听得出神，李弥说完之后，愣了半天，才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只是我的一种设想，不是命令。请大家都谈谈各人的想法。”李弥道。

“我赞成总指挥的想法。”吕国铭首先发言。“诸位，你们可以向南看看，金三角的山里山外全是盛开的罂粟花，每年有多少成熟的鸦片！我们生活在这块宝地上，还愁饿肚皮吗？”

“我们可以继续高喊反攻大陆的口号，向美国鬼子要钱、要枪、要子弹。并且，我们也毫不客气地向台湾要钱、要枪、要子弹，用来装备我们的队伍，只要有人有枪，金三角就是咱们的天下！”田兴武大声说道。

“这里的土地本来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咱们要过来，今后，这就是第二个台湾。谁敢来，咱们就跟他干！”罗绍文也说道。

就这样，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都支持李弥的意见，只有李国辉低头不语。李国辉不发言有他的道理，因为他现在正做着鸦片生意，在金三角，就数他的生意做得大。如果李弥要公开控制金三角的鸦片，那么，他还能不能继续公开做？或者说，李弥会不会把他的“世纪商业公司”收为总指挥部所有？李国辉只顾想他的鸦片生意，没有去想发什么言。

“李国辉师长，你有什么看法？”李弥见李国辉低着头一言未发，就点名直接发问。

李国辉心里一惊，急忙道：“我赞成总指挥的意见。”

“你就没有新的想法吗？”李弥问。

“我……我认为咱们应该有一个系统的长远规划，当然，这个规划是专报台湾的。比如说，我们要在这里设一个反共基地问题，要有一个整体构想，使得台湾能够认可，只有得到台湾的支持，我

们才能在这里发展壮大。只能等我们在各方面都强大起来，才能具有独立性。”李国辉道。

“有道理。我们是应该给台湾一个满意的可行报告。”李弥拍手道。

从这时起，李弥并吞缅甸的“宏图大业”开始实施，各部按他分配的区域分头推进。美国、台湾的反共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缅甸东北地区的残军手中。一捆捆美钞也到了残军总部。美国从1951年3月起，每月给残军十万铢泰币，到9月份改为十万美金，并又增加了给残军家属的救济金每月两万美元的专项款。

从大陆解放之后，跑到各处藏身的国民党军队的败将们，也都看好了金三角这块宝地，纷纷投奔金三角。其中有位最值得提到的就是段希文将军。因为段希文在残军后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段希文，又名段经，1912年出生在云南宜良县大渡口村，1928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第十九期步兵科，毕业后，曾在滇军任排、副连长等职。1938年调鲁道源部任五十八军新十一师一团二营营长，1942年提为中校副团长，1944年任上校团长，1946年升为十二师少将副师长，1948年晋升为少将师长。到了大陆解放前夕，身为二〇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的段希文，被人民解放军追杀到广西全军覆没，他化装成士兵被俘，被俘后，他又逃脱去了香港。在李弥反攻大陆失败一个月后蹿入金三角。他到金三角之后，便与刀栋梁会合。由于段希文娶了刀栋梁的侄女为妻，深得刀栋梁信任，刀栋梁便退居“二线”，让段希文主持他的“反共支队”。

李弥收罗所有进入金三角的残兵败将之后，又开始拉拢金三角各民族自卫武装，扩大他在金三角的势力和地盘。并且，他还在他的统治区开办中文学校及反共训练班。接着，李弥又成立了“反共抗俄大学”，他自任校长，并任命李则芬任副校长兼教育长。

在各村寨办中文小学，是残军打算长期住下去的一个战略步骤，他们从山区少数民族中选拔体质较好的男娃娃入学，一切免费，全是军事化教育。等到这些娃娃长到一定的年龄，就被推荐到

“反共抗俄大学”进一步深化反共训练，用来补充他的下级指挥官。“反共训练班”选拔山区青少年，经过二至三年的训练之后，便可以进入残军部队。可见，李弥还是一位很有“远见”的军事家。

1952年2月，台湾当局为了加强金三角反共实力，又从台湾空投七百余名军官和特工人员来到缅北，使金三角残军的军事素质得到迅速提高。

1953年春天，残军按照李弥的“宏图”，已经迅速发展到一万八千七百余人，李弥的部队由原来不足三千人的一个军建制，发展到四个军区、三个师、十二个纵队。占领金三角地带东西长约六百多公里，南北长约三百公里，并还在不断向缅甸中部发展。

李弥任残军总司令，柳元麟被李弥召回金三角任副总司令。这是李弥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对外公开宣布，他已拥有“三万雄师”。其实，加上当地少数民族武装的联合部队，最多只有二万四千余众，这就是名噪一时的鸦片军阀队伍。

李国辉的“世纪商业公司”早被李弥收为残军所有，改名为“金三角贸易公司”。“金三角贸易公司”控制了整个金三角的鸦片种植地，并垄断了金三角鸦片市场。通过这个公司，每年都有大量的金条和美钞流入残军的军需银库。

为了进一步控制金三角地区，李弥又施行了系统的管理金三角鸦片的措施。总司令部下设商业贸易部，李弥兼任贸易部长。贸易部下设两个处，一个叫鸦片管理处，一个叫商业管理处。鸦片管理处管理着各个地区的鸦片管理站，每个管理站一般情况下能管十到二十几个村寨，每个村寨都有一名专职人员负责管理鸦片。所谓管理鸦片是指管理鸦片收割之后的贸易事宜。一般的情况下，这些鸦片都由管理人员负责收购。收购来的鸦片集中起来，送到区管理站集中，又由鸦片管理处派出运输队伍从各个管理站运往大其力的口岸仓库。最后，由美塞的“金三角贸易公司”根据客商要求的送货地点，把这些鸦片分批送交到毒品客商手中。可以说，残军对鸦片

的管理十分严格。

除此之外，残军还在其统治区收税，对于他们管辖区的各个山寨的任何生意，都必须按规定缴纳经营税。对于通过他们地区的马帮贩运队伍和带货生意人，统统采取抽税制，也叫过关税。

残军总部还采取了对内地各种日用品的控制，食盐、布匹、各种百货等商品，不准私人长途贩运，一律由残军商业处统一调配给各处私人经销点。

残军不再是暂住这里了，而是把这里逐步改造成台湾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李弥在一步一步实现着他的计划。但是，李弥却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金三角的主权国是缅甸。在他眼里，缅甸政府是个脓包，打下缅甸，坐个缅甸王，他李弥不费吹灰之力。可是，他想错了。

第十六回

收复国土缅兵大围剿 保住地盘残军死拼杀

残军在缅甸的国土上驻扎着不走，又不断扩大地盘，使得缅甸政府十分难堪。用好言劝说，残军不理睬，动武，又打不过。任其下去，更多国土将被残军占领。再说，国内谴责政府的呼声也越来越大。缅甸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命令驻孟研缅甸政府军司令郑重照会残军，提出四点态度强硬的限制：（一）残军必须在十天之内撤出孟布，归还缅军；（二）残军来孟研购物，必须穿便装，严禁穿军服、带武器进入孟研镇；（三）残军越过公路必须在夜间，白日不许出现在公路上；（四）残军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扩大地盘。

李弥接到缅军四点照会后，立刻召集手下将领开了一个会议。他在会上道：“……现在，缅军照会我部，提出四点意见……”接着，他宣读了四点限制的内容。又道：“孟布是缅甸北部的天然粮仓，这里盛产大米，如果我们放弃孟布，就等于自断粮源。因此，孟布决不能让给缅军。其他三条我们可以暂时答复。”

散会之后，李将上述意见回复缅军。

为了遏制残军在缅甸国土上肆无忌惮的军事行动，缅军不得已又对残军采取军事行动。

鉴于上次围剿残军惨败的教训，他们明白缅甸政府军不是残军的对手，于是，国防部制定了一个一举全歼残军的作战计划。到了1953年2月初，这个作战计划得到全面落实。2月12日，剿匪总指挥季山昂将军在东枝召开军事会议，到会的有参谋长关浓因；团长波沙拉、突莫、班塔克，并有克钦族民族军总首领萨拉功；国际兵团印度纵队司令甘拉德将军等人。

季山昂在会上道：“各位，我们缅甸人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我们也从不侵占别国一寸土地，可是，我们也决不允许别国军队侵占我国的领土。如果别国军队在我国领土上胡作非为，我们作为国防军却不闻不问，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因此，我们必须同仇敌忾，一鼓作气把入侵者赶出我们的国土！”

全场一阵掌声。

“国民党残军自进入我国国土之后，在短短的三年内，从一支仅有千余人的残军发展到现在的两万余人的武装部队。而且，还建立了四个军区、三个师、十二个纵队。到此时，已经占领了缅北长六百多公里，宽达二百八十余公里的土地，比台湾还大出两三倍。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正在迅速向缅中扩展，眼看就要并吞缅甸，如果我们再坐视不管，缅甸就会沦为台湾的殖民地，我们缅甸就会亡国。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驱除这股国民党残军。为了战胜他们，我们求助国际兵团，国际兵团向我国派出四千余名有作战经验的印度纵队，前来协助我们作战。这位便是印度纵队司令甘拉德将军！”季山昂说着，向在座的众人介绍甘拉德。甘拉德少将起身，行了个军礼，众人鼓掌。

“我们这次军事行动，还调来了八千余名善于丛林作战的克钦族民族军。克钦族民族军是一支受过严格丛林作战和山地作战训练的地方武装部队，该军素有‘山老虎’之称，善于在山丘和原始丛林作战，二战期间，日军入侵缅甸，吃尽了克钦族地方武装的苦头，使得日本侵略军一听到克钦族都个个胆战心惊。这次军事行动，克钦族民族军是我们的先锋军，也是主力军。请看，这位便是

我们克钦族的大英雄萨拉功大首领！”季山昂说着，又向众人介绍萨拉功。萨拉功在一片掌声中起身，给众人行了一个十分不规范的缅甸军礼。

“我十分自信，这次军事行动，有我们国防军的全力作战，有克钦族地方武装部队的参战，又有国际兵团印度纵队的协助，我军必胜无疑！下面由参谋长关浓因宣布作战方案。”季山昂说完，在掌声中坐下，参谋长关浓因走向前台。此时，墙上的红布拉开，出现一幅巨大的地图。关浓因拿起放在一旁的一个两米多长的指挥棒，很有军事指挥官风度地对众人道：“各位，我们这次军事行动是经过周密研究制定的，又得到了总参谋部的批准。我想，这个作战方案是一个十分完整的作战方案，也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军事行动方案。可以这么说，只要各部能按这个方案完成各自的任务，我们一定能够击败国民党残军。请看，目前残军总部就在这个位置，这里便是孟布。也就是说，国民党残军都集中在萨尔温江以东，他们凭借萨尔温江天险与我们对抗。要想消灭他们，就必须渡过萨尔温江，大军直驱残军盘踞地。这次军事行动，我军从三处渡江，第一路军是由我军二八六团配合克钦族地方部队，由木迈逼近萨尔温江的江口，渡过萨尔温江攻下江品，向孟撒推进。第二路军由金坎强渡萨尔温江。从这里进攻的部队由二八八团和印度纵队担任。你们的任务是渡过江之后直驱孟布，配合第三路军，完成南北夹击残军总部的任务。第三路军由二八七团和教导团担任。你们从缅北康朗地带渡江，抢占勐农，直取孟布。但是，请各部注意，第一、二路军攻势要猛，狠狠地打，让残军无法支撑，逼迫驻孟布的残军总指挥部急速增援江口。第三路军进入康朗地带不要急于渡江，等到残军的增援部队到达江口之后，总部会命令你们火速渡江攻克孟布残军总部，到时候，残军总部空虚，李弥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挽回失败的局面。”参谋长关浓因讲完，得意地微笑了一下。

“请问，我们这次作战胜利的把握性有多大？”印度纵队司令官甘拉德少将问。

“可以说百分之百。”关浓因道。

“那，我就放心啦！”甘拉德说。

“我还可以告诉诸位，我们除了在这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之外，同时，我们政府还采取了一项外交手段，那就是政府已经向联合国控告蒋介石军队非法入侵我国领土，相信世界各国会同声谴责台湾当局侵犯缅甸主权的野蛮行径。”季山昂道。

“希望各部奋勇作战，团结一致完成这次军事行动！”关浓因道。

“我命令：3月1日早晨6时正式行动！”季山昂道。

“是！”众人起身道。

名噪一时的1953年3月萨尔温江大战拉开了序幕。

缅甸的军事行动十分秘密，李弥虽然有所防范，却没有想到缅甸这次进攻如此猛烈，规模如此之大。他们基本上没有意识到这次危险，依然是风平浪静，与往日一样，各地驻军都在过着太平日子。

3月1日拂晓，缅甸二八六团与克钦族地方武装一万余人，在团长班塔克和克钦族首领萨拉功的指挥下，以闪电般的速度渡过萨尔温江，向江口残军守军发起猛烈进攻。

守卫江口的残军只有一个营的兵力，总人数不足五百人，营长邹浩修虽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指挥官，但面临着多出他们二十倍的强敌，他心中不由得毛骨悚然。他知道，此时残军就凭他手下五百将士想战胜上万强敌，那可是以卵击石。但是，他更明白，一旦江口失守，缅甸即可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会占领缅甸南要塞大其力，切断残军退入泰国的后路。残军将被缅甸重重包围，然后再一口口吃掉。要想挽救残军，就必须拼命将缅甸堵在江口，不能让缅甸向前推进一步。

邹浩修一面下令众将士顽强抵抗，一面向总部发报，请求总部紧急增援江口。按理说，缅甸要拿下江口不是很费劲的事，只要缅甸

军向残军猛打猛攻，只须十几个小时，残军一营邹浩修部就会全军覆没。可是，缅甸军第一路军攻打江口的第一任务不是立刻消灭江口残军，而是吸引残军总部增援江口，削弱孟布残军总部兵力，给第三路军创造一举消灭残军总部的条件，使得残军首尾难顾。因此，第一路军攻打江口只是佯攻，他们是等残军援军赶到再向江口发起总攻。其实，这是缅甸军作战方案上的一个最大错误。如果第一路军火速攻下江口，消灭掉残军一营，占领大其力，封锁残军退往泰国的后路，再由南向北配合另两路军南北夹击残军，其后果将会是另一种样子。

此时，残军总部十分空虚，总指挥李国辉正在泰国的美塞向李弥汇报工作。总指挥部只有副总指挥杜显信将军和邓克保。杜显信接到江口邹浩修发来的电报吓得面如土色，他立刻向李弥发报，要求李国辉火速返回孟布，并请示李弥。李弥接到电报，知道情况十分严重，一面电令杜显信火速增援江口，一面命令李国辉立刻返回孟布指挥部队迎战缅甸军。

杜显信接到命令，即刻命令邓克保组织人马救援江口，可是，此时的残军驻军分散，大部队都在各山区催粮和征收鸦片，一时很难调出，各纵队都是地方武装，不但分散，且完全是乌合之众，根本不能打仗。到了关键时刻，能冲锋陷阵的人只有李国辉部。邓克保在总部东拼西凑，只凑了两个连的兵力，人数近二百名，杜显信命令邓克保日夜兼程急行军救援江口。从孟布到江口近八百里山路，再快，也需三天三夜时间。

邓克保领命，玩命地直奔江口。此次急行军异常艰难，白日，太阳把森林烤得滚烫，地上的蒸气直向上冒，那种高达近四十度的上烤下蒸，闷得令人窒息。二百多名残军官兵热得个个浑身似被一层黏糊糊的稠浆裹住。由于出汗过量，使人又感到口渴难忍，满口干涩发苦，舌头根紧贴上腭，像被胶水粘住，喉咙里能喷出火来。可是一到夜间，森林中的温度又急速下降到三、四度，一阵阵冷风刺骨。古老的金三角山林，道路十分难走，有时候，山路又陡又

窄，无论向上或向下走，只能靠抓住一个个树干向前摸，特别是夜间，森林里黑如锅底，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一个不小心跌下去，恐怕连骨头也被摔碎。但是，众人谁都不愿停下来歇一下，谁都知道如果江口失守的严重后果。因此，他们个个咬紧牙关，拼命赶往江口。

江口的邹浩修带领着他的部下已经与缅军拼杀了三天三夜，仗打得十分残酷。虽然伤亡上百人，但残军战斗力依然很强。到了3月3日夜間，江口前沿阵地两军开始了一场十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从11时起，缅军二八六团团长突莫少将集中几门一〇五榴弹炮，对残军前沿阵地猛轰猛炸三个来小时。残军前沿阵地上两个连的兵力被缅军炸得躲在掩体里无法动弹，虽对残军未造成多大的伤亡，却把残军全部都埋入了掩体中，洞口被炸塌又被土石埋住，一连、三连共三百余名官兵被堵在洞里无法出来。4日凌晨两点多钟，缅军停止了炮击，团长突莫少将命令克钦族地方武装对残军前沿发起攻击。气势凶猛的克钦族士兵闪电般地冲上残军前沿阵地，可是，他们却意外地发现残军阵地空无一人。克钦族首领萨拉功以为残军被激烈的炮火打垮了而丢下前沿阵地退到江口镇上去了，所以，他一挥手，便向江口镇冲去。缅军二八六团团长也误信了萨拉功的报告，也带领将士越过残军阵地向江口镇冲去。

残军营长邹浩修带领着二连百十余人在江口的第二道防线上，他一见缅军如同潮水一般突破前沿阵地向他们冲来，吓得脸都白了。站在他一旁的二连长徐雄对他大叫道：“营长！一连、三连全完啦？！”

“叫有个屁用！快！拼死顶住！”

“是！”二连长徐雄立刻跑走，命令他的部下向缅军开火。

“他娘的，救兵再不到，我邹浩修就要战死在这里了！”邹浩修说着，便指挥着众人与缅军拼杀在一起。

此时，枪声大作，两方都以最强的火力对峙。缅军只是用最猛的火力射击，却不向残军发起冲锋。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残军援军

到达。

再说，被分别埋入各掩体的一连、三连残军，在炮火停止之后，都在拼命地搬、挖堵住洞口的石块、山上。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之后，才有部分残军爬出掩体。一连长彭少安带着三排三十几个人首批钻出来，他这才发现他们已经在缅甸军的屁股后面。彭少安二话没说，便带着手下从缅甸军屁股后面打了起来。本来，缅甸军二八六团团长突莫把克钦族士兵赶到战场最前面，让他们与守卫在江口镇的残军拼杀，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突然残军会从他屁股后面打来，他只得硬着头皮与彭少安接上了火。当突莫看清彭少安只有三十几个人时，又来了精神，于是，他对手下大吼道：“快！冲上去，把这几个匪徒灭掉！”可是，还没等手下向前冲时，彭少安身后又出现几百名残军。原来，残军在此时都从掩体中钻了出来。

邹浩修正面与克钦族地方武装拼死相搏，残军在众多如狼似虎的克钦族兵士面前，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邹浩修正在着急，突然发现面前的缅甸军大乱，缅甸军阵地背后，他手下一连、三连又奇迹般地出现了，并正向他面前的缅甸军发起猛攻。邹浩修高兴得将帽子从头上抓掉扔在地上，大吼道：“太好了，弟兄们，冲出去，给我狠狠地打他狗日的！”

于是，战局突然变化，缅甸军遭到残军两面夹击，开始节节向左右山林中退却。但是，缅甸军毕竟人多势众，残军想一举击败缅甸军还是一时不可能做到的事。

正在两军杀得天昏地暗之时，邓克保带领的二百人的救援队伍从缅甸军左侧进入阵地，他们二话没说，便从左侧向缅甸军打了过来。缅甸军二八六团团长突莫一见残军从三面向他进攻，弄不清怎么回事，怕中了残军的计，只得向缅甸军发出后撤的命令。

缅甸军暂时退走，江口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邓克保与邹浩修一见面，两人激动地紧紧拥抱着在一起，半晌说不出话来。

突莫接到总部命令：“残匪援军已到达江口，命令你部向江口

发起总攻，一举拿下江口！”突莫接到命令，立刻组织全军向江口合围。

霎时间，江口上空传来了缅军刺耳的军号声，同时，无数颗信号弹升空。上万名缅军和克钦族军士，开始向江口残军发起总攻。接着，枪炮声震得地动山摇。江口镇被浓浓的炮火吞噬。

邓克保命令邹浩修率部抵抗，他亲自向总部请示李国辉。此时，李国辉已经回到孟布，他接到邓克保的急电之后，电告邓克保：“缅军从三处渡过萨尔温江，兵力多达二万有余，总部正处在缅军两个团的攻击之中，你们的任务只有死守江口，决无其他选择。”

邓克保一见李国辉给他发来的电报，立刻明白残军当前的处境，眼前一战关系到残军的生死存亡。他只有咬紧牙关，准备与缅军拼个鱼死网破。

缅军的攻势十分猛烈，特别是一〇五榴弹炮，把残军阵地打得无法抬头，有不少人都被炮弹夺去性命。幸运的是，江口的工事修筑得非常坚固，又十分合理适用，一个个碉堡、掩体被一条条弯弯曲曲的战壕连接在一起，可以在各处发挥隐蔽和攻击的作用。可是，各条战壕通道却无法躲开炮弹的轰炸，无数炮弹已经把战壕一节节的炸平，使得残军个个都困入掩体。

“邓副官，这样轰下去，再坚固的堡垒也不行！”副营长刘山对邓克保道。

“你有什么办法？”邓克保反问。

“我想趁黑夜，带上几个人摸进缅军一〇五榴弹炮阵地，干掉他们的炮兵阵地。”

“然后用他们的炮打他们！”

“不错！”

“好，你立刻挑选会用炮的弟兄，我再给你选三十名精干的士兵与你同去。”

“太好啦！”刘山转身挑人去了。

邓克保从手下挑选三十名年轻力壮的士兵，刘山带来十八名会打炮的人，共四十九人，加上刘山的勤务兵，五十人的特别突击队成立了。

刘山率领着特别突击队冲出了掩体，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左侧的缅甸军。为了冲出缅甸军阵地，邓克保不但故意选择缅甸军二八六团阵地，而且，他还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掩护突击队冲出去。缅甸军不像克钦族士兵，战斗力十分薄弱，经残军一阵猛攻之后，便四处逃散。很快，刘山的特别突击队冲了出去，又很快消失在大森林的夜幕之中。

刘山用两只耳朵探索缅甸军发炮的方向，经过两个多小时，才从森林中绕道进入缅甸军炮兵阵地。缅甸军炮兵阵地有十二门炮，炮兵们正忙着开炮，根本没有想到残军会突然闯进来。刘山一伙五十人，如同闪电般地冲了上来，打炮的缅甸兵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稀里糊涂地上了西天。

刘山占领了缅甸军炮兵阵地，立刻命令炮手们向缅甸军阵地开炮，同时命令其他人进入阵地，保卫炮兵阵地。

“轰轰轰……”一发发不讲情面的炮弹落进了缅甸军阵地上。缅甸军阵地上没有残军那些坚固的堡垒和战壕，怎经得住这一发发炮弹的轰炸！一发炮弹落下便倒下一片，他们想找个掩体躲一下都无法找到。他们个个都处在炮弹轰炸之下，转眼间，缅甸军死伤无数。

邓克保在望远镜中看到战场局势突变，高兴得他对邹浩修又叫道：“好！刘山有种，成功啦！快，再向缅甸军发动一次冲锋，我就不信打不败他们！”

邹浩修领命，率领全营官兵，向缅甸军猛冲猛打。缅甸军再也支撑不住了，便四处逃散。

突莫少将一见炮兵阵地被残军夺去，并向他的阵地发炮，气得火冒三丈，他立刻命令二营火速夺回炮兵阵地。

四五百缅甸军冲上炮兵阵地，刘山凭借山势与缅甸军二八六团二营展开激战。打了两个来小时，缅甸军仍然无法夺回炮兵阵地，气得突

莫哇哇乱叫。他又命令克钦族一个大队上千人从左侧，缅军一营从右侧三面进攻。刘山只得把有限的三十来个人分为三组与缅军对抗。

邓克保从望远镜中看到刘山那边的情况不妙，立刻命令部队全力以赴向缅军攻击，解救刘山突击队。

缅军由于伤亡惨重，士气开始低落，此时又遭到两面攻击，同时，重炮又不停地朝他们打来，使得他们大量伤亡，突莫不得不放弃炮兵阵地，向萨尔温江江岸后撤。残军得胜，士气高昂，一鼓作气把缅军和克钦族士兵赶过萨尔温江。江口一战，历经五天五夜，残军以七百人的兵力打退缅军万人的进攻。

江口虽然保住，但是暂时的。很快，缅军的援军到达江口，这次，缅甸国防部又从东枝调来八十二师奋浓温部参战。3月6日中午10时左右，缅军两万余人如同蚂蚁般地再次渡过萨尔温江，向江口扑来。邓克保急忙向李国辉请示。李国辉立刻回电：“军情突变，放弃江口，命你率领江口全体官兵急速赶往牛头山，救援被印度纵队包围的李文焕部和段希文部。”邓克保二话没说，便向部队下达了李国辉的命令。部队立刻集中向牛头山进发。

从江口到牛头山，再快也需要一个半小时。俗话说，救兵如救火。但是，江口官兵已经有五天五夜没有休息过，连吃的都很困难了，他们一天还吃不上一顿饭。而且剩下不足五百人的将士中，伤病员占去上百人。但是，他们谁都没有叫苦，因为他们知道，此时是他们生死关头，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奋战才能活命。因此，他们个个玩命地奔向牛头山。

一个小时零四十分钟，他们终于到达牛头山山口，当邓克保与邹浩修从山口向下看时，他们被山下那种惨不忍睹的场面惊呆了。残军弟兄们与缅军和国际兵团印度纵队混在一起，正在进行着面对面肉搏大战。缅军倚仗人多，三对一，或四对一地与残军拼杀。残军官兵面对着凶猛的印度官兵顽强拼杀，一个个惨死在印度人的刺刀之下。邓克保脸都气白了。他对众人大喊道：“弟兄们！给我狠

狠地打！”

残军官兵不顾疲劳，冲了上去。一场生死搏斗在牛头山下展开了。邓克保和邹浩修命令远离开枪，近距离刺刀与枪同用，各自为战。残军突然又涌上五百来人，使得缅军手忙脚乱，很快，残军占了优势，杀退了缅军。

李文焕与段希文十分感激邓克保及时赶来救援。他们见面之后，又立刻重整队伍，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恶战。

总部李国辉电令邓克保，无论如何要守住牛头山阵地，所有官兵，一律听从邓克保统一指挥，配合总部全面击退缅军的进攻。

此时的残军总部孟布，也正遭到缅军第三路军二八七团和教导团的猛烈攻击，李国辉此时已经调动所有兵力近万人与缅军对峙。季山昂见一时达不到南北夹击残军总部的目的，又请求国防部紧急调来缅甸国防军五十五机械化师进军残军总部孟布，立刻，孟布便陷入缅军两万余人的攻击之下。李国辉临危不乱，他把整个部队有计划地调配使用，使得缅军虽人多却不能发挥大兵团作战的优势。机械师虽然装备优良，但面对金三角的重山峻岭，他们也一筹莫展。缅军发动多次进攻，却不能向前推进一步。

可是，牛头山却战况不妙。因为江口失守之后，缅军主力便一口气追到牛头山，与第二路会合，兵力多达二万五。而守卫牛头山的兵力，连李文焕和段希文的兵马加在一起还不足九百人。九百对二万五，可想而知，邓克保万般无奈，只得向李国辉发出救援电报。

李国辉无兵可派，但是又知道牛头山重要，万一牛头山失守，南路二万五缅军与第三路二万缅军就会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那么，残军必败无疑。李国辉在万般无奈之下，调出保安师和反共大学的学生们急扑牛头山救援邓克保，并命令副总指挥杜显信亲征牛头山。保安师师长甫景云和反共大学校长李则芬领命，立刻集合人马与杜将军出征。

邓克保与李文焕、段希文等九百将士在牛头山与缅军大部队奋战了三天三夜，缅军向他们发起二十多次轮番进攻，残军虽伤亡很大，却没让缅军占上风。缅军攻不下牛头山，又请求空军支援。三架苏式飞机盘旋在牛头山上空，一次又一次向残军投弹。幸运的是，残军阵地都在很陡的山坡上，使得落地炸弹很少命中目标。空军见这招不灵，又开始俯冲残军阵地，向残军扫射。

邓克保命令用九挺重机枪和十二挺轻机枪在牛头山的顶峰组成三道火力网，当飞机向残军俯冲时便立刻向缅军飞机开火，有一架躲闪不及被击中，屁股后面冒起了黑烟，飞机失控撞到山上炸成碎片，其余两架怕被击中，直线升空不见了踪影。高兴得残军将士一片欢呼。

缅军八十二师师长奋浓温十分恼火，他不相信二万多缅军就攻不下不足千人的残军阵地。于是，他命令部队成扇面形向残军发起人海攻击。

邓克保立刻调整部署，命令全军死守阵地。就在此时，杜显信带着保安师和反共学校四千多人马赶到这里。杜显信一见情况危急，立刻命令所有部队进入阵地投入作战。牛头山众弟兄一见援军到达，便个个精神鼓舞，士气高昂。

等到缅军距离残军阵地只有百十米的时候，杜显信大吼一声“打！”顿时枪声大作，缅军一见残军阵地人马突然多出几倍，以为牛头山来了残军主力，便急速后退。杜显信就势命令部队冲出阵地向缅军发起冲锋，勇猛无比的残军迅速跳出战壕，向缅军冲去。缅军做梦也不会想到残军会突然反击。残军闪电般的冲了过来，缅军在残军的强大攻势下急速后撤。一口气，残军把缅军打出数十里山路。此次，缅军伤亡二千余人。八十二师师长奋浓温退出牛头山之后，驻扎在离牛头山十来里之外的苗家寨，再也不敢轻易攻打牛头山了。

一连三天，缅军没什么动静，杜显信请示李国辉，李国辉电令杜显信死守牛头山。

杜显信沉不住气，便召集邓克保、甫景云、李文焕、段希文和邹浩修开了个军事会议。杜显信道：“目前，孟布战场打得十分激烈，咱们自从把缅军击败之后，他们便缩在苗家寨不动弹啦，大家都谈谈各自的看法，看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说几句，我看缅军是被我们打怕了，不敢再向我们发起进攻啦，咱们还是死守牛头山，只要缅军不越过牛头山，我看咱们就算完成了任务。”李文焕道。

“我有个想法，咱们不如偷袭苗家寨，一鼓作气把缅军杀他个人仰马翻，就势夺回江口。这样，我们不但可以粉碎缅军南北夹击我军总部的计划，而且，我们还可以大刹一下缅军的嚣张气焰，稳定咱们南部的军事要塞。”段希文道。

“段队长说得有理，现在老缅士气低落，是个好机会。”邓克保赞同道。

“让我们一营去完成这个任务！”邹浩修道。

“我看这样，要打，就得打得干净、漂亮，一鼓作气把老缅军赶过萨尔温江。我想让保安师甫景云部从敌军左侧，李文焕、段希文部配合一营从敌军右侧，我率反共学校和邓克保属下两个连从正面攻击。战斗先由正面攻击，等缅军全力与我正面部队抵抗时，左右两侧秘密接近敌军，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向敌群，杀他个措手不及！”杜显信道。

“好！”众人异口同声地道。

当天夜间，保安师与李文焕、段希文等悄悄出发向缅军驻地苗家寨左右摸去，杜显信命令李则芬和邓克保在明日六点前进入苗家寨北山口，准备狠狠地打击缅军一下。

黎明，温馨美丽的缅甸小镇苗家山寨上空朝霞满天，山峰浸染了一层金黄色。沉睡一夜的山寨鸡鸣四起，缕缕炊烟从各家竹楼升起，上空弥漫着轻纱般薄雾，山雀唱起了悦耳的晨歌，黄鹂在树丛中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谁能想到，这里即将发生一场残酷的恶战。

“叭叭叭”，三颗信号弹升空，接着，无数的炮弹无情地落入苗家山寨中的缅军军营之中，顿时，缅军军营和山寨竹楼火光四起，浓烟冲天，喊杀声、枪炮声、军号声响彻整个山谷。残军突然从苗家山寨北路冲杀过来。李则芬手下反共大学的一千多名学生，他们都是来自缅甸本地的少数民族，还有的是泰国、老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侨子女，他们最大的年龄二十二岁，从未参加过实战。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个个如同草原上的野马，精力特别旺盛，更不知道什么叫怕。冲锋号一响，他们如同潮水般地冲了上去。

缅军从未打过硬仗、恶仗，与残军打这么大的仗，也是缅甸国防军自成立以来首次遇到的最大战斗，八十二师师长奋浓温从未有打过大仗的历史纪录。因此，一见到残军来势凶猛，吓得乱了手脚，他在一片混乱中指挥部队抵抗。可是，还没等他冷静下来，左右侧杀声四起，枪声大作，奋浓温此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此时，参谋长向他大叫“快撤！”他吓得连帽子都没来得及戴，便由手下保护着向江口撤退。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缅军溃不成军，纷纷退出苗家山寨向江口拥去。杜显信怎能放弃这个大好机会，他命令部队穷追猛打，一口气把缅军杀到江口，又赶过萨尔温江。杜显信一鼓作气打败缅军，又收复了江口，他一面命令部队重新修筑江口工事，一面向李国辉报告。李国辉一听十分高兴，又电令杜显信，命令保安师急回孟布，增援总部击败缅军。

杜显信接到命令之后，让甫景云带领保安师返回孟布。

甫景云走后，杜显信与邓克保商议，为了确保残军安全，必须再给缅军一次沉重打击，让他们知道残军是不好惹的，以后永远不敢再犯残军。

邓克保考虑了一下道：“我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可是，咱们毕竟是占有缅甸的领土，不可多伤害缅军。”

“打仗就是打仗，战争本来就是十分残酷的，你不灭他，他就

灭你。”杜显信道。

“我是想，这印军实在是可恶，我们在缅甸，又没占领印度的领上，管他印度人屁事！可是他们却前来参战，真他娘的气人！”

“好！那么咱们集中兵力，专打印军，让他记住多管闲事是什么下场！”

“这个想法我早就有了，可是没有机会。”

“现在有机会了。我们用重兵攻击印军，我想，八十二师不会拼命相救的。”

“印度兵是缅甸政府请来打我们的，可是他们并没有起到缅甸政府希望的作用，缅军会很生气印度人不出力，咱们打他，老缅军不会心痛，反而为他们出口气。”

“有道理，我想，奋浓温在我们打印度人时，他最多向我们开上几枪，表明他们救援印度人了，好向政府交待。”

“但是，我们必须做奋浓温救援的打算。”

“这是对的。”

“我们这次攻击印军，一定要凶猛，全部消灭他们，让国际兵团以后不敢再派兵与我们作对！”

“有道理。”

为了打击印度纵队，杜显信集中了所有的部队，江口只留邓克保和一个连的兵力守卫。

3月13日夜，杜显信率领手下近二千余人，带上三支刚从总部送来的火箭筒，越过萨尔温江，从四面包围了印度纵队驻地。

印度纵队经过与残军几次激战，已死伤一千余人，兵营中能打仗的只有二千五百余人了。凌晨3时，杜显信便发起对印度兵营的进攻。总攻命令一发起，三支火箭筒猛喷火舌，一齐射向印度人的兵营，霎时间，印度兵营变成了一片火海，印度将士在梦中被这突然的攻击打得鬼哭狼嚎，有一半的人光着屁股跑出火海，连枪都没摸到。杜显信率领众将士冲了进去，一阵大杀特杀，杀得印军尸体满地。不少印度官兵跪在地上举手投降，可是残军早有命令，对印

度人采取“三光政策”，一律不留俘虏，见一个杀一个。残军将士个个痛恨印度人，他们端着枪横扫印度兵营。印度纵队司令甘拉德再也没有那种不可一世的将军风度了，他在几百名印度士兵的保护下，冲出残军的包围向西逃命。

奋浓温从梦中惊醒，这时手下来报，说印度兵营遭到残军偷袭，兵营已经一片火海。奋浓温听了冷笑了一声道：“打他个狗娘养的。”

这时，参谋长急匆匆进来，问他怎么办。奋浓温考虑一下向参谋长问道：“咱们周围有无异常？”

参谋长没讲话，只是摇摇头。

“要再多增派警卫！”奋浓温道。

“我已安排过啦！”参谋长道。

“打他们一下也好，也可为我出口恶气！”

“这样见死不救恐怕不好吧！上面……”

“怕什么，请他们来就是打仗的，他们不挨打还能再让我去挨打？”

“我看咱们还是派出一个营去，向天上放一阵枪，也好向上面交待。”

“那好吧，你去办。”

八十二师派出一个营向印军驻地摸去，谁知刚到山口，就被守候在那里的邹浩修截住。一阵枪声之后，八十二师这个“救援”营就又跑回营地了。

天亮之后，印军驻地枪声停止，杜显信率部已经退回江口。可是，印度纵队除了甘拉德少将率三百余名将士逃出之外，余者全部被残军消灭在营地。甘拉德不但损失掉三千七百人马，而且大丢面子。他带着三百来名幸存者连招呼都没打，便返回印度去了。

杜显信率部击败缅军，又一举歼灭掉国际兵团印度纵队，令缅军和缅甸政府非常惧怕。缅军士气开始低落，残军却越打士气越高。

李国辉接到杜显信发来的捷报，高兴得一个劲地叫好。他对手下道：“杜将军在南面打得这么漂亮，咱们也得打个漂亮仗。如果总部被缅甸三路军打败，我这个总指挥只好让给杜将军啦。”

第十七回

蒋委员长下令撤台湾 李总司令密谋留缅甸

为了战胜缅甸第三路军，李国辉决定主动出击，给缅甸军一个致命的打击。他采取了杜显信的办法，带领部队绕道进入缅甸后方，端他们的老巢。

李国辉让一个正规师守卫孟布，并命令他们在战斗打响之后，配合他从正面攻击缅甸军。他带领两个正规师和六个纵队的地方武装，兵分两路在入夜之后进入原始森林，向缅甸军后方进发。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在第二天拂晓，他们进入缅甸军后方。

缅甸军丝毫未发现残军的军事行动。缅甸军后方兵营与平日一样，没有什么防范，而且女人、孩子来来往往，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好像这里并未发生过战争。

诸位有所不知，外国军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不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百战百胜？就是因为有铁一般的军纪。在外国，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样的军纪，他们都比较松散。缅甸军也是一支军纪十分松散的军队。他们不但没有什么实战经验，而且，各部队有各部队的做法。当官的都是老爷官，当兵的也都是老爷兵。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兵营搬到哪里，老婆娃娃跟到哪里，女人小孩随时随地出入兵营。没有老婆的官兵，夜间不

是去赌就是去嫖，根本没什么军纪可言。

李国辉一发出攻击命令，二十几门无后坐力六〇炮一齐向缅甸军后方兵营开了火，顿时，缅甸军兵营各仓库和房屋着起了大火，火借风势直入高空，接着黑烟滚滚。残军的军号一响，杀声四起，枪声大作，众残军手持各种枪支冲进兵营。缅甸军后方部队根本无法抵抗，多数人在慌乱中寻找妻儿，还有的带着女人娃娃拼命逃跑。攻击半个小时后，才有部队抵抗残军。可是，很快又被残军击败而向西退走。

李国辉端了缅甸军第三路军的后方兵营，占领了缅甸军通向后方的各处要道，把缅甸军五十五机械化师和二八七团和教导团近二万兵马困在孟布以西的八十里处。第三路军剿匪总指挥、五十五机械师师长巴罗中将一看情况不妙，便命令部队拼命向萨尔温江突围。可是，那里都是高山峻岭，道路十分陡险，大部队无法冲锋，因为山道突围最多只能几十个人。残军在各山口都有重兵镇守，突围缅甸军只能是白白送死。巴罗中将与残军打了五天五夜，除了损兵二千之外，没有向前推进半步。眼见缅甸军各种军需用光，各部报告已经严重缺粮，各类弹药也所剩无几。

面对着残军的重围，巴罗召集参谋长和各团长等将领，研究如何突围。

巴罗中将在会上分析了当前战局如何对缅甸军不利之后，他又说：“我们目前虽被残军困住，但是，残军想吃掉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有二万有战斗力的国防军将士，并且，政府正在想办法救援。”

“如果我们在十天之内突围不出去，政府派的救援部队无法接近我们，我军将处于不打自灭的地步。”二八七团团长波沙拉少将道。

“我们现在已经严重缺粮，十天后恐怕全部饿死。”教导团团长道。

“那我们也不能投降残军吧？”五十五机械师一位团长生气

地说。

“我看咱们也可以与李国辉谈判，结束这场战争。”波沙拉说。

“这是投降主义！”

“这是我们缅甸军的耻辱！”

“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

“宁死也要与匪徒战到底！”

“我可不干，我家还有老有小！”

“……”

将领们争吵得十分激烈，一部分人坚持与残军拼杀到底，一部分人主张议和，两方争执不休。

“我有个建议。”参谋长道。

“好！咱们听听参谋长有什么办法。”巴罗道。

“我认为，咱们还是请示国防部，让他们立刻想办法来解救我们，另一方面我们还是组织人马突围。以前我们突围失败，是因为我们急于冲出残匪地区，选择最近地点渡江。可是，向西方撤军突围，那里道路恰恰又是山道，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而且又有残军重兵防范，当然对我军不利。如果我们选择向南路突围，我想会对我们有利。因为南路多是平川和丘陵，高山峻岭不多，有利于大兵团作战。再说，残匪重兵布在西路，南路兵力薄弱，是我们突出重围的最好方向。”参谋长道。

“不错，我们可以分三步进行：（一）向国防部求救，要求紧急增援我们；（二）我们在向南突围之前，派出部队向西攻打，火力要猛，让残匪错误判断我们拼命向西突围，牵制残匪主力；（三）我们闪电般地向南突围，等李国辉弄清了我的真实意图时，我们已经突出重围了。”巴罗道。

于是，缅甸军立刻派出部队向西路发起攻击，李国辉真的以为缅甸军要拼死夺路突围，所以他命令各部死守山口，不许放走一个缅甸军。

正当西路打得热火朝天之时，南路残军守卫部队却遭到缅甸主

力的猛烈攻击。守卫在南路山口的残军三师官兵奋勇阻击。可是，缅甸的重炮全部集中在南路，残军阵地被缅甸炸得几乎要翻个，部队伤亡惨重。一阵炮击之后，缅甸五十五机械化师又以最强的攻势向残军发起进攻，一万余人的冲锋队伍如同潮水一般拥向残军三师阵地。此时，残军再也无法支撑，师长立刻向李国辉报告，李国辉这才知道上了缅甸的当。就在此时，西路的缅甸也停止攻击主动后撤，李国辉命令全军出击追杀缅甸。此时，孟布战场异常热闹：缅甸突破三师阵地一路南逃，李国辉主力从西路追赶缅甸，整个战线长达二十几公里；缅甸拼命南逃，残军紧追不放。为了拦住缅甸，李国辉命令江口的杜显信率部北进，半路阻击缅甸。杜显信接到电令，立刻带领反共大学上千名学生和一营急速北进。可是，巴罗中将早就料到江口会出兵堵截，他在半道提前转向西渡过萨尔温江，突出残军重围。

这次缅甸围剿残军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且损失惨重，有三千余人丧生。国际兵团印度纵队几乎全军覆没，克钦族民族军损失近半。这是缅甸有史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仗。

萨尔温江大战，残军虽然以少胜多战胜了缅甸，却也遭到严重的损失。当残军将战死的将士尸体抬回孟布时，孟布兵营的家属和娃娃们哭声震天，李国辉降半旗为死去的将士们致哀。

缅甸政府用武力征剿残军再次遭到惨重失败，他们只有使出最后一招，那就是集中外交力量，用外交方法去解决这一难题。缅甸政府一方面在联合国公开控告台湾非法入侵缅甸；另一方面呼吁世界各国为他们主持公道。缅甸政府向联合国、美国及当时占据联合国席位的台湾当局提供大量的照片、文件、实物，展示台湾国民党“政府”入侵缅甸的证据，并在各国报纸上刊登，对台湾国民党“政府”发出了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

联合国及世界各主权国家大为震惊，特别是东南亚各国，都怕残军有一天会闯进他们的国土，因此，各国纷纷同声谴责台湾国民

党当局，要求联合国命令台湾从缅甸撤军。

联合国与美国政府给台湾的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无奈，只得通知李弥来台湾商讨金三角残军问题。

蒋介石在“总统府”小会议室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到会的有“行政院”院长陈诚、“国防部”部长俞大维、“外交部”部长叶公超、总参谋长周至柔、陆军总司令孙立人、战略顾问主任何应钦、残军总司令李弥，还有蒋经国等人。

在这次会上，蒋介石说：当前的国际形势十分糟糕，朝鲜战场失利，美国人一败再败，到现在为止，前途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美国必败无疑。杜鲁门这个家伙总是不听我的意见，我与麦克阿瑟的出兵助战建议多次受挫。现在好了，也用不着我再考虑派兵援美啦。现在，又有一个使我头痛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缅甸政府在围剿我金三角将士惨遭失败之后，又一状把我们告上联合国，硬说我们非法入侵他们国土，不管我们怎么向他们解释这是国际反共大业，他们就是一口咬定我们是侵略行为。世界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就是因为这些国家不看大局，只看眼前利益。现在弄得联合国也没了招术，美国不好说话，让我们必须无条件从缅甸撤军。今天请大家来，我想听听各位对这件事的看法。

李弥抢先发表意见，他道：“我坚决反对从金三角撤军！我们将来反攻大陆，全指望这支英勇善战的英雄部队，如果将这支部队撤回台湾，我们反共计划就一点指望都没有了。再说，这些将士们有很多在当地娶妻生子，他们拖儿带女怎么撤回台湾？另外，我们要从大局出发，不但不能撤台，而且还要增加兵源，扩军备战，将来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兵分两路反攻大陆，便可一举夺回大陆，统一中国！”

“李将军虽然讲得十分有理，但是，联合国与美国给总统的压力太大，如果不撤台，我们无法向联合国交待。”陈诚道。

“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不利，为了缅甸驻军问题，世界各国都起来反对我们，如果我们不把金三角将士撤回台湾，我们又将失去

许多国家的信任。”叶公超从外交角度上道。

“他们不信任又能对我们怎么样？我就不相信，他们难道还会联手出兵来金三角征剿不成？”李弥说。

“那倒不会，不过，如果中共乘机拉拢反对我们的各成员国，支持共产党主权国提出的中共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主权国，后果会比从金三角撤军更为严重。我们在联合国一旦失去地位，不要说反攻大陆，我看就连台湾这个弹丸之地也难保全。这哪头轻，哪头重，我想李将军自会清楚。”叶公超道。

李弥一低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

“我们能不能向外公布撤台，甚至大喊大叫撤台，并且还公布近期撤台的具体时间，然后在金三角演一场假撤真留的戏给世人看，或者撤回全部伤病员和老弱人员，既减轻金三角部队的负担，又可以使金三角队伍更加精干。”总参谋长周至柔道。

“我看行不通。”叶公超道。

“为什么？”周至柔问。

“一旦真的撤台，联合国会派专人监督。另外，缅甸政府不会那么笨，他们必定要清点人数，督查是否全部撤台。”叶公超道。

蒋介石最后决定撤台，先撤伤残人员和部分非战斗人员，让李弥回金三角，找李国辉研究，把一批年轻和有战斗经验的官兵集中在一个部队，最后根据情况再作打算。”

李弥回到金三角之后，与李国辉一起研究这件事，谁知李国辉态度十分坚决地支持撤台。李弥劝道：“李国辉，你可要想清楚，金三角这支英雄部队可是你一手创建的，难道你就忍心这样放弃吗？”

“我不想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这里的土地属于缅甸，而不属于我们，我们长期侵占别国领土，迟早会被人家赶出去的！”李国辉道。

“我们已经从实战中得到证实，缅甸国防军决不是我军的对手，就凭现在的军事力量，我们完全可以占领整个缅甸。”

“就算我们能占领缅甸，我们能长久在缅甸立足吗？缅甸毕竟是缅甸人的，他们将来会起来反抗我们，终究会被他们赶出缅甸的。”

“我们有强大的军队，只要我们永远控制这支战无不胜的军队，谁也赶不走我们。”

“英国人不比我们的军队少，最后还不是被缅甸人赶走了吗？日本人不是扬言要并吞中国吗？结果如何？要说用武力征服别国，希特勒最有实力，他还想独占全世界，最后还不是以失败而告终？”

“好，我不跟你说这些，我问你，咱们撤回台湾，别说你，就连我李弥这样的级别，在台湾算个什么，弹子大的台湾，等待咱们的又能是什么？你想过没有？”

“我什么都不用想，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到了台湾，我宁可去给别人打工也不愿在这里当个土匪司令。”

“混蛋！有把自己称为土匪的吗？真不像话。我决不允许你把这支队伍说成土匪！你要回台湾，我不阻拦你。但是，总指挥这个座椅你就不能再坐了。两者你选一个。”

“我已经选好了，撤台！”

“那好，近日我会挑选一位总指挥代替你。”

“我等着交班！”

两人吵了一通之后不欢而散，李弥一怒之下回了泰国的美塞。李弥回美塞之后，通知丁作韶、李文焕、吕维英、甫景云等人来美塞，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李弥对他们道：“现在我们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撤台；二是留在金三角不走。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咱们队伍中，主撤与主留两种意见都争论得十分激烈。我知道，你们是主张留在金三角的人，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总司令，我们这些人是最坚决的主留派。别人我不说，就我而言，我如果去了台湾，就凭我这个地位，台湾有我一席之地吗？

在台湾，我一无兵权、二无政权，处处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如果我留在金三角，我手下将士有百分之九十都是云南南方人，又多半都是我的亲戚，个个都妻妾成群儿女一堆，我怎么能丢掉他们。所以，我坚决不走。”段希文道。

“我与段将军的情况差不多，而且，我的人马都是原地方武装，如果去了台湾，谁能看得起我和我的弟兄？再说，我手下有不少都是大烟鬼，台湾有鸦片吗？他们去台湾能活吗？”李文焕道。

丁作韶接着道：“我是坚定不移地反对撤台。大家想想，我们发展到如今这样容易吗？我认为，我们如今有这么好的基础，各少数民族又已经与我军建立了亲密关系，缅军也曾与我们较量过，他们永远无法征服我们。依我说，我们不要理会联合国，就是台湾也可以不买他的账，干脆，咱们在这里成立第二个国民政府，宣布独立，看台湾有何办法？”

“不要瞎说，这可是分裂主义呀！”吕维英道。

“分裂就分裂！总司令，我看丁秘书长说得有理，不如咱们秘密成立中央党部，领导这里的将士向缅中扩展，等时机成熟，我们宣布独立，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甫景云主张道。

“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们有一定的实力，又有一个独立的团体，而且还有自己的地盘，为什么非要台湾管我们？”李文焕道。

“金三角这么大，又是全世界最大的鸦片种植地，多少人都想来这里发财，我们干什么要丢掉它？就是全撤走我也不走，我要在这里做鸦片生意。”段希文道。

“大家讲得十分有道理，只要你们坚持不撤台，我李弥就陪你们到底。关于另立国家问题，我看也不是不可以。我要好好考虑一下。但是，我对你们有个要求，希望你们对思想不稳定的军官多做些工作，争取他们留下，比如说彭程、柳元麟、马俊国等人。”

“是！”

吕维英、李文焕等人回去之后，便四处活动，劝说人们反对撤台，并宣传留守金三角的好处。

近来李国辉的心情十分不好，李弥有什么事也不找他商议了。李弥有事，不是找李则芬，就是叫杜显信或丁作韶。李国辉一气，干脆带着老婆孩子去了泰国美塞。

李国辉到了美塞，来到邓克保家。邓克保前几天就回到了美塞。

邓克保与政芬如今已经只剩两个人了，前不久，儿子安国也因病而死。

邓克保一见李国辉夫妇来了，十分高兴。他们一阵热闹之后，邓克保告诉李国辉说李峰从曼谷来了，可能很快就来这里，李国辉一听非常高兴。

寒暄过后，邓克保把李国辉带到楼上的小会客厅中，两人谈起撤台问题。

“克保，咱们两人亲如兄弟，我有什么事总想与你说说。”

“我也是。”

“我有件事情无法理解。”

“是不是李弥将军反对撤台问题？”

“对，就这事。我不明白，台湾的老头子已经决定让我们撤台了，他为什么非要鼓动大家反对撤台？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可是他身为我军统帅，竟公然对抗老头子的命令。”

“他有他的想法。”

“有什么想法，不就是想并吞缅甸吗？他也不动脑子想一想，就算能并吞老缅，咱们能统治得了缅甸吗？不错，当初我也有并吞老缅的想法，可是那是因为没有法子，如今台湾召我们回去，我们已经有了去处，何必再躲在这里成日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呢？”

“李弥将军不光想并吞老缅，我最近了解到他在背后成立了‘国民党南亚中央委员会’。看来，他是想另立中央，在这里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想当总统。”

“有此事？”

“只是有人跟我说，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更得撤台，不然，连我都会被卷进去。我不想做一个不忠不孝遗臭万年的人。”

“是的，我们不能再听他的摆布了。这几年，他一到太平时就进入基地指手画脚，一有情况，他便回到泰国，弟兄们浴血奋战，他却在泰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我们打了胜仗，功劳都是他的，他当然不愿意撤台。你可能还不清楚，总部属下的‘金三角贸易公司’每年有多少钱流入李弥的私人账户？美国每月拨给我们的钱已经高达二十万美金，伤残家属救济金每月还有六万。台湾不但源源不断地向这里运送军需品，还按人头每月拨来高出普通国防军的军饷，可是，我们每一位弟兄每月只发不足一美元的津贴费。家属和伤残人员又得到了多少补助呢？不知你看见没看见，我们有很多断肢的伤残弟兄在泰国街头向过路人乞讨。试问，他李弥心中还有没有我们这帮为他拼命的弟兄？他还有没有一点儿良心？我们还有这个必要为他卖命吗？如果他不是想背叛政府，这些话我闷在肚子里就是烂掉我也不想说，可是到了这个地步，国辉兄，我不能不跟你说呀！”邓克保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言语失声。

李国辉两眼也浸满了泪水，他拍着邓克保的肩头说：“克保，咱们回台湾！我不能再让你和弟妹受苦了。”

就在此时，李峰从楼下上来，他一上楼，就乐呵呵地道：“国辉，我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呀！官当大了，连我这个老长官也没时间见了么？”

李国辉与邓克保急忙迎了上去，三人抱在一起。

三位兄弟在客厅坐下，李国辉说：“大老板，近来生意发大财了吧？”

“不瞒你说，我的生意做得出奇的好。这多亏了你们的‘金三角贸易公司’，没有你们公司我也发展不了这么快。做鸦片生意不是一个人的事。只要大家同心合作，我敢说，金三角的鸦片我们能独霸天下。”李峰道。

“如今的‘金三角贸易公司’是李弥的，早就与我没什么关系了。”李国辉道。

“什么？公司没有你的份儿？”李峰惊奇地问。

“早年你与国辉合作的‘复兴商业公司’早被‘金三角贸易公司’所取代了，过去赚的几个钱都用在部队的扩建上了。自从李弥将军将公司收为他的属下，国辉从未在公司得到过一丝好处。”邓克保道。

“真是这样？”

“不要说这些事啦，我也不想在公司捞什么好处。如今台湾命令我们撤台，我与邓克保商议好了，我们去台湾。”

“你们真想回台湾？”

“是的。”

“你们俩能听我几句话吗？”李峰问。

“你是我们两人的兄长，有什么话不妨直说。”邓克保道。

“那好，那我就直说了。国辉、克保，咱们经过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我们生生死死，受过多少惊险，吃过多少苦，我们到底图个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谁心痛我们？谁爱护我们？我们落个什么？我说句大实话，除了吃苦受累担惊受怕之外，就是被那些政客玩弄。你们干什么这么傻？国民党那个小团长、小师长的地位就这么有吸引力？”

“所以，我决定回台湾。”李国辉说。

“去台湾？你认为你去台湾人们会把你当成民国政府的大英雄吗？大功臣吗？不！恰恰相反，在台湾那个小得可怜的小岛上，拥挤着多少达官贵人老师将军，哪里有你李国辉的立足之地？老弟呀，听我一句劝，退出军界，留在这里，咱们哥们儿三个安安心地来做生意。我现在的生意已经做出来了，如果再有你们两人，金三角鸦片我们完全可以控制，就连李弥，我也不把他放在眼里。”

“谢谢你的好意，我主意已定，还是回台湾。”李国辉道。

“我也决定与国辉一同回台湾，兄长的好意我领啦。”邓克

保说道。

“台湾有什么好？你俩干什么这么死心眼？这样，我在曼谷给你们每人买一套豪华别墅，再给你们每人一千万美元的存款，我不让你们参与生意，只管享受好不好？”

“这是什么话，我与克保还很年轻，又有两只手，就凭我们的才能，我就不信去台湾会受苦。”李国辉道。

“我真劝不动你们的心？”

“我俩铁了心。”李国辉坚决地说。

“好吧，既然你们坚持去台湾，你们就去吧。不过我有两个要求，你们一定要答应我。”

“说吧，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满足你。”李国辉道。

“咱们兄弟一场，你们要去台湾，我又留不住你们。台湾是个花钱的地方，没钱连猪狗都不如。我送给你们每人一千万美金作安家费。这是我的第一个要求，请你们俩万不可说个‘不’字。”

“这……”

“这什么，不许说不字。”

“你哪来那么多的钱？再说，你正在做生意，需要资金……”

李国辉还没说完，李峰打断了他的话道：“不要说了，如果你再说别的，咱们就断绝兄弟之情！”

“好吧，我接受。”李国辉知道无法再推脱，所以，只有答应。

“你们回台湾之后，如果住不下去，或者遇到难处，你们立刻回泰国。这是我的第二个要求。”

“好，我接受。”李国辉道。

“好啦，这两点你们接受，我心里就会好受些。克保，快去准备些酒菜来，咱们今天来个一醉方休。”

“对！不醉不休！”

美国在各国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对缅甸的抗议作出反应。1953年5月22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四国军事会议”在泰国的

曼谷召开。残军出席这次会议的不是总司令李弥，而是蒋介石指派的残军副总指挥、反共大学校长李则芬。所谓“四国军事会议”是指美国、泰国、缅甸、台湾当局。会议开得异常艰苦，在谈判桌上争论十分激烈，整整开了一个月零四天。最终达成协议：残军在6月25日开始从清莱军用机场撤台，由美国陈纳德民航运输公司负责空运。

然而，撤台十分困难，以李弥为首的“留守派”与李国辉的“主撤派”斗争激化到要动干戈的地步。以李国辉为首的“主撤派”，都是原国民党的骨干将士和大批的伤残人员，还有很多年轻官兵，比如“反共大学”的青年学生们。“留守派”以地方武装为主，其次是一些在这里娶妻生子的将士；还有一些沾染上吸毒习惯的官兵。“主撤派”积极准备撤台，“留守派”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撤台，使得撤台人员无法撤出各地兵营。一直到6月25日的撤台期，残军撤台队伍也没有一支军队进入泰国机场。

蒋介石弄清是李弥在作怪，立刻命令李弥到台湾开会。李弥一到台湾，就被蒋介石扣住，他电令李国辉与李则芬，就地在那里作宣传工作，动员残军撤台。但是，由于“留守派”占整个残军的半数，又加上他们思想比较顽固，动员工作十分困难，一直到了11月18日，首批撤台人员“反共大学”上千名学生才进入清莱机场。接着，各师、团的伤残人员也陆续跟着撤走。到了1954年2月，撤台进入了高潮，各部队将士也都一批一批地撤到台湾。到3月21号，最后一批残军撤完。从撤台记录上看，这次撤台总计五千四百七十三人，家属一千零三十四人。“台湾政府”对外宣布，“残军于1954年3月21号全部从缅甸撤军”。美国新闻媒体也同时宣称：“……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全部撤回台湾。”泰国也证实“……残军经我国空运回台湾”。当事国缅甸什么态度都没有，他们对残军的具体人数根本不太清楚，如果公开提出残军没有撤完，又拿不出什么证据，再说，这一状已经告赢了，大批的国民党正规军队已经撤走，就是留下一些残余部队也属地方草寇队伍。如果再次清剿，就

不会那么难了。因此，缅甸也没再进一步追究此事。

其实，蒋介石多长了个心眼儿，在撤军时，他故意留下一个装备精良的正规师，那就是九十三师全体官兵。而且，还将国民党中央情报局的人都留在了金三角。蒋介石留下这支队伍的用心，是他一直抱有反攻大陆的幻想。他总是希望有一天能突然攻破大陆防线，直驱北平，夺回他失去的江山。他一直不服气，也咽不下这口恶气，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却被一群农民出身的“共军”赶到台湾，夺了他的江山。所以，他总是梦想有一天能反攻回去，再做他的“民国政府总统”。留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在金三角，万一有机会就会派上用处。

另一部分留在金三角的武装便是地方民族武装纵队，最有实力的就数李文焕和段希文的地方武装纵队。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妻妾成群的残军官兵，他们因为娶了几个女人不便回台湾。也有一些零散官兵是因为有吸毒习惯，他们离不开能供应他们毒品的金三角。这些人在撤军之后，大多数都投靠九十三师和李、段的队伍去了。

残军从缅甸撤军之后，缅甸政府又命令国防军剿匪总指挥部对残军原住地进行征剿，可是，他们在萨尔温江以东的掸邦山区，整整搜索近两个来月，却没有发现留下的残军队伍。剿匪总指挥部如实向政府报告，缅甸政府这才确信残军已经全部撤回台湾，便命令部队撤回。

缅甸政府与中国政府不同，在其管辖的萨尔温江以东的掸邦山区，民族地方武装与政府的矛盾十分突出，政府无法直接管理他们，只有给他们高度自治的政策。因此，各族地方武装不允许政府军长久地驻在山区。再说，那里山高路窄，政府军长期驻在大山里也十分不便，这也是残军能存在的客观因素。

那么，在缅甸大部队征剿留守残军时，这些残军去哪里了呢？为什么缅甸政府军没有发现他们呢？原来，残军为了躲避征剿，都

越过湄公河，进入老挝领土，住在湄公河岸边的深山老林中。当时的老挝国防军很少，边防特别薄弱，在老挝北部根本就没设边防军。那里的人又多数种植鸦片，鸦片又是通过残军向外出售，当地少数民族头人和当地官员又多为鸦片贩子，他们与残军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当残军来他们地盘避难时，他们如同亲人般地热情接待。再说，大批的残军队伍进入山区，也给当地带来商业上的繁荣。

等老缅军一撤出掸邦山区，残军又立刻进入了缅甸。当地少数民族已经与残军建立了骨肉难分的亲密关系，使得残军又很快安定下来。就在此时，李弥在台湾也被解除了控制，他又从台湾飞回泰国进入金三角，秘密在金三角成立了“金三角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自任中央党部书记。但是，他不知道，台湾“中央情报局”的入早已布满金三角残军各个部队和机关。李弥分裂“中央”的情报立刻报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大怒，便找个借口召李弥回台。当李弥一回到台湾中正机场就被中央情报局的人带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李弥被蒋介石控制之后，蒋介石认为金三角残军不能没有一个当家的入，他考虑派一名既听话，又对金三角熟悉的入去代替李弥。经他一番考虑之后，决定让原残军副总指挥柳元麟回金三角统率残军。

柳元麟号天凤，1908年生于浙江慈溪城竹丝街。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后去广州工人纠察队任九队副队长。1928年在上海三十二军补充团时，以“勾结共产党”的罪名被国民党上海党部判处两年半徒刑。出狱之后，于1936年升任中校副大队长。1943年任少将警卫团团团长，1945年提升为警卫旅副旅长。1946年又调中央受训，1947年毕业，1948年元月被同期同学李弥推荐为他的副手，任第八军副军长。在卢汉起义后，被卢汉扣留，在大陆解放后的1950年4月，与李弥夫人龙慧娱等入由滇西畹町逃往金三角投奔李弥，后任残军副总指挥。

柳元麟没有什么大本事，又是一个十分小心眼的人，残军将士对他不太尊敬。因此，柳元麟被任命为残军总司令，对金三角残军有害无益。

柳元麟一进入金三角，便召集残军各首领，重新改编了残军队伍，改名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下设第三、第五、第七三个军。

可是残军上下谁都不买他的账，你成立你的三个军，我干我的，就是不理你。气得柳元麟破口大骂。柳元麟一发火，众官兵便不辞而别，再召集他们，谁也不去了。

此时金三角的残军不像李国辉时代都听李国辉的调令，他们各有各的打算。李文焕的队伍是他自己的队伍，对柳元麟不理睬。段希文是傣族邦，更不理睬他。九十三师师长吕维英不但资格老，而且是台湾中央情报局留下的情报人员的最高指挥官，同时他又是毛人凤的亲信，柳元麟还要怕他几分。

金三角残军各霸一方，柳元麟实际上只是光杆司令。残军命运如何，可想而知。

第十八回

愚将无能金三角失和 李峰斗气野山谷丢命



柳元麟治军无方，众将恼怒。他为了收服金三角各部，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先将吕维英治服，于是，宣布撤销吕维英九十三师师长之职，任命吴运暖接替吕维英九十三师师长职务。但是，他这一决定不但没有治服吕维英，反而使吕维英更加敌视柳元麟。吕维英一怒之下，召集手下众将，宣布脱离柳元麟，独自成立“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一军，他自封军长。并成立三个师，任命张伟成为第一师师长；蒙保业为第二师师长；吴运暖为第三师师长。又收编地方武装，成立了三个纵队。人数达到两千三百人。占据了孟养、孟歇、阵坎等地，与柳元麟分庭抗礼。

柳元麟火冒三丈，便向蒋介石和毛人凤告状，要求台湾来人处理这种分裂残军的错误行动。蒋介石把这件事推到毛人凤头上。毛人凤派游击行动处处长罗果亲临金三角处理此事。

罗果来到金三角，先与柳元麟见面。柳元麟一见罗果，便滔滔不绝地对罗果道：“罗处长，你想想，我们都是为反共大业，总统留下九十三师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反共。可是他吕维英却胆敢宣布独立，另树旗帜！这将对整个金三角的弟兄们造成什么影响？如果大家都像他那样各树大旗，我们这支军队不就成为

占山为王的上匪啦……”

“好好好，你不要再多说了，吕维英这样做肯定是一种错误，不要说你认为他错，就连毛老头子也说他不。不过，我们都是为了反共大业，我希望你也不要太生气，慢慢做工作。吕维英这个人，我很了解他，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他会认识到错误的。”罗果道。

“他吕维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劝他，就是去也没用。”

“不会吧？”

“不会？不信你等着看。罗处长，你还是不要去劝他，干脆，把他撤掉算了。他不值得你为他奔波。”

“就算他不听劝，我也得去试一下。”

“罗处长，我送你十万美金和十根条子，你就帮帮我的忙，把吕维英撤掉，不要再去见吕维英啦，怎么样？”

“这……”罗果一听十万美金和十个条子，有些动心。

“罗处长，撤一个师长，还不是你一句话吗？”

“这恐怕不好吧？”其实罗果与吕维英关系甚密，又是他直线联系的情报网络重要人物，为了十万美金和十个条子要除掉吕维英，这值得吗？罗果考虑再三后对柳元麟道：“我看这样，让我去见一下吕维英，看看他的态度再说。”

“你不要去，去也是白搭。他不会听你劝的。”

“他真不听劝，那就是他的事啦。”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去九十三师。”

罗果在一个排人马的护送下，在山里行走了两天的路程才到达孟养。吕维英的“军部”就设在这里。

吕维英一听说罗果亲自来见他，十分高兴，便从营地接出十多里山路。他一见到罗果，上去拉住罗果的手泣不成声地道：“罗处长，你可来啦！”

“是你把我逼来的呀！”罗果拉住他的手道。

“让你劳累啦，快，跟我去军部。”

罗果来到吕维英的军部，吕维英用金三角最丰盛的野味招待罗果，酒足饭饱之后，两人入了正题。

“吕将军，想必你也知道我这次来你这里的意图，老头子、毛人凤专程让我给你带句话，有什么困难只管说，万不可另树旗帜。”罗果开门见山地道。

“罗处长，不是我非要另起炉灶，实在是柳元麟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你想想看，他要把我这位九十三师师长一撤到底。是他硬逼我独立。我是党国军人，我不知道分裂军队的后果吗？我这样做是迫使台湾来人为我主持公道。”

“这么说，你本身不愿独立啦？”

“这还用问吗？”

“这就好办了，你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柳元麟是个大草包，心眼小得还没针尖大。但是，他却心狠手辣，说不定什么时候背后给你一刀。你说，对这样的人，我能不防吗？”

“应该。”

“因此，我必须防他。我同意改编，不过，必须给我一军的编制，我任军长。而且，不能给我派人，也不许随意调动我的人员。”

“这个问题可以协商解决，我想，柳元麟的工作我能做通。”

“他的工作就那么容易做？”

“当然不会那么一帆风顺。为了撤掉你的职务，他还出了高价给我。”

“出多少？”

“这个你不要再问，也不能对别人乱说，我与你的关系不一般，所以告诉你。你放心，不管多少钱，也收买不了我。”

“你放心，我会比他大方。”

“你可不能错误理解我的意思。你知道，毛老头子在我出发之

前有交待，金三角不能没有你。你明白吗？”

“请你回去代我谢过他老人家。”

“那是一定。”

罗果在吕维英那里住了三天，便动身回柳元麟那里。吕维英送他三十万美金。他虽然推托，最后还是收下了。

罗果回到残军总部，又与柳元麟一同商谈改编的事情。

“吕维英那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动他，我希望你也作些让步。大家都是国军将领，有什么大的恩怨？”

“他有什么要求？”柳元麟问。

“让我狠狠批评一顿之后，他终于认识到了分裂我军的严重错误。他最后让我为他作主，他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

“这么说，他无条件同意改编了。”

“是的。我认为，吕维英既然认了错，你也应该作积极的反应。”

“我该怎么办？”

“你自己考虑。”

“既然吕维英让你为他作主，我这里也由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老谋深算的罗果在心中暗笑。他不动声色地道：“怎么？你想把以后的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

“哪里哪里，既然派你来，你就能当这个家。”

“我说的你能听？”

“听！”

“那好，我就说说自己的意见，如果你反对，咱们再商议。”

“你就拿个意见吧。”

“好，我认为，你既然与吕维英有些矛盾，暂时就以团结为重，只要他能归属你的领导也就罢了。”

“你的意思把他编为一个军？”

“是的，不过，不能让他有三个师，只能承认他两个师。”

“好，我看可以。”

“那就这么定啦。”

罗果在残军中住了四十三天，然后返回台湾。而柳元麟整编残军的计划历经两年多才得到落实。

整编后的残军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总指挥柳元麟；副总指挥段希文、彭程；参谋长马俊国；第一军军长吕维英，下设两个师；第二军军长甫景云，自编两个师；成立西北军区指挥部，段希文任指挥部总指挥，下设第三军，军长李文焕，下设两个师；段希文属下又另设三个独立师和三个地方纵队。

从残军的编制上看，残军是一支十分庞大的军事武装，其实，残军此时的真正武装力量总共不足五千人，但家属人数却高达七千人有余。

柳元麟虽然完成了整编任务，却仍然无法控制全局，各部依然各霸一方，各自为政，弄得他有职无权。

就在此时，柳元麟又做了一件狠毒的事，这件事不但对残军的利益伤害极大，也对他自己伤害不轻。

事情发生在曼谷鸦片商人李峰身上。其时残军的商业公司已改为“国际麻醉药品公司”。李峰此时提出要重新考虑公司分成，提出原来的分成不合理。

为了解决此事，李峰与柳元麟进行了面对面的谈判。但是，谈判气氛十分不友好。

“你柳元麟知道不知道，多达千万美元的公司固定资产和所有铺底资金全是由我一个人出的，你们总部一分钱都没有出。如今，生意都做七年了，我们还是四六分成，我四你们六，这合理吗？”李峰道。

“那好，我问你，当初你为什么同意出资与我们办这个公司？你又为何同意这种分成方法，是我们强迫你这样做的吗？”柳元麟道。

“不错，当初是我自愿的，可是现在我不想这样干了。”

“为什么?”

“当初李国辉是头，我与李国辉是生死弟兄，我乐意帮他。如今李国辉走了，你柳元麟与我非亲非故，我为什么把好处都给你?”

“你想怎么样?”

“我想收回公司在泰国的所有固定资产。”

“你凭什么要撤销公司?泰国美塞公司财产谁不知道是我军的公共财产?我告诉你李峰，这个主意你不要打，生意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你滚你的蛋。我们离了你生意照样做，不相信你等着看。”

“让我滚蛋!你说得轻巧。房地产等各种手续在我手里，泰国不是缅甸，你说占领什么地方就占领什么地方，我告诉你柳元麟，我这就回去卖房地产!”李峰说道，便站起来要走。

“叭!”柳元麟把桌子一拍对李峰大吼道：“李峰!你不要太狂妄自大，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国军司令部，不是你小子撒野的地方!”

“对，这里不是我撒野的地方，我走行了吧?”

“走?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怎么?你敢对我下毒手?”

“你以为我不敢?”

“我量你也没这个胆子!”

“别人给我气受我都忍了，今天我还受你的气不成?来人!”柳元麟大怒，他对门外大喊一声。

谁知，那李峰就在柳元麟喊叫的同时，一个箭步窜到柳元麟面前，抓住柳元麟，枪口已经对着了他的脑袋。并向他大吼道：“柳元麟，你只要敢动，老子便打死你!”

就在此时，十几位残军冲了进来，当他们见李峰把枪口对着柳元麟时，都不知如何是好。

柳元麟虽然态度依然很强硬，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慌，他对李

峰道：“李峰，你就是打死我，你也无法逃脱。”

“杀了你，我死了也甘心！”李峰道。

“那好，有种你就开枪！”

“你认为我不敢？”

就在这时，参谋长马俊国闻讯赶来，他急忙上前对李峰道：“老李，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他柳元麟不讲义气，我还跟他客气什么？”李峰说。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他要将我扣押军部问罪，到了这一步，我还用得着与他客气吗？”

“马俊国！你要是我的部下，你就将他给我拿下！”柳元麟大吵大叫道。

“总指挥，你也消消气，不然我不好说话。”马俊国早就对柳元麟不满，可是从不表露在脸上。相反，马俊国与李峰的关系甚密。

“你……”柳元麟听了马俊国这句话，也软了下来。

“老李，算了吧，咱们都是自家兄弟，何必为一点小事伤和气？”

“那好，我就看在你马俊国的面子上与你柳元麟扯平。不过，你马俊国得保证我在这里的安全！”李峰道。

“放心吧，我马俊国送你出去。再说，总指挥也不是那种不讲义气的人。”马俊国话中有话地道。

李峰听了马俊国的话，慢慢将手中的枪收了起来，然后对柳元麟道：“国军里怎么会有你这种人？”

“好啦，好啦，请你到我那里坐坐。”马俊国说着上前拉着李峰就要向外走。

“李峰！你等着，我与你还没完事呢。”柳元麟手指李峰气呼呼地道。

“怎么？老子不是靠吓长大的，你以为我怕你？”李峰回过头来说。

“算啦算啦！话越说越走板，大家都先消消气。总司令，你也别再生气了。走，老李，上我那里去，吃罢饭我送你走。”

马俊国连推带拉地将李峰拉出总司令部，去了马俊国的住处。马俊国让厨子做了几样好菜，又让勤务兵把副总指挥彭程请来相陪，他们三人你敬我劝地喝起酒来。马俊国与彭程的好言相劝，使李峰也消了气。

“我李峰不是非要回全部的投资，李国辉在时，我送弟兄们多少钱财，我李峰从没有寒过脸，可是，自他柳元麟接替国军之后，他柳元麟不但对我不理睬，还背后伤人。难怪众将领都不买他的账！”

“行了行了，总指挥就这个脾气，其实，他人并不坏，还请你多谅解。”彭程劝道。

“你又不是没听到，还说让我等着，我等什么？难道他还想暗杀我不成？”李峰说。

“不会不会，他也是气头上的话，相信他，决不会做小人之事。”马俊国说。

“回头我们俩都会劝他的，话说开了，还有什么事。放心吧，你也消消气，来，咱们干杯。”彭程举杯，三人一饮而尽。

吃罢中饭，李峰坚持非走不可，两人留又留不住。参谋长马俊国和副总指挥彭程只有送他走。为了安全，马俊国派贴身副官熊保安带一个排护送李峰。李峰来时带有四位弟兄，因此谢绝护送。可是马俊国坚持一定要把他送到大其力，彭程也再三坚持护送，李峰最后也只好同意了。

李峰在熊保安等人的护送下离开残军总部，谁知，当他们走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来到一个山谷时，柳元麟亲自带了一个营的人马拦住了李峰等人的去路。就连熊保安也被吓得脸色苍白。

“李峰！你能这样离开这里吗？”柳元麟气势汹汹地道。

“柳元麟，你他妈的真是个小人！”李峰指着柳元麟骂道。

“持枪！”柳元麟一声令下，几百个官兵立刻举起了手中的枪。

“总指挥！你千万不可伤害他们，我是奉程副总指挥和马参谋长的命令护送他们的，你如果杀了李先生，让我怎么向他们俩交差！”熊保安上前对柳元麟道。

“放屁！你小小的一位副官，敢来管我的事，还不给我滚！”柳元麟大怒道。

“总指挥，我求求你，你万不可对他们下毒手呀！”熊保安哭着跪在了地上。

“把他给我拉开！”柳元麟一声命令。上前几个人把熊保安拉到柳元麟的左侧。熊保安大哭大喊着要求柳元麟不要这样做，可是柳元麟根本不理睬他。并又命令保护李峰的一个排散开，此时的李峰等五人已经被柳元麟等人团团围住。

“柳元麟！你不得好死！”李峰说着，迅速从腰中掏出了枪，四位弟兄也跟着拔出枪。可是，还没等他们把枪举起来，雨点般的子弹便向他们打了过来，李峰与四位手下弟兄身上立刻冒出无数的血洞而倒在血泊之中。

熊保安带着他手下一个排，回到了总部，熊保安将部下集合在参谋长马俊国门前，步履沉重地走进马俊国的屋里。彭程还没离开马俊国家，两人正在下象棋。当熊保安进来时，两人都抬起头来看着熊保安，只见熊保安满脸怒气地提着手中的枪一步一步向他俩走过来，两人都被熊保安的神态吓呆了。

“保安，你怎么啦？”马俊国问。

熊保安一句话没有说，他走到两人面前，“扑通”双膝跪下，两手托枪，将手枪放在桌子上。

“到底怎么回事？”彭程问。

“副总指挥、参谋长，感谢你们两人对我的栽培，我熊某人永生难忘。可是，我不能再为你们效劳了！”熊保安流着泪道。

“到底怎么回事？”马俊国问。

“我不说，你们去问门外的士兵吧。”熊保安道。

马俊国急忙起身出了屋。彭程也起身上前扶起熊保安，并把他拉到座位上道：“保安，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出了事有我与老马给你作主！”

“副总指挥！柳元麟太霸道了，他竟敢半道上拦截，把李峰和四个随从全毙了！”

“啊！……”彭程一听大惊，吓得一屁股坐在竹椅子上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

“他奶奶的，柳元麟太欺负人啦！熊保安！你立刻去调吕维英部，我今天非与他柳元麟见个高低！”马俊国在外面听了众弟兄的汇报之后，怒气冲冲地进来大喊道。

“是！”熊保安刚要起身，被彭程按住肩头，他对马俊国道：“俊国兄，万不可莽撞行事，这事不能一错再错。”

“怕个熊！他柳元麟已经把刀架到咱脖子上了，咱们还客气什么？”

“有什么事要从长计议，如果这样干，我军就会大乱，那吕维英一听柳元麟杀了李峰，还不火冒三丈，你再给他加些油，我军岂不互相残杀，后果不堪设想！”

“那么，这件事就算啦？”

“依我说，咱们俩一同去找一下柳元麟，问他怎么办。”

“要去你去，我不想见他！”

“副总指挥，我可要走啦！”熊保安道。

“你想去哪儿？”马俊国问。

“你不要管我去哪儿，反正这里我是坚决不干啦！”

“保安，你要沉住气，等我与参谋长慢慢处理这件事。”彭程道。

“还处理什么，人都死了。”熊保安说着，走出了马俊国家。

“保安……”彭程与马俊国再喊，熊保安也没有回头。

熊保安三十岁，初中文化，老家是安徽省阜南县人。他为人正

直豪爽，一生最重义气。他与李峰认识，但是关系一般。平日里，他很敬重李峰，他对李峰那种豪侠义气十分敬重。这次柳元麟杀害李峰，使他看清了柳元麟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对残军的前途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他决定去泰国的曼谷，要把李峰被害的经过告诉他的家人。

几天之后，熊保安按别人给他提供的地址在曼谷找到了李峰的家。

李峰的家住在曼谷市北郊，离曼谷北站磨柴汽车站不远。熊保安乘的士，的士司机按地址将熊保安送到啪郎椰路一〇九号。他抬头一看一〇九号李峰住宅，便被眼前那豪华的宅院惊呆了。他从未见过这么漂亮壮观的住宅。那西式大铁门被漆成紫黑色，使人看了又华丽又庄严。他从那花墙向里看，两座西式红瓦白墙洋房美丽夺目，院里的花木郁郁葱葱，鲜花满院。熊保安正看得出神，冷不防，他突然被两个穿着便衣的青年拿住，不由分说，他被堵住了嘴，又被两人按住胳膊。其中一个人按了下门铃，大铁门打开，熊保安被推进院中，接着，大铁门又被关上。院里又有十几位持枪的青年人，把熊保安带着向里走。此时，四条又肥又大的狼狗叫着扑了过来，只听有人喊了一句听不懂的话，那狗就不再叫了，跟在众人后面。

熊保安被带入后院一间密屋中。他一进门，只见一位身着泰式服装的漂亮姑娘坐在上方，两眼发出一道寒光正向熊保安射来。吓得熊保安不敢动弹。

只见那姑娘将左手挥了两下，手下将熊保安松开，又将他口中的毛巾拿下，熊保安这才平和地出了一口气。

“你——是什么人，胆敢在我家门口东张西望？”那姑娘问。

“姑娘，你是李峰的女儿李小慧吧？”熊保安已经猜出她是李小慧，因此问道。

“大胆！掌嘴！”谁知那姑娘一听大怒道。

那姑娘话音一落，熊保安就被人打了几个嘴巴。气得熊保安大

怒，指着那姑娘骂道：“好一个不懂事的臭丫头片子，老子辛辛苦苦从缅甸来给你报告李峰被人害死的事，你却先给我几个嘴巴！你不是小慧！听李国辉将军常讲，李小慧是一位十分善良的姑娘。你快带我去见李小慧！”

“哈……”那姑娘哈哈一阵大笑之后道：“我——就是李小慧！”

“什么？你就是李小慧？！”熊保安简直不敢相信，这位疯丫头竟会是李小慧。

“你不信？”李小慧问。

“你是李小慧，为什么听到你爹被人害死的消息不动声色？”熊保安问。

“我早就知道了，而且我还知道马俊国和彭程命令副官熊保安带了一个排的人护送我爹，可是柳元麟这个老狗却在半道截杀我爹，那位名叫熊保安的副官跪在柳元麟面前苦苦相求，可是柳元麟还是杀了我爹和四位兄弟！我还听说那位副官已经辞职，离开了金三角！”李小慧道。

“姑娘！我就是那位副官熊保安呀！”

“什么？你就是熊保安！”李小慧一听，忽地一下站了起来。

“是，我就是熊保安。”

李小慧双手合掌，行了个泰式礼对熊保安道：“熊副官，对不起，我们不认识你，请你原谅。”

“熊某未能保护好李先生，今日来贵府，一是向小姐报告家父被害的消息，二是向小姐请罪。”熊保安道。

“副官已经尽了全力，这不能怪你。熊副官，请去我客厅一叙！”李小慧将熊保安带进客厅，手下送上茶水，两人叙谈起来。熊保安又把李峰在金三角遇害一事讲了一遍。李小慧听得泪水满面。

等熊保安讲完，李小慧道：“熊副官，你已辞去副官之职，不知你今后有何打算？”

“我是光棍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世界如此之大，还愁

没有我一寸栖息之地？”

“熊副官，你若是不嫌我这里乱，请你留下咱们共同做事，如今我爹已死，公司生意又如此庞大，正是用人之际。你又与我爹是多年的朋友，我想你不会推辞吧？”

“这……”

“就算帮我一下。”

“我这人什么都不会做，不会给你增添麻烦吧？”

“哪里话。”

“好！我就留下为姑娘效力。”

“那，你就暂时做我公司的董事长助理吧！”

“多谢李姑娘的信任。”

“好啦，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啦，我是个女人，没什么本事，全靠兄弟们帮忙。”

“李姑娘，家父就这样惨死算了不成？”

“我爹的尸首已被彭程和马俊国等人运到了美塞，安葬在国民党将领公墓。我没有去，也不想去。等我将柳元麟的头砍来，再去我爹坟上祭奠亡灵。”

“李姑娘，要杀柳元麟，我熊某可助你一臂之力！”

“此仇不报，我李小慧誓不为人！”

为了对付柳元麟，李小慧封锁了金三角所有的鸦片运输通道，断绝了残军毒品生意的每条道路，使得残军的“国际麻醉品公司”生意陷入死亡。李小慧又派出熊保安潜入金三角，与李文焕、段希文、吕维英、甫景云等人联合起来对付柳元麟。而且，各地的鸦片直接送给李小慧公司属下的泰北办事处。这样柳元麟不但在军事上陷入孤立，而且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

柳元麟十分恼火，却又没什么招数。柳元麟深深感到，他如果要想在金三角站住脚，就必须有自己的人马。于是，他决定成立第四军，军长之职，他挑选了与他关系甚密的张伟成。

为了扩建第四军，柳元麟近跑美塞、清迈，远去台湾，求爷爷告奶奶筹集资金。

这一天，柳元麟刚从台湾回到曼谷，他不敢在曼谷逗留，因为他知道曼谷是李小慧的天下。于是，他乘上来机场接他的轿车，直驱泰北。

保护柳元麟的人各持武器，分别乘坐在两辆吉普车上，前后保护着他。但是，当汽车进入张集府地界的山谷时，突然后面有三辆吉普车急追上来，并向柳元麟的三辆车发起进攻。柳元麟手下边向前行驶边还击，但是，由于追击者的三辆车中都有重武器，使得柳元麟后面的一辆吉普中了数弹，最后撞到路边的石岩上成了一团火。

柳元麟知道无法逃脱追击，便趁后面的车被击中时，急忙下了车，在两名手下的保护下钻进了路边丛林中。柳元麟的轿车继续拼命向北驶去，另一辆吉普车退入后面保护着前面的轿车。

追击柳元麟的人正是李小慧手下，车上的指挥便是熊保安。熊保安是一位十分精明的军事指挥官。他在打中柳元麟后尾吉普车之后，两眼紧盯着那辆坐有柳元麟的小轿车。当吉普车爆炸时，虽然浓烟遮住了他的视线，他却透过烟雾觉察到小轿车停顿了一下。因此，他便果断地判断出柳元麟有可能已经蹿入森林。为了防止柳元麟逃脱，当汽车行驶到柳元麟有可能从那里下车的地方，熊保安带着三位手下下了车，他对三辆吉普车上的人道：“继续追击，决不能放走一个人。”

“是！”三辆吉普车又飞一般地向前驶去。

熊保安带着三名职业杀手快速进入丛林，顺着一条十分窄小的山道向前追去。当时，正值夜间十点多钟，天上的一轮圆月把森林照得十分清晰。熊保安追出二里多山路，这才发现有三个入影在山路上时隐时现地向前玩命地跑着。熊保安哪肯放过，他命令手下开枪射击。三名手下都是经过特别训练的杀手，他们跳跃在山道上如同三只野兔。眼看，柳元麟越来越近。

柳元麟拖着一百七八十斤重的肥胖身体，早累得气喘吁吁了。两位手下架着他，跑得越来越慢。身后追击他的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急。子弹不断从他身边打过。他咬紧牙关，拼命向山上跑去。可是，在他身后阻击的一名卫兵中弹倒地，另一名卫兵不得不放开柳元麟回身还击。

“你也去！不要管我！”柳元麟命令另一名手下也回身阻击追击者，于是，两名手下以山道两边的树干为掩护，与熊保安一行四人展开了短距离枪战，柳元麟趁机向山上爬去。两边激战了四五分钟，柳元麟手下两人被击毙。

熊保安打死了柳元麟两名手下之后，便又向前追击柳元麟。此时的柳元麟已经跑得精疲力尽。当他逃到山顶时，这才发现已经走到了绝顶。他站在山崖上向下看，山下一片漆黑。他刚想回头，只见熊保安等人已经追了上来。此时此刻，他已经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

“姓柳的！这就是你害人的下场！”熊保安对柳元麟道。

“熊保安！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这般追杀我！”柳元麟喘着大气向熊保安问道。

“无冤无仇？你来金三角这几年，你坑害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李峰与你何冤何仇，与你争执几句，你就对他下毒手！我跪下求你，你却一点不动心。今日我不杀了你，不知还会有多少无辜者死在你的手中！”熊保安说着，举起手枪对着柳元麟。

此时的柳元麟再也没有往日那种傲气凌人的神态了，他吓得脸煞白，浑身寸骨皆软，一下子跪在地上声怯气短地道：“熊副官，请你看在咱们曾经共事多年的份儿上，放我一条生路吧！”

“你这个茹毛饮血的衣冠禽兽，在金三角你做过多少荒谬绝伦的坏事，今天我如果放了你，天地不容！”

“熊副官，只要你能放我一条活路，我提升你为少将军长，另送你二十个条子和二百万美金。这些足够买我一条命了吧！”

“叭！”熊保安向柳元麟打出一颗仇恨的子弹。

柳元麟身子向后退，只听他“啊——”的一声掉进了黑洞洞的谷底。

熊保安走上前去看了看深谷道：“这狗东西就这样死了太便宜他啦！”

“反正是死啦，回去好向老总交差！”一位弟兄道。

“李姑娘的意思是取他项上人头。”熊保安道。

“人掉进这么深的山谷里，上哪再取人头。”另一位弟兄说。

“好啦，咱们回去交差！”熊保安说完，便带三位手下离开山崖回了曼谷。

柳元麟命不该绝，他身上是被熊保安打中了，却没打中要害，只是打中了他的左臂，子弹只是从肉中穿过，骨头都没伤着。柳元麟不是跳崖，而是滚下山崖的。在山崖下面二十米不到的地方，有几棵巨大的松树盘踞在那里，柳元麟滚到松树的上端，被树枝和松叶挡住。

柳元麟被松树挡住之后，他便坐了起来，此时，他感到全身疼痛，特别是伤口。于是，他撕破衬衣，把伤口包住。他在那里足足休息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听到山崖上并没有什么声响了，便攀树慢慢地爬了上来。然后，他又离开山崖，向北摸去。到了天亮之后，他才摸到公路上，公路上来回的出租车很多，他便乘车回到美塞，逃回他在美塞的办事处。

柳元麟这次遇险，有八个弟兄被打死，三辆车全部被李小慧手下击毁。只有他大难未死。

他不敢在美塞久留，立刻被手下护送回缅甸他的大本营中。

柳元麟对熊保安恨之入骨，他发誓要杀掉熊保安。可是，他没有机会，也无那个闲空，因为他手下各部与他闹得已经仇深似海啦。

柳元麟如同一只惊弓之鸟，他日夜防范仇家上门报复，并加紧扩建四军。

他把张伟成叫到他的办公室，对他道：“张军长，我们要想控制住金三角的局势，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军队，说什么也不灵。”

“总指挥，你说吧，让我干什么？”张伟成直言不讳地说。

“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扩大你军的兵力。我给你定出指标，在三个月之内，必须把你军两师的编制，迅速扩大到四个师。”

“我的总指挥，你就是打死我，我也无法在三个月之内把部队人数翻一番。在我们辖区，所有的山寨，青年人基本上都被征用了，上哪里再去招那么多兵呀？再说，有那么多多的兵，就得有那么多多的装备，还有军饷。这些钱从哪里来？”张伟成道。

“钱我可以满足你，只要你能把兵给我招够。”

“光有钱也不行呀，人，我上哪去弄？”

“我说你这个人死脑袋瓜子，作为一军之长，还需要我手把手教你不成？”

“我生来就笨。请你指点。”

“好吧，我教你个办法，你召集所有的军官对他们说，谁招的人算谁的，谁招够一个连，就当连长，招够一个营就是营长，招够一个团就当团长。谁都一样，不管是士兵还是军官，只要你招够人，就能当官。士兵能招收一个营的兵，就叫他当营长。现在当营长、连长、排长的，招不到人的去当士兵！”

“依我说，招一个人发给他一百元缅甸币的奖金，这样反而更快些。”

“可以，算你动了脑子。另外，你如果有好朋友，或你部下有好朋友在一军、二军、三军干的，让他们去劝那里的人来这里干。只要他们能来，拉来人的按被拉来的人的官职奖励。被拉来的军官，来了之后，每人提升一级！”

“好！我这就去办！不过，钱得兑现。”

“没问题。你快去办。”

“是！”

第十九回

柳元麟施威剪除异己 众头领争权各闹独立

柳元麟不择手段地扩军备战，不但遭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憎恨和不满，同时，也使残军各部更加仇视柳元麟。特别是柳元麟用升级的手段拉拢各部军官，令各部极为不满。柳元麟在三个月里，尽管招数用尽，也只扩充了八百余人，加上原先两个师不足一千五百人的武装，共计只有二千三百来人，就这么多人，柳元麟还编了三个师。有了这三个师，柳元麟的胆子比以前大了些，说话硬气多了。

1957年，毛人凤一命归天，第一军军长吕维英失去了靠山，柳元麟认为除掉吕维英的时机已到，于是，他便动手制定铲除吕维英的计划。

吕维英虽然在台湾失去了后台，但是手中依然掌握着第一军的军权。而且，一军的官兵是九十三师原班人马，九十三师的官兵又与吕维英关系甚密，他柳元麟想除掉吕维英也没那么容易。何况，总指挥调兵遣将，也不能他一个人说了算，不管怎么说马国俊和彭程也是参谋长和副总指挥。有什么重要的事，必须有他们俩人参与。柳元麟打算以开会为名将吕维英调回总部拿下，可是马、彭两人非问要召开什么会，弄得柳元麟不知说什么好。

马、彭知道柳元麟想加害吕维英，于是，就透信给吕维英，让

他千万不要离开军队，防止柳元麟对他下毒手。

吕维英很生气，他知道柳元麟收拾他是迟早的事。于是，他想串通第二军军长甫景云，合伙对付柳元麟。为了争取甫景云，吕维英秘密来到二军军部。

第二军军长甫景云与吕维英素来关系很好，两人一见面，自然都十分高兴。

两人坐在一起，又谈起他们所担心的话题。

“甫军长，我看柳元麟近期会对我们采取行动。”吕维英道。

“他采取行动又如何？我不相信他会动武，就是真的动武，就凭他手下那支军队，你我只用一个团的兵力就能打败他。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还是那句老话，‘不理他’，看他能把咱们怎么样。”甫景云满不在乎地道。

“话虽然这么说，可是他毕竟是总指挥，说不定何时，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你我下毒手，我们不能不防他一下。”

“我们只要做到不离开大部队，他就没办法对我们下毒手。”

“万一他借命令让我们去总指挥部开会之机，把我们抓起来呢？”

“他柳元麟不敢！”

“我问你，他为何不敢？李峰不就是个例子吗？”

“我问你，当着各部长官的面，他敢这样做吗？除了四军军长之外，有谁不烦他？如果他敢这样做，全体官兵不反了才怪呢。”

“如果他一个一个地整我们，比方说先整我，直到把我整倒为止，最后再收拾你，那么，我们什么都来不及啦。”

“你的意思怎么办？”

“我认为，他对你我下毒手是早晚的事，与其在这里等着他来收拾我们，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咱们联手杀了他！”

“这万万使不得，如果咱们先兴兵灭掉他，台湾就会将反叛的罪名扣在我们的头上，到时候我们说不清楚。”

“等到我们丢了性命，再想说也难说得清楚了。”

“他如果真的与我们动武，那么，咱们就有理由铲除他。对外、对内都好交待。”

“那好，咱们就订个君子协定，柳元麟不管对你或者是对我采取军事行动，咱们都要互相支援，共同抗击柳元麟。”

“没话说，他柳元麟敢下毒手，我就出兵讨伐！”

“好！如果柳元麟敢对你采取军事行动，我就一举铲除他！”

两人商定之后，吕维英便告别甫景云回去了。

吕、甫二人联合抗柳，如果两人都信守诺言，柳元麟就是有天大本领也无法占上风。可是，甫景云是一位十分滑头的人，事情不到他头上，他决不会主动出击，与吕维英并肩抗柳的。如果柳元麟先对甫景云下手，吕维英将会全力以赴出兵救甫。这一点，已被柳元麟看破。于是，他便采取了一手拉拢甫景云，一手对付吕维英，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机会终于来了。1958年秋，国际上的反共势力大抬头，台湾的老蒋又开始做反攻大陆的梦，便命令残军调集军队进入中缅边界，妄图趁机反攻大陆。

柳元麟心中十分清楚，就凭他手下不足六千人马而且各顾各的残兵去反攻大陆，那是自找倒霉。但是，对老头子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于是，他便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吕维英。

吕维英接到柳元麟的一道军令，让他兼任反攻大陆西线总指挥，并带一个团的兵力，配合张伟成的第四军从西线进攻沧源，其他部队集中东线，从打洛进入大陆直取西双版纳。

吕维英知道柳元麟故意将他调开，但是，反攻大陆是台湾老头子的命令，军令不可违。为了防止意外，他带上李国辉留下的老七〇九团去了西线。一军七〇九团是一支人数较多的团，老兵集中，况且，团长吕汉三、副团长梁绍卿，还有三营长胡大虎都是他的贴心人。就凭这个团近千人，完全可以应付柳元麟的突然攻击。

吕维英奉命进驻缅中边界的孟噏，这里离中国边境只有一个小时的山路。吕维英将指挥部安在这里之后，便命令三营进入离中国边境只有一里山路的一个小村寨中。一营和二营驻扎在指挥部周围，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并候总指挥部命令。两天之后，四军的一个师也奉命来到孟噏接受吕维英的指挥。吕维英命令他们驻守班达，负责随时配合七〇九团骚扰中国边境。又过了几天，也就是1958年的11月中旬，柳元麟命令吕维英兵进大陆，一举拿下中国边境县沧源。吕维英接到柳元麟的命令，便立刻命令七〇九团于23日夜迅速摸进大陆，24日早上六点向沧源发起攻击。另外又命令四军的第二师从东侧进入中国大陆，在七〇九团向沧源发起攻击时，从东路支援七〇九团，一举攻克沧源。

七〇九团团长吕汉三接到命令，立刻命令三营营长胡大虎为先锋向沧源进发。他随后便带着另两个营迅速向大陆推进。

三营营长胡大虎接受命令，连夜摸进中国边境。于24日清晨4时左右到达沧源以南的一个山谷之中，胡大虎与他的部下们刚刚进入谷底，突然，四处便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胡大虎立刻命令部队各就各位准备战斗，谁知四处枪声停止，可是，各处的喊话声使得残军们个个胆战心惊。

“蒋军弟兄们！你们被包围啦……”

“中国人不打国人！”

“只要你们举枪投降，我军既往不咎……”

“对抗死路一条，投降可以发路费回家！”

“……”

胡大虎吓得面色苍白，他自言自语地道：“完了，完了，这下咱们可全完了！”

“营长，咱们向后突围吧！”一连连长马蛋在边上道。

“突个狗屁！你没看见这个架势吗？他们早有防范，咱们进入了他们的口袋。”胡大虎说。

“那也不能在这里等死呀？”马蛋道。

“电告团部，请求紧急救援！”胡大虎命令道。

一封电报打到团部，正在向沧源急行军的七〇九团团长吕汉三一见电报，知道共军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军事行动计划，他一面向总指挥部发报请求支援，一方面命令部队加快速度营救三营。

吕维英接到七〇九团的电报，知情况不妙，便命四军二师火速奔赴出事地点，与七〇九团另两营解救三营。

谁知，当他的电报刚刚发出时，指挥部四周枪声大作，杀声四起，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纷纷抄起武器，与攻击指挥部的来犯者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吕维英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惊呆了，“是共军？不太可能！共军不可能越过中缅边界！”他的脑海中闪过几个百思不解的问号。但是，时间不容他多想。因为指挥部的兵力不足五十人，万一是大部队攻击，他吕维英难逃大难。于是，他在两名亲兵的护卫下冲出屋子，就在此时，大军从四面冲了过来，把他紧紧围在中间。吕维英定眼一看，原来攻击他的是四军第二师的官兵。此时，军长张伟成正在怒视着他。

“张伟成！我军正向大陆发起进攻，你却胆敢违犯我的军令，用武力进攻指挥部！我看你是不想要脑袋啦！”吕维英怒气冲天地指着张伟成道。

“吕军长，你不要发火，我是奉柳总指挥之命前来抓你回总指挥部问罪的！”张伟成满不在乎地道。

“混蛋！我看谁敢动我！”

“吕军长，请你放聪明些，不然的话……”

“怎么样？”

“柳总指挥给我有手令，不信你自己看！”张伟成说着，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递给他手下一名士兵，那名士兵拿着纸直到吕维英面前，递给吕维英，吕维英接过来一看，只见纸上确为柳元麟的亲笔字：“命令张伟成即刻抓捕吕维英来总部问罪，如吕反抗，就地正法！柳元麟，某年某月某日。”吕维英看罢，气得将纸撕的粉碎，

大骂道：“柳元麟我操你八辈祖宗！”

“吕军长，请你不要逼我张某人，也不要怪我，你是位老军人，应该知道，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上级命令！”

“好吧，我跟你走！”吕维英无奈，只得放下武器。张伟成命令二师副师长将吕维英押回总指挥部。

吕维英的指挥部被柳元麟给端了，人也被抓走了。可是，前方的七〇九团将士们，正与中国边境部队杀得天昏地暗。

吕汉三从南路杀出一条血路，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包围圈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胡大虎趁机向外冲，残军在混战中一个一个地倒下，但是他们知道，只有拼死冲出包围才是他们的活路。

经过近两个多小时的激战，七〇九团终于把三营从包围圈中救了出来。当他们逃回缅甸边境的山寨后，三营营长数数自己的人马，只剩下六十余人了，其中还有十几位伤员。胡大虎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吕汉三担心指挥部发生什么情况，于是，命令胡大虎暂住边境山寨待命，他带另两个营返回总部。

吕汉三一进入孟喧，便立刻感到情况不对，还没等他弄清怎么回事，已经被四军二师团团围住。

“你们这是干什么？”吕汉三问。

“干什么？要缴你们的械！”张伟成道。

“为什么要缴我们的械？”吕汉三问。

“我管不着为什么，只是奉总部命令行事。”张伟成道。

“我们不缴枪！”

“只要我们军长让我们缴枪，我们就缴！”

“有本事去跟共军干！”

“与自家兄弟动武，算什么好汉？”

“……”

七〇九团众弟兄都向张伟成大喊道。

“架枪！准备射击！”张伟成一声令下，二师的全体官兵立刻端

起了枪。

七〇九团的官兵一见二师要对他们下毒手，便也抄起手中的枪，两边对峙，剑拔弩张，一场血腥的残杀即将开始。

“张伟成！我们在前边与共军拼杀，你不但与我们共同反攻大陆，反而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弟兄。我问你，你是国军吗？”吕汉三大声怒斥道。

“给我打！”张伟成一声命下，顿时，枪声大作，一排排雨点般的子弹射向七〇九团的官兵们，霎时，七〇九团的官兵被打死一大片。

“别打啦！别打啦！我们缴枪！”吕汉三为了不使手下惨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只得向张伟成屈服。同时，他为了保护三营安全，立刻命令给胡大虎发报，告知发生的情况，并让胡大虎自救。

七〇九团被缴了枪，团长吕汉三、副团长梁绍卿等被逮捕，押回总指挥部候审。就这样，李国辉的七〇九团在金三角完全消失了。

胡大虎接到吕汉三的电报，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他知道，在这个时候吕汉三不会与他闹着玩。他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把三位连长和副营长徐维叫来，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弟兄们，柳元麟这个七孙已经对我们第一军下了毒手，咱们军长吕维英被抓到总指挥部问罪。并且，在咱们团长带着一、二营回指挥部时，遭到第四军二师的攻击。吕汉三团长为了不使弟兄们惨遭无辜伤害被迫投降。他电令我们自救。看来，孟喧咱们不能再去了，大家说，咱们怎么办？”胡大虎道。

“与他们拼了！”

“打回孟喧，救回咱们团长！”

“干脆，咱们投中共去！”

“……”

大家愤慨至极，纷纷表示对柳元麟的无比仇恨。

“咱们如今是独木难支，鞭长莫及呀！七〇九团只剩下我们三

营这六十多位残兵败将了，怎么能与柳元麟对抗？”副营长徐维道。

“那，咱也不能就这样等他们来收拾我们呀？”胡大虎道。

“依我之见，咱们不如绕道投奔段希文去！”徐维道。

“对！我他娘的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段希文是一位好将领，他素来不买柳元麟的账。七〇九团又与他们关系最亲密，他不会不管我们的。”胡大虎道。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徐维说。

“对！投段希文去！”

“我赞成！”

“……”

众人一听去投段希文，便纷纷表示拥护。

胡大虎不敢再停留，他立刻起程，顺着中缅边界绕道向段希文的西区果敢进发。由于残军总指挥在东南方，兵力多布在东部，胡大虎又离段希文的果敢比较近，只有三天半的山路，胡大虎便到达段希文那里。

段希文听说胡大虎带着三营来投奔他，立刻亲自去迎接，使得胡大虎等人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段希文在果敢招待了三营众官兵之后，又把胡大虎、徐维和三位连长请进客厅，对他们道：“一军如今已被柳元麟控制，你们军长吕维英和副军长吴伯介已被柳元麟抓了起来。七〇九团被他缴了械，七〇九团被撤销，你们团长和副团长被关。这是我们国军的耻辱！我们西部将士，对此事十分愤慨，对于你们三营的遭遇，我也十分同情。”

“段将军，我营官兵死心塌地投奔你，请你看在我们老团长李国辉的面子上，收留我们吧。”胡大虎求道。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请你们回答我。”段希文道。

“请段将军明示。”

“你们想不想报这个仇？”

“只要能报这个仇，能出这口恶气，我们三营这六十来名官兵

就是全部战死，也心甘情愿！”胡大虎道。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想收留你们。”

“这是为啥？怕我们给你找事不成？”

“我段希文怕他柳元麟吗？我可不是吕维英。说句实话，你们来投奔我，我高兴都来不及，怎么肯把你们放走呢。”

“那就求将军收留我们。”

“我给你们介绍一位朋友，你们不如去他那里。”段希文说着，对手下又道：“请熊先生！”

片刻，一身商人装扮的熊保安进来。胡大虎等人一见，原来是熊保安。

“各位好！”熊保安进来，向众人打招呼道。

“熊副官好！”众人向熊保安行军礼。

“快坐，快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段希文边说，边让众人坐下。

“不用介绍，一个塘里洗澡，谁不认识谁。”胡大虎笑呵呵地说。

“嗨！我说胡大虎，如今熊保安可不是过去的小副官啦！咱们的老熊现在是财大气粗了！”段希文道。

“听说熊副官投奔李峰先生的女儿李小慧了，怎么，发啦？”胡大虎道。

“他如今已是李峰的女婿，曼谷远洋公司的董事长啦！”段希文说。

“什么，你娶了李小慧？”胡大虎惊讶道。

“是的，这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她会选择我做她的丈夫。”熊保安满脸春风地道。

“好！你小子真走运！当初我救她时，就感到她是位难得的姑娘，还让我害了很长时间的单相思呢！”胡大虎说罢，便哈哈大笑起来。

“小慧常常说起你，还有大黄牙、马蛋，他们如今怎么样？”

“这不，这位就是一连连长大黄牙，这位是二连连长马蛋，这位是三连连长李俊，昵称阿俊。”胡大虎介绍说。

熊保安一听，立刻起身与他们握手道：“我们不认识，但是，小慧成天讲你们，都把我耳朵磨出趺子来了。”

“怎么，小慧真的还记得我们？”黄大牙高兴地道。

“当然，救命之恩怎能忘记。”熊保安道。

“她还是那么漂亮吗？”马蛋问。

“漂亮！依然美如天仙！”

“哎哎哎，以后有的是机会叙旧，咱们还是谈谈正事。事情是这样的，李家为了保护生意上的安全，防止柳元麟与李家对抗，已经成立一支名叫‘东亚独立军’的队伍，正在泰国与缅甸交界的马星叠镇招兵买马，现如今已经有了一千来兵马。可是，他们缺乏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和老兵，所以，他跑来向我求援。正巧赶上柳元麟向第一军下毒手，在你们军长和副军长被抓之后，已有两百多名官兵投奔了我，我把这些官兵都介绍给了熊先生。正好你们也来了，我劝你们也去他们那里，这可是你们的大好机会。将来寻柳元麟报仇不愁机会嘛！”段希文有他的打算，他认为，如果将这帮人留在自己这里固然很好，可是，这样更会使柳元麟仇视他。说不定哪一日柳元麟也会对他采取军事报复。段希文并不怕他报复，可是真打起来将会两败俱伤。如果支持李家建设一支由七〇九团官兵掌权的独立军，他们之间互相配合，柳元麟的日子可想而知。段希文不愧是位老谋深算的将军，这一招使得柳元麟在金三角很难高枕无忧。

“好！太好啦！我们去！”胡大虎立刻表态。

“太棒啦！胡大虎，我任命你为‘独立军’军长，在座的三位连长便是各师师长！”熊保安一张嘴便把胡大虎等人连升几级。

“熊先生，从今之后我们便是李家军最忠诚的将士，我胡大虎如有三心二意，天打雷轰！”

“如有三心二意，天打雷轰！”众人道。

“怎么样，我段某人够朋友吧？这么多的大英雄我都让给了你，

我心疼呀!”

“段将军，只要你需要用兵，‘独立军’随时听你调动。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向胡大虎军长下道命令：段军长可以不经我和李小慧调动部队。胡军长听明白了吗?”

“是!”

段希文将另外二百多名官兵交给了胡大虎，胡大虎将他们暂编一个团，让大黄牙当他们的临时团长。段希文又给他们充实了装备。几日后，熊保安带领他们离开果敢，向泰国进发。

部队在山林里行走了两天两夜之后，第三天中午，当他们到达掸邦高原昆欣以南的山林时，突然发现一支正押着上百只骡马鸦片的国民党军队伍。

“熊先生，你看，他们是总指挥部的鸦片运输队。”胡大虎趴在岩石上对熊保安道。

“是从山区收购来的鸦片，看样子足有两吨多。”熊保安道。

“抢他奶奶的，这也算我胡大虎投奔李家的见面礼!”

“不抢白不抢。他柳元麟与李家不共戴天!”

“我们也与他柳元麟势不两立，干!杀他个人仰马翻，弟兄们正一肚子火没处出，也好让弟兄们出口气。”

“他们这百十号人哪是咱们的对手，你下令出击!”

“是!”胡大虎一起身对众人道：“弟兄们!咱们打下山去，抢回鸦片，为咱们七〇九团的将士出口气!”

胡大虎冲在前面，众弟兄满肚子的仇恨都压进了枪膛，他们一齐大喊大叫着端起枪，向押送鸦片的队伍猛冲过去。

押送鸦片的国民党官兵一见有人抢劫，急忙端枪还击，可是当他们看见都是自己的队伍时，连忙对胡大虎等人喊道：“别打!别开枪!都是自己人!”

“他妈的，打我们时不认我们是自己人，挨了打却认得是自己人。给我狠狠地打!”胡大虎对手下大吼道。

百十人的押送鸦片队伍片刻便被打死一大半，没有死的全部投了降。胡大虎命令把骡马赶走，他亲自给没有被打死的总部官兵上了一堂政治课。

“看在我们都是国军的份上，我姓胡的给你们留条性命。但是我告诉你们，柳元麟这个狗鸡巴操的不是玩意儿。想必大家都看到了，自他柳元麟来到金三角后，他奶奶的都干了啥？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弄得咱们国军各部兄弟不和，互相残杀。你们说，他柳元麟是个东西吗？”

“……”众人不敢做声。

“说！是不是个东西？”胡大虎怒吼道。

“不是个东西！”众人道。

“我们一军的军长、副军长都被他抓起来了，七〇九团也被他缴械了，团长等军官都让他治了罪。我们被逼反了！在金三角，没有柳元麟我照样活。李峰的女儿李小慧在泰国边境的马星叠成立了李家独立军，号称‘东亚独立军’，如今已有千余人，我胡大虎被他们请去当军长，今天抢了你们的鸦片做上任的见面礼。请你们回去报告柳元麟，我胡大虎军长不久将要杀回来，抄了他的老窝，砍掉他的人头，扒了他的人皮！”胡大虎说完，转身就要走。

“慢着，胡军长，我们也在柳元麟手下干够啦，今天又丢了鸦片，回去也没有好果子吃，不如和你一同去投奔李家军。”鸦片押送队的头目道。

“好！这才是走了正道。”胡大虎高兴地道。

“弟兄们，有谁跟我走？”那头目向他的弟兄们喊了一声。

“听头儿的！去就去！”

“回去也是死！”

“走吧，咱们也反啦！”

“投奔李家军去！”

“……”

众人纷纷叫着喊着，自愿要投奔李家军。

“那好！咱们走！”胡大虎一挥手，众人赶着骡马直奔马星叠而去。

柳元麟得知七〇九团三营投奔了李家独立军，又抢劫了他两吨半鸦片和百十匹骡马，而且还带走他不少官兵，气得险些没有背过气去。他想出兵进攻马星叠，又怕后方的甫景云、段希文、李文焕趁机兵变。他只有暂且忍下这口气，等日后有机会再报这一箭之仇。他知道，当务之急是趁热打铁除掉甫景云。

他给甫景云下了一道命令，让甫景云立刻来总部开会，研究改编一军问题。甫景云认为，第一军已被柳元麟解决，暂时不会对他下毒手，于是，壮了壮胆子去了总指挥部。为了保险，他带上一个排的亲兵，由一位名叫张文胜的营长亲自护着来到总部。当甫景云刚刚来到总部门口，便冲出百十人把他们围住了。

“你们想干什么？”甫景云一见大事不好，便对总部的人大喊道。

“我们奉命缴你的械！”其中一位长官指着甫景云道。

“你敢？谁敢动甫军长一手指头，老子就与他拼命！”张营长冲到甫景云前面，用身体护着甫景云大吼道。

“甫景云，你贻误战机，违犯军令，我宣布撤销你第二军军长一职，你还不赶快放下武器接受治罪！”柳元麟在老远的地方对甫景云道。

“柳元麟！你放了我们军长，不然我就与你拼个鱼死网破！”张营长又回来对甫景云道：“快！我保护你撤走！”

“甫景云，只要你再向后退一步，我就下令把你们全部打死在这里。”柳元麟道。

甫景云回头看看，柳元麟的手下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了，想逃走，那是一点儿指望都没有了。他低头对张营长道：“张营长，我们逃不掉了，放下武器吧。”

甫景云手下不得不放下武器向柳元麟屈服，柳元麟将手一挥，

士兵们迅速将甫景云和张营长拿下。

柳元麟走到甫景云面前微微一笑道：“甫景云，你与吕维英密谋与我对抗，你以为我不知道？今天，你总算知道与我作对没有好下场了吧？”

“柳元麟！你不要得意，总有一天你会死到我们弟兄手中！”张营长怒气冲冲地道。

柳元麟回过身来，抡起右手左右开弓打了张营长十几个嘴巴，道：“小小一个营长也敢与我对峙，我看你是活腻了！来人，拉过去给我毙了！”

“是！”

几位官兵把张营长拉到十几米处，只听一声枪响，张营长便倒在了血泊中。

“张营长！我的好弟兄——”甫景云痛苦地喊道。

“拉下去关起来听候发落！”柳元麟命令道。

几个官兵连推带搡将甫景云押走。几十位景甫云的亲兵也被押送到集训队“洗脑”去了。

柳元麟在金三角暴戾恣睢地排除异己的行动，震惊了残军上下，各部都十分紧张，谁都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特别是段希文和李文焕，因为他俩都知道，柳元麟的下一个目标，不是他段希文，就是他李文焕。

终于，在甫景云被抓后不足十天，柳元麟又下了一道军令：撤销西部指挥部，免去段希文兼任的副总指挥一职。又命段希文将西部几个纵队改编成第五军，段希文为军长。

段希文心中十分清楚，柳元麟这样做是为了削弱自己的实力。可是他并不知道柳元麟还有一个阴谋，那就是让三军李文焕脱离段希文之后独立，以便他从中挑拨段、李的矛盾，让他们两人互相争斗，他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从中得到比使用武力还要好的效果。

段希文在果敢成立三个师的编制，总人马只有一千四百余人。

原先段希文任西区指挥部副总指挥时，三军李文焕归段希文管辖，李文焕占有的地盘上的各种税收和关税，还有鸦片的收购都归段希文所有。段希文被任命为五军军长之后，李文焕独立了，段希文与李文焕同是军长，地位一样，不存在谁归谁管辖的问题了。当然，谁占的地盘税收和鸦片归谁所有。因此，段希文的地盘理所当然地割让给了李文焕一半。李文焕占了便宜，段希文却吃了大亏。自然是段希文不满，李文焕欢喜。这是柳元麟一手蓄意制造出来的矛盾后果。

段希文让李文焕撤出他的西部辖区，李文焕不下，因为柳元麟支持李文焕，让李文焕占住地盘。这使得段、李矛盾激化。段希文一怒之下，收编了阿卡纵队，占去李文焕十几个山寨。

李文焕向柳元麟告状，柳元麟趁机唆使李文焕向阿卡地区发展，占领段希文的地盘。段希文一见李文焕的部队进入了他的地盘，立刻发兵攻击，缴了李文焕部队的械。

李文焕没办法，来找柳元麟评理，柳元麟电令段希文放掉李文焕的人。可是段希文却不理会柳元麟。

柳元麟气急败坏，他以总指挥部的名义，越过段希文，向段的下属各师团下达通告。通告说，各师团不需经过段希文，可以直接来总指挥部领取每月的军饷和各种军需物资。柳元麟想用这种方法拉拢段希文部下，把段希文架空。可是，段希文部下不同于其他部队，他们都是云南边境的少数民族人，都十分忠于段希文，谁也不背叛段希文去单独领军饷。柳元麟没办法，最后公开宣布停发五军军费。

却不知段希文更有高招，他立刻公开宣布：脱离柳元麟管辖，五军独立。随即，段希文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在他的辖区戒严，非本地人不准出入他的辖区。他在辖区发放通行证，使得柳元麟的人员一步都进不入他的地盘。为了防止各部队对他产生误会，他又向柳元麟属下各军、各师、各团散发《告金三角全体官兵书》，一方面揭露柳元麟在金三角所犯的滔天罪行，一方面向所有官兵说

明他们独立是被柳元麟所逼。他们虽然宣布独立，但是他们依然忠于“党国”。

此时新任的各军各师首领们，对柳元麟的嘴脸早已清楚，他们接受吕维英、甯景云等人的教训，对柳元麟采取了阴、阳两套手法，使柳元麟想灭掉段希文十分困难。

柳元麟无奈，上报台湾，诬告段希文已暗中投降了中共，他要出兵讨伐段希文。

于是柳元麟命令一军、二军和四军同时进军西部讨伐段希文。可是，各军虽进入西部战区与段“接上了火”，也打得“热火朝天”，却一点战功都没有。

原来，各部只是空中激战，多次战斗，没一人伤亡。就连最忠于柳元麟的四军长张伟成也采取阴、阳两手，因为他也觉察到柳元麟的可怕性，他也不得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柳、段之争一直闹到1959年5月，台湾当局才派出情报局副局长任剑鹏为代表的调查组去金三角加以解决。

任剑鹏来到金三角，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才发现金三角出现那么多问题，责任都是由于柳元麟心胸狭窄而造成的。任剑鹏代表台湾当局狠狠批评了柳元麟，并表示，如果柳元麟再这样一意孤行，又不容人，台湾将准备更换金三角总指挥。这时，柳元麟害了怕，并认了错。段希文在任剑鹏的劝说下，也放弃了独立，表示愿重归柳元麟指挥。

在任剑鹏的坐阵指导下，他们制定了一个反攻大陆的恶毒战略，即各部各自为战，在各地向中国边境进犯，主要是以游击战为主，骚扰中国边境安全，制造边境事件，使正受经济困扰的中国政府不得安宁。

这一方针频频得逞，一股股反共游击队以闪电战术闯进大陆，对边境军民乱打乱杀一阵，又闪电般地退回缅甸，消失在中国边境，给边境军民造成重大损失。

第二十回

联欢会狂语反攻大陆 除夕夜惊慌逃命邻国

公元1961年2月14日晚，正是除夕之夜，残军各部兵营都在过着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各家各户都包好了饺子，在门外点燃起鞭炮。一家人围着桌子饮着酒，说笑着，吃着饺子。还有的正在给娃娃们讲着“年”和“龙”的故事。可是，谁都没料到这一天死亡正在向他们一步步逼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部队悄无声息、动作敏捷、快似闪电般地包围了国民党残军。他们并没有带重武器，更没有使用飞机大炮，而是一色轻装。当他们进入残军兵营时，清脆的冲锋枪、半自动枪声与手榴弹的爆炸声在残军各部响起，那声响与鞭炮和大炮的响声汇合在一起，谁也不会想到鞭炮声中会夹杂着那大兵团进攻的可怕枪声。不少残军就在此时被击毙。等残军知道人民解放军已经冲进兵营时，他们不是被打死，就是当了俘虏。

柳元麟当时正在露天春节除夕军民联欢晚会上。前来参加联欢晚会的人很多，连同当地山民，多达上千人。联欢晚会上点起几堆篝火，众人一齐拍手请残军最高长官柳元麟作春节祝词。柳元麟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站起来，先给众人行了个军礼，便开始祝词：“国军将士们！缅甸各族同胞们，我军随军家属们，还有反共军校

的同学们！在这一年的春节除夕，我们在这里举行春节除夕军民联欢会，我代表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向各位拜年啦！并祝大家新年愉快，心想事成，大吉大利……”众人一齐鼓掌。

“我军自来到贵宝地，承蒙各民族的厚爱，得到了大家的无私帮助，建立了骨肉难分的军民关系。我军在当地少数民族父老乡亲的关怀下，迅速发展到如今兵强马壮的大好局面。在缅甸大举进攻我军时，多亏了你们的拼死保护才使我军免遭覆灭之灾。我在这里代表全体官兵，向你们表示敬意！”柳元麟在掌声中再次行了个军礼。

“在过去的岁月中，我军将士浴血奋战，共同抗敌，完成了数次袭击中国边境的任务，打死打伤不少共产党的干部和士兵。今天，我代表总部，感谢我军将士为我军作出的巨大贡献！”柳元麟又一次行军礼，众人拍手。

“乡亲们，国军将士们！当前世界上反共运动已经进入高潮，共产党已经陷入反共的浪潮之中，中共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反攻大陆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柳元麟正讲得起劲，手下跑上来向他报告道：“总指挥！有人报告说共军已经冲进我们的兵营了！”

“混蛋！你没见我正在讲话吗？什么共军共军的！”柳元麟不以为然，又继续讲道：“反攻大陆的时刻即将来到，我希望我军全体将士做好充分准备，我们将在1961年向大陆发动全面进攻，力争上半年打到昆明，下半年攻到北京……”

“共军来啦……”

“共军把我们包围啦……”

“快跑啊……”

“……”

柳元麟话还未讲完，四周枪声大作，无数手榴弹投向联欢的残军队伍中。人们顿时大乱，哭声、吼声、嚎声四起。柳元麟被这突然的变化惊呆了。

“快跑，总指挥……”手下几个人一边喊，一边拉着他便跑。

柳元麟在手下的保护下逃入东边的丛林中，这时，无数的残军官兵拖儿带女地纷纷向这边山林里跑来。柳元麟不敢怠慢，拼命向位于西南方的第四军逃去，他心中明白，在这个危急时刻，除了四军，谁也不可靠。

一个来小时后，第四军救援部队赶到与他相遇。

“快跑吧，共军来啦！这次咱们要彻底完蛋啦！”柳元麟刚才在联欢会上的“神威”早已没有了，他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受伤的野兔，在第四军的保护下，一路向东逃去。

李文焕部被打得最惨，等他知道人民解放军打进来时，兵马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他惊慌失措，一路南逃。谁知，当他的残兵败将刚刚逃出人民解放军的追击，却又遭遇到南路缅甸军的阻击。李文焕心中十分害怕，他明白，如果不能迅速突破缅甸军的封锁线，共军再追上来，他们必将全军覆没。

“弟兄们，我们眼前只有这条活路了，如果不能攻克缅甸军防线，我们将死在这里！弟兄们，你们看看这么多的家属娃娃，难道我们就忍心让她们都死在这荒山野岭吗？”李文焕鼓动道。

“死也要冲出去！”有人道。

“我命令你们一鼓作气向上冲，给我杀出一条血路！让我们的家属娃娃逃出去。”

“是！”

“冲啊！”上百名将士在后卫部队的掩护下冲向缅甸军阵地。一时间，杀声震耳，枪弹如雨，滚滚烟火升入高空。经过一场恶战，残军又退了下来。

李文焕一连向缅甸军发动了三次冲锋都没能冲破缅甸军的防线。在李文焕面前，倒下一片又一片的残军将士，鲜血已经染红了这块土地。李文焕急得眼珠子发红。

就在李文焕与缅甸军拼杀的同时，被人民解放军打散了的残军官兵陆续向这里涌来，而且，越涌越多。他们拖儿携女，哭哭啼啼，使得李文焕更加心烦意乱。

各路残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追杀得四处逃散，失魂落魄。各部早已失去控制，他们各逃各的命，一两人的有，十个二十个一块逃命的有，上百人的团体也有。在逃跑中，他们各顾各，想往哪逃往哪逃。竟然还有几股残军逃回了大陆。

正当李文焕六神无主时，段希文带着他的第五军退到这里与李文焕部会合。段希文部这次是最幸运的一支部队，他在这次围剿中损失最轻。在这天晚上，段希文十分警觉。他不是因为防范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警觉，而是对柳元麟不放心。为了防止柳元麟突然对他下毒手，他在他的兵营三十里外都放上了暗哨，这些暗哨随时随地向军部传递着各处的情况。暗哨都是各山村中的山民，他们不会引起攻击部队的注意。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部队进入段希文三十里以内的防线时，各处立刻向他传递了消息。段希文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缅甸向他扑来时，他立刻命令全军向南撤退。可是当他向南行军一个多小时之后，便遭到大批缅军的阻击。这时他才预感到危险性，过去，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未越过边境线追杀过他们，这次突然在除夕之夜闯过中缅边境围剿他们，南路又有缅军重兵阻击，说明了这次军事行动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缅军并不可怕，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出动，却使残军官兵心惊肉跳，他们十分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可不像其他部队，谁与他们作战，都会败在他手下。段希文被缅军阻截，只得改变路线向东逃窜，不久，便与李文焕残部相遇。

“报告军长，段将军带第五军赶到！”手下向李文焕报告。

李文焕一听大喜，立刻亲自迎了上去。两人见面各行军礼，李文焕握住段希文的手道：“段将军，我们被缅军阻击在这里无法动弹，我已发动几次冲锋，却无法冲破缅军防线。你来得正好，所有部队都听你指挥！”

“也好！我们必须在南线突围。打老缅并不太困难，如果共军追上来，那就麻烦啦！”段希文道。

“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李文焕说。

“一师在右，二师在左，三师正面攻击。李将军，你负责所有家属的安全，等把缅甸军打退，你带领家属突围，我们保护你们！”段希文果断地道。

“是！”

一场厮杀又开始了，三个师的主力部队，冒着缅甸军的枪林弹雨，拼命冲向缅甸军阵地。缅甸官兵被残军强烈的炮火打得无法抬头，霎时间，残军官兵冲上缅甸军阵地，缅甸军无法招架，便向左右退却。

“快！快保护家属向南撤！”李文焕立刻命令手下保护家属冲出缅甸军的包围圈。

缅甸军一见残军要逃走，立刻又从两侧向残军发起进攻。可是，两侧的一师二师官兵拼死抵抗，使缅甸军无法前进一步。

“三师在前，李文焕部在后保护家属向南撤退，不许丢下一个女人和娃娃！”段希文命令道。

“是！”

三师在前开路，李文焕部在后，残军家属随残军部队一起向南逃窜。一师、二师在家属全部撤离之后，便立刻撤出阵地，尾随大部队向南进发。

柳元麟一路东窜，在半道上又与第一军、第二军残部相遇，柳元麟命令所有残军跟随他继续向东逃窜。当部队到达掸邦山区的汤塔镇时，埋伏在江对岸的缅甸军一个师的兵力将他们堵住。

这条河是萨尔温江的一条小支流，河床不算太宽。当时是2月间，雨季早过，河水浅得很，人们过河十分方便。可是，柳元麟要想越过河床冲破缅甸军阵地却十分困难。因为河床虽然水少，但三百多米宽的河床无任何掩体，开阔的河床上跑出一条小狗也逃不过缅甸军的视线，只要残军们一涌进河床，缅甸军就疯狂地向残军开枪打炮。柳元麟发动几次进攻都被缅甸军打了回来，河床上留下上百具尸体，残军的血已将河水染红。柳元麟气得哇哇直叫。

就在柳元麟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缅甸军背后响起了激烈的枪

声，缅军阵地顿时一片混乱。

“是九十三师的弟兄来接应我们来啦！弟兄们，快趁势攻到河对岸！”柳元麟惊喜万分，他立刻命令全军向河对岸发起总攻。

缅军遭到东西夹击，溃不成军。残军为了逃命拼死奋战，杀开一条血路，柳元麟立刻命令大军过河。一时间，河床中人嚎马叫，家属娃娃们在一片惊慌中渡过河，上了岸，柳元麟一鼓作气逃脱了缅军的追击，越过湄公河，进入老挝境内。他这才想起召见救援他的九十三师的指挥官。

“快，把九十三师的长官给我叫来，不！请来！”柳元麟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对手下命令道。

“是！”

时间不长。一位身体健壮的中年少校军官来到他面前行礼道：“报告长官，九十三师九八一团二营少校营长张苏泉奉命向你报告！”

柳元麟坐在那里还了个军礼，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张苏泉道：“你为国军立下大功，不是你，我军将会全军覆没！”

“报告总指挥，当我营接到总部救援命令时，立刻赶去救援，可是我们迟到了一步，让总指挥吃苦了。”张苏泉道。

“你们驻老挝的部队不是一个团吗？为什么接到命令只来了你一个营？”柳元麟安排在老挝军事基地的部队是一个团的兵力，这个团在老挝边境驻扎，一是为了防止缅甸发生军事变化；二是为了保护鸦片从缅甸运到老挝的通道。他命令全团出动接应他们向老挝突围，可是，这个团却只来了一个营。可贵的是这位营长骁勇善战击败了缅军，救出了柳元麟等残军主力。万一这个营战斗力不强，指挥官又没什么本领，那么，他柳元麟将会被缅军堵在河西，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兵一到，他们便插翅难飞了。

“报告总指挥，接到总部命令时，团长不知去向，团里无人调动部队，我看情况紧急，便自作主张出兵救援总部。”

“好！这次自作主张好！太好啦！”柳元麟道。

“报告，九十三师九八一团团长李文思带领全体官兵接应来啦！”手下向柳元麟报告。

“好，他来得好，我正要问问他，叫他来见我。”

“是！”

“报告总指挥，九十三师九八一团少将团长李文思奉命前来救援总部！”李文思来到柳元麟面前报告道。

“好！你总算来啦！我问你，你为什么这时才赶来？”

“报告总指挥，接到你的电令，我便立刻集合队伍赶来了？”

“放屁！等你赶来救援，老子早被共军和老缅打死了，不是你手下这位营长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电令到达时，你在哪儿？说！是不是打麻将去啦？”柳元麟大怒，他忽地站起来，指着李文思道。

李文思一看不妙，“扑通”跪下道：“总指挥！是属下的错，是属下的错……”

“军法不容，我岂能容你！”柳元麟突然拔出腰间的小手枪，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三颗子弹已经打进了李文思的胸膛，李文思应声倒在血泊中。

“张苏泉听令！”柳元麟喊道。

“是！”

“我命你为九八一团上校团长，立刻带领部队回老挝基地！”

“是！”

柳元麟等人逃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击，冲破缅军的阻击，逃入老挝的残军军事基地，只剩下一千二百余人了。

段希文与李文焕带领着他们的残兵败将一路南逃，越过泰国边界，进入了泰国领土。段、李进入泰国领土之后，李文焕对段希文道：“段将军，咱们这么多人马进入泰国，将会引起泰国军方的注意。依我之见，咱们还是分开为好，这样可以不那么招摇。”

段希文知道李文焕向来与他不怎么和，一直对他存有戒心。况

且，李文焕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连家属共有两三千人的武装队伍，虽然算不上什么大部队，可是就这样进入泰国，不会不使泰国警觉。分散队伍可以缩小影响。于是，段希文对李文焕道：“李军长言之有理，那就让我们各奔前程，有什么事再互通情报。”

“后会有期！”李文焕行礼说。

“后会有期！”段希文还礼道。

段、李兵分两路。段希文率部继续向南，李文焕改道向西南挺进。

李文焕与段希文分别，率部向西南走了两天之后，在深山中发现一个仅有三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他再也不愿向前走了，手指这个小村寨说：“奶奶的，咱们就住在这个地方！”

李文焕的兵马进入了这个叫唐窝的小山寨，便在这里安了营扎了寨，没有想到，他这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这里便成了三军的老巢。

段希文一直向南走出百十余里山路，进入泰国的坤丹山脉最北端的原始森林之中。

在这苍茫无际的大山林之中，有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傈僳族小山村，这里地形险峻，山高林密，在军事上能起到易守难攻的作用。而且这里闭塞，贫穷落后，是残军藏身的最佳地方，段希文对手下道：“我们就暂住这里吧！”

虽是二月间的天气，这里白天却烈日炙人，残军们个个累得两腿像灌了铅，浑身像散了架，长途逃窜已经使他们极度疲劳。上千名家属娃娃在逃亡中已经有一半以上病倒，有很多命在旦夕。残军们如同瘟神一样闯进这个小山村，山民们吓得不知所措。段希文下令不准扰乱他们的正常生活，并派出会讲傈僳话的人分头向他们解释残军的政策，并一再表示决不伤害他们，使傈僳族人很快平静下来，解除了他们的恐惧。

为了使当地少数民族能谅解残军，段希文命令营地扎在傈僳族村寨以南两里路的山谷中，残军官兵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拿起从

傣人那里借来的砍刀、锄头，冒着炎热，砍竹子破竹篾，夜以继日地盖起茅草竹房。整整忙了三天三夜，残军上下总算有了一个安居之地。谁知第四天夜间，几只老虎闯入兵营，一连咬死残军三个岗哨并把尸体拖走，弄得残军们一夜没敢睡觉。第五天夜里，又有两头大象进入营地，它们在兵营里横冲直撞，并踩死一个四周岁的男娃。残军士兵无奈向大象开枪，想把它们吓跑。可是，没有想到一颗子弹打伤了一头大象，那头大象一扬长鼻，向空中一声吼叫，就听得四处大象吼叫，不多时，二十几头大象如同疯了一般地拥进兵营，冲向刚刚盖好的草房，左撞右掀，被推倒的草房狼藉一片，残军们吓得四处逃散。有的大象冲向人群，见人便撞，有的残军士兵被大象用鼻子卷起抛向高空，被摔得脑浆四溅。有的被大象踏成肉泥。不大工夫，兵营的草房所剩无几，大人小孩被摔死、踏死无数。段希文无奈，只得命令架起十几挺机枪向大象前面的地上打枪，阻止大象的进攻。激烈的枪声才吓退了大象群。

天亮了，人们看着惨不忍睹的场面，个个失声痛哭，哭声震撼整个山谷。

段希文擦干眼泪对大家道：“弟兄们！眼泪是救不了我们的！挺起腰杆，埋掉尸体，再把房子盖起来！”

第二十一回

柳元麟无奈撤台离缅 张苏泉寻机借尸还魂

柳元麟逃入老挝之后，躲在兵营里成日生闷气。他二气手下将领不争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如此闻风丧胆，使得他反攻大陆的梦想化为泡影。二气老缅真不是东西，自己打不赢还去请援兵，这算什么本事？这下好了，被赶出了老巢，缅甸再也不是他的反共根据地了。将来残军如何生存？长期在老挝？难道老挝人不会像缅甸人那样吗？去泰国，老段和老李在那里，他俩能不能容我？

老挝北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国防军，只有少量的边防部队。这些边防部队平日里都在国民党残军那里得到不少好处，所以，过去的岁月中，老挝边防军不但不管他们进进出出老挝，而且还与他们关系十分密切。可是，当残军被赶出缅甸后，要住在老挝不走了，老挝边防军不由得有些害怕起来，他们担心老挝会不会沦为缅甸那种局面。于是，边防军不得不向他们的上司报告。

靠鸦片起家当上老挝三军总司令的温·拉迪功接到下面的报告之后，心中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这帮不可轻视的军事武装已经被追杀到他的地盘上，如果这帮人能为他所利用，将来不但可以使他发大财，而且还可能派上更大的用场。于是，他决定亲自去会一会这位败将柳元麟；担忧的是残军会不会把老挝当成缅甸？

温·拉迪功来到残军驻地，柳元麟如同接待贵宾一样地接待了他。因为柳元麟知道，温·拉迪功这次来，关系到残军的生死存亡，他怎么敢怠慢？

两人坐在一间简陋的草房中进行了秘密会谈，当然，会谈的气氛十分友好。

“柳将军，我们十分理解你军目前的处境，你们暂时住在这里没问题。不过，你们已经无法再回缅甸啦，不知你对今后有何打算？”温·拉迪功很有礼貌地道。

“我代表全体将士对你表示感谢！不错，看来缅甸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啦，今后，我军居留问题是件十分重要的事，因此，我想问问总司令，你是否同意我们长时间在这里居留？”柳元麟试探性地问。

“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你。你也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别国军队占领一寸土地。更不能容忍一支带枪的军队长期占据一方领土。当然，你们是有特殊的迫不得已的原因，我和我的政府能理解，所以就没用武力赶你们走。可是，如果你们像在缅甸那样肆无忌惮地扩军，非法占领我国土地，又长期不走，恐怕我们政府决对通不过。”

“这么说我们是没法长期住在老挝啦？”

“这当然！不过，如果有个长期居住的理由，我看也不是不可以。”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当前，老挝正闹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政府十分头痛，眼看老挝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力量要布满全国。如果让我向政府疏通，你们可以留在老挝做政府的雇佣军，去为政府平息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这样对你有好处，对政府也有好处。不知你是否同意。”

“这……”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设想，也是为你们着想，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也只好公事公办。”

“公事公办怎么说？”

“我可以论月把这里出租给你们。”

“怎么个出租法？”

“每月每人五美金。这个数目不算多吧？”

“如果我们交不起呢？”

“那只好请你走路。”

“我们只有这两条路吗？”

“我想不应该有第三条路，要有那应该是撤出我国领土。”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考虑的时间？”

“当然可以。一个月时间足够了吧？”

“够朋友，一个月之内我向你作出明确的答复。”

“我等你的决定。”

温·拉迪功走后，柳元麟气得把门一关，命令手下不准任何人打扰他，他躺在床上睡就是两天两夜，茶饭不进。

两天两夜，柳元麟躺在床上无法闭眼，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啊想，他无法想出第四条道路。给老挝人当雇佣军去为老挝政府卖命，是他堂堂“国军总司令”干的吗？他温·拉迪功算个什么玩意儿，如果不是共军突然围剿使他损失惨重，他温·拉迪功敢这样吗？可是如今人在矮檐儿下，不得不低头。但雇佣军坚决不能做。可是让他柳元麟以每人每月五美金租住老挝，这分明是敲诈他柳元麟，他也决不会同意。要撤出老挝，这就等于让柳元麟自取灭亡。去泰国，段希文能容忍他吗？就算段希文接纳他，李小慧手下的“独立军”胡大虎一伙，也一定会趁机报复，弄不好非砍下他的人头祭李峰不可。

他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可走，撤台。于是，他立刻起身撰写了一份电报稿：

“……我军这次在缅甸受到大部队的围剿，损失惨重之极。我率部侥幸冲出中共与缅军的重重包围，越过湄公河，逃入老挝境内。当前我军状况十分恶劣，伤、残将士挣扎在死亡线上，而且，

老挝三军司令温·拉迪功亲自来我部威逼：一是让我部给他们充当雇佣军，二乃以每人每月五美金出租借居，又限我部一个月之内必须作出决策，不然以武力赶我部出境。因此，我部决定撤台。请批准，并安排空运……”

柳元麟写好之后对外面喊道：“来人！”

“是！”随着一声回答，手下进来。

“快去！把这份电报发给台湾。”

“是！”手下接过电报，回身就走。

“慢！”

“总指挥，还有什么吩咐？”手下回身问。

“让伙房给我送点儿吃的来！”

“是！”

台湾回电，同意柳元麟的意见，并在近期通过外交手段与老挝政府谈判撤台有关事宜。不过，台湾电令柳元麟在撤台前，必须安排好留下不得少于三百人的武装队伍，这支队伍用于今后反攻大陆的情报队伍，要他们长期潜伏于老挝、缅甸境内，最好藏身于中缅、中老边境。建议由“中央情报局”派在金三角的情报官张苏泉担任负责人。留守人员可以在残军内部挑选那些不愿撤台的官兵。

柳元麟根据台湾的电令，找来张苏泉，对他道：“张团长，台湾已决定我部撤台，不久，政府将安排我们撤回台湾。但是，电令将你留下，因为你是中央情报局派出的情报官员，必须留下坚持反共大业。”柳元麟说完，将台湾的电令交给张苏泉。

张苏泉接过电令，仔细看了两遍道：“我们作为党国军人，无条件服从命令。”

“好！我没有看错你，中央情报局也没选错人。你就在我们队伍中挑选不愿撤台的官兵，按照电令选出三百人。在撤台时，我给你留下两部电台供你使用，武器全部给你换上最先进的，军费给你留得足足的。在我们撤台之后，希望你能不辜负台湾重托，完成反

共大业。”

“请总指挥放心，我张苏泉一定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金三角，出色完成党国交给我的反共任务！”

“我回台湾之后，一定向政府汇报你在金三角立下的战绩，并转达你对党国的忠心。”

“多谢总指挥！”

1961年3月初，台湾当局派出“外交官”亲自督察柳元麟等人从老挝撤台，两架美国航空公司飞机来回飞往老挝和台湾，不到十天，空运任务全部结束。从此，金三角结束了柳元麟时代。

留下的张苏泉为了藏身于金三角，不得不答应老挝三军总司令温·拉迪功的建议，同意暂时给他当雇佣军。

张苏泉，1922年出生在辽宁省丹东的鸭绿江畔。祖籍山西，父亲原是东北军张学良部下。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老蒋软禁，东北军被老蒋收编，1942年1月，东北军一部分人被改编为中国抗日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日。当时他父亲是中校营长，仁安羌一战，他父亲战死在疆场。当时只有二十来岁的张苏泉由于母亲死于日本人的刺刀之下，他一怒之下寻父抗日。到了重庆方知父亲殉国，他只得留在重庆，进入国民党黄埔军校后期的重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上学。毕业之后，正赶上中国大陆解放，蒋介石已仓惶逃到台湾，张苏泉为了追随台湾的老蒋，在大陆东逃西蹿，最后由葫芦岛转入上海，随上海国民党残军逃往台湾。

张苏泉逃往台湾之后，深得台湾当局的赏识，又把他送进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主办的“光复大陆特别工作人员培训班”学习。张苏泉在培训班里，专门学习特工知识，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军事才能和特工素质。本来他就是一位十分狡诈多端的人，经过这次培训，使得他更加阴险毒辣。

1952年，蒋介石为了加强金三角“复兴部队”，派出七百多名骨干去金三角，并在这支骨干队伍中安插了很多特工人员，张苏泉

便是十几名“高级特务”之一。

这次决定让张苏泉留在金三角，还是为将来反攻大陆保留一支队伍。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收集中共情报，培养从云南逃出大陆的反共分子，再返派回大陆，从事破坏活动，扰乱社会治安。

张苏泉手下有三位得力干将，一位叫罗少文，上尉军衔；一位叫梁中应，中尉；还有一位叫张正荣，少尉。在张苏泉荣升上校团长之后，他的三位干将分别被提升为中校、少校和上尉。

张苏泉被留在老挝，各方面都受到限制，他便想回他比较熟悉的缅甸。可是，他们刚刚被共军追杀出来，如果再以“国军”身份进入缅甸，不但怕中共大军随时征剿，就连老缅军也无法对付。他只得忍声吞气，暂时给老挝当雇佣军。

这天中午，张苏泉奉老挝国防军命令，前去救援被老挝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围困的八一七团一个营。张苏泉急忙集合队伍出发。他们刚刚到达琅南山的一个山谷中，却遭到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大部队的埋伏。两边丛林中那雨点般的子弹射向他们，张苏泉一见不好，便急忙命令部队后撤。经过一场拼杀之后，他们虽然冲出埋伏，可是，他的部队一下子就损失近一半，原来三百来人的队伍，只剩下一百余人。张苏泉又气又恨地退回原地。由于张苏泉没有完成救援任务，使得老军八一七团几乎全军覆没。温·拉迪功大怒，便发给张苏泉一份骂得狗血淋头的电报。

张苏泉生了一肚子的窝囊气。他不想呆在屋中，便走出屋子来到兵营中。他发现一大堆人在那里争吵什么？于是便走了过去。

大伙一见团长走过来，便纷纷让开，那两位正吵得不开交的士兵也不敢再吵下去了。

“你们吵什么？”张苏泉板着脸问。

“我们俩在‘抬杠’。”瘦子士兵道。

“抬什么‘杠’？”

“我们俩在瞎胡吹，他说人死了还可以借别人的尸体还魂，我说这是瞎编的故事，人死了就是死了，哪有什么魂？可是他硬说人

死了有魂。我们俩就这样争吵起来。”胖子道。

“借尸还魂？”张苏泉突然眼前一亮，他在心中暗道：“借尸还魂，太好啦！我何不来个借尸还魂呢？”他想到这里，对通讯员道：“通讯兵！”

“有！”

“快传罗文才、梁中应、张正荣即刻来团部开会！”

“是！”

张苏泉回到团部，还是满脑子的“借尸还魂”。他十分兴奋，没有想到，这两个“杠头”给了他一个重要启示。

罗文才、梁中应、张正荣三人慌慌张张跑进团部，问张苏泉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张苏泉笑咪咪地道：“有办法啦！”

“有什么办法？”罗文才问。

“借尸还魂！”

“什么？！什么借尸还魂？”三人一听都是一愣，你看我，我看你，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们听我说：中国兵书上有个‘三十六计’，你们听说过没有？”张苏泉道。

“听说过。”三人同时回答。

“那三十六计的第十四计便叫‘借尸还魂计’，在这篇借尸还魂计中讲道：‘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蒙童，蒙童求我。’你们懂这讲的是什么吗？”

三个人都摇了摇头。

“这就是说，凡是有很大本事的人，咱们不可利用。比方说老撾的温·拉迪功、段希文和李文焕，咱们不仅无法控制他们，相反他们还有可能将我们吃掉。所以不可利用。凡是本事不大，又有利用的价值，我们可以控制他，而且，让他感到是他求助于我们，我们就可以将他作为尸，用这具尸来为我们复活，复活之后，尸是他的，但是灵魂是我们的，这就叫‘借尸还魂’。”张苏泉兴致勃勃地道。

“我们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尸呢？”张正荣道。

“把你们叫来，就是为了共同商议一下，找一具可用的尸，我们才能够在金三角一带生存下去。”

“你说说吧。”罗文才道。

“我觉得，莱莫山弄掌大寨最合适。”

“坤沙?!”

“对！坤沙。”

“为什么要找坤沙?”

“我了解坤沙。”

张苏泉便开始讲起了坤沙。坤沙是弄掌大寨掸邦大土司张纯武的孙子，他的祖先原是中国入，原属云南樊人的后代。明末清初，他们是“桂王”的属下。吴三桂兵进云南，“桂王”经云南南逃缅甸，坤沙的祖辈便跟“桂王”逃窜缅甸。从此留在缅甸，居住在掸邦莱莫山区，并与掸邦族人通婚，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坤沙的爷爷张纯武是掸邦世袭大土司。到了坤沙出生时，父亲张秉尧已接过了大土司职位。张秉尧兄妹八人，他为老大。坤沙有三个名字：中文名叫张奇夫，缅甸名叫关约，坤沙则是他的泰文名。“坤”字在泰语上称为“你”、“先生”等意思，“坤沙”是“沙”先生的意思。坤沙三岁丧父，五岁丧母，是他的祖父与二叔张秉舜将他带大的。坤沙父亲死后，由二叔张秉舜接任大土司之位。张秉舜与他哥哥张秉尧性格相反，张秉尧温顺、老实，怕是非。可是张秉舜爽朗性急，颇有韬略，坤沙在六岁时，二叔就教他打枪，七岁就能射下乌鸦。坤沙小时没有上过学，但是，他爷爷却亲自教坤沙中文，使得坤沙小时学了不少的汉字。1942年，中国远征军进缅作战失败，张秉舜感到十分痛惜。半年之后，他带着十几个人，跑出四百余里在中缅边境找到中国远征军第九十三师，会见了国民党情报处处长汪直年。汪直年被他这种“华侨仰慕祖国的恩威”所感动，又把他介绍到师长那里。师长十分高兴，送给张秉舜二十几支美式卡宾枪，并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九十三师属下莱莫山区

游击队”司令。张秉舜回到家乡之后，立刻扩大他的地方自卫队。一下子，他便拥有三百余人马。张秉舜性格淳朴，仗义疏财，当地山民十分爱戴他。1944年，中国十万远征军进缅与日作战，张秉舜主动配合远征军，为他们带路，为他们通报情报，为他们救护伤员，并带着他的人马亲自参加作战。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取得胜利，有着他一份不可忽视的功劳。可是，正因为如此，便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

抗战之后，张秉舜已经发展壮大到上千人马，他便以他手下的武装，抵制英国人要解除他武装的命令。英国人便买通小土司剥蒙，在莱莫山把张秉舜杀害了。从此，剥蒙夺走了张家的世袭大土司职位，并占有张家上千兵马。那时，坤沙只有十二岁。

坤沙小时候就与众不同，不但枪法过人，而且有主意有谋略。这使得剥蒙十分担心，于是，剥蒙两次派人刺杀坤沙，但都被聪明英勇的坤沙躲过去了。为了防止坤沙再遭毒手，爷爷只得让坤沙远走他乡，以躲避剥蒙的杀害。坤沙远去泰国他的姨妈家，改泰名坤沙。坤沙姨妈对坤沙十分刻薄，使得坤沙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两年后，坤沙一怒投奔了马帮。在马帮中，坤沙学到很多知识。几年后，他成了一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这时，坤沙便想回乡报仇。在众位朋友的帮助下，坤沙返乡用妙计杀掉剥蒙，夺回大土司。

坤沙做了莱莫山区大土司之后，成为各山寨的盟主。并且又控制了大量的鸦片种植地，开始生产、收购、贩卖鸦片。在这之后，他又铲平了远近多股大小土匪队伍，吃掉了很多鸦片商，使他的队伍不断壮大，发展到一千余人。

张苏泉一口气介绍完坤沙的情况之后，又接着道：“当前，坤沙为了扩大势力，也模仿其他大土司，向国民党残军挂出了‘招贤纳士’的牌子。已有十几位国军官兵投入他的队伍，被他委以重任。因此我想，如果我们把这支队伍拉去，投奔他的门下，他会高兴得发疯的。”

“好！这个主意太好啦！”罗文才拍手道。

“我也赞成!”梁中应道。

“我双手赞同!”张正荣举双手道。

“我们投奔坤沙之后，便可以藏身于他们之中。我们打着坤沙的旗号便可以横行在金三角，缅甸政府也奈何不了我们啦!”

“还等什么?快走吧!”

“好!明天一大早出发，直奔缅甸弄掌大寨!”

“是!”

这天，坤沙正在屋里闷坐着。近日，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本泰文版《三国演义》，越看他越爱看，很快，他着了迷，成日把自己关在屋里埋头看书。《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深深地吸引着他，皇叔刘备的雄心壮志，关云长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的长坂坡怒吼……三国群雄争霸的故事，对他有着魔幻般的诱惑。特别是南阳诸葛亮，那神机妙算，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草船借箭、巧借东风成为千古佳话。他懂得，一个好军师是一个武装集团的灵魂。他多么希望也能够有一位能为他“借东风”的好军师啊，可是，他无处可寻。

“报告!有三位‘国军’军官要见你!”突然手下向他报告。

“把他们请到客厅，我马上就去。”

“是!”

勤务兵为他穿好外衣，他走进客厅，只见客厅里坐着三位年轻的“国军”军官。他急忙拱手道：“不知三位驾临寒舍，失礼!失礼!”

张苏泉等人立刻迎上去给坤沙行了个军礼。张苏泉道：“我们三人冒昧求见，多有打扰!”

“没关系，没关系，和尚不亲帽子亲，都是中国人嘛。请问三位……”

“我们原是九十三师军官，我叫张苏泉，上校团长。”

“我叫罗文才，中校副团长兼营长。”

“我叫梁中应，少校营长。”

“好好好！快请坐，请随便坐，不必拘礼。”坤沙说着，又让手下送来茶水和水果。

众人重新坐下。坤沙很有礼貌地道：“三位今日光临我张某寒舍，不知有何赐教？”

“不敢不敢，只是有求于大上司不好开口。”张苏泉道。

“哎，有什么话直说，只要我张某能办到的，我会尽力效劳。”

“好！既然大土司这么爽快，我就直说了吧。我们认为，在金三角这块宝地上，只有你张大土司才是一位真正的人物，将来能独霸金三角的人非你莫属。所以，我们经过商议，决定投奔大土司。不知大土司能否收留我们这些残兵败将？”张苏泉开门见山地道。

坤沙一听，高兴得“忽”地一下站起来道：“三位此话当真？”

“人都来啦，还有假不成？”

“哈哈，我张某人可真算有福分。三位自己找上门来，我岂有放过之理？来！我代表莱莫山掸邦民族自卫队全体人员欢迎三位！”坤沙上前紧紧握住张苏泉的手道。

“不是三位，半山腰还有一百七十多名弟兄，我全带来啦。”张苏泉微笑着道。

“什么？你把全团都带来了？”坤沙激动地道。

“就剩这么多人啦。不过我们的装备是金三角一流的，还有两部电台。”

“嗨！我老张发啦！”坤沙又回头向外喊道：“来人！”

“有！”

“快命英雄来见！”

“是！”

“张团长呀，我们莱莫山区地方小，又很穷，将来如有委屈你们的地方，请你们多担待些！”

“地盘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天下是闯下来的。当年刘备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吗？最后成为一代豪杰。一个人，要看他有无统治

天下的胆略!”张苏泉道。

“好!说得好!”坤沙道。

“当然,还得有一帮精诚团结的好兄弟。如果当年只有刘备一人,恐怕连想都不敢想三分天下!”

“太对了,不过我想,如果没有一个足智多谋的好军师诸葛亮,我看他刘备也难成事。”坤沙刚说到这里,莫雄进来了。

“报告!莫雄奉命来到!”

“半山腰上有一百七十多位‘国军’弟兄,请你快将他们接进山寨,一定要好好款待他们!”

“是!”莫雄转身走了。

“大土司,没想到你对三国历史如此了解。看来我们没有投错主人。”张苏泉笑呵呵地道。

“张团长,看来你也并非等闲之辈呀。”

“我们团长是黄埔最后一期学生,又曾在台湾受过美国人的特种训练。他是一位有天赋的军事指挥官。”罗文才插嘴道。

“怪不得张团长出口不凡。”坤沙此时暗想:这难道是天意?老天爷把他们为我送来要助我统治金三角?他想到这里哈哈大笑道:“走!咱们喝酒去,我要为你们接风洗尘!”

当晚,坤沙与张苏泉两人在内屋促膝长谈,一谈便是一整夜,他们从孙子兵法一直说到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坤沙颇有刘备得诸葛亮之感,张苏泉一肚子谋略使他大为赏识,于是,他当即拍板,封张苏泉为总参谋长,并请张苏泉将他的人马重新改编。当张苏泉问他如何改编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按九十三师来改编!”

自从张苏泉投奔坤沙,使得坤沙集团如虎添翼,逐步发展成为金三角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最终成为毒品王国的“国君”。张苏泉也为此被世人称之为“金三角小诸葛”。直到1993年12月坤沙建立“掸邦国”,自封总统时,张苏泉已经七十岁高龄,几十年风云

岁月已经化为过眼之烟云，他深感厌倦地退回台湾。从此结束了他在金三角长达四十余年的亦军亦匪的人生道路。

这里还应该说一下罗星汉，到了这个时期，应该是罗星汉名声大噪的年代。

罗星汉是金三角名扬四海的“功臣”，被西方人称之为“鸦片将军”。

在国民党残军败退时，也有不少残军士兵投靠了他，使他的队伍很快发展到了三千余人，成为当时金三角一支最大的武装力量，就连坤沙在当时也不敢与他抗衡。特别是残军军官韩鑫投奔罗星汉之后，使得罗星汉得到了一位难得的军师。

按理说，韩鑫的军事才能远远超过坤沙的军师张苏泉。那么，为什么在以后的罗、张（坤沙）二雄争霸战中，罗星汉会败在坤沙手下呢？那是因为两人投奔两大毒枭的目的完全不同。韩鑫虽然有军事天赋，但他投奔罗星汉的目的是为了发大财，所以他与罗星汉的关系只是利益上的关系。当利益上对“我”不利时，韩鑫宁可使罗星汉受损，也不会让“我”受损。也就是说，韩鑫投奔罗星汉是个人利益行为。可是张苏泉不同，他投奔坤沙是为了完成“党国”交给他的特别任务。他为了使这支“特别工作武装部队”安全地生存在缅北，开展反共活动，而借坤沙之尸，大兴他们反共之魂，因而他们在利益上是共生关系。所以，每当坤沙有难之时，总是拼命保护他，让他完好地盘踞在缅北。如果坤沙死了，他们也将失去生存之地。应该说，张苏泉投奔坤沙没有个人目的，他并不想从坤沙那里捞到什么钱，发什么财，因为台湾每年都有大量的“反共”经费和军饷送到他的手中。还有，缅甸政府认为坤沙只是一支反政府武装，因为坤沙把自己装扮成为争取自己民族独立的“革命”队伍。其实，应该说坤沙是一支由台湾国民党当局支持的反共贩毒武装。坤沙离不开代表台湾“政府”的张苏泉，张苏泉也离不开坤沙这个挡箭牌。坤沙与张苏泉是体与魂的关系，因此，罗星汉无法战

胜坤沙。

罗星汉是一位从小就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华人。1934年，罗星汉出生在缅甸掸邦果敢县的杨家大寨。果敢县本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英国人用枪威逼清政府通过一张《中英会议缅甸条约》，把果敢县割让给了英国殖民地缅甸。从此，果敢县被划归缅甸的版图。但是，直到如今，果敢人一直认为他们是中国人。

罗星汉出生在一个地方财主之家，他的缅甸名字叫畏蒙。他的父辈过去十分了得，叔叔罗朝中在云南“干修团”毕业，后在国民党军中任职。叔叔罗朝栋在抗战时期任过国民党军的团长。叔叔罗朝相是果敢县教育局局长。他父亲罗朝刚在本县做生意，人称罗四老板。

罗星汉儿时是出了名的顽皮孩子，今天坑东家，明日害西家，简直无恶不作。但他天生聪明过人，生性好斗。不管比他大的，比他小的，也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他看不顺眼，动手就打，开口就骂。父亲罗朝刚对他毫无办法。1948年，罗星汉十四岁时，罗朝刚将他送进县办小学上学。当时果敢县学校里还挂青天白日旗。

1950年，国民党残军进入果敢之后，便在果敢办起了“军事进修班”，罗星汉又被他父亲送进“进修班”。在这里，罗星汉不仅学到了一些军事知识，也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罗星汉从“军事进修班”毕业之后，却没有被残军接纳。因此，他回家之后便沾染上了赌博，不到几天，他的赌债高垒。于是，他便起了抢劫之心。谁知，他首次单枪匹马半路抢劫就劫了本山寨最有实力的杨家千金杨二小姐。

杨二小姐遭抢劫，不但没有责怪罗星汉，反而对罗星汉大为赞赏。杨二小姐为罗星汉还了赌债，并请他进入杨家武装做事。从此，杨二小姐发疯地爱上了罗星汉。

杨家控制着全县的政权和地方武装，又是该县最大的家族。果

敢被割让之后，杨家被仰光英殖民政府封为果敢县全权头人。杨家大少爷杨振财在日本投降后被任命为掸邦财政厅厅长兼地方武装司令，拥兵一千六百余人。他二弟任果敢县县长。他八个兄妹各自都有自己的兵马，多则三百余人，少则六十余人。杨二小姐是杨家最小的女儿，她比大哥杨振财整整小了三十岁。杨振财疼爱妹妹如女儿一般。

有一次九十三师被缅军围困，杨二小姐率队前去救援，途中中了缅军埋伏，二百多兵马全军覆没，杨二小姐被关入大其力的大牢中。罗星汉把杨二小姐救出大牢。杨二小姐出狱之后便嫁给罗星汉。从此，罗星汉在杨家的地位上升为二号人物。

1961年夏，缅甸政府对东部山区反政府武装采取武装取缔手段。杨家在国民党残军进入果敢之后便投靠了残军，原来的“缅甸果敢县大队”变成了李弥属下的“果敢县纵队”。当然，缅甸政府不会容忍。于是，缅军便对杨家这支队伍动了手。

这次老缅军对杨家军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先将罗星汉在大其力秘密诱捕，之后，用软硬兼施的两种方法逼迫罗星汉投靠政府，让罗星汉亲手将杨家斩尽杀绝，并许诺罗星汉，事成之后在果敢取代杨家的地位，政府任命他为果敢县县令，并兼县大队长等职。在政府军的强大压力下，罗星汉亲自带兵绑架了他的大舅子杨振财，夺取了他的兵权，又将自己的妻子杨二小姐捆绑。但是，罗星汉还算有点良心，他没有杀害杨家的主要人物，并将连同他妻子在内的杨家人送往台湾。从此他独霸了果敢，然后用他手下一千多兵马开始贩毒，成为金三角贩毒集团中一支最有影响力的毒品武装，与金三角另一支武装集团坤沙抗衡，形成两雄争霸金三角的局面。

韩鑫进入罗星汉的毒品集团之后，使得罗星汉的武装队伍迅速强大起来。在韩鑫的引荐下，罗星汉与马星叠的李小慧相识。可是，罗星汉认为李家军对罗家军会造成威胁，几次提出要铲除李家在金三角的势力，可是韩鑫却一直反对。

韩鑫并不是觉得罗星汉说的没道理，而是他不能这么做。李家军一千余人的队伍对罗星汉将来的发展的确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威胁，要想独吃金三角这块肥肉，必须除掉李家军。韩鑫也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可是，李家军队伍是以残军为核心组成的，其中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原残军的人马，这百分之七十的人马中，又有一半是来自九十三师七〇九团。而七〇九团又是金三角国民党残军的鼻祖，如果要除掉他们，不但会引起各部残军的憎恨，而且弄不好他韩鑫将成为金三角国民党残军的公敌。因此，韩鑫不敢向李家军下毒手。

罗星汉也知道韩鑫的心思，他让韩鑫想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韩鑫最后终于想出一条毒计，他让罗星汉亲自去五军，并给段希文送去二十万美金和十根条子，让段希文以“国军”的名义劝胡大虎回归五军，恢复七〇九团编制，并将他提升为少将团长。胡大虎当时一怒之下投奔李小慧实为逼上梁山，如今死对头又走了，他也该名正言顺地回队当一名堂堂正正的“国军”少将团长了。

胡大虎一离开李家军，便将原残军人马基本上全部带走了。李小慧与熊保安夫妇十分担心，他们两人急忙赶到马星叠，想办法巩固李家军。谁知，罗星汉趁机兵进马星叠，想一口吃掉李家军。

第二十二回

秦王慈悲暂许留佛地 段李滑头合谋骗老蒋

李小慧对胡大虎回归残军十分生气，但是胡大虎已经向她说明了归队的理由，并明确表示，只要李家军有事，他会义不容辞地帮忙。李小慧也不便强留，只能忍痛放人。但为了充实她一手缔造的这支鸦片武装，她不得不亲自来马星叠一次，她的丈夫熊保安不放心，也跟着她一同来到了马星叠。

当天晚上，李小慧在兵营里召开军事会议，想听听官兵们的意见。可是会议开了半夜，也没有说出个结果来。熊保安怕李小慧劳累，就宣布散会，并通知明日上午继续开会。

李小慧与熊保安两人刚刚躺在床上，就听四周传来激烈的枪声。两人又慌忙起床，还没等她们穿好衣服，手下就破门而入道：“报告！有支不明身份的队伍把我军包围了！”

“快！命令部队投入战斗！”熊保安对手下道。

“是！”手下领命便走。

熊保安保护着李小慧从屋中出来，她向外一看，兵营的草房已是一片火海，漫天的大火已经把兵营映得一片通红。暴风雨般的子弹向他们打来，她面前的士兵一排排地倒下。熊保安知道不好，便带着十几位弟兄向东撤。还没走几步，十几位弟兄又被那疯狂的子

弹打死。熊保安急忙拉着李小慧向北跑，只听得熊保安“啊”的一声，身子晃了几下，便倒在血泊中。李小慧从地上抓起一支冲锋枪，大吼道“老娘与你们拼……”一句话没有讲完，她已身中数弹而死。

罗星汉出击李家军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只用了二十几分钟，就全歼了五百余人的李家军。然后就立刻撤回他的老巢去了。

胡大虎得到李小慧与李家军覆灭的消息，立刻带着七〇九团赶往马星叠。他找到了李小慧夫妇的尸体，将他们埋葬在马星叠的南山上。

胡大虎派人四处打探，想弄清楚是谁灭了李家军，可是一无所获。

段希文的五军在傈僳族小山村住下之后，便陆续有零散残军士兵尾随而来，并且，还有不少缅甸当地的大商人，他们由于长期与残军关系密切，怕遭政府军的报复也追随段希文而来。追随段希文的人还有几支私人武装，比如范明仁的马帮武装和刘大美的私人独立团等。不到半年，段希文的第五军住地便聚集起三千多人的武装兵马。使原本寂静的傈僳族山谷一下子热闹起来。

残军在泰北屯兵，惊动了泰国皇室，也震惊了泰国国防军，更使泰国新闻界手忙脚乱。

“国民党残军三千余兵马进驻泰国北部山区”成为泰国各报头版头条消息。

“泰国不可侵犯！”

“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

“把入侵之敌赶出去！”

“驱除敌寇，保卫泰皇！”

“……”

泰国各新闻媒体纷纷刊登出措词强硬的口号，使得泰国政府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此时，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油亚烈召集泰国重臣，他对众人道：“近来的各大报纸大家都看过了吗？”

“看过。”众人答道。

“你们对此有何打算？”泰王问。

“国民党残军侵入我国领土，这是我国政府所不允许的，我们应该立刻将他们赶走！”

“国土岂能被侵犯，我们应当以武力对付他们！”

“应该先礼后兵，可以先派人劝他们撤走。如果他们不肯走，再以武力驱赶！”

“……”

“赶他们很容易，但是，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呀？”泰王道。

“管他们去哪里，只要不在我们的国土上就行。”

“如果这支部队是我们的，已经到了无处可去的地步，我们还会希望人家赶我们走吗？”泰王道。

“……”众人不再说话了。

“他们现在需要什么？他们如今最需要什么？”泰王又道。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再敢说话。

“如果他们是你们，你们最需要什么呀？”泰王问。

“需要暂时的安定。”

“需要粮食。”

“需要药品。”

“还需要安慰。”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道。

“很好。我们泰国是一个佛教王国，宪法早有明确规定，国王必须是一位忠实的佛教徒。我们佛教以慈悲为怀，提倡仁慈和有怜悯之心。我们一贯乐善好施，宽恕、互谅也是我们佛家必须有的。国民党残军武装进入我国北部地区事出有因。他们是国民党军人，被中共军队追杀出国，原本暂居缅甸，后来又被赶出缅甸，他们迫不得已才进入我国北方山林暂时藏身。如果我们不容他们，要赶他

们走，你让他们去哪儿？他们无处可去。要说有路，只有一条，你们知道他们最后这条路是什么吗？”

众人摇头。

“那就是死。三千多生灵，如果都死在我们手中，那可是我们的罪过，有辱我国佛门。你们说我讲的在理吗？”秦王问。

“国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活不了一万岁，恐怕连一百岁也活不到。但是，我想行点善，积点德，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兴旺，人民安居乐业。我们成日喊行善积德，慈悲为怀，乐善好施，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如今，国民党残军三千余口子逃难来我国，我们就不能对他们行点善、积些德吗？我们有那么多的山林土地，还在乎借他们住一段时间吗？”

“皇上英明！”

“我的意见是，派人去看看他们，给他们送点米和药品，咱们不能见死不救。但是要告诉他们，可以让他们暂时住在那里。暂时是有时间性的。要给他们定个时间，一年半载的可以，超过一年，必须撤出国土。如果一年之后他们还是无处可去，要长期住在泰国也不是不可，泰北那么大，大面积的土地都荒着无人耕种，分给他们一点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个原则，必须把武器交给政府。不然会给别人一个话柄，带枪长期居留在泰国领土上为‘侵占’，不带枪则为‘难民’，我好向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解释。你们说这样行吗？”秦王道。

“秦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吧，你们去安排吧。各位注意，千万不要吓着他们，要以礼相待。问问他们还有什么难处，多帮助他们一点。”

“谢万岁！”

秦王是一位十分和善的佛教徒。他于1927年12月5日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市，他也是泰国王室惟一生在西方国家的国王。他是曼谷王朝拉玛五世皇七十六个子女中的一个，两岁

时，拉玛五世皇去世。1946年其兄拉玛八世皇逝世，同年6月9日，他继承王位，成为泰国的九世皇。1950年4月28日，他与在法国认识的女朋友诗丽吉结婚。5月5日举行加冕典礼，1956年按王室惯例在曼谷布旺尼维佛寺剃度为僧十五天。1987年5月5日，被泰国人民尊称为大帝。他是泰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国王。如今已是2000年，他依然坐在皇帝的宝座上。

国王的权力虽然在泰国政变之后受到宪法的限制，但仍享有很高的职权和地位。宪法规定，国王是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各种宗教的支持者。国王有权根据国会议长的提名任命内阁总理；根据总理提名任免内阁成员等等。国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指责和控告国王。

九世皇在泰国人民的心目中地位极高，他的每句话都等于圣旨，没人不听。这主要是九世皇一生为人极好，因而威望极高。他一生没有三妻六妾，只娶了诗丽吉王后一人为伴。更无一次桃色新闻在民间流传。平日里，他走路都怕踩死蚂蚁。他是一位十分少见的大好人，大善人，心肠可与菩萨相比。他经常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恩赐财物，救济贫穷的失学儿童和受灾难民，修建学校、水库等。九世皇在人民心目中已不是过去神化了的君主了，而是在民主制度下接近人民的国君。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残军进入泰国后才没有遇到在缅甸那种兵戎相见的悲惨状况。他们来到泰国后，得到了友善的泰国人民的同情和国王的关心，使得残军暂时安定下来。

泰国国防部总参谋长江萨上将亲自乘军用直升机飞到残军总部，代表泰国政府和泰王来看望残军，并空运来数万斤大米和药品等慰问品，使残军上下无不感动。

段希文以“国军”最高礼节欢迎这位泰国的友好使者，残军军营一片欢腾。

江萨上将随段希文进入司令部的草房“客厅”中，大家礼毕，分别落座。参加这次会见的残军将领有五军军长段希文，五军参谋

长雷雨田，泰国方面有国防部总参谋长江萨上将和坚塞少将。

“段将军，我们的国王十分同情你军目前的处境，特派我来代表他和泰国政府看望你们，并给你们送来几万斤大米和军用品，一是表示慰问，二是表达我国政府对你的一点儿心意。”江萨上将道。

“多谢泰王的仁慈、宽厚，我代表流亡到这里的全体国军将士，向泰王及泰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并向总参谋长和少将表示敬意！”段希文感动地说完，立刻起身行军礼。

江萨和坚塞还礼之后，大家又重新坐下。江萨上将又道：“泰王还说，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我方尽力帮助你们。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难事，需要我方帮忙，请你们直接与我联系，我会妥善安排解决。”

“这是上将的私人电报密码。”坚塞少将说着，将一个公文袋交给段希文。

段希文立刻起身接过，并又千恩万谢。

“段将军，你们这次进入泰国境内有何打算？”江萨问。

“我军到了这个地步，还能有何打算。只要贵国政府能容忍我们在此暂且栖息，我们就万分满足啦。”

“你们是打算在这里暂住呢，还是长住？”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不管是长住还是暂住，请总参谋长明言，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是你们的自由。不过，我可以先向你们透露一下，如果你们暂住，我方可以考虑给你们一年时间。如果是长住，我不讲你们心里也该知道应该怎么做。本来嘛，一个主权国家，决不会容忍一支带枪的武装部队入侵他们的领土的。不管你们的情况多么特殊，都没有理由进入我国。但是，我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国王又是一个忠实的佛教徒，他同情你们，因此，允许你们暂住这里修整。可是，只允许你们住一年时间。一年之后，你们必须撤离。如果一年之后你们仍然无处可去，想长期居留在这里，我们考虑你军的实际困难也可以允许你们长期居留下去，并根据具体情况给你们划分区

域，分给土地，供你们生存。不过，这必须在你们全部解除武装之后方可。”江萨道。

“我明白政府的意图，我部如果不解除武装，你们不但对国民不好交待，而且对各党派及新闻界也无法说明。我们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段希文道。

“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如果你们解除武装，我们就可以把你们当难民处理。还可以向联合国报请对你们的援助。”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咱们互相不认识，你却能这样地对待我们，你真是菩萨心肠！”

“我虽然是个军人，但同时，我也是一位忠诚的佛教徒，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是佛家之本。我这也是在为自己修点功德。”江萨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段希文在五军总部举行丰盛的酒宴欢迎江萨上将。下午四点余，江萨上将离开残军总部返回曼谷。当然，段希文决不会让江萨上将和坚塞少将空手而归的。

泰国政府的宽容，使得残军暂时有了栖息之地。为了使这支无家可归的部队安居下来，段希文下了死令，命令部队全体官兵做到八不准。并规定，凡是违令者，一律处以极刑，不管职位多高，战功如何。这八不准是：

- 一、不准抢劫、偷盗当地居民财物；
- 二、不准强奸当地妇女；
- 三、不准杀伤山民和商人；
- 四、不准欺辱当地人民；
- 五、不准辱骂欺辱大小僧人；
- 六、不准带枪进入寺院；
- 七、不准口头污秽泰王；
- 八、不准与当地山民争夺土地。

为了确保这八不准得到实施，段希文成立了一个特别稽查大队，专门监察此事，发现有违反者，就地正法。在“八不准”公布

之后不足五天之内，就发生两起违令事件，当事人都被段希文以极刑处死。以后，再也无人违反军令了。

在实施“八不准”的军令过程中，刘大美的独立团曾出现过这样的案例：

刘大美的独立团住在美赞县境内的一个山沟中，距离美塞县以南的回海镇很近。刘大美手下有位排长名叫洪少武，年约四十五岁上下。那一天白天，洪少武在回海镇的赌馆中赌钱，起初洪少武赢了很多钱，他很高兴，认为今天他运气好，就一直赌了下去。可是到了下午四点钟之后，他便开始输了。到了天黑之后，他不但把赢的钱全部输光，还把老本都输完了。他十分恼怒，可是又无计可施。于是，他进了一家饭店喝闷酒。酒喝多了，他便忘记了“八不准”，一步跨进一家华人开的医药商店，用枪顶住华人林老板，硬是从这家医药商店中抢了十来万泰币。洪少武得手之后，便跑回营地的家中倒头便睡。

谁知，林老板原本认识洪少武，只是没有与他直接打过交道，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林老板当时没敢说什么，但洪少武走后，他便带着两位家人去找刘大美。

刘大美一听十分恼怒，他问道：“你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不过，我常在回海见他，只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那好，我现在就集合队伍，你把他挑出来。有把握吗？”

“有。”

“传我命令，全团集合！一个也不准缺！”

“是！”

时间不大，独立团全体官兵集合在团部的院子里。刘大美命令点上火把。不大一会儿，三十多支火把把院内照得明如白昼。

“林老板，请跟我去挑人。”

“谢谢刘团长。”

刘大美走在林老板的身后，林老板在前，仔细打量着每一位官兵。可是，几百个人都看完了，林老板摇摇头说：“没有。”

“请林老板再细看一遍。”刘大美道。

“好吧。”林老板又仔细看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那位抢劫医药商店的人。

“林老板，你恐怕看错人了吧？兴许他是别的队伍中的人？你可别凭空败坏我们部队的名声啊！”这时，刘大美手下的副官小普不高兴了。

“休得多言！”刘大美瞪了小普一眼道。

“刘团长，我真没看错，他肯定是你的人。”林老板一口咬定说。

“各部清查，看还有谁没到！”刘大美命令道。

“报告，我们排长洪少武喝多了在家睡觉，因此没来！”有人报告道。

“快去，把他给我抬上来！”刘大美命令道。

“是！”十几位弟兄急忙跑到洪少武家，洪少武依然还在梦乡中。

“快！排长，全团集合啦！”一位弟兄用力推他道。

洪少武在梦中惊醒，他揉了揉眼道：“什么事？”

“全团集合啦！团长正点你的名呢！”

“有什么尿事，半夜三更的集什么扁合。”洪少武慢吞吞地起来，不情愿地跟十几个弟兄来到团部。

“报告！排长洪少武奉命来到！”洪少武向刘大美刚报告完，突然发现刘大美身边站着林老板，吓得酒醒了，两腿一软，跪在地上。

“是他，就是他！”林老板指着他道。

“团长饶命，团长饶命，是我该死，我酒后到回海医药商店抢了十来万泰币，我分文没动，都在家中，我这就去给你拿来！”洪少武一个劲地向刘大美磕头道。

“普副官！”

“有！”

“快押洪少武取回赃款!”

“是!”

他们走后不久又回来，十来万泰币一分不少交到刘大美手中。

刘大美双手托着那十来万泰币，双膝跪下将钱举过头顶，对林老板道：“林老板，我有罪，我没有管好自己的弟兄，这钱是你的，请你收下，我代表独立团向你赔罪!”

“快快请起来，快快请起，小人受不得如此大礼。”林老板急忙扶起刘大美道。

刘大美站起来，又将那十来万泰币向林老板递了过去。

“刘团长，这十万泰币我不要了，你们来这里很不容易，就算我送给弟兄们的吧。我这次向你说出此事，是希望众位弟兄不要在泰国胡来，这样会给你们的队伍抹灰。如果谁需要钱，只管对我说，千万不可再干如此错事。”林老板道。

“不行! 这钱你一定拿着，以后你给我们那是以后的事。”刘大美道。

“那好，我拿走，不过，我有一个请求。”

“请说，只要我刘某能办到的。”

“请你不要过于难为这位弟兄，只要他知错就可以啦。”

“这恐怕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部队早有命令，无论是谁，不管什么职务，过去的功劳有多大，只要违犯‘八不准’的其中一条都是死罪，都要执行极刑。”

“什么? 你要杀他?”

“活埋! 谁也救不了他!”

“不! 不! 不! 这状我不告啦!”

“可惜太晚啦!”

“不晚不晚! 我现在就不告了，这钱我也不要啦。”林老板双手又将钱向刘大美递了过去。

“林老板，请原谅，军法如山。”

“不——这位兄弟没有抢我，是我污告了他。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活埋他呀！”林老板“扑通”跪下央求道。

“林老板请起，这是谁也讲不了情的军令。我刘某人要是犯了这条军令也同样如此处置。”

“天呀！为了这点儿钱，我害了一条性命，这是我的过错呀……”林老板哭着道。

“队伍到那边的山岗上集合！”刘大美命令道。

“是！”

全团人马集中在山岗上，林老板站在刘大美身后两眼流着泪。

犯人洪少武被押在已挖好的土坑前，刘大美命洪少武的老婆和两个娃站在洪少武面前。此时，洪少武痛哭流涕，老婆孩子的哭声震动山谷。

“别哭啦！男子汉大丈夫，站着是座塔，倒下是块石！我问你，你知不知罪？”刘大美道。

“小人知罪！”

“你知道我们部队来到泰国的领土上，为什么要制定‘八不准’铁一般的纪律吗？我在这里再告诉大家一次。弟兄们！我带着你们死里逃生，有多少弟兄丢了性命，我团有多少女人失去丈夫，又有多少娃没有了爹。今天，难道我忍心让你们中间再多一位寡妇吗？难道我想让这两个娃娃失去父亲吗？不！我不能啊！……可是……可是我不得不这么做。你们也知道，哪里是我们的土地，哪里是我们的家园。我们是一群被抛弃的人。我们来到佛教王国，感谢泰王万岁的仁慈，多亏泰国人民的宽容，才使我们这支无处可去的部队有了一个容身之地。这多不容易啊！但是，如果我们的弟兄们个个都像他这样，在泰国胡作非为，惹恼了当地人民，激怒了泰王，他们必然要赶我们走。可我们去哪儿？你们看看，我们这么多的人，老的老，小的小，伤的伤，残的残。正是为了他们，为了他们能活下去，我不得不这样做！”

“团长，别说啦，我罪该万死！是我给你丢了脸！”洪少武泪流满面地道。

“不！”刘大美十分愤怒地道：“不是给我丢脸，也不是给我们国军丢脸，我和整个国军没有那么大的脸，你是丢了咱们中华民族的脸！”

洪少武双膝跪在妻子和两个娃娃面前道：“孩子他妈，请你原谅我。我再也不能照顾你和娃娃啦，请你把他们拉扯大，等他们长大之后，告诉他们，爹只有一个希望，以后多为咱们中华民族争点光，也好为他爹赎点罪。”

“我一定记住你的话。”妻子泣不成声地道。

“爹——我们不让你走！”两个娃娃抱着洪少武放声哭道。

“来！”刘大美端起一大碗酒走到洪少武面前道：“兄弟，把这碗酒喝下去，算是大哥为你送行啦！你放心走吧，你的妻子、娃娃都由我刘某人给你带着，只要我刘大美有饭吃，我决不会让他们受一点儿委屈。”

“谢谢团长啦！”洪少武伸过头，刘大美将一大碗酒递到他的面前，他一扬脖子，将酒喝下。

“弟兄们，我先走一步了。我只有一句话留给大家，请大家记住，千万别学我！你们日后要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我先走了，二十年之后我再来与弟兄们团聚！”他说完，就要向土坑里跳。

“慢！”随着喊声，林老板几步迈到洪少武面前，说道：“兄弟，是我害了你，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无法救你啦。这十万块钱，请你让你妻子收下，算是我送给兄弟一家的补偿吧。”

洪少武没有说话，只是看了看刘大美。

“我看可以收下，这是林老板发自内心的。”刘大美道。

“好吧，我替家人谢谢你啦！”洪少武道。

“我还有一个请求。”

“说吧！”

“我要认你妻子为妹妹。今后，我要将她们当成亲妹妹和亲外

甥一样对待。如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

“好！我放心了！哈哈，死无牵挂啦！”洪少武一阵大笑之后，便跳进土坑，他卧入土坑对刘大美喊道：“团长大哥！快动手吧！”

“执行！”

刘大美此时泪如泉涌，全团官兵和家属痛哭失声。

从此之后，残军官兵再也无人敢触犯“八不准”了。由于残军官兵军纪森严，当地山民很是赞赏，不但无人驱赶他们，反而帮助他们安居乐业。

转眼间，一年多时间过去了，五军驻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周围的山地上，罂粟花盛开，香气袭人。段希文在这里又重操旧业，种起了鸦片。同时，他还在泰北大量收购鸦片，办起了海洛因加工厂。五军上下全军动员，要靠鸦片打一场经济翻身仗。

如今兵营开始建起新的房屋，凹凸不平的土道也修成平平的街道，一条通向外界的公路正在修建之中。五军的官兵又在兵营的南部山口办了一所中文小学，供他们的子女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段希文与他的部下们已经做好了长久居住泰国的准备。

段希文为了给他的新村取个好名字，召集军中几位有文化的将军雷雨田、马季司、宋宏江等人，让他们出谋划策。经过几个小时的热烈争论，他接受了宋宏江的建议，把他们的新村取名叫“美斯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住在这里的人美得其乐无穷。

就在美斯乐的残军刚刚开始安居乐业之时，台湾的老蒋又蠢蠢欲动，想借中印武装冲突之际再次反攻大陆。于是，他派出情报局局长沈文岳一行三人来到泰北活动，鼓动残军再次返回缅中边境反攻大陆。

在美斯乐五军总部的小会议室中，三军军长李文焕和五军军长段希文双双会见了台湾特使沈文岳局长。在座的还有雷雨田和三军的一位师长李茂修。

“蒋委员长十分关心这里的每位将士，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大

家。可是，这里太偏僻，他无法亲自前来看望诸位。所以，让我代表他来看望大家，并给你们带来一部分经费和药品。”沈文岳道。

大家表示感谢。李茂修却在心中骂道：“放你娘的屁！”

“各位将领，这么多年，你们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坚持反共大业，这一点确实不易。我代表国民政府谢谢你们大家！”沈文岳说完，起立给大家行了个军礼。而后，他又接着道：“当前国际形势大好，共产主义阵营一片混乱，中共政府与苏联政府闹翻了脸，中共骂苏联是什么‘修正主义’，苏联骂中共是‘改良主义’，两家闹得势不两立。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共产主义的前途黯淡。目前，印度又与中共开战，中共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印度正准备再次与中共较量。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之下，我们准备再次反攻大陆。台湾已经在大陆东海沿线派小股部队进攻大陆。同时，在南海我们也派出不少武装部队正驶向海岸，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因此，我们金三角的国军官兵也不会在此时无动于衷吧？”

“沈局长，我们如今已是老的老，小的小，个个拖儿带女的，再让我们回缅中边境对中共作战，这恐怕很难办到。”段希文道。

“我们已经两年多没有得到过补给了，官兵们士气低落。再次入缅，恐怕官兵们想不通。”李文焕道。

“前两年我们被打得无处藏身时，你们跑哪儿去了？如今我们刚刚有个安身之处，你们又跑来让我们去为你们卖命！要去你们另派人去，我们不去！”李茂修怒气冲冲地道。

“休得胡说八道！”李文焕瞪了李茂修一眼故作生气地道。

“没关系，没关系，是台湾对你们照顾不周，说几句气话也是难免的。”沈文岳满不在乎地道。

“请说吧，给我们什么条件？”段希文开门见山地问。

“对，必须有条件！”雷雨田插嘴说。

“如果你们能听从指挥，台湾准备恢复对你部的一切供给，包括军饷。”沈文岳道。

“还必须补齐这两年的军饷，不然我们不干！”李茂修道。

“这个我看就算了吧，政府财政当前也十分吃紧，请各位体谅政府的困难。”

“不行！李师长讲得对，不补发那两年的军饷我们也不干！”雷雨田道。

“这……”

“官兵们这两年很苦，如果不补发军饷，恐怕会有情绪。带着情绪，是打不好仗的。”李文焕道。

“好吧，我回去如实汇报，建议补发两年军饷。”

沈文岳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好不容易才把众人劝动。在沈文岳回台湾之前，两位军座保证，只要先给部分军费，他们就派兵进入缅中边境。沈文岳表示，他回去之后，立刻将一部分军费送过来。关于补发军饷一事，要等他们在云南打响之后才能解决。

沈文岳走后，段希文与李文焕又进行了单独谈话。

“李将军，你看这次反攻大陆能成功吗？”

“你说呢？段军长！”

“哈哈……”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叫看透别说透。”

“这叫你哄我，我哄你。”

“这些人，都是满口的屁话，我才不信他的呢。”段希文摸着自己的脑袋道。

“他沈文岳算个什么东西，跑到咱们这里指手画脚！”李文焕道。

“那你为什么还从唐窝来这里？”

“为了这个么。”李文焕作了个数钞票的动作。

“哈哈……”两人又一阵大笑。

“李将军，你如何打算？”

“我——我才不买他的账呢。”

“如果他们把军费送过来呢？”

“照收不误!”

“去不去反攻大陆?”

“按兵不动!”

“这恐怕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如今谁管谁?”

“话不能这么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如今升的还是民国的旗，戴的还是国军的军衔，如果再拿他们的军费，不给他们做一点事恐怕说不过去吧?”

“依老兄之见呢?”

“依我说，咱们也得去应付应付。”

“怎么个应付法?”

“如果他们真的送来一部分军费，咱们就派出两支小分队，人数不要超过三十人，让他们去云南边境打几枪，制造点边境事件。然后抓几个山民，给他们穿上解放军的衣服，把他们杀了，拍几张照片送回台湾不就了事了么!”

“高! 你的主意真高! 我同意。不过，这么远的路，那里又无立足之地，万一老缅军再阻击怎么办?”

“你怎么忘了，张苏泉如今就离缅中边界不远，咱们可以给他写封信，托他照顾一下，我想他不会不给面子的。”

“对对对，老张我了解他，他会帮助咱们的。我建议，如果派小分队去，就派老家住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官兵，这样有利于工作。”

“你这下说到点子上去了，我也这么想。”

“咱们这样做，既不伤大的兵力，又使台湾的老头子高兴。老头子一高兴，这钱不就……”

“哈哈……”两人又大笑起来。

“段老兄呀，以后我真得多向你学学。我这个人呀，太死心眼啦!”

“哪里哪里，你李文焕我还不知道，一肚子的鬼主意。”

“算了吧，比起你，我差得远啦。好了，咱们就到这，今后咱

们要多多联系，有什么情况多通气。我要回唐窝啦！”

“好吧，我就不强留你啦，这几天我招待不周，这个鬼地方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请李老兄多原谅。”

“不必客气，多谢这几天的款待！”

第二十三回

缴军械美斯乐遭突袭 藏武器杨晚刚救大难

段希文与李文焕为了得到台湾的供给，便派出一支“反攻大陆”的小分队，骚扰云南边境的社会治安。

据《六十年代残军与台湾往来大事记》记载：“……从1963年至1966年9月，国民党残军先后几次窜扰云南边境的潞西、孟连、沧源境内，最大规模不超过三十人。结果被我解放军和民兵打死二十七人，俘虏十一人……”

台湾军费迟迟不来，又死伤了几十位弟兄，段希文与李文焕干脆停止了对大陆的骚扰活动，他们一心一意地种植鸦片，加工海洛因，用赚得的钱建设他的美斯乐村，养活几千口人。从此，段、李对台湾失去了信任感，更增强了他们长期居留泰国的决心。

泰国政府给残军暂住泰国的期限只是一年，可是，转眼间两年都过去了。残军既不提出撤走，也不主动交枪。泰国政府的反对党抓住把柄，在国会上大肆攻击执政党无能。同时，各大新闻媒体又一次掀起“驱赶残军的高潮”。

虽然泰国总参谋长江萨上将多次来美斯乐，可是，段希文的那种热情款待使得江萨态度无法强硬起来，每次离开美斯乐时，那重重的“谢金”压得江萨根本无力再说一句话。

1963年夏，泰国大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冒着倾盆大雨，举着“捍卫泰国主权的完整！”“国民党残军必须无条件撤出泰国！”的大标语，高呼口号，使得整个曼谷都沸腾起来。

1964年元月，泰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残军要么撤出泰国领土，要么交出全部武器投降泰国。

泰国提出的要求是正义的，同时又是十分宽容的。“中国难民”进入泰国，泰国政府理当帮助、救援。在残军武装进入泰国之后，泰王与他的政府不但没有武力驱赶，相反还给予慰问并送粮送药。当时，泰国政府认为，只要这支军队对泰国政府和人民不带来伤害，就可以让他们暂时住下来。正因为泰国的仁慈，才使残军得以生存。但是，面对泰国政府所提出的条件，到底怎么办？

这可难住了段希文和李文焕。

“撤？”

撤到哪里去？

“缴械？”

一支军队，如果没有了枪，这就意味着死亡。特别是在群雄争霸的金三角。

就在这举棋不定之时，已经成为残军好朋友的江萨上将，找到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

这个时期，泰北少数民族反政府游击队在边境十分活跃，有蔓延全国的势头。泰国政府军虽然多次征剿，不但没有任何效果，反而使泰国政府军损兵折将。正当泰王与政府头痛之际，江萨建议让国民党残军去剿灭这些反政府武装。

江萨上将带着泰国政府的意见来到美斯乐，段希文与雷雨田又像接大爷一样接待了他。

“段兄，”此时的江萨上将已与段希文称兄道弟了。“我终于为你找出一条既可以在泰国长期居住，又可以不交武器的路啦！”江萨高兴地说。

“快说说，有什么好路？”段希文一听，兴奋地问。

“当前，泰北有一支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他们一共有一千余人，活跃在清佬以西的山林中，他们提出武装推翻泰王。你们也知道，泰王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要推翻泰王，会遭到广大泰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因此，政府军多次征剿。可是效果不佳，泰军损失过重，使得泰王和政府十分烦恼。我趁此机会提出让你们出兵，得到泰王和政府的支持。如果你们能把他们消灭掉，那么，你们也就为泰国立下了功劳，到时候我再从中做些工作，还愁不能在泰国居留？”江萨兴致勃勃地道。

“太好啦！这是一次大好机会！”段希文说。

“我们决不能失去这次机会。”雷雨田也说。

“你们是不应失去这次机会。只有干净利索地完成这次任务，你们就有理由留居泰国，到那时，那些多嘴多舌的新闻界，还有那些爱找茬的反对党也就都闭上嘴了。”

“你放心，我们决不会让你失望！”

“我相信，我的眼力不会错，你们一定会成功的！”

段希文送走江萨上将之后，立刻通知李文焕来开会，谁知李文焕因病在清迈府住院。不过，李文焕命令李茂修代替他来美斯乐参加会议。

这次征剿行动的总指挥是泰军副总参谋长坚塞少将。在美斯乐召开的征剿会议上，五军团以上的军官均参加会议，三军李茂修及参谋长也同时来美斯乐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坚塞首先作战前讲话，他道：“各位国军将领，这次征剿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他们。我国防军曾出动上万兵马都奈何不了他们。希望你们要有打恶仗的思想准备。在战略上一定要慎重，不可轻敌。要打就要打出你军的威风，一鼓作气把他们消灭。你们也知道，这关系到你军的生死存亡。我希望你们旗开得胜，我更希望各位能名正言顺地长期在泰国生存下去，这也是我们泰王所希望的。关于后勤供应问题你们放心，一切都由我军提供，不管你们攻打到哪里，我们的后勤都会

及时跟到哪里。另外，国防军还将出动四架直升机配合你们作战。”坚塞少将道。

“太好啦！我坚信，有泰国国防军作后盾，有我军英雄的将士们，我们一定会顺利完成这次任务的。”段希文道。

“段将军，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吗？”坚塞问。

“没什么困难。不过，请你在清佬准备好三百人的装备，明天上午，我会派出三百人的官兵，让他们在明天天黑之后分散到清佬集中，然后，你在清佬把他们武装起来，趁夜色摸进西面的山林中待命。等我军全面发起进攻时，将游击队逼进苗家岭山谷，然后再一网打尽！”段希文道。

“没问题，我一定把此事安排妥。”坚塞道。

“李茂修师长！”

“有！”

“我命你带领你师全部兵力从唐窝出发，后天天亮前必须进入游击队以北的山林中，只要你看见三颗红色信号弹，便由北向南发起猛攻！”

“是！”

“雷雨田参谋长，由你亲自率第一师从东面靠近游击队，我带二师从南面进攻。定于后天早上6时30分为总攻时间。”

“是！”

1964年2月16日早晨6时30分，泰北苗家山上空突然升起三颗红色的信号弹，它们如同三只红色的魔鬼，在高空中散发出数道利剑，直扑游击队总部。

猛烈的炮火把游击队打得无处藏身，游击队总头目带着仅有的五百余人节节败退。从三面围上来的残军队伍越战越猛，他们以扇形推进，赶羊似地将游击队赶入预定的埋伏圈内。

埋伏在苗家岭山谷中的三百精兵一见游击队进入伏击地，指挥官一声命令，三百多支快枪一齐开火，霎时间，游击队死伤过半。

游击队队伍顿时大乱，在强烈炮火的攻势下，他们被迫举手

投降。

残军在一天之内，仅用了十几个小时就一举歼灭了清佬的游击队，使得泰国龙颜大喜，立刻派人去残军驻地慰问，送来大批钱财。泰国新闻界也添油加醋地大肆吹嘘国民党残军军威，一时间，国民党残军成了泰国的英雄部队。

泰国除去了心腹大患，泰北治安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可是，国民党残军的威武之名却又震动了泰国的高层。这么一支有神威的军队长期住在泰国，又不交出手中的武器，会不会对泰国的政权造成威胁？

泰国终于下定决心，用武力胁迫残军缴械。

1964年3月的一天夜间，泰国国防军出动三个师的兵力突然包围了五军总部，残军上下十分震惊。

军方照会残军，要么立刻从泰国领土上撤走；如果不撤，愿意留在泰国生活，那就必须无条件交出全部武器。否则，刀兵相见。

段希文六神无主，立刻召集众将商议对策。

“奶奶的，泰国政府怎么这样不守信用，这不是卸了磨杀驴吗？”

“干脆，咱们就跟泰国人拼个高低，让他们也知道我军的厉害！”

“万万不可，泰国的国情与缅甸不同，咱们不能动用武力，万一闹翻了，咱们没有退路。”

“真他娘的窝囊，打又不能打，走又无处去，枪又不能缴，这……这……这怎么办呀？”

“按理说，泰国这样做没有错，咱们反过来想一下，如果咱们是泰国政府军，他们是我们，我们会怎么做呢？说不定我们早把他们赶出国土啦。一个主权国家，再仁慈，也不能容忍一支带枪的军队长期住在自己的国土上。再说，泰国政府没有食言，他们始终维护泰王的决定。暂住可以，不得超过一年。可是我们已经超过两年了。要长期居住也可，必须缴枪。我认为，咱们既然决定留在这

里，不如把枪缴了算啦！”

“你说得轻巧，枪就那么容易缴吗？一支武装部队如果没有了枪，那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那就意味着我们即将成为一摊血！”

“那些少数民族反政府游击队虽然被我们消灭了，可是，他们的残余依然存在。万一我们缴了枪，他们再联合起来向我军发起进攻，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死了不算什么，可是，我们还有几千名家属娃娃呀！”

“我们撤走！”

“走！去哪儿？中国大陆能回去吗？台湾是我们去的地方吗？他们能接纳我们吗？”

“我们就是不缴枪，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

一场争论把段希文吵得脑袋几乎就要炸了，他气得一拍桌案道：“别吵啦！”

顿时，屋里鸦雀无声了。

“走我们无处走，留就要缴械。走也是死，交了枪也是死。反正咱们在这里已经建好了家园，依我看，只有投降还可能有一线生机。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只好如此啦！”段希文终于下定了决心：缴枪！

缴械也是投降，决不能含糊。段希文深知这其中的含义。因此，他下了一道死令：全体官兵，包括家属，不管什么职务，也不管什么理由，任何人不准私藏一枪一弹。违令者：斩！

受降的泰军将领是泰国陆军少将差猜。差猜少将是中国潮州人后裔，他是一位深爱中华民族的泰国将领，还是泰国德高望重的乃屏元帅的女婿，又是乃泡将军的妹夫。此人血气方刚，为人正直，在泰国政界和军界影响很大。他后来官至上将，后任泰中友好协会的会长。

残军将士全部在美斯乐南面中文小学的操场上集合，官兵排成二十八行，家属和娃娃们分别站立在两边的山坡下。残军队伍前面

的主席台两边，站着两排全副武装的泰国国防军。主席台前，高悬着“中华民国”国旗。差猜与段希文并肩站在主席台上，身边站着一位手捧泰国国旗的士兵，两侧站立着两位持枪的泰国军人。

本来，应该由段希文先致词，可是那天段希文不知是不懂规矩还是太伤感，他却突然宣布道：“请泰国国王特派受降最高指挥官差猜少将讲话！”

台下没有掌声，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各位国军将领！官兵们！全军家属们！我代表泰国政府，感谢你们体谅政府，体谅泰国军方！感谢你们积极与政府配合！请大家放心，泰国政府一定会遵守承诺，在你们全部解除武装之后，政府会供给你们种子、树苗，并给你们划分一定的土地，使你们从战争中解脱出来。我希望你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过得更加幸福！”差猜讲完，段希文带头鼓掌，台下只有零星的掌声。

“投降仪式开始——降国旗——”段希文一声令下，残军奏起“国歌”，“国旗”在“国歌”声中缓缓降下。

“立正——”段希文大吼一声，全军上下“咔”的一声立正。

段希文跑步到了刚刚降下旗帜的旗杆下，向差猜行军礼报告道：“报告！中华民国云南反共志愿军第三军、第五军全体将士集合完毕，等待投降，请下令！”

“升国旗——”差猜道。

在一阵泰国国歌声中，两名泰国军人将泰国国旗升起。

“稍息——立正——”段希文大吼一声，又向差猜行礼。之后，他解下腰间的佩刀，单腿点地，双手将佩刀举过头顶。

在场的官兵，谁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顿时，几千名残军和家属“哗——”地一下全跪在了地上，大家都知道，只要他们手中的枪一交出去，等待他们的还不知是福是祸。全军将士家属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山在颤抖，树在摇动，河水也在哭泣……

此时的差猜也两行热泪滚滚而下，两只脚如同灌铅一般，费了好大力气才挪到段希文面前。两只发抖的双手怎么也不听使唤，他

没有去接段希文手中的战刀。

“同胞们！将士们！你们不能没有枪啊——一支军队，如果失去枪，那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你们将要变成一摊血啊——”差猜突然动情地大声对众人说。说完之后，他一甩手走了。

差猜走了，他不愿看到国民党残军几千名将士、家属、娃娃死在他的手中。

差猜走了，另一位泰国将领代替他，将残军的武器全部收缴。

缴械的当天夜晚，段希文与雷雨田都无法平静下来，他们担心游击队会趁机报复。如果那样，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灾难。为了防止意外，他组织了一个棒子队，每人一根木棒，分散在美斯乐村的周围，注意各处动静。同时还在十多里之外的各个山口布置了暗哨，一有情况，各处便向军部发回消息。

就这样，段希文与雷雨田两人谁也不敢睡觉，他们俩在军指挥部相对而坐。

“军座，你去休息一会儿吧，如果有什么情况，我立刻叫你。”雷雨田道。

“我睡得着吗？要不，你先睡一会儿。”段希文道。

“我是参谋长，应该由我守夜。”

“我是一军之长，还是由我来守这一夜。”

“好啦，咱们不要争啦，咱们就一起熬一夜。”

“也好，我也有个伴。”

“军长，你说今夜会有事吗？”

“这些游击队分子，大部分都没有受过什么文化教育，更没有受过正规军事学校的培训。对于实战他们没有什么经验，只是凭感觉行事。凭我的经验，今天他们就会进军我部，采取报复行动。因为他们没有多少文化，头脑比较简单，这样就会使他们报仇心切。我敢断言，最多明、后天，就在这三天夜里，他们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如果三天之内不来，这说明游击队真的被我们彻底摧毁了。”

段希文分析道。

“如果像你分析的那样，咱们可就惨啦！”

“谁说不是，这是我最担心的。咱们能不能闯过这一关，就看这三天了。”

“你得有个应付办法呀。”

“有什么办法？只能听天由命啦。”

“是不是让泰军派一支部队来保护咱们几日？”

“放屁！求他们？你以为他们都是国军？再说了，这么偏僻的地方，有谁愿来？”

“一旦发生情况，他们不会见死不救的吧？”

“等他们来救？恐怕咱们早死光了！别指望别人，救咱们的人只有一个！”

“谁？”

“自己！”

“那倒是！”

“但愿苍天保佑咱们平安无事！”

“我就不信咱们这么多的人会全部死在这里！”

“让我来卜一卦。”

“你不是不信这一套吗？”

“到了这一步，什么我都得信啦。”段希文说着，从口袋中掏出一枚五块的泰国铜币，在手中摇了摇道：“苍天保佑，如果泰王头向上，就是我们平安无事，如果头朝下面，我们将大祸临头，请上天保佑。天灵灵，地灵灵，开——”段希文将硬币向上一抛，硬币又立刻掉在地上，两人急忙上前，只见那枚硬币一个劲地在地上转个不停，不大一会儿，硬币慢慢停了下来。两人一看，都惊叫道：“好！泰王面向上，平安无事。”

“老雷，你家有无观音像？”段希文问。

“有啊。”

“快！快叫人把她拿来。不！请来。我要好好拜拜她老人家。”

“军座，你平日不拜佛，现在却临时抱佛脚，行吗？”

“只要心诚，她一定会保佑咱们的。快去！”

“来人！”雷雨田对门外喊道。

“有！”

“快去把我太太平日供拜的观音铜像请过来！”

“是！”手下转身下去。

“观音肯定灵，不然，中国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供她，你说
是吗？”段希文道。

“咱们这回要好好拜拜她，求她保佑我们过难关。”

时间不长，手下把铜观音拿到军部，段希文恭恭敬敬地把她接过来，放在桌子上，又点上火和蜡烛，两人正儿八经地跪在地上，向观音像磕了三个头。段希文双手合掌，对观音像道：“观音娘娘，我过去没有拜过你，今日第一次拜你，也是第一次求你。如果你真有神灵，请你老人家保佑我们全军上下平安度过这次灾难。如果真能闯过这一关，我就在我们村北的那座山顶上为你建造一座寺院，并同时建一座白塔。把你送到新建的白塔寺中供起来，让全军将士、家属、后代永远供拜你。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灵，保护不了我们，我将把你砸碎，化为铜水！”这位段将军，竟敢与观音讨价还价。

“观音菩萨，我太太每日都供奉你，我虽然没有亲自供奉，可我从未反对过我太太供奉你。请你看在我太太供奉你多年的份上，救救我们吧。我求你就显这一次灵，我再给你磕十个头。”雷雨田说罢，一连给观音像磕了十个头。

“我也再给你磕十个头。”段希文又给观音磕了十个头。

“报告！”突然有人闯进军部大声喊道。

“什么事？”段希文与雷雨田站起来惊慌地问。

“报告军长、参谋长，从十里之外传来消息，发现有上千人的队伍兵分三路向我军摸来！”

“什么？！”段希文一听，吓得魂不附体，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再去探个明白!”雷雨田对手下命令道。

“是!”手下转身走了。

“完啦!完啦!咱们没有救啦!这几千人马,还有家属、娃娃可怎么办呀?”

“军座,别急!别急!咱们共同想个办法。”

“想个尿办法?”

“报告!”

“快讲!”

“北边有四百余人向我们冲来,离这里只有五里山路啦!”

“再去探个清楚!”

“是!”

“报告!”

“讲!”

“西面发现有二百余人向我部杀了过来,离这里仅有四里山路了!”

“再探!”

“是!”

“报告!”

“讲!”

“东面发现大约六百余人的武装,离总部大约还有五里山路!”

“再探!”

“是!”

“看来,咱们今夜是在劫难逃了!”段希文流着泪道。

“是不是再求求观音菩萨?”

“求个熊!”段希文一怒之下把观音铜像打翻在地,骂道:“什么屁观音,都是骗人的玩意儿!从今天起,我再也不信她啦!”

“报告!”突然,一位二十几岁的少尉排长闯进来。

“你是谁?”段希文问。

“我叫杨晓刚,是二师六三一团三营二连一排排长。”

“有什么事?”

“军长，小人该死！我犯了杀头之罪！”杨晓刚说完，“扑通”跪在地上。

“王八蛋！我看你是给我添气来了，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来惹我生气?!”

“不不不！我真的违犯了军令，犯了杀头之罪！”

“快说！反正我的头也保不住了，说出来我也不想杀你啦！”

“我私藏了枪支弹药！”

“什么?!”段希文一听，一把抓住杨晓刚的衣领，把他提起来道：“你说的是真的?!”

“不敢说谎!”

“多少?”

“够装备一个营的。”

“在什么地方?”

“我们排后面的山洞里。”

“哈哈！我们有救啦！”段希文高兴得一下子把杨晓刚推出丈余。

“杨晓刚！我现在就提升你为少将师长！你立刻把武器发下去，组织人马打退来犯之敌，等你把他们打退了，老子亲自给你倒酒庆功！”

“是！”杨晓刚行军礼，转身跑走了。

“老雷呀！咱们有救啦！”

“那观音……”

“哎呀，我的妈呀，快把她老人家请到上面。”段希文说着，跪在地上，双手小心地将观音像捧到桌子上。他跪在地下，一连给观音像磕了十个响头，雷雨田也磕了十个响头。

“观音娘娘，请你老休得怪我粗鲁。我实在有罪。为了弥补我的过错，明天一早，我将全体将士家属都叫到你的面前给你磕头赔罪。并且，我一定在村北头的山上为你建造一座白塔寺，永远供奉

你。我从此信佛，决不反悔！”

到底是谁救了残军的呢？有的说是观音娘娘，也有的人说是杨晓刚。听者自然很清楚，真正救了残军几千口人的还是杨晓刚。以后杨晓刚被美斯乐人尊为救命恩人，那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段希文在那万分激动的时刻，一下子把一位排长从少尉猛升到少将军衔。这恐怕有史以来还是首例。不过，这也不算不了什么，不就他段希文舌头打个滚吗？

杨晓刚被连升数级，也理所应当，他这次救了全美斯乐的人，功劳盖世。以后的日子里，杨晓刚又为残军立过战功，他成了美斯乐的强人。不过，杨晓刚的突然冒出，却对雷雨田是一个威胁。等1980年段希文死后，雷、杨争夺美斯乐最高权位时，他们还有一搏，不过这是后话。

段希文一张嘴，将杨晓刚封为少将，这使得雷雨田心中的确不快。杨晓刚走后，雷雨田对段希文道：“军座，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有什么话不能说，婆婆妈妈的。”

“那好，我就直说了吧。杨晓刚是救了我军几千口子人，可是，你不该一张嘴就封他为少将师长。你数过没有，从少尉到校官，又到将军，你这一下子越过多少级……”

“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告诉你，就这我还嫌封小了呢！你不想一想，他这一下救了咱们五军老少几千口人呀！几千口！你算过这个账没有？提一个少将，换来几千条人命。我问你，这还不合算吗？”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是想，一下子让他当师长，原来的师长怎么办？”

“怎么办？好办得很，给他当个副手。当个师长却救不了大伙儿的命，这个师长有屁用？让他当个副手就算我高抬他啦！”

“他们会服吗？”

“不服就下来！谁在这次危难中能救大伙的命？你行吗？”

“我……不行。”

“如果今天杨晓刚是你，我立刻与你换换座，这个军长我会让你，我来当参谋长。”

“你看你，我只是说说。”

“说什么？谁有这个胆量？这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呀！我的老兄！”

“我明白啦！”

“你明白什么？我看你不明白。杨晓刚是位大英雄，将来，美斯乐人会为他树碑立传的。”

“应该，应该。”

“报告！”

“进来！”

杨晓刚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他向两位长官行了军礼之后道：“报告军长、参谋长，我奉你们的命令，将武器发给弟兄们之后，立刻分头行动，还没等游击队进入美斯乐，便遭到我方三处埋伏。他们被我们打得丢盔弃甲滚了回去！”

“好！好样的！你是美斯乐人的光荣！你是我们五军的骄傲！你是国军的典范！”段希文说着，向他胸部一拳打去。

美斯乐度过了这一关，杨晓刚救了美斯乐人。

那天夜里，的确是游击队采取的一次报复行动。游击队知道泰国政府军要武装逼迫残军缴枪，派出二十多名情报人员进入残军住地美斯乐。在残军投降仪式上，这二十多人都亲眼目睹了残军缴械的全过程。不要说是情报人员，就连残军内部谁都不会相信还会有人私藏武器。

游击队情报人员回去报告之后，他们便决定趁机报复。一是报上次之仇；二是为以后清除障碍。

游击队这次行动，原以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上千名武装部队，对付一支赤手空拳的人马，那还不是一场儿戏？！可是，当他

们遭到残军埋伏时，这才意识到残军并没有交出全部武器，最起码好武器没有交。他们从枪声中断定，残军仍旧拥有最先进的重武器。因此，他们不敢再打了，便立刻退兵。

段希文说到做到，在第二天的庆功会上，他亲自为杨晓刚斟酒，又将酒端到杨晓刚面前。

这次的教训使段希文不再敢粗心大意了。一个小小的排长，竟敢大胆包天违犯军令，冒死私藏武器，结果却挽救了全军生命，这不能不使段希文和五军的将士们对杨晓刚另眼看待。

段希文又重新购买了一些枪支弹药装备部队。泰国政府也感到，如果全部解除残军武装，将会导致残军灭亡。如果游击队卷土重来，也会对政府不利。如果使残军保留一部分武装力量，对于北部边疆的安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泰国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过问此事了。

段希文此时胆子更大了，他放心大胆地做起鸦片生意。

第二十四回

当雇佣军接受生死令 换定居权赌命叭当山

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段希文住在泰北的深山之中，到处是鸦片，那自然是“靠鸦片吃鸦片”了。段希文一手抓住四件事：一是抓鸦片；二是抓练兵；三是抓外事；四是抓教育。

当地的自然优势除了鸦片还是鸦片，各山寨同样是除了鸦片还是鸦片。美斯乐的残军自然是除了种鸦片还是种鸦片。这里一年四季、山上山下，到处都是鲜花盛开，罂粟丰收。段希文动用所有的资金，出动最精锐的部队，活跃在泰北、缅甸的掸邦山区，大量收购鸦片，运回美斯乐提炼海洛因。然后，再把成品卖给西方国家的毒贩们，从中牟取暴利。从1963年至1978年这个期间，段希文已是金三角鸦片的总霸主，金三角鸦片由他控制了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个时期，是段希文的鼎盛时期。“金三角鸦片军阀”也是这个时候被西方人封的。

有人要问，金三角不是有“鸦片将军”罗星汉和“鸦片大王”坤沙吗？他们这个时期在干什么？其实，“鸦片将军”罗星汉鼎盛时期是1959—1963年。“鸦片军阀”（残军）时期是1963—1978年。“鸦片大王”坤沙鼎盛时期是1978—1993年末。

美斯乐成为金三角毒品之都时，正值金三角二雄争霸时代。从

1962—1966年，金三角二雄“鸦片大王”坤沙与“鸦片将军”罗星汉投入全部精力，配合缅甸政府征剿金三角所有的地方反政府武装。同时，他们还对大、小股不同的贩毒集团给予灭绝性的攻击。各地的土匪队伍也未能幸免，都遭到了灭顶之灾。各地武装被歼之后，罗星汉在军师韩鑫的鼓动下，于1966年夏，在金三角湄公河畔打劫坤沙的鸦片运输队伍，打响了二雄争霸的第一枪。从此，长达数年的二雄争霸金三角战争开始了。坤沙在湄公河畔被劫损失惨重，便向罗星汉老巢发起大举进攻。使罗星汉大伤元气。罗星汉从此开始走向低谷。这时，缅甸政府诱捕了坤沙，坤沙在缅甸的政府大牢中一住就是五年。罗星汉又趁机向坤沙部队进行报复。可是，坤沙被捕之后的“张苏泉代理时代”实力依然不弱，使得罗星汉一败再败，终于，在二雄争斗十余年后，罗星汉彻底垮掉。坤沙在这场残酷的争斗之后成为金三角霸主。以后他在掸邦区域宣布独立，成立“掸邦国”并自封“总统”。“小诸葛”张苏泉在坤沙宣布自任“总统”之后，因年岁已高体弱多病退回台湾。

段希文在美斯乐大兴毒业时，正是二雄闹得最厉害的年代。美斯乐大兴毒业，几乎是半公开化的。海洛因生产运输全是现代化。泰国军用飞机每天都有几架降落在美斯乐村。这些军用直升机往返于曼谷与美斯乐，在干什么？他们受谁的调遣？美斯乐人都知道。在这期间，泰国总参谋长江萨上将频繁出入美斯乐村，美斯乐人在樱花餐厅对面为江萨上将修建了江萨“行宫”，这不得不使外界的人们猜疑是江萨上将伙同段希文共兴毒业。尽管泰国内外新闻界也曾披露过一些江萨上将与段希文在毒业上的往来证据，但是都被江萨上将一一驳回。后来江萨上将一跃主政国务院，反对之声雀起，指斥他与残军勾结贩毒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西方新闻媒体也纷纷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他与段希文结伙贩毒，美国政府也给泰国施加压力，江萨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辞职。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江萨上将有与段希文合伙贩毒，最起码在段希文经营毒品的时代，江萨上将给了段希文很大的方便。

江萨上将是段希文及美斯乐村人的恩人，这一点是公认的。如果没有江萨上将公开的和暗中的帮助，残军是无法在泰国落脚的。因此，美斯乐人感激和崇拜江萨上将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段希文在美斯乐贩毒不会只有江萨上将一个人的帮助。金钱的诱惑使得很多泰国政界人物与军警纷纷投入贩毒行列，使得段希文如鱼得水。

最值得一说的是段希文兴办美斯乐中文学校。段希文是一位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美斯乐当家人，他在中文教育上的投资很大。他一手兴办的美斯乐中学非常成功。

学校建在美斯乐南部的山口上，他动员全体美斯乐人开山填谷，兴建校园。短短几年，一座相当规模的中、小学一体的美斯乐中学建成了。这座学校完全按黄埔军校的模式办学，不但有一整套完整的教学大纲，而且还有一支素质相当高的教师队伍。这些教师有的是来自残军内部的黄埔老军官，有的是从曼谷请来的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便是大陆出来的大学生。

美斯乐中学不但让学生刻苦学习中国文化知识，而且还十分重视军事课与军事训练，这些在校生，一手拿书，一手拿枪，段希文要求他们能文能武。毕业之后，他们个个都是称职的基层指挥官。

学校对于本村（五军）的子女就学读书，完全是免费教育。可是对外边的学生，他们收费极高。

尽管如此，那些住在曼谷、清迈、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大亨，都有人把子女送进这所学校就读。马来西亚与泰国，几十年来，从没有一所正规的中文学校供华人子女读书。两国把中文教育限制到不得超过小学四年级的程度。这对美斯乐中文学校的发展反而提供了机会。

美斯乐中文学校的创办，引起了台湾当局教育部门的重视，他们感到残军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能创办这样一所中文学校实在不容易。于是，教育部门从台湾派出教育专家，专程来美斯乐指导教学。还投入大量资金改造校舍和学校的环境。课本教材也从台湾运

进美斯乐。这还不算，他们还选派一批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加强美斯乐中学的教师队伍。

最使美斯乐人高兴的是，台湾将美斯乐中学列入其教育部门属下的一所特殊学校，地位与台湾普通中学一样，而且还享有特权。凡是美斯乐中文学校的毕业生，只要分数达到合格，就可以获得去台湾免费读高中和同等学力的机会。在台湾读完高中（或同等学力的学校），可以获得在台湾的居留权，并且还可以接直系亲属来台定居。

这么一来，美斯乐中学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东南亚除新加坡外的最有影响的华人学府（新加坡学校毕业的学生没有免费去台湾读书的特权，更没有在台湾的长期居留权）。一时间，东南亚的华人巨商，还有军政高官子女，像潮水一般涌入这个学校。为了能让他们的子女在美斯乐上学，他们纷纷向段希文献“爱心”，十万、百万、千万的赞助，纷纷进入美斯乐村的财政账目上。

美斯乐毕竟是泰国的领土。残军大张旗鼓地在泰国国土上兴建中国文化基地，明目张胆地提倡“弘扬中国文化，增强人民文化素质。”公然在泰国土地上建立典型的中国村落——青天白日旗飘在美斯乐的大街小巷，人们讲的全是中国话，吃的是中国饭菜，喝的是中国酒，品的是中国茶，读的是中国书，看的是中国电影，过的是中国节日，用的是北京时间。

泰国人生气了，多次通知残军立刻降下“国旗”，撤销美斯乐中文学校。可是，由于江萨上将从中周旋，使得泰国政府一直无法落实。

美斯乐一天比一天强盛，“名气”也越来越大，这又使得台湾当局想起了残军。1969年春，蒋经国亲赴泰国召见段希文，劝他不要投降泰国，并要他与李文焕统一合作，为反攻大陆出力。他送给残军慰问金两万美元。7月，台湾派参谋长易瑾和特种部队司令夏超去美斯乐，与段、李谈判“改编”残军的计划。段、李十分不满，与两人争吵起来。最后，两人灰溜溜地回台湾去了。

1970年1月，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周中峰和情报局局长叶翔又来美斯乐，段希文在家中的客厅接待了他们，在座的有雷雨田。双方在很不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谈。

“两位局长远道而来，想必又是受台湾之命了？”段希文一针见血地问。

“你们都是党国的将领，怎么可以不听政府的指令呢？老兄啊，不要义气用事了！”周中峰口气老成地道。

“政府的指令？我问你们，每当我们生死存亡之时，你们在哪儿？这么多年，政府给了我们多少军费？要我们去反攻大陆，你们怎么不去？”

“段将军，你们要体谅政府的难处！”

“有谁体谅我们的难处？”

“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敌人是共匪！”

“共匪！这个词我听了一辈子啦！听腻啦！我问你们，如今都到了什么年代了，还共匪共匪的叫个没完，世界上有那么大的匪吗？七八亿人的匪，这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不曾有过吧？两位大局长，也该改改口啦，共产党都不叫我们蒋匪了，咱们以后再也不要叫人家共匪啦。不然，外人会笑掉牙的！”

“段将军！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好啦，好啦，不说这个。咱们还是书归正传，说说改编的事。”叶翔一见话题扯远了，便插嘴道。

“改什么编？是不是要撤我与李文焕等人的职？”

“政府决定成立‘秦北反共总指挥部’，让易瑾、夏超两位将军来这里任正、副总指挥。这有什么不好？政府是为了加强你们这两支部队的领导。”

“放屁！如果他们再敢来，老子就把他们扣起来！”

“放肆！我问你，你是不是国军将领？”

“啪！”段希文把桌子一拍，指着周中峰道：“你算什么东西？你以为我会怕你？这里不是台湾，你别把老子逼恼啦！”

“你要怎么样?”

“我告诉你，也请你向台湾转告一声，老子从今天起不归你台湾管了，老子已经投降了泰国，如今是泰国人啦!”

“好! 我会如实汇报!”

“请便!”

“咱们走!”

“送客!”

段希文连顿饭都没管他们。

台湾“政府”官员频频来往美斯乐，残军又无视泰国政府的警告，使得泰国政府又下达了最后通牒：残军必须立刻重新全部缴械，立刻降下青天白日旗，立刻撤销中文学校，否则，泰国将要采取军事行动!

这一下，不管是段希文还是李文焕都害怕了。消息传开，两地的残军官兵，连同家属，又陷入了一片惊恐之中。

一天，泰国最高统帅部派人送来一道紧急命令：要段希文和李文焕立刻去清迈陆军泰北指挥部开会。

段希文接到命令，立刻召开师以上军事会议。在会上，段希文对众将官道：“我刚刚接到泰国最高统帅部命令，让我与李文焕将军去清迈泰北陆军指挥部。命令上并没有说什么事，可是我预感到这次情况不妙。我担心他们会将我扣留，对我军强制执行泰国政府的三个‘立刻’。我刚才又给江萨上将打了个电报，可是回电却说江萨也在清迈。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军长! 不能去，这可是‘鸿门宴’啊!”

“不能去!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么?”

“我们不必理他，看他们能把我们怎样。”

“我看不行，如果我们军长不去，我们更被动。”

“被动又能怎样? 大不了动武!”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不休。

“我想，军长还是应该去一趟。”半天没有说话的杨晓刚道。

“你想让军长去送死？”雷雨田一直对杨晓刚有成见，这个时候，他趁机攻击道。

“不能这样说话，让他讲讲道理。”

“我们可以想想，目前，咱们还不知道他们让军长去清迈的原因是什么，至于一些坏的想法，咱们都是猜测。就算大家说的是个‘鸿门宴’，当年刘邦不也是去了么，难道说咱们军长还不如古代的刘邦？再说啦，按最坏的打算，他们也只是扣留军长作人质，威逼我们做到三个‘立刻’。因为泰国政府的目的不是消灭我们，更不是把军长抓去斩首。他们不就是要我们立刻缴械，立刻降下国旗，立刻停办中文学校么。一旦真到那一步，我看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到时候我们就按他们说的办，军长还有什么事呢？”杨晓刚不紧不慢地道。

“你说得简单，这三个‘立刻’能办吗？”雷雨田道。

“走一步说一步，咱们不能与泰国政府弄得翻脸。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人家的国土上。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三个‘立刻’不是不可以办，干什么这么死板。如果军长到清迈，他们逼迫军长执行三个‘立刻’，军长可以果断答应，我们和上次一样，把好枪都藏起来。美斯乐这么大，哪里不可以藏它几千支枪。他们就是搜，恐怕也是大海捞针。降下国旗的事更好办了，他们来时，把泰国国旗挂上，他们一走，你升什么样的旗他们管得了吗？这个时候，把学校的课停几天，我看也未必会误了学生的课程。我们都是大活人，为什么偏偏让尿憋死？”

“叭叭叭……”段希文激动得带头拍起巴掌，接着众人也跟着鼓起掌来。

“讲得好！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一个有主意的人。我没看错人，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呀！从你身上，我看到今后咱美斯乐人的前程。我放心啦，咱们美斯乐后继有人！好，我听你的，这一次我去

当一次‘刘邦’！”段希文高兴地说。

段希文离开美斯乐去了清迈。谁知到了清迈的陆军指挥部之后，与他见面的还是江萨上将。

“老朋友，你可想死我啦！这次，你可真得给我救救大驾！”江萨紧紧握住段希文的手道。

“你有什么驾能轮到我来救？”

“非你莫属！”

“到底怎么回事？”

“快坐下，听我慢慢与你说。”江萨上将拉着他一同坐下。

江萨只字未提美斯乐人所担心的事，但他所讲的却是另一件使段希文震惊的事。

原来，泰北的叭当山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再次兴起，这几年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在泰国的北部发展，把整个苗人几乎全部武装起来了，已经达到了全民皆兵的程度。

叭当山位于金三角东南三百公里处，它隶属清莱府，位于清孔北部。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又是苗人集中之地。叭当山东侧便是湄公河，河东岸是老挝。这里能攻能守，抬脚向东可去老挝，回头便回叭当，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军事要地。

正当泰国政府要对残军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叭当游击队突然出兵袭击了清孔县城，县长被迫举起了白旗。泰军立刻派出国防军进驻清孔，谁知，当夜游击队又夜袭省府清莱，清莱省警察局长被击毙，省长被游击队抓走。这下泰国政府可乱了套，朝野一片惊慌。游击队在宣言书中宣称：三个月内他们将解放泰北，六个月攻到曼谷推翻九世皇。八个月内解放全泰国。

这还了得，游击队不除，泰王国江山就有灭亡的可能。于是，国防部立刻成立“最高指挥部”，江萨被封为最高指挥官。

飞机、坦克、大炮都调来清孔，大军推进，那强大的泰军阵容大有一口吞掉游击队之势。

可是，叭当山陡峭入云，山连山，峰连峰。从清孔到叭当游击

队老巢，那曲折坎坷的小山道足足长达二百余公里。况且，这些地方多为原始森林，杂草丛生，树木遮天。大炮、坦克只能停在山口上无法进去。飞机连个人影都见不到。泰国军人都是老爷兵，要他们爬山越岭与那些土生土长的苗人作战，一百个人也不顶一个人用。后来证实了这一点。泰军一个军的大部队好不容易摸过一座山，还没等他们喘口气，四面八方便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等泰军清醒过来，却又不见人影，但是，泰军已经死伤二百余人。泰军又向前走了两个来小时，又遭游击队的阻击，使得泰军损失惨重。泰军立刻出动十二架直升机支援，可是，刚到阵地上空，就被游击队打落三架，余下的九架慌忙逃跑。泰军无法，只得撤兵清孔。却不知游击队又连夜袭击清孔兵营，泰军丢盔弃甲一路逃回清莱。

泰国举国上下沸腾起来，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写着：

“游击队又卷土重来大败泰国国防军！”

“叭当一战泰军惨败！”

“清孔县长投降游击队！”

“清莱省省长被俘！”

“清莱将要沦陷！”

“游击队宣称八个月推翻九世皇！”

“……”

举国上下人心慌慌，各种各样的传言满天飞。有人咒骂泰国国防军无能，有人咒骂游击队是土匪。

无数伤兵运回曼谷，各界人士纷纷派出代表去医院慰问受伤的“英雄”。连泰国国王也带着皇后亲自看望伤员。皇太后不顾八十高龄，也来医院慰问。

泰国政府责令国防军司令部，无论如何也要铲除叭当山游击队。

话好说，口号也好喊，可是，真要铲除游击队，泰国国防军却无能为力。于是，在这个时候，江萨又想起了国民党残军。

段希文听了江萨的介绍之后，心中有了底。他沉思了一下，对

江萨上将道：“谢谢你的一片好意。只不过我军老的老，小的小，加上长期得不到给养，我军很难担此重任。泰国国防军那么多的精兵，又有那么好的装备都难以取胜，何况我这支残军呢？还有，李文焕将军没有来，还不知道他的意见如何。”段希文想提高一些要价，故意不立刻答复此事。

“哎！老兄，我可是向政府夸下了海口，你可不能不给我面子。再说，我这也是为了你们。”

“为我们？三天要我缴械，两天要我撤销中文学校，五天要我们降国旗，还威胁要采取什么军事行动，噢！现在用着我啦？”

“你看你，不就是说说么，我早就说过，只要有我江萨在，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但是，你该理解，政府有政府的难处，我有我的难处，你们呢，也有你们的难处。如果大家都不能互相理解，这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你说是吧？”

“这倒是，我们知道，你江萨上将为我们帮了很多忙。”

“这不就行了吗。”

“我有个条件。”

“你不用再说啦，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已经替你向泰皇和政府说过了，这一次，只要你们能铲平游击队，再给你分点地。并且，给你们上户口，发身份证，使你们从难民变成泰国公民。”

“真的吗？”

“我江萨什么时候骗过你？”

“那枪还缴不缴？”

“不缴啦，我已与有关部门说定了，以后，把你们改编成为‘泰国民族自卫队’。按编制人数发给军饷和给养，标准与泰国军人一个样。政府准备专门成立一个机构管理你们。”

“这是你自己的打算，还是政府的意见？”

“我向政府提出来的，由泰皇和政府批准的。”

“我还有两个要求。”

“说！”

“第一，我必须亲自见一见泰皇，要他亲口答应你所讲的承诺。第二，在具体作战时，必须由我亲自指挥，泰国参战部队也必须无条件听我指挥。没有这两条，我坚决不干。”

“我立刻向上汇报，你等着。”江萨说完，走出屋子。

半个小时之后，江萨回来高兴地道：“同意啦！马上就有直升机送我们去曼谷。这下你满意了吧？走，我们去机场。”

段希文此时流了泪，江萨感到奇怪，因此问道：“你又有什么心事？”

“我不知道这是福还是祸，这场仗打完，我们美斯乐的妇女们不知会有多少人变成寡妇。我真不敢往下想呀！”

“老兄！别说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呀。这也是你们定居在泰国的机会嘛！我清楚，你们要付出血的代价。”

“为了我们的女人们，为了我们的娃娃们，为了美斯乐的明天，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只要能使他们安定下来，再也不受战争之苦，我与我的将士们宁可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理解你，你已经为她们付出了你的全部心血，美斯乐人永远会记住你这位大头人的。”

“那倒无所谓，只要她们能过得好，我死也闭眼啦。”

两人说着走出屋子，坐上江萨的轿车去了机场。

泰皇在皇宫接见了段希文，皇后在座。

段希文按泰国礼节见过万岁爷，礼毕，泰王让段希文坐下讲话。段希文不敢，他知道，就连内阁大臣在万岁爷面前也没有坐下讲话的资格。可是泰皇这一次破例，他道：“你不同，可以坐下，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正式加入泰国籍，还不是泰国人。而且，你还是我请来的客人，不必拘礼。”

“谢泰皇陛下。”段希文坐下，江萨依然立在一旁。

“这次是我请你为我泰王国效力，铲除泰北游击队，你愿意效力吗？”泰皇道。

“愿为泰王国效力，愿为陛下抛头颅洒热血！”

“好！我代表泰王国和我们皇室向你表示感谢！”

“泰皇陛下言重啦，自我们进入泰国领土以来，没有泰皇陛下的仁善宽厚，我们这些残兵败将就无法生存。这次能为泰王国出力，能为陛下效力，我们义不容辞！”

“这次你们把游击队消灭之后，我保证再给你们拨些山地供你们生活。而且，政府会派人去你们那里登记户口，等户口解决之后，我们就发给你们身份证，正式接纳你们为泰国公民。这一点请你放心，我以泰皇的名誉向你保证。”

“谢泰皇的仁慈。”

“今后，如果有什么困难就向政府提出来，我们一定会给你们解决。”皇后道。

“只要能让我们加入泰国籍，我们什么都满足啦，请泰皇和皇后放心，不消灭掉游击队，我提着我的人头来见你们！”

“如果你们真的没有能力铲除游击队，也不能把自己的头砍下来。”皇后笑着道。

“好啦，等你们凯旋归来，我亲自为你们庆功。”

泰皇亲口许诺使得段希文十分高兴。他们从皇宫出来，段希文紧紧握住江萨的手道：“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只要你能彻底消灭游击队，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

“好！你就看我的吧！”

“我等待你的好消息！”

“再见！”

“再见。”

段希文回到美斯乐，立刻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李文焕和他的师级将官也纷纷赶来参加。大家从段希文那满面春光的脸上，已经看出他们所担心的事可能会有新的变化。

“好啦，咱们的机会到了，这一下，就看咱们争不争气啦。”段希文一走进会议室，便乐呵呵地对众人道。

“怎么？泰国政府取消了三个立刻了？”李文焕见段希文很高兴，于是问道。

“咱们的居留问题有希望了！”段希文道。

“什么？这是真的？”李文焕惊喜道。

“泰皇亲自召见了我们，亲口答应的！”

“泰皇召见你啦？！”

“是啊！”

“你见到万岁爷啦？！”

“是啊！”

众人一听一齐鼓掌。

“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泰皇答应给我们上户籍，将来发给我们身份证。但这是有条件的。”接着，他把事情向众人介绍了一遍。

“这是游击队给了我们一次机会呀！”李文焕道。

“我们这么多年到处流浪，到处挨打，我们的女人和娃娃遭了多少罪？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她们换来一个生存的地方，让她们堂堂正正地做个人。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与我们一样。因此说，我们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机会。只有我们彻底消灭游击队，才能换来这些。”段希文道。

“我们为什么要为泰国政府卖命？”有位师长反对说。

“你为什么要住在泰国？他们能容忍一支不忠于泰国政府的外国军队长期住在泰国吗？”杨晓刚反驳道。

“不错！杨晓刚说得对！我只有一句话，希望大家切记，同泰国政府合作才是我们惟一的活路。”段希文坚定地说。

“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次难得的好机会，组织好部队，一鼓作气把游击队消灭在叭当山上。”雷雨田道。

“要打，就要打出我军的威风，让泰国人看看我军的实力！让他们知道我们加入泰国籍是凭本事加入的！”李文焕道。

“泰国军队已经与游击队交过手，惨遭失败。泰军的失败，除了缺乏丛林作战经验和部队素质比较差之外，那就是客观上的原

因。与藏在深山之中的游击队作战，不易大规模行动。非得我们这支有几十年丛林作战经验的部队才能胜任。我宣布，我们成立一个‘指挥部’，由我担任总指挥，李文焕任副总指挥。雷雨田要以你为主成立一个参谋处，尽快制定出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交给我。杨晓刚师要再充实一些年轻人进去，这次进入叭当剿灭游击队，杨晓刚师为先锋师。”

“是！”

“……”

1970年4月12日，段希文在清莱参加向叭当进军的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泰军副总参谋长坚塞少将与段希文争吵起来。

坚塞少将看不起段希文，更看不起他手下的残兵败将。他认为，泰国国防军出动大批部队，既有坦克、大炮，又有飞机的配合都打不过游击队，就凭他段希文这支民不民、兵不兵的残军，能打败游击队，岂不成了天下奇谈。最使坚塞不能容忍的是，段希文依旧采取泰军上次遭遇失败的战术——从正面向叭当进攻。

“段军长，我泰军那么强大的阵容从正面向叭当山发起进攻都惨遭失败，你们这支不足六百人的队伍想从正面进攻，能行吗？”坚塞问。

“我们虽然只有六百来人，但是，我们还有泰军两个团的配合。并且，我们的重炮还能起到摧毁游击队阵地的作用。”

“上次的阵势比这次大得多！”

“上次是上次，这次是这次。”

“你不要太自信。”

“我有把握。”

“依我看你必须改变作战方案！”

“没有必要。”

“我要对这场战争负责！”

“我是总指挥官！”

“我不同意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你有权保留意见。”

“这是死路一条!”

“你要是不与我配合，我就不打这一仗啦!”

“那好，我暂时保留个人意见。”

“可是，你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指挥!”

“可以，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决不让你承担一点责任。”

“我服从。不过我问你，这场战争你能不能在一个月內结束?”

“一个星期也用不了!”

“你可要对你说的话负责!”

“这时候我还有心和你闹着玩吗?”

“好吧!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法术。”

坚塞没办法，因为他依元帅早有命令，他只是配合段希文作战。在两人意见不统一时，要听段希文的。他也只好忍了。

第四天，残军全部到达清孔以西十多公里的山口处集结，泰军和炮兵部队也都按命令到达这里。段希文命令按计划向叭当山推进。

谁知，这些部队竟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各部都大摇大摆地向北面的山路上进发。

坚塞一见大怒，他指着段希文问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攻打叭当山!”

“有你这样打仗的吗?你懂不懂兵法?”

“我有我的打法，你不要多说。”

“你惟恐游击队不知道你要去打他们是不是?”

“是啊，不让他们知道，他们能下山与咱们干吗?他们不下山，我打谁去?”

“他们会立刻准备迎战的!”

“那就对啦，我要的就是这个。”

“我看你是不想要命啦!”

“我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我可想活着回去，因为我还有父母、老婆、娃。”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这样做?”

“为的是你的父母和老婆孩子。放心吧! 我会把游击队一网打尽的。”

“我看，还说不定游击队会把咱们一网打尽呢。”

“走吧! 咱们快去看看游击队是不是绿眼睛红头发!”

“你还开玩笑?”

“.....”

第二十五回

剿灭游击队立功受奖 定居美斯东招安泰国

部队大摇大摆地向前挺进了大约二十多公里，便开始向山上推进。这是叭当山的第一个山口，两边的大山又高又陡，只有中间一条山路，越过这座山，又是丘陵地带。上次，泰军只到达这里就被游击队打了下来。泰军再也没有能力越过这个山口。

“重炮轰击山口，让游击队尝尝咱们给他准备的早点。”段希文一声令下，顿时，无数颗炮弹向山口打去。山口上燃起熊熊烈火，黑烟滚滚。

“第一梯队向上冲锋！记住，灵活进攻，能向上占一寸就向上占一寸，要先保护好自己，再攻击对手！”段希文命令道。

五十多人的突击队在重炮的掩护下，慢慢向山口摸去。他们精神百倍，身轻如燕。坚塞看罢，也不由得暗地里佩服。

当突击队员们刚刚到达半山腰，游击队突然在山口开火了，那枪弹的密度惊人，几乎每一公分的地方都有弹着点。要是泰军，就这一下，恐怕这五十来人就无一幸存了。可是这些有着丰富的森林战经验的士兵们比狐狸还精，他们在向上进攻时，个个都随时准备着上面会射下子弹来，他们每向前进一步，都找好了掩护自己身体的地方。另外，这些人个头小，人又瘦。不像泰军，个个腰肥体

胖，不但行动缓慢，而且目标又大。

突击队员们依靠掩体与山口上的游击队激烈交火，山下又有几十支轻重机枪封锁着山口，可是，游击队在山上占有有利地形，突击队虽然无一人伤亡，却也无法再向上攻。因为游击队在山口布防的兵力太强大了，火力十分猛烈。

“是不是调空军支援？”坚塞问段希文。

“不用。”段希文回答。

“攻不上去呀！”

“我自有道理。”段希文说着，回头对手下命令道：“打两绿一红信号弹！”

“是！”

“咣——咣——咣——”

三发信号弹升上长空。坚塞刚想要问什么，只听得山上枪声更加激烈，并且，爆炸声连成一片，山口上向下的射击突然减弱，段希文大吼一声：“攻上山口！”

段希文话音刚落，五十多名突击队员一跃而起，迅速冲到山口上。

坚塞一见十分惊奇，他这才发现山口已被段希文部队夺了下来，突击队员趁机冲上了山。接着，大部队便一拥而上。

段希文手下一口气将守山口的游击队追杀出十余里，最终全部把他们消灭掉。

坚塞与段希文上了山口，段希文又命令继续向北推进。

“段将军，你什么时候把部队调到山口上去的？”坚塞问。

“昨天夜间，我已派出一百名精干的官兵从左右摸上山口，整整在山上隐蔽了半夜零半天，专等我那三颗信号弹呢。”

“你还真有心计。怪不得你有那么大的把握。”

“我还不算笨吧？”

“不笨！”

“快走！第二道山口就没那么容易啦，恶战还在后面呢。”

“我看，你有办法。”

“走着瞧吧。”

两人一边向前赶路，一边说笑着。

部队到达会扎阴的山梁上，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段希文命令停止前进，就地扎营休息。

这里只有十几户山地少数民族，段希文命令任何人不得进村骚扰山民，部队就在山梁上的一个松林中宿营。于是，无数帐篷在松林里建了起来。吃罢晚饭，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段希文让人们点燃起无数堆篝火，残军与泰军官兵在一起跳起舞来。段希文还亲自去小山寨，请来村里的青年人一同跳舞。

“段老兄！”坚塞已经改口叫段希文为老兄了。“你又在玩什么鬼花样？”

“让弟兄们玩玩儿。”

“不会吧，山梁这么高，我们在这里又是点篝火，又是跳舞，那游击队不是从各处都能看到咱们吗？”

“就是给他们看的。”

“这其中一定有文章。”

段希文笑了笑。

九点半之后，部队将篝火熄灭，村子里的人也纷纷回村休息。段希文的兵营里一片安静。十点三十分，段希文突然命令部队全部离开军营，并让部队不要发出声响。

坚塞跟着段希文也不敢做声。段希文把部队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让他们埋伏在四周的丛林中。四十余门六〇炮从三处分别对准了他们自己刚刚建起来的营地。

坚塞已经明白了段希文的做法，但是他还不相信游击队会那么听段希文的话。

“段老兄，他们会上当吗？”

“他们一定会上当。”段希文肯定地道。

“为什么？”

“我们在第一道山口打死他们那么多人，会激怒他们的，我把部队集中在山梁上一处宿营，给他一次偷营的机会。又点篝火又跳舞是为了麻痹他们，让他们以为咱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我请山民进兵营跳舞，是请游击队的情报人员亲眼来看看我们的确是在山梁上宿营。因此，他们一定会确信这是一次偷营的好机会。”

“你这叫什么战术？”

“兵不厌诈。”

“我看是叫守株待兔吧？”坚塞高兴地道。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会扎阴的黑夜又静又冷，天上没有月亮，那无数的星星闪亮着，给大地送来一丝光明。一身单薄的官兵卧在冰凉的石头上，露水已经将他们的头发和衣服湿透。微风吹来，冻得他们浑身打颤，可是谁也不敢动一动，因为段希文下过军令，谁暴露目标，就地处死。

时间过得出奇地慢，人们趴在地上简直度时如年。

“有人！”坚塞小声对段希文道。

“嘘！不要出声！”段希文瞪了他一眼道。

坚塞再也不敢说话了。

段希文的宿营地被悄悄摸上来的游击队包围，只听三声枪响，三颗红色信号弹升空。顷刻间，无数的六〇炮弹落到小松林中，一个个帐篷被炮弹撕碎又抛入高空，带火的浓烟拔地而起。接着喊杀声震动了整个山梁，游击队蜂拥般地冲进松林中。

“开炮！”段希文一声令下，又有无数颗炮弹落入松林，炮弹的流光在山梁上空划出无数的弧形光道，把整个山梁照得通明，只见那松林被炸得几乎底朝天。

“冲啊——”段希文大喊一声，不顾一切地率部队直向山梁冲去。坚塞此时也十分激动，他也举枪冲了过去。埋伏在三处的残军与泰军官兵，纷纷冲出来合围山梁。

游击队发现上了段希文的当，便立刻回头向外突围。到了此时，他们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无法冲出重围了。段希文的官兵们士

气高涨，越战越勇，他们紧紧地咬住游击队，使得游击队无法脱身。战斗一直打到天亮，游击队不得不举手投降。

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打死游击队二百六十三人，俘虏六百五十八人。高兴得坚塞对段希文大叫道：“我从来没有见过打得这么漂亮的仗！”

“你就等着看吧，好戏还在后头呢。到第二个山口，游击队会在那里与我军拼命的！”

“我相信你有本事打败他们！”

第三天早晨，段希文在第二个山口果然与游击队展开了殊死决战。

游击队一连两次遭受惨重损失，使得他们丢掉一半的兵力。为了打退段希文部队，游击队把能投入的兵力都集中在第二道山口上，想把段希文的兵马消灭在这里。

第二道山口是游击队的最重要的防线，这里不但地势更加险要，工事修得也特别坚固。而且居高临下，又有强大的火力，要想拿下这个堡垒，不那么容易。

果然，段希文虽然发动数次进攻，不但没有什么进展，还损失惨重。但段希文并没有动摇攻击的决心，到了第四天，段希文下达死命令：攻击部队必须一口气攻到山腰，有后退者，斩！

于是，残军官兵冒着枪林弹雨，玩命地向上攻。游击队集中火力，向段希文部猛烈射击，使得攻击部队死伤无数。但是，段希文仍旧命令部队拼命攻击。

坚塞不懂段希文为什么这样不顾士兵们的死活在这里与游击队拼命。他本想劝劝段希文暂时停止攻击，可是又一想，他肯定还有什么计策，不然，谁也不会在这里打消耗战。想到这里，他没有再问，而是任凭他打下去。

事实正如坚塞所想的那样，段希文的确另有所图。在这次战斗中，还有另一支部队在行动，担任指挥的人便是美斯乐新任将领杨

晓刚。

杨晓刚执行的是段希文交给他的一项特殊任务。他带领着手下三百余名精锐部队，趁黑夜向叭当山游击队老巢摸去。杨晓刚等人分别乘上十几只小船，从金三角的湄公河上游顺流而下，直入叭当山东侧的湄公河边靠岸，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丛林，悄悄地摸到叭当山游击队总部。

杨晓刚三百精兵冲进游击队总部时，游击队总部只有不足一个连的保卫人员。杨晓刚手下的勇士个个如同猛虎，游击队那百十余人怎够杨晓刚打的，三下五除二，仅十几分钟时间，就将游击队老巢端了。

杨晓刚端了游击队老巢，一把火把山寨烧个精光。他又一回身向南杀去，直奔游击队总部大门山口。游击队在这里也只留守一个排的人马，他们一见老窝被端，便一路向南退去。杨晓刚紧追不放。等这一个排的人退到第二个山口时，游击队才知道又上了段希文的当。可是，这时他们受到两面夹击，已无处可逃，不得不举起白旗投降。

叭当山一战只用了五天时间便全部结束，段希文获得全胜。可是，国民党残军在这一战中死亡七十多名，轻重伤三百余名。当残军阵亡将士的尸体被抬回美斯乐和唐窝时，村子里一片嚎啕，其状惨不忍睹。

国民党残军一举消灭了游击队，使得泰国朝野上下十分惊喜。泰皇陛下龙颜大悦，立刻召见段希文。段希文应召来见泰皇，泰皇立刻将一枚泰国最高勋章挂在段希文的胸前。

“段将军，你为泰国立了大功，我代表泰国政府向你表示感谢！并请你转达我对你部全体将士、伤病员及阵亡者家属的亲切慰问！”泰皇道。

“托泰皇洪福！我们一定效忠泰国。”

“我们也必须履行承诺，先给你们发放暂住证。等政府组织好

人马，再给你们注册户口。然后发给你们正式身份证。”

“谢陛下！”

“我会通知有关单位，给你们送去慰问品和慰劳金。”

“谢陛下！”

国民党残军再次用鲜血和生命为自己换来安身之地，结束了他们漂泊几十年的流亡生涯。残军又被泰国改编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大队”，任命段希文为总司令，李文焕为副总司令。按照泰国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自卫大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政府按人头每月发给军费军饷。阵亡官兵家属，也都按月向政府领取抚恤金。伤残人员也按等级领取泰国发给的伤残补助金。政府又划出几座山地给残军耕种，并送来种子、树苗、化肥和农用资金，供残军发展农业生产，使得残军生活有了保障。

为了管理这支特殊的武装队伍，泰国最高统帅部在清迈设立一个专门机构“一〇四指挥部”，还在清莱设立了“一〇四分部”。

同时，泰国政府也对残军下达了禁止种植鸦片的命令，并明确通知段、李，不允许他们再进行贩毒，不然，政府会采取果断措施。这一禁令，使段、李贩毒活动有所收敛，并转入隐蔽状态。

1980年6月18日凌晨1时30分，残军第三代首领，六十九岁的段希文因心脏病发作，死于曼谷披耶泰医院。

泰国政府、军界高级官员克里亲王，江萨上将及刚刚荣升为中将的坚塞，亲自将段希文遗体护送到美斯乐。

当数架军用直升机降落到美斯乐时，美斯乐几千名全体将士、家属、娃娃和中文学校的师生们，全部跪在地上，人们恸哭失声，悲痛地悼念这位将军。

段希文遗体上覆盖着泰国国旗，由泰国军人护送进灵堂。

按照段希文生前的遗愿，美斯乐人将他安葬在美斯乐西南面的半山腰中，从那里可以俯视美斯乐的全部景色。也许，他仍不放心

他的后代们将来如何生存。

段希文一死，参谋长雷雨田接任“泰北山区民众自卫大队”总指挥。雷雨田原名叫张炳寺，云南建水纳溪人，他是段希文的老部下，由于长期跟随段希文，作风上很像段希文。在指挥能力上，也颇有些本领，但是，他的胸怀远不如段希文，缺乏远见，在残军中的威望不及段。

“泰北山区民众自卫大队”的牌子虽然挂出很多日子了，却无人这样称呼它。不管残军的番号怎么改，当地人和整个泰国人都习惯叫残军为九十三师。泰国人叫残军也总是那句话：“国民党稿石散”（国民党九十三师）。那么，为什么泰国人、缅甸人都这样称呼国民党残军呢？原来在抗战时期，九十三师十分出名。抗战结束后，九十三师留守中印缅国际公路，长期驻扎在这一带。因此，“九十三师”被人们叫习惯了，因而成了国民党军队的代名词。什么三军、五军的，在他们眼里统统都是“九十三师”。

不久，又有一支游击队在考牙山兴兵，人数达到一千五百余人。考牙山位于清迈到曼谷的铁路线中段，他们常常打劫火车，袭击周围的县城乡镇。使得泰国又一次陷入骚乱之中。泰国军方又出动大批军警征剿，可是，仍然不见成效。

泰国又调残军参战。雷雨田接到命令，便与李文焕商议，派出两支部队前去彭世洛配合泰军作战。

李文焕属下的李茂修和美斯乐的杨晓刚奉命出战。

1981年2月9日，杨晓刚与李茂修各带精兵五百人，乘飞机到达彭世洛省军事基地，参加泰国军方组织的战前集训。

这次泰国投人的部队是泰国王牌军黑虎队。黑虎队是泰国军队装备最优、战斗力最强、体质最好的一支特种部队。当黑虎队官兵一见到这些曾在叭当山立下战功的“英雄”时，不由得都互相问“是他们吗？”

残军个个面黄肌瘦，个头矮小，衣装破旧。与其说他们是国民

党九十三师，倒不如说他们更像一支没有素养的逃荒队伍。黑虎队成员个个摇头，谁也看不起残军。

杨晓刚无心理会他们，他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让黑虎队看看，在战场上到底谁行。

1981年2月16日，泰国军方发出命令兵进考牙山。黑虎队自告奋勇充当先锋主力。一进入游击队外围工事，黑虎队猛攻猛打，把游击队打得狼狈不堪落荒而逃。黑虎队扬眉吐气，乘胜追击，获胜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可是，正当黑虎队刚刚接近考牙山时，却遭到游击队主力的埋伏。游击队从各山洞口上架起五七无后坐力炮和六〇炮，一个劲地向黑虎队轰击。黑虎队使用兵力比较集中，炮弹一发发都落入他们的人群之中，使得黑虎队员死伤不计其数。就在这时，游击队又趁机向黑虎队发起冲锋。黑虎队被游击队杀得再也无法支撑，只得向后败退二十余公里。

黑虎队战败，泰军不得不让残军出战。杨晓刚要求先补充黑虎队实力，让黑虎队吸引游击队的注意力。他与李茂修兵分两路，从东西陡壁上攀登上山，给山上的游击队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

泰国军方批准了杨晓刚的建议。

一切就绪之后，黑虎队首先向游击队发起攻击，游击队依旧用老方法对泰军进行炮击。可是这次泰军黑虎队比较分散，加上有防范，没有造成多大的伤亡。黑虎队倚仗掩体，与游击队对射。吸引游击队兵力。

此时，杨晓刚与李茂修各带五百余人，从东西两侧攀岩而上。游击队做梦都不会想到有人从两侧绝壁爬上来。当杨晓刚等人的子弹打到他们头上时，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短短的十几分钟激战，游击队大败，黑虎队也趁机冲了上来。两支军队相互配合，一鼓作气打到游击队的老巢。游击队走投无路，只有举手投降。

这次战争历经七天七夜，经过残军和黑虎队浴血奋战，终于将考牙山游击队铲除。泰国军方十分感动，当残军回到彭世洛时，最高统帅部为残军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功会。一〇四指挥部指挥长官

斯沙猜将军主持庆功大会。

接着，泰国各大报纸都以头版头条新闻，报道残军为泰王国所做的巨大贡献。可是，残军这次行动又伤亡了二百余官兵。

当杨晓刚带着他的兵马回到美斯乐时，没有听到军长雷雨田的一句热心话，使得杨晓刚很生气。

没过几日，雷雨田一道命令，将杨晓刚调到中文学校任总教官，接替年岁已高的老教官宋宏江的职务。杨晓刚当然不干，他知道这是雷雨田有意夺走他的兵权。

雷雨田见杨晓刚不服从他的军令，便在当天夜间包围了杨晓刚的基地，杨晓刚率部突围不知去向。

一个多月后，杨晓刚在清迈被人暗杀，尸体倒在清迈的大街中间，泰国警方将尸体安葬。

从此，雷雨田的美斯乐第一把交椅坐得稳稳的了。

1983年，泰国对美斯乐实行军管，中文学校被改为“美斯乐泰文学校”，中文教育被泰国政府限制在高小程度，并且不能占用泰文教育时间，只能在补习班学习。

美斯乐村头立起一块木牌，木牌上用泰文和中文写道：

我们要时常想着：

1. 我们要遵从泰国的法律和服从国家的命令。
2. 我们要以生命来爱护和保卫我们所生存的国土。
3. 我们要忠诚拥戴当今皇上陛下和皇族。
4. 我们要以身体和生命保护皇上和宝座。

美斯乐人正式成为泰国公民，他们领到了泰国身份证，从此结束了残军的流亡生涯。

未说完的话

如今你再走进美斯乐，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美斯乐早已成为旅游胜地，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宾客。她从一个天真的“女娃”，变成一位艳丽娇媚的“姑娘”，在向朋友们招手。

如果你在二月份去美斯乐，当你从麦赞乘车驶进美斯乐的山路上时，那宽广平坦的山地公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来回在山中盘旋，如同一条灰色的裙带，环绕着一座座跌宕起伏的山峦，在向你展示着美斯乐人当年修建这条公路的艰难与辉煌。一个又一个路标立在路旁，像值勤的残军将士向你行军礼，向你指引着去他们家园的道路。

翻过一道山梁，眼前豁然一亮，一座座红顶白墙的建筑物，多么像一颗颗红白宝石镶嵌在那绿色的高山之中。太阳光照过去闪闪发光，又像一个个美丽婀娜的少女，在丛林中向你招手并露出羞涩的微笑。山下那座傣式白塔，好像神话中来到人间的白衣仙女，呆呆地凝视着迷人的乐园，不愿再返回属于她的天堂了。满山遍野的茶树、咖啡树、梨树，鲜花盛开，向人们倾吐着她对人间的爱慕之情。红、白、黄各色鲜花，在绿色的海洋中发出诱人的光芒。

三色泰国国旗飘扬在美斯乐的上空，宣示着这块土地的所有权。碧蓝色的天空上，浮游着一朵朵白云，在向人们眉目传情。

从山岗到美斯乐村，十几里的公路两边，一棵棵美丽的樱花

树，好像多姿多彩的礼仪小姐，用她们特有的芳香，迎接着每位来客。一朵朵洁白无暇的樱花，吐着浓郁的花香，展示着美斯乐人的热情。樱花树是美斯乐的象征，也是美斯乐人的骄傲。她像美斯乐人一样，本不属于这块土地，可是，自从她来到这块土地上，便以顽强的毅力活了下来。她在向世界展示她的生命力，向人们展示她的美丽。

美斯乐的街道整齐、美丽、大方。它以中式、傣式和现代洋房的混合结构，向人们展示美斯乐村新家园的特点。高高挑起的“酒”字古式招牌飘扬在街道上，使人想起杜牧的诗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廓酒旗风。”“包子、油条”的叫卖声，也使人想起秦淮河畔的晨光。一家家用汉字书写的公司招牌，使人好似步入上海的南京路。樱花餐厅的美味佳肴，好像把人带进了北京王府井大街的饭店之中。

美斯乐变了，美斯乐的人也变了。国民党残军从流亡变成流寇，从流寇到贩毒集团，从贩毒集团到难民，又从难民变成泰国人。如今，美斯乐再也见不到残军的踪迹了，美斯乐人走出了困境，走出了毒品世界。

美斯乐是一个传说，美斯乐人有诉不完的苦和流不完的泪，美斯乐有着说不完讲不尽的故事。

张伯金

2000年3月10日于

安徽省阜阳市清风斋画室